
来自"克威奇"系列
神秘博士
隐秘的真相
织机光耀隆巴罗
智子·M·班克斯 著
鱼干 译

目录

1. 《神秘博士：隐秘的真相》之织机光耀隆巴罗
2. 版权页
3. 译者序
4. 致谢
5. 献词
6. 《克威奇》系列阅读顺序
7. 前情提要：隆巴罗……
8. 序章：旧日冒险
9. 第一章：寻宅
10. 第二章：镜子与挂毯
11. 第三章：神谕者的游戏
12. 第四章：种子与群星
13. 第五章：隆巴罗人的创世
14. 第六章：无子的时代
15. 第七章：时间与亲族
16. 第八章：窃血者
17. 第九章：伊斯加洛斯变种

18. 第十章：吸血鬼的牧羊人

19. 第十一章：时间海上的浪涛

20. 第十二章：生命熔炉的纬线

21. 第十三章：奠基者的悔恨

22. 第十四章：饮茶日

23. 第十五章：耐心的革命

24. 第十六章：时间与惩罚

25. 第十七章：思想赋格

26. 第十八章：沐浴织机光芒中的幽灵

27. 第十九章：条条道路通向家园

28. 第二十章：穿过织临之镜

29. 第二十一章：饥饿的家园

30. 第二十二章：坠入墓渊

31. 第二十三章：隆巴罗行星

32. 尾声：那些好日子

33. 克里斯·克威奇将在以下作品中回归

34. 关于作者

35. 试读：《克威奇：假如》

    1. 《鹿与渡鸦》
    2. 你在听吗？
    3. Sang Mi
    4. 克里斯

36. Arcbeatle Press 即将出版

37. 附录：译名对照表

1. Cover
2. Table of Contents

《神秘博士：隐秘的真相》

织机光耀隆巴罗

来自“克威奇”系列

CWEJ: LUNGBARROW BY LOOMLIGHT

智子·M·班克斯 著

Tomoko M. Banks

Arcbeatle Press

鱼干 译

版权页

版权所有 © 2026 Arcbeatle Press

编辑：Dillon O’Hara、James Hornby、Hunter O’Connell、Keith R. A. DeCandido。保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社事先书面许可，本出版物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传播或传输，也不得存入数据库或检索系统。

本书为虚构作品。书中姓名、人物、企业、地点、事件、场景与情节，或出自作者想象，或以虚构方式使用。若与现实中任何在世或已故人物、真实事件存在相似之处，纯属巧合。

版权致谢

Chris Cwej 与 Roz Forrester：版权归 Andy Lane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祂者、Lungbarrow、The Looms、The Cousins、Great Houses、The Menti Celesti、The Pythia、Prydonius，以及取自《Time’s Crucible》和《Lungbarrow》的全部人物、文本及相关概念：版权归 Marc Platt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Koschei：版权归 David A. McIntee 所有，经作者遗产管理方许可引用。

Penelope Gate：版权归 Kate Orman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Olyesti：版权归 Lance Parkin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Peylix：版权归 Nev Fountain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Thremix、Vampire Wars 与 Polyphilos：版权归 John Peel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Yssgaroth：版权归 Neil Penswick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The Kingmaker、Mount Plutarch 与 Gods of the Fourth：版权归 Dan Freeman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其他版权致谢

WARSONG 及相关元素经 Decipher, Inc. 许可使用。

Jhe Sang Mi：版权归 James Wylder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Littlejohn：版权归 Simon Bucher-Jones 所有，经作者许可使用。

本书排版使用了 Eruditorum Press 慷慨提供的模板之改编版本。

封面 A：Ryan Rigby

封面 B：Fred Gambino

内页插图：Ronan Goron、Ryan Rigby、Fred Gambino、Juliano Sousa

封面模板：Jacob Addyman

出版人：James Wylder

第一版

保留所有权利

ISBN：9798253603857

本中文译稿由ChatGPT 5.6辅助翻译与排版，鱼干进行二次校对，仅供读者个人阅读使用；原作及相关版权仍归原权利人所有。

译者序

博士、祂者、永恒之子——这三者之间究竟埋藏着怎样的联系？本书并非《隆巴罗》的简单续作，而是对这一悬问给出的精巧解答。故事将镜头对准克里斯·克威奇：当年随叛离者抵达隆巴罗，最终被遗留在时间领主世界的人。如今他重新踏入宅邸的废墟，穿行于自身的记忆深处，也走进了另一段横跨亘古的漫长人生。书前的前情提要足以让新读者顺利进入故事；而读过《隆巴罗》的读者，更能在诸多人物、地点与意象之中，窥见层层递进的回响与呼应。

世事流转之快，总教人猝不及防。当年着手译制《隆巴罗》时，《陆海之战》尚未开播；待到如今启动《织机光耀隆巴罗》的翻译，神秘博士正传剧集却已步入了休眠期。技术的变迁同样鲜明：彼时AI的上下文容量仅能支撑三四章的译量，需分段推进；而今已可一气完成十二万余字的全篇译制。

《神秘博士》的衍生宇宙年代漫长、作品众多，同一概念在不同作者笔下也常有变体。译名对照表列出了本书采用的主要译法，但它并不意味着存在一套能够覆盖所有作品的唯一答案。这个译本仍可能存在疏漏，若有不妥之处，责任在译校者，而不在原作者。

最后，“外边的世界，天空在燃烧，海洋沉睡，河流入梦。人如烟、城如歌，某处危机四起，某处不义肆虐，而某处茶正凉透。走吧，Ace。我们路还长着呢”。

鱼干

2026年8月7日

致谢

衷心感谢 Marc Platt 创造了隆巴罗与《时间熔炉》的世界和人物，并帮助它们重获新生。

另特别感谢我亲爱的朋友 Harry Gibson 与 S. Brennan。

献词

谨以此书纪念 Siobhan Gallichan。

《克威奇》系列阅读顺序

第一循环

0：《安魂曲》

1：《穿越中弧线》第一篇章：活着的记忆

1.5：《碎片》——第一篇章期间

2：《穿越中弧线》第二篇章：死也要遗忘

3：《穿越中弧线》第三篇章：起义

4：《而今天，是你》

5：《碎片》——为了将来

第二循环

6：《隐秘的真相》第一篇章：点石成金

7：《隐秘的真相》第二篇章：可怖的谟涅摩叙涅

7.5：《奥德赛》

8：《隐秘的真相》第三篇章：寒冬来临时

9：《隐秘的真相》第四篇章：失落的虚构航行者

9.5：《假如》

10：《隐秘的真相》第五篇章：织机光耀隆巴罗

第三循环

11：《四季》第一篇章：永恒之春

12：《四季》第二篇章：邪恶之夏

13：《四季》第三篇章：秋日余波

14：《四季》第四篇章：冬日荒原

14.5：《未见的四季》

最终循环

15：《命运》

前情提要：隆巴罗……

在一个崭新的冒险纪元，被称为“时间上位者叛离者[1]”的男人，与唯一的同伴克里斯·克威奇[2]一同回到自己早已遗忘的故乡。在那里，他们发现宅邸已经沦为废墟，家族也支离破碎、彼此敌对。隆巴罗宅邸中阴谋四起，而这一切都与家族最臭名昭著的堂亲直接相关。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叛离者发现了连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世秘密——神秘“祂者”的一生。此人在其族群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许多个纪元之后，他又被基因织机重新织造成如今的形态。

与此同时，格洛宾为了争夺隆巴罗家族的权力，谋杀了叛离者的堂亲昆斯。此事最终导致隆巴罗从山巅坠落，破碎残骸散落在岩石山脚。至少，事情想让我们这样相信……

此后，叛离者与克里斯·克威奇分道扬镳。你或许已经知道叛离者后来经历了什么。至于克里斯·克威奇……

克里斯·克威奇是谁？

克里斯·克威奇。这个年轻、善良而乐观的男人，在三十世纪与自己老练、冷硬且愤世嫉俗的搭档罗兹·福雷斯特[3]一起接受裁决官[4]训练。然而，在他正式成为治安维护者的第一天，一切便偏离计划。他们遭到谋杀栽赃，只能亡命天涯，随后加入叛离者的旅

程。在这段岁月里，罗兹迎来了高尚的终局，也确立了自己的传奇。

隆巴罗宅邸的冒险结束后，克里斯与叛离者分别，留在上位者的母星⑤；彼时，一场名为“W时间⑥”的时间战争已濒临爆发。克里斯先作为士兵参战，后来又加入危险的“一人军团⑦”程序。他的生物数据⑧——构成其身体与灵魂在时间、空间中存在方式的全部信息——被拆分、折射成多个彼此独立的生命体，即“克威奇们⑨”。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历史，也有继续战斗的理由。

W时间在宇宙中制造难以估量的毁灭，血战愈演愈烈。为了结束战争，让和平重返时间与空间，克里斯同意接受一项比“一人军团”更强大也更危险的新程序：“V时间程序⑩”。克里斯本人及所有分裂形态，都将成为保护宇宙的盾牌，终结W时间的恐怖。

在把战争与真正和平分离后，克里斯永远被困在上位者的役使之下……直到“克威奇起义⑪”爆发，克威奇们奋起反抗上位者的压迫统治。关键时刻，一个名叫科西切⑫的神秘人物令克里斯犯下失误，存在总域⑬因此分裂为二。上位者交给克里斯最后一项任务：修复起义制造的烂摊子。

这段旅程已经让我们的英雄经历无数危险与考验。然而，在隆山的阴影中，某种古老而邪恶的东西正从毁灭中重新生长，准备点燃一场新的冒险——其致命程度，将超过克里斯·克威奇此前面对过的一切……

织机光耀隆巴罗

LUNGBARROW BY LOOMLIGHT

译者注

① “叛离者”（the Defector）是克里斯在记忆遭篡改后对第七任博士使用的敌意称呼，并非博士真正的身份或正式头衔。

② 克里斯·克威奇原是三十世纪地球帝国的裁决官。他与罗兹因一桩谋杀案遭到栽赃，随后成为第七任博士的同伴；《隆巴罗》结束后，他留在伽里弗雷，其后人生构成《克威奇》系列。

③ 罗兹·福雷斯特是克里斯的裁决官搭档，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她在一次由博士卷入的战争中牺牲；克里斯对她死亡的内疚、以及后来被抹去的相关记忆，是本书最重要的情感背景。

④ 裁决官（Adjudicator）是未来地球帝国兼具警察、调查员和司法执行职能的执法人员。克里斯和罗兹受过同一体系训练，因此克里斯习惯用案件、证据和职责理解世界。

⑤ 这里的母星就是伽里弗雷。本系列把大战后掌控克里斯的伽里弗雷统治阶层称为“上位者”（Superiors）；它与通称“时间领主”相关，却是特定历史阶段和政治语境下的称谓。

⑥ W时间（W-Time）是《克威奇》系列对“天堂之战”阶段的称呼。这不是电视剧中的“最后一次伟大时间战争”，而是围绕大家族、敌手及多重历史展开的另一套扩展宇宙战争。

⑦ “一人军团”是一种把同一人的生物数据大量复制、分裂并投入战场的计划。克里斯因此不再只有一具身体，而成为能够同时存在于许多地点和历史中的军团。

⑧ 生物数据（biodata）不只是遗传信息，而是一个生命在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中的完整定义，包含肉体、性格、历史与命运。上位者能够复制、切割、改写或武器化它。

⑨ “克威奇们”（Cwejen）是由克里斯的生物数据衍射出的众多个体。他们并非没有思想的克隆兵：每一个都可能拥有独立经历、人格和立场，同时仍与“克里斯”这一共同源头相连。

⑩ V时间（V-Time）由针对克里斯的进一步实验引发。它把克里斯及克威奇们提升为维系新宇宙秩序的媒介，也让他从普通人变成近乎神祇、却受上位者控制的存在。

⑪ 克威奇起义是克威奇们反抗上位者奴役的战争。起义虽争取自由，却撕裂了现实结构；克里斯后来被迫承担修复后果的责任。

⑫ 科西切（Koschei）是法师在部分扩展宇宙故事中使用的早期名字。此时的他尚未完全固定为后来那个自称“法师”的宿敌，但操纵、背叛和对永生的执迷已经十分明显。除此之外，科西切也是斯拉夫民间传说中最著名的不死者恶魔角色，常被称作“不死者科西切”，以将灵魂藏于多层嵌套容器中获取不朽而闻名。

⑬ 总域（Totality）指本系列所涉及的整体存在：宇宙、多重现实、历史分支及其共同结构。说“总域分裂”，不是一颗行星毁灭，而是现实本身被切成彼此不完整的部分。

序章：旧日冒险

有人说，时间的玫瑰带着记忆的芬芳；可有些年代，连玫瑰的香气也无法抵达。

在数字虚空的迷雾中，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四处游荡。

克里斯·克威奇又在做梦了。

他沉入人工睡眠的最深处，噩梦中的景象猛然攫住他，将他拖回过去。

克里斯正坠入亿万年前一段只剩模糊轮廓的人生。沉睡的雾气里，四周的场景逐渐成形：阴沉而高耸的城市从身旁呼啸掠过。他发现自己正快步穿行于一幢幢污浊的玻璃高楼之间。走近太空港时，一种属于年轻人的、近乎陌生的笃定感在胸中升起。他认得这个地方，也知道自己正在做梦。

他回家了——不是回到“近域①”摇篮般的矩阵，而是回到地球，回到属于他的三十世纪故时。这里的气味、触感和模样，正是他一直思念的一切。但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过去的浓雾太厚，克里斯甚至无法体会那些记忆正常的人所谓的“怀旧”。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话语却像经过层层滤波般含混不清。有人正与他并肩而行。克里斯听不出任何语调或口音。

一个女人戳了戳他的肩膀。她没有五官，只有一个身穿裁决官

盔甲的人形轮廓——一块东拼西凑的占位符，暂时代替他对某个逝去灵魂的记忆。他不想记起，可他知道自己必须记起。

克里斯凑近观察，在上城区一座摩天楼的玻璃上，看见了自己和身旁那道模糊身影的倒影。

他的脸还很年轻，双眼明亮——在临时肉身贝珀②的绒毛之下，他至少比现在年轻十岁。至于那个女人……

痛苦再次贯穿了他。

她是罗兹。

该死的，当然是她！

她是他最真挚的朋友，也是他的搭档；可她的脸、她的触碰，都已被逐出他的记忆。没有面孔的罗兹又开口了，似乎正在为某桩案件给克里斯做简报：一起谋杀③，一些来自外星的嫌疑人。可他不在乎细节。克里斯希望自己能哭出来；他已经想不起她的声音。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让痛楚更深一分。

转眼间，他们已经来到太空港，正登上一艘穿梭机。随着地球越来越远，克里斯的胃里翻江倒海……

子弹穿过广袤的丛林冠层，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克里斯蹲在没有面孔的搭档身旁，空气中弥漫着人工改造世界的恶臭。

血花飞溅，地球陆战队员在枪林弹雨中接连倒下。其中一个人突然发狂，毫无征兆地端枪扫射自己的战友。

所有陆战队员都倒下后，罗兹猛地冲了出去。她模糊的手扣住扳机，将仍站着的枪手击毙。

随后，克里斯看见了他们——另有两道人影藏在混乱之中。

这就是他们追捕的嫌疑人吗？

炼狱般的丛林暗处，一双死灰色的眼睛骤然闪过。

一个矮小的男人溜走了，像地精一样蹑手蹑脚，把自己的助手留给克里斯和罗兹。

陈腐的阴影笼罩着这支古怪的三人小队。空气里带着遭劫掠的地下城气息。

周围的技术设备全都陷入疯狂。金属手臂伸向他们，试图将他们抓住。

一个奇异的密码仿生机器人④压了过来，俯视着克里斯、罗兹和他们的俘虏。它说话短促，却又带着低吟般的腔调。

这场面就像某部老式冒险连载剧戛然而止的悬念结尾。克里斯想醒来，可噩梦不肯放过他。

毫无结果的追逐仍在继续。急促闪过的碎片，把克里斯拖过他所梦见的那段岁月。他与同伴追查一场全球阴谋留下的蛛丝马迹，危险则潜伏在每一个转角。

一切都在重新回到脑海。痛苦与背叛开始从思绪深处升起……

地球最强大的企业势力，正被当作它们原本就被设计成的武器来使用。

一代又一代，INITEC、特斯拉、诺瓦公司以及更多资本垄断集团，都被无面股东当作比喻意义与现实意义上的傀儡。与此同时，帝国腐化了一个又一个世界。

它们全都只是加密身份，受一个自二十世纪后期便一直存活至今的生命实体操纵：无限域⑤的电子化意识——克里普托派尔的领袖、电机术的皇帝，也是整个总域中最富有的存在。

克里斯看着自己和罗兹一步步陷入那个金属独裁者编织的谎言之网；警方和帝国一直在替它掩盖一切。

所有事情，都在把他们推向那次最终改变命运的相遇。

他非得把这一切再看一遍吗？

他再次记起那份痛苦：自己深爱、并发誓守护的世界，核心早已腐烂。

但更糟的东西还在后面。克里斯想起了盘踞在地平线上的一片刺骨黑暗。

他知道，用不了多久，那片黑暗就会把他和罗兹整个吞没。

无论记忆被磨钝到何种地步，克里斯都知道，这份罪疚将永远与他同在。

伤害与慰藉以同样猛烈的力量抽打着他。

他记得自己回到了家，站在母亲的厨房里。当“自己曾经拥有父母”这一事实从记忆深处沸腾上来时，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眶。加入裁决官之前，那些温暖的人生片段一股脑涌入脑海。

随后痛苦袭来——因为这是父母最后一次把他当作他们亲手养大的儿子，而不是后来那个被衍射成无数碎片、近乎神化的空壳。

一个矮小的身影走进厨房。

不……别是他……克里斯真的非看不可吗？

他知道那是谁。那人把一颗水晶大脑⑥高举在手中，幽暗的彩虹在他不断变幻的脸上流转。

正是这个小骗子。克里斯和罗兹曾一路追踪他来到那片改造丛林；也是他雇用了那个古怪的考古学家当助手。水晶在他珍珠般的手指间闪闪发亮。

“老人的水晶脑。我没能毁掉它。我还有承诺要兑现。”陌生人带着恶意低声咕噜道，“时间会证明我做得对不对。”

克里斯看见陌生人的手指在母亲的辐射炉上飞快动作。黑暗彩虹映照着他脸上的狞笑；他将水晶脑接入那台损坏的家电。克里斯拼命想揭露的邪恶将继续存活，潜藏在他家那间小屋里。

他不知道父母后来怎样了。他们的命运已被从他的记忆中删去。克里斯越过厨房门槛望去，一艘小小飞船的光照亮了客厅。罗兹就在那里，身边还有两道同样没有面孔的人影，正围着她倒酒。他们絮絮叨叨、像父母般操心，却也迷失在同一片雾里。

绿色云层压进他的思绪。一双催眠般的眼睛如灰色海洋般残酷，把他吸了进去……

叛离者咧嘴一笑⑦。没错，这东西就是这种存在——一条被训练来向身边所有人注入毒液的蛇，诱使他们背离原本的人生与道路。他的目光笼罩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他像一名黑暗魔术师般指向角落那扇发光的门，把克里斯和罗兹推进一个幽暗的世界。

高潮场面继续上演。克里斯仿佛在观看一部为他量身制作、由人生最糟糕时刻剪成的恐怖电影。他正淹没在记忆与感官之中。引擎的尖啸如女妖般灼烧着他的耳膜。克里斯和罗兹被抓住了。煮沸的宅生质⑧蒸气劈裂他的脑海。如今，他们成了时间与潮汐的囚徒。

克里斯成了一名士兵。是好是坏，已经由不得他。他和罗兹的日子，就是一次次撞穿时间，摧毁或封存那些不可言说之物；再按叛离者的意愿塑造历史。

他们的人生，就是不断干涉过去、现在与未来——编织总域的统治者分配给所有时代的、不可压缩的命运。克里斯站在自己的主人、自己的操纵者身旁。他们又来到地球的一处殖民地，那里又爆发了一场战争。克里斯努力辨认方向：罗兹在哪儿？

她在那里，几乎淹没在烈焰与尖叫之中。

她在远处移动。克里斯想追上去，可他在梦里行动迟缓，在激光火力中寸步难行。

罗兹开始奔跑，朝山坡上跑去……

“跑进历史里。”叛离者残酷地笑道。

数不尽的干涸大地向远方延伸，克里斯则跟在送葬队伍旁边。

谁死了？

他在人群中一再瞥见叛离者。脑袋天旋地转。他是不是整夜没睡？他哭了。哭了很久。

谁死了？

天神啊……这一幕正在发生。也早已发生。克里斯如今站在众人面前致辞，词句与独白从他口中奔涌而出……

她死了。

他正抱起一具遗体，将她托在木制灵台上方。尸体软垂在他怀里，却没有面孔。

罗兹不在了⑨。

克里斯知道，所有幻象最终都会把他带回这里，用他压抑得最深的悲痛折磨他。

可罗兹已经死去数百年。那个可恨的上位者把她送上战场，让她在那里丧命。从那以后，噩梦便从未停止。最糟的是，与失去她的生命相比，失去关于她的记忆反而更加疼痛。叛离者站在人群中盯着克里斯。他放声狂笑、尖叫，随后倒在地上。那邪恶小人的两颗心脏因恶意而几乎炸裂。克里斯感觉到，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交到另一个主人手里……噩梦骤然扭曲成新的场景，混乱撕扯着他的意识。

另一个世界在梦中鼓胀成形。空气里被强行嫁接的奢华散发着压迫感，一下又一下捶打着克里斯。

这里是上位者的世界。他被带到了主人的故乡。

他躺在冰冷的地板上。那温度比石头更低，寒意里充满憎恨。像在讥笑他的树干高耸于头顶。不属于他的思想蜂拥进脑海。

一群女人围在他身边，在上方低声交谈；另一个人的记忆也同样挤满了他的灵魂。

旁边还躺着另一具毫无生气的身体——叛离者的身体。那个邪恶的流放者正把自己最黑暗的经历投射进克里斯的意识。

过去的重量砸得他头颅欲裂。

宅邸也感受到了。愤怒在木料与灰浆中不断积聚。

克里斯的意识仍在旋转：梦中套着梦，彼此吞噬，形成一条衔尾蛇。

高塔与崩塌的阳台从记忆中压向他。

藤蔓猛地探出，彼此缠绕扭结，仿佛远处吊闸上方那些会移动的石制齿轮。

“家。”那个上位者的思想灌进克里斯尚未被触碰的意识。

时间玷污了他的感官。违反逻辑的宅邸骤然爆出万千色彩，以磨石与枯枝摩擦般的巨响尖叫出自己的名字……

“隆巴罗！！”

这个名字吞没了克里斯的思绪，用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灼烧着他……

克里斯已经离得很远。

他看见残破的宅邸从锯齿般的高山座基上迸裂而出，随即坠入

黑暗……

克里斯站在山坡上，灼热与寒风同时侵袭着身体。

他的两侧，分别站着没有面孔却威仪十足的至高议长[10]与首席干预官——一名身披金色的女人，一只裹在灰衣里的秃鹫。

远处，克里斯看着昔日的俘获者偷偷溜进自己的飞船，从此消失无踪。

叛离者扬帆远去，封死了克里斯的命运，也抛弃了这个世界。

克里斯知道，这一刻就是终点。他被移交给上位者当局，被利用、被创伤，最后被丢弃。

他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是撕裂血肉、烘制克隆体、发动战争。

这让他恶心得想吐。

女议长用平静的声音告诉克里斯，他似乎已经获得自由——可他能感觉到那是谎言。她转身离去时，那个灰衣男人费雷恩勋爵[11]招手示意他站到干预派一边。克里斯能感觉到缠在身上的提线。

他不过是又一个木偶，被拖向那场会撕碎他灵魂与存在本身的命运。

余下的事情，他都知道。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个梦应该快结束了。

“看够了吗？”一个陌生的低语打断了正在消退的噩梦。

是谁在说话？克里斯试图浮出意识，清醒世界的刺痛随之传来。

“你不想阻止这一切吗？”那个声音问，“你不想救救自己，让时钟倒转……阻止罗兹的死亡吗？”

低语令人作呕，语气既像在嘲弄他，又像在警告他。

“来找我们。”睡意如潮水般退去时，那声音说道，“你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去看那些沉睡在你记忆里的崩塌高塔与积尘长廊……回到隆巴罗，驱逐‘祂者’的痛苦……”

译者注

① 近域（the Vicinity）是容纳克里斯数字意识的可塑虚拟现实。V时间实验后，他不必持续依附单一肉身，可以在近域中休眠、思考，再被投送进任务所需的身体。

② 肉身贝珀（body-bepple）是三十世纪流行的长期身体改造技术，可把人改造成动物化或外星化外形。克里斯初遇博士时曾拥有近似巨大泰迪熊的身体，因此这里会提到绒毛。

③ 这一连串模糊场景在重演克里斯与罗兹最初的案件：二人调查谋杀与企业阴谋，却被栽赃为凶手，最终与第七任博士及其同伴相遇。

④ 这里的机器人属于克里普托派尔相关势力，是克里斯早期案件中的机械生命。它们与控制企业、操纵警方的幕后电子意识共同构成了那场阴谋。

⑤ 无限域是把意识电子化、并通过企业与代理身份延续数百年的权力实体。它隐藏在多家公司的幕后，是克里斯和罗兹最初追查的核心敌人。

⑥ 水晶大脑保存着敌人的意识副本。克里斯虽然以为案件已经结束，但这份残存心智被接入家用设备，意味着旧威胁仍可能继续生存。

⑦ “叛离者”在这里就是第七任博士。克里斯被上位者改写记忆后，只保留了对导师操纵他人、把同伴推入危险的愤怒，因而在梦里把博士描绘成恶意十足的诱惑者。

⑧ 宅生质是活体宅邸的生物材料。伽里弗雷大家族的祖宅并非普

通建筑，而是会生长、受伤、记忆并形成意志的生命体。

⑨ 罗兹在《So Vile a Sin》的战斗中死亡。博士当时正经历崩溃和重生，克里斯则负责安葬她；此后他始终认为自己和博士都未能保护好她。

⑩ 至高议长是伽里弗雷最高政治职位。此处梦境重现《隆巴罗》结尾：博士离去，克里斯则被伽里弗雷当局接管，表面获得自由，实际上被纳入新的控制体系。

⑪ 费雷恩勋爵是首席干预官，掌管伽里弗雷的干预派与秘密行动。他在《隆巴罗》后招募克里斯，并多次用记忆锁与任务安排控制他。

第一章：寻宅

克里斯醒来时，“近域”一片灰暗，空气潮湿。

“该死。”

他嗓音沙哑地咕哝着，抬手揉去数字化身那双虚构眼睛里的睡意。

这片供他休息时栖身的生成现实，与噩梦一样逼真，而且几乎同样开始纠缠他。

这并不是他近来第一次梦见过去。自从那趟“奇幻界①”之旅后，这类闪回梦便不断侵扰他。他原以为，那只是长时间待在一个由故事构成的世界里所产生的副作用——可现在，他不再确定。噩梦结束时听见的那道低语太真实，也太赤裸，甚至带着一丝熟悉感，像他小时候最爱看的廉价影像片里某个黑巫师的声音。还有那座宅邸；自从成为V时实验体以来的那些年里，他从未在任何闪回中见过那座宅邸。出于某种原因，有人——或某种东西——想让他反复咀嚼那段由上位者协助他遗忘的过去。

回到隆巴罗⑬，驱逐“祂者”的痛苦……这些线索显然是刻意埋下的，为的就是激起他的好奇，把他的注意力引过去。

克里斯知道，自己有事要做了。

“维琪②，我需要你帮个忙……”

虚拟雾气旋转、凝固，逐渐塑成一个长着红色长发的年轻女

人。克里斯有些不好意思地望着雾中成形的身影；他并不愿打扰自己的数字助手——以及偶尔的情人。

维琪皱起眉头。“这次又要什么？”

“哦，呃。抱歉打扰你，维克。”克里斯说，“我只是想查一点东西。查完以后，我估计会忙上一阵子。”

“你又做噩梦了。”她说。

“是。”

“听着，克里斯，最近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太多次。我替你查过，可我向预言算法提问时，你的记忆根本检索不出来。线索太模糊，找不到任何具体内容。”

“我想我有头绪了。”

“这件事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维琪问。

“这……就是……唉，老天，我也不知道。”他结结巴巴地说着，低头盯住自己那双人工智能生成的鞋。“听着，在认识你以前，我还有过完整的另一段人生，可其中大半都不见了。我每天都忍不住去想最初的自己，日子也因此越来越难过。克威奇军团③出现以前，我是谁？V时出现以前，我又是谁？”

“你就是‘最初的你’。此后你经历的一切也同样真实！你在这里有责任。你还有同伴需要照顾。你知道自己一旦分心会发生什么。还记得那场起义吗？你把神的工作交给一个疯子，结果整个宇宙从中间裂成了两半。拉尔斯和奎尔④需要你引导，他们还只是孩子。他们需要一个榜样，不然就会重犯你的错误。”

“我知道。我只是想给过去一个了结。”

维琪沉默片刻。“你的头绪是什么？”

“你的始祖计算机⑥里，存有上位者所有大家族⑤的档案

——”他开口说道。

“是啊，所以呢？你准备去找房子？”维琪笑道，“你在找某一座特定的宅邸？”

克里斯迟疑了一下。“隆巴罗。我在找一座名叫隆巴罗的宅邸。”

维琪闭上眼睛。她的脸在集中精神时变得空白。

一阵空洞的寂静之后，她的脑袋突然向后一仰，仿佛被一股无形力量击中，随即倒吸了一口气。

维琪的身体开始缓缓解开，化作一缕缕闪耀的数据丝线，汇入她祖传的软件。

克里斯双手颤抖，握住情人延伸出的数据触须，让自己与隐藏在她内部程序中的庞大数据库同步连接。

克里斯猛然睁开双眼。

他独自站在一片纯白虚空里——这里位于母计算机内部，正是上位者控制网络的核心。

空洞的声音从翻涌的预言流中悄然爬出。

有生命的雾气以俯冲般的轨迹环绕他呼啸。

层层渗出的奇异浓雾像蝴蝶翅膀般变形，卷成一个个时间旋涡。

回荡的低语麻醉了克里斯的感官。

他知道，这些是无数代人的灵魂，以数据云的形式被保存于此。那片幽灵般的雾，由死去上位者以及他们那些织机所生先祖⑦上传后的意识构成。

所有时间祖先死后，都注定要被下载进这个数字领域，成为引

导未来之舟的先知。

克里斯知道，这正是上位者宁愿由大家族内神圣的技术系统创造后代、也不愿采用自然生育的原因之一。这个世界没有儿童。每个人在受孕设计阶段就被定为天才，由蛛网般的细丝量身织造，成为“上位者”。这里没有童年的容身之处。某位婴儿继承人一旦由家族宅邸生产出来，命运便已封死——他们尚未进入世界，那条命运就已经被织进体内。亲子关系早已废除。贵族阶层是一片由无数堂亲构成的海洋⑧，他们陷在永无止境的游戏与争斗里，各自在那场无形之舞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维持着孤立帝国永恒的停滞。

要繁衍因果律中最强大的生命，与其依赖偶然生成的肉体去锻造未来，不如使用基因织造器那种活体运算来得容易。

克里斯对此记得太清楚了。毕竟，他的上位者正是用一台被亵渎改造的纺车，把他削刻成了他们的克威奇军团。

上位者自身的心智，由远古方程与强烈势能生成。即使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股能量究竟从何而来。

构成一名上位者精神与肉体的基本材料，会通过繁衍网络被导入，再由孕育他们的家族织机串接成实体。每一个大家族都有自己的织机；那是各条血脉的锚点，储存着独特而复杂的数据配方——性情、职责与记忆，正是这些东西共同塑成一个宏伟家族。

这一切都是他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每一名上位者的存在，都是预言钟表中的一枚齿轮。克里斯常常怀疑，这是否就是他们活着时如此傲慢的原因。对他们而言，永恒的来世是确定无疑的；他们的人生地图，早在亿万年前就由那台将在死后收容其灵魂的计算机写好、绘定。活人的事务，不过是宏大设计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克里斯嗅了嗅空气，寻找自己所需的时间流。那股时间流裹在歌唱般的雾气中，向他飘来。

他咽了口唾沫，低声念出那个与失落过去紧密相连的名字。

“隆巴罗。隆巴罗。隆巴罗。”

克里斯走进目标云层，吸入技术来世的雾气。

“干得漂亮。”梦中的声音打破寂静，“我没想到你会如此迅速，而且以如此专业、精准的手法找到这条私人频道！请允许我确认一下——你就是克里斯托弗·克威奇先生？”

“对，我是克里斯·克威奇。找到这条数据流没多麻烦。再说我运气不错，我和上位者中央计算系统的一名后裔关系很近。”

那声音轻笑起来。“啊，是的，V时的奇迹。”

“能知道这种机密分级，你的层级肯定不低。你替谁做事？”克里斯四下张望，想找出声音的来源，可那些锋利的话语似乎从四面八方同时割向他。

“任何有鉴别力的雇主，都会对你的才能以及服役履历有所了解。至于我本人，我不隶属任何党派或委员会。我只有一位资助者，而你与它私交颇深。”无处不在的声音带着温柔而世故的腔调，可话语的正式感又被某种近乎狂热的兴奋冲淡。

“看来你调查得很充分。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克里斯问。

“恐怕这条连接维持不了多久。我可以把它重新路由到城内一处实体地点，稍后再向你说明更多细节。简而言之，我想询问你是否愿意受雇，执行一个特定项目。”声音压低成耳语，“这个项目与你的过去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也与当年你在这个世界执行的第一次任务紧密相连。你还记得吗？”

克里斯痛苦地思索了片刻，可他的脑子像咸涩的沼水，始终无法从记忆泥潭里捞出具体细节。“当然记得。”他撒谎道。

那声音无视了他焦虑的虚张声势，转而提出另一个问题。“你

对大家族，以及它们那些活着的修道院了解多少？”

“够用。”他承认，“我知道它们很古老。”

“确实如此。大家族的祖宅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生命形式，甚至可能是整个总域里最古老的生命。它们在‘直觉启示时代⑨’绽放，引导我们走出传说，步入现代；在诅咒与不育症横行的年代，它们庇护了我们的血脉。它们以根须、石材、油液与引擎结出织机的果实，新生命便从织机中纺成。然而，有些年长宅邸会对自己的亲族产生过强的占有欲。麻烦也就随之而来。”

“抱歉，可这为什么重要？”

“这些宅邸存在若干设计缺陷。我们的创始上位者忽略了它们；更糟的是，也可能是明知故犯地将其植入。某些病症一旦形成，就会让老宅特别容易遭受虐待。我代表的正是这样一座宅邸，而它明确点名要求你前来协助。作为回报，它愿意给你一份足以改变人生的报酬。”

克里斯的思绪飘回噩梦，也飘回自己展开调查的起点。一座拼凑而成的家园影像，模模糊糊地悬在意识边缘。“这座宅邸……它是不是叫隆巴罗？”

“非常好，克威奇先生。显然，你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声音开始起伏失真、渐渐消散，只得以急促耳语说完最后的话，“如果你接受，这或许会成为你最重要的一次任务。只有你能救我们。宅邸掌握着改变你过去的钥匙。你可以为历史的错误赎罪，阻止你亲爱的罗丝琳死亡⑩……若想进一步了解隆巴罗的条件，就在日升时分与我喝一杯。你若真想接下这份工作，就到城里最古老的饮酒处，在那里的镜窗中找我。”

克里斯茫然地独自站在预言虚空中。新的工作、新的过去所带来的诱惑，令他一时无法消化；而他钻入的数据缓存，正在逐渐褪

成静电噪声。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做好迈出下一步的准备。“维琪，我可以出来了……”

亡者的脉动孢子发出嘶鸣，白色迷宫随之消失。

克里斯回到了近域。维琪拍了拍裙子，确认所有数据触须都已经重新拼合。她看向克里斯；从她的眼神里，他知道她听见了全部对话。

维琪满脸担忧地抹了抹脸。“克里斯，求你别做蠢事。”

他叹了口气。“维克，把我投送到时间城[11]。找一具离下层城镇[12]最近的身体。”

维琪不赞同地耸了耸肩。“后果你自己承担。”

对不起。克里斯本想这样说。

可他已经消失了。

时间城的穹顶在克里斯头顶阴森俯视。透过圆顶，外面的世界一片朦胧。

他讨厌时间城。自从向上位者辞职、开始自由接活后，他便一直躲着这里。

克里斯走在一座座蘑菇形摩天楼下，神秘雇主的低语仍在脑中回荡。他真的能让时间倒流吗？真的能救下罗兹？听上去不可能，可他一生中经历的大多数事情，原本听起来也都不可能。只要能让一切变好，他什么都愿意做。

克里斯走近穹顶边缘。时间城防护气泡之外，一堵宏伟的白墙高高耸立。

玻璃越来越近。某一瞬间，他在镜面般光滑的表面上，看见身

后似乎有道人影一闪而过。

克里斯低头钻进一条步行管道，在幽暗的金属隧道中加快脚步。他讨厌封闭空间；近域无边无际的开阔早已把他惯坏。

一开始，他以为这一切只是妄想。可那个声音是真的。它确实想让他寻找那座宅邸。

没过多久，他便从穹顶下方走了出来。他立刻环顾四周，看起来已经甩掉了那个——或那些——跟踪他的东西。

这里的建筑锈迹斑斑，破损处用雕花木板东拼西补。

在家族社会里，时间城外的下层城镇已经是最接近荒野的地方。

克里斯一直更喜欢这里。没错，这里的人戒心更重了。离开穹顶玻璃的保护后也更加危险：你可能只是沿街走着，下一步就被扔到另一个世纪，衣服和财物全没了，身上只留下一张时间劫匪贴的便条。但对克里斯而言，这点风险值得承担。至少这里的人诚实，也远离堡垒居民那些窥探性的意识。他并不常来，而且隐约感觉下层阶级的人不怎么喜欢自己。但至少，他们不像上位者那样傲慢、疏离。克里斯知道，假如你需要某条上位者不想让你知道的情报，这里就是他们母星上最适合寻找答案的地方。

目的地不远。它夹在一家时间经纪铺和一座织物产房仓库之间，是一间阴暗的酒馆。它已经矗立了亿万年，比后来在两旁东拼西凑长出来的建筑都古老。走近门口时，阴影越发浓重，克里斯悄然溜了进去。

低矮的灯笼照亮酒馆。玻璃杯与大酒壶相互碰撞，带泡沫的液体在其中晃荡。持续不断的谈话声在室内泛起泡沫，有些压得很低，有些则格外响亮。吧台位于房间中央，由一棵倒下巨树的树干雕成，嵌着酒桶与龙头。

克里斯走动时，能清楚感觉到铺满地面的地毯粗糙发脆，在脚下灰白而扎人。地毯一路延伸到一张独立的高脚凳，凳上坐着一名古老酒客。克里斯知道，当地人叫他“百万岁男人”，因为他在酒馆里坐得实在太久，从不移动，也从不开口，只是不停喝酒。漫长岁月中，他的胡须越长越长、越长越乱，最终成了这间酒馆的地毯。

吧台四周散落的桌子，大多被独自饮酒的人占据。中央树干旁排着一圈高脚座椅，越来越响的交谈声便聚集在那里。克里斯专注聆听飞快流动的闲话，竭力从纠缠的对话里分辨具体内容。他把注意力放在离自己最近的两名顾客身上，听见他们正低声抱怨各宅邸的名门望族。一名身穿绿袍的女人，对一个套着灰色塑料清洁工制服的男人低语道……

“而且，照料那些织机姑妈简直是场噩梦！我的城堡女管家姐妹们都确信，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

塑料制服男人插嘴道：“让我猜，是生育算法出问题了？城里的织机工厂已经抱怨很久。那里最近确实出现了一些古怪烂摊子，全得由我清理……”

“还有，我从认识的其他照料者和侍从那里听说，最近各座宅邸都安静得反常。肯定出事了。”绿袍女人吸了吸鼻子。

那份任务诱人的前景，让克里斯突然有了信心。假设这些满腹牢骚的仆役掌握某些宅邸情报，并能帮助他找到潜在客户，并不算毫无道理。他咳了一声，滑到吧台前，竭力装出圆滑而隐秘的模样。干了这么多年，他总该学会秘密特工那一套了吧。

“嘿。”他压低声音，“我在找一座宅邸。”

他冲女管家和清洁工笑了笑。两人冷冷瞪着他。

“听着，”克里斯勉强维持笑容，“我只需要位置情报、坐标之类的东西。能不能帮个忙？”

哗啦。

蜂蜜酒泼到脸上时，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收起笑容。

克里斯的表情垮了下来。清洁工把整壶酒倒在他头上，又朝他啐了一口。“自以为是的时间猪！”

克里斯咽了口唾沫，抹去脸上的酒。人群已经注意到他，纷纷在座位上转过身，用锐利的怒视鄙夷他。

当然。除此之外，他还能期待什么？上位者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创造了天堂，可那些被遗忘在穹顶城市和大家族之外的母星居民，与任何人一样，都是这些时间监工的受害者。对酒馆里这些饱经风霜的常客来说，他不过是压迫者手里的一件工具。

克里斯叹息着走向镜窗旁的一处卡座，那是少数完全空着的位置之一。他坐下时垂着头，既沮丧又难堪。他这一生明明只想帮助别人。相信正义，难道真是如此幼稚吗？

他在脑中再次播放那场噩梦。只要有任何机会重写自己的人生，他都会抓住。必须抓住。

为了罗兹。

身旁的镜窗突然传来轻轻的敲击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克里斯转过头，看见玻璃后站着一个男人的剪影。

窗外的人影挥了挥手，阴影中的脸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随后低声说道：“克威奇先生……我还以为永远追不上你了！”

克里斯倒吸一口气，也压低声音：“你刚才一直跟着我穿过时间城，对不对？”

玻璃里的男人轻笑。“就像我们先前谈过的，我与主人需要你的服务。你来到这里，证明了自己的诚意，我们十分欣慰。现在，我们希望正式与你签订这次任务的契约……”

克里斯咬紧牙关。自从开始自由接单后，他见识过各式各样古怪而神秘的雇主。“你是上位者，对吧？”陌生男人低语时流露出的贵族气派，瞒不过他。

“我或许曾经是。不过别担心，我不是那些恶毒的家伙之一。”

克里斯听得出，那人的话里藏着一种失落的自尊。

“为什么不进来坐？”克里斯问，“我们可以边喝边谈工作。”

玻璃里的阴影叹息一声，又笑了起来。“恐怕这不太可能。这里真是个好地方。你知道吗，我以前还是常客——直到我在一次醉酒斗殴里丢掉了一条命……”

“很遗憾。我见识过这里能乱成什么样。不过我想多听听这份工作，也想多了解隆巴罗宅邸。你们到底要我去哪里？”

“它曾经高傲地矗立在高处，可从前的宅邸已经不复存在。”倒影颤声回答，“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我和雇主目前驻扎在隆巴罗山脉下方的黑暗中。你会在深渊里找到我们——在隆山山脚最深处的废墟中。”

克里斯的心怦怦直跳。“你显然需要我的帮助，而且听起来很着急。我会在城里找一座传送亭，尽快赶到你们那里。”

“谢谢！我和隆巴罗就知道可以依靠你！”玻璃中那道如释重负的低吟渐渐消散。克里斯能看清的唯一面部特征，是倒影脸上一抹狡黠的笑。他抬眼想仔细看清新客户，可镜窗里的男人已经不见了。

炽烈的双日炙烤着克里斯，他艰难跋涉在尘土飞扬的高原上。

传送光束把他“噗”地丢在数英亩枯死果园之间。克里斯擦去眼里的汗水，环视周围荒芜的景色。

地平线上，隆巴罗山脉扭曲的轮廓横亘在那里——严格来说，

它本身就像一整条山系。

第一座山峰名叫普鲁塔克⑭，只是一座笨重的土丘，表面散布着洞穴。

第三座山峰则像一头巨兽，是一根直刺天堂的神之手指，迫使海洋汇入卡顿洪河；那条河将群山从中劈开。

克里斯注意到，中央山峰似乎与左右两位岩石兄弟相距甚远。那是一座孤独、崩裂的峭峰，荒废银林的疯长植被零星铺在石壁上。

他知道，那就是隆山。

它依然遥不可及。

双日的热浪让他的脑袋开始剧烈作痛。

穿越荒野时，克里斯偶尔停下来，弯腰从散落在景观中的扭曲树枝上摘取浆果或坚果。他在这个世界以及其他世界执行过足够多的任务，知道在如此干旱的气候里耗尽食物和水分，只会让自己彻底失败。

没过多久，双日便退到山后。

克里斯的进度不错。夜幕降临时，他来到一座摇摇欲坠的附属建筑旁，那里位于逐渐荒化的隆巴罗领地边缘。

可他仍逼迫自己继续前进。他让尖叫的肌肉统统见鬼去，毅然攀上突出的岩脊，从一道斜坡撑到下一道斜坡，一点点向隆巴罗山上爬去。

他的双手已经流血，几片指甲也裂开了。夜色越来越冷，血液逐渐干涸。克里斯只能祈祷，剩下的路不要太长。

清晨最柔和的时刻，他终于抵达隆山山脚。站在山基上方，克里斯看清了降临在宅邸上的毁灭；那景象与正在破晓的晨光同样清

晰。

它是真的。

如今的隆巴罗遗迹，更像一条死去已久的巨龙留下的白骨拳头。宅邸摔碎在一条干涸峡谷底部，众多高塔如被斩断的手指，散落在主体四周；整座建筑则蜷成一团紧握的残骸。

克里斯向女神低声祷告，把一根长绳牢牢系在稳固巨石上，沿峡谷峭壁下降，进入死去的隆巴罗宅邸张开的巨口……

译者注

① “奇幻界”是克里斯此前被困的故事现实：那里由叙事、角色和想象构成，而非普通物质宇宙。那段经历发生在《The Lost Fictionaut》，并导致他此后出现更频繁的记忆闪回。

② 维琪是近域的人格化界面，也是克里斯的数字助手与亲密伴侣。她并非普通人工智能，而是维系近域、检索资料并帮助克里斯投送肉身的核心意识。

③ 克威奇军团是“一人军团”计划的结果。克里斯说“最初的自己”，是因为他已在无数复制体、替代身体和共享记忆之间生活太久，难以确定哪个版本才算本人。

④ 拉尔勒斯与奎尔（后文译名略有变化）是来自格里戈里星的多臂外星人。他们曾毁灭自己世界的地球，后来在克里斯要求下救援幸存者，并成为他的同伴。

⑤ 大家族（Great Houses）既是贵族血统，也是政治集团和活体宅邸共同构成的单位。家族成员不是父母生育，而由本宅织机制造，因此通常互称“堂亲”。

⑥ 这台始祖或母计算机保存着历代上位者上传后的意识，是伽里弗雷预言、档案与统治网络的核心。维琪能够让克里斯暂时进入其中检索资料。

⑦ 织机所生者通常以成年身体出现，并预先带有家族为其安排的能力、职责和部分记忆。这个制度消除了童年与亲子关系，也使家族更容易控制成员。

⑧ “堂亲”（Cousin）是大家族成员的制度性称谓，不一定表示现代意义上的堂表血缘。它强调所有成员都来自同一织机与遗传库，而不是来自一对父母。

⑨ 直觉启示是古伽里弗雷由皮提亚神权转向科学理性、并把时间锚定为可统治结构的历史巨变。后来时间领主社会、大家族和织机制度都由此形成。

⑩ 罗丝琳是罗兹的全名。神秘雇主故意使用克里斯最私密、最痛苦的称呼，借“可以救回她”来诱导他接受任务。

⑪ 时间城是伽里弗雷统治中心的早期或替代称呼，穹顶之内聚集政府、贵族与技术设施。它对应后来通常所说的首都与堡垒区域。

⑫ 下层城镇位于贵族穹顶之外，居民包括工人、仆役、被排除的血统和各种边缘群体。这里展示了大家族“天堂”背后仍然存在的阶级压迫。

⑬ 隆巴罗既是博士所属家族的名称，也是那座有意识祖宅的名字。《隆巴罗》中，博士回家处理继承危机，宅邸最终从隆山坠落；本书从其废墟继续故事。

⑭ 普鲁塔克山是隆山的其他名称之一。不同作品把立王者、隆巴罗宅邸及古老神话都安置在同一山系，由此形成彼此交叠的地理传说。

第二章：镜子与挂毯

克里斯向下坠落，整个人被隆巴罗尸骸内部的黑暗吞没。他只能勉强看清一根根枝杈弯曲成建筑的骨骼。他掠过一处可能曾是大厅的空间，破旧挂毯从树柱间垂落。木骨横梁扭成不可能存在的巨大胸腔；克里斯继续滑过这具已经化石般僵死的结构，直至抵达倾覆宅邸的最底部。

在倒地巨兽的腹中，克里斯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地方。

他站在一间几乎保存完好的房间里。那是一座宏伟大厅，摆着尺寸惊人的桌椅。克里斯小心穿过大厅，焦虑地扫视四周，寻找把他引到这里的信使。大厅唯一的破损，是一道又长又参差的裂纹，横贯黑白棋盘般的地砖，像一幅被粗心画家愤怒涂毁的肖像。

空旷大厅里没有任何人。清晨双日最后几缕光，艰难地从破碎的高窗间探入。大厅四周设有多层回廊，一直延伸到碎裂的椽架。腐烂的绿色与锈蚀的银色花环，无精打采地挂在阳台上，那是某场不幸夭折的庆典被遗弃多年的残骸。

大厅一端，一座复杂的天文钟下方，立着一张雕成石棺形状的台座。那是家族织机①。尽管已历经数百年，它依然完整；虽然不再生产后代，却凶猛而鲜活。台座顶部，大理石表面最远的角落里固定着一个结构，由一系列精巧的互锁框架组成。瀑布般垂落的丝线缠绕其间，最终穿进台座上方一只摇篮紧闭的口中。克里斯能感

觉到脚下存在一片空洞，每一步都传来滞后的回声，说明织机正下方有一个巨大的腹腔。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他也能感受到这件圣物散发出的能量——它是周围唯一还活着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股生命力阻止了宅邸彻底死亡。

克里斯眼角似乎瞥见一道短暂阴影，正从一大片镜子上爬过。他的目光迅速扫过昏暗空间，寻找影子的来源。转向镜面时，他吃了一惊：一个倒影正在玻璃里从雾中逐渐聚焦。他回头看去，房内明明没有别人。倒影来自玻璃内部，仿佛那个逐渐显形的人被困在镜子本身之中。

“有人吗？”克里斯低声问。

玻璃里的人影带着阴森神情浮现。那张男性面孔裹在黑暗里，但克里斯依然看清了一双锐利的绿眼睛，以及围绕利齿笑容生长的几缕胡须。

“欢迎来到历史悠久的隆巴罗宅邸。”镜中男人说道，“需要我替你拿外套吗？”他看了看自己二维世界的边界。“哦，当然。既然这样，你也可以把它搭在我的镜框边缘。”

“你是谁？”克里斯问。

他毫不怀疑，这就是在梦中呼唤自己、又在酒馆镜窗里向他提出交易的那个人；可除此之外，此人又有种异样的熟悉感。克里斯在记忆边缘摸索一个名字，或他们可能见过面的某个地点，却一无所获。

“我不过是这座伟大宅邸里一名卑微的镜仆。”倒影回答。

克里斯嗤笑一声。“我可看不出它哪里伟大。前几间屋子比拆迁现场还惨。”

宅邸愤怒地吱嘎呻吟起来。

“别惹恼你的主人。”镜仆说，“隆巴罗正仁慈地向你伸出一根枝条。能有这样一座宅邸寻求你的服务，你应该感到荣幸。”

“服务……”克里斯本能地咽了口唾沫。他已经为上位者效力得够久，再也不想侍奉任何人。可这座宅邸——或许是那些梦——又在逼迫他接受。“当然。你们需要我干一份工作，而我恰好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自由职业者。说吧。”

“口气很大，克威奇先生。不过你不必摆出伟人的姿态。隆巴罗需要一名谨慎的承包人，而我们其余的选择……若要找个委婉说法，只能叫作‘不合适’。在所有考虑过的人选中，你最适合这项任务。你与我们的目标有过一些亲身经历，而正是这段经历，使你成为执行工作的正确人选。”

“目标？你们想让我替你们……除掉某个人？”

“隆巴罗与我，需要你这样一名时间雇佣兵的帮助。把‘赏金猎人’也归进这个定义，应该不算太牵强吧？”

“确实不算……可我只对付坏人。”克里斯说。

“隆巴罗只想让你处理坏人中的坏人。”镜仆眼中带着挖苦，“我与宅邸都曾遭到那个人的蔑弃。死亡和囚禁把我们带到了一起；我们看见彼此承受的痛苦，于是达成了交易。”

克里斯皱眉。“仅凭这些不够。你们为什么非得让那人消失？”

“几个世纪、无数光年之间，那人的罪行都在羞辱我。”镜仆说，“至于隆巴罗，它要为一场弑宅讨回公道。”

克里斯望着四周的废墟，倒吸一口气。“谋杀一座大家族宅邸③……”他皱紧眉头，“家族里有人活下来吗？”

“隆巴罗死去前，曾遭受数百年折磨，大多数堂亲都在那期间丧命。”镜仆的语气充满哀伤，“后来，一名被剥夺继承权的后

裔②，把怒火发泄在自己家族身上，将宅邸、织机与所有堂亲一并埋进了一座活坟。”

这解释了宅邸为何会落到山脚。“女神啊，太可怕了……”即使做过多年警察，面对不公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时，克里斯依然会感到那种替别人心痛的刺痛。他能体会宅邸垂死灵魂里翻涌的全部痛苦。“对不起。”他既在对镜仆说，也在对镜仆所代言的濒死宅邸说。“那些堂亲后来怎样？宅邸从山上坠落时，他们全都死了吗？”

“有一小群堂亲在隆巴罗坠落后幸存下来，可失去一切的痛苦令他们全都发了疯。有些加入了死宅流民群体，认命地过着可悲生活，在昔日家园山脚捡拾残羹，与四处游荡的平民挤在领地边缘一间旧棚屋里。”

“时间城的贵族没有伸出援手？”

“他们承诺会提供一座新宅邸和一台新织机，可手续漫长得没有尽头，W时战争又把所有注意力从这种事务上引走。结果，隆巴罗从上流社会的记忆中被彻底驱逐。宅邸死了，但它的地方精魂、它的精神仍未消散，依附在一条干涸峡谷里苟延残喘。”

“所以它现在要复仇。”克里斯理解地点头。

“现在你明白隆巴罗的痛苦了。”镜仆说，“可要是我告诉你，你和我都曾被同一个人抛弃、背叛呢？那个人就是隆巴罗逃亡的继承人——也就是你口中的叛离者。”

克里斯感觉脚下的地面仿佛突然消失。“这……不可能……”话语难以从他的嘴里挤出。

“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三方的目标完美一致……”镜中人低声咕噜。

“可我要怎么找到他？”克里斯问，“就连拥有全部力量的上位

者都没能追踪到他。”

“这正是我们能提供帮助的地方。”镜仆深深吸了一口气，“很久很久以前，世界尚且年轻、黑暗仍在统治大地时，你口中的‘叛离者’曾以另一重身份⑤行走于此。没人知道他当时叫什么，所以我们就称他为‘他者④’。他佩戴过无数张面孔，潜入最高权力席位，在我们的创始之父耳边低语，从历史诞生之初便开始操纵一切。”他停下来，让这个真相沉入克里斯心中。“克里斯·克威奇，你知道他犯下过一部分罪行；但你知道这条洞穴究竟有多深吗？”

克里斯沉默不语。信息逐渐落定，他的思绪却狂奔不止。镜仆所说的这个“他者”，正是那个把他和罗兹从地球人生中夺走、再扔进总域血盆大口的恶棍——而罗兹最终因此走向死亡！

“我明白了。”克里斯说。埋藏数百年的怨恨，从深处慢慢沸上表面。“我干，我会杀掉叛离者的。”

“很好。”镜仆说，“那么，我们开始吧。”

宅邸轰鸣起来。隆巴罗僵尸般的本质，在浅坟中发出咕噜声。地板上的一道裂缝分开，张成敞开的深渊。克里斯猛地后退，险些被黑暗吞下。裂口咧嘴而笑，一座上升的发条塔楼从中冒出。塔尖咔哒扭转，变换位置的齿轮像旋转木马般不停转动。

“进去。”镜仆说，“现在该进行最后的任务简报了。”

塔内是一道令人眩晕的螺旋楼梯，通往一间封闭房室。克里斯向上攀登，焦虑地反复思考即将面对的任务。这会是多年以后，他终于能与叛离者当面对质的机会吗？这个念头几乎让他瘫痪，可他仍继续向上。

楼梯顶端有一扇通往房间的门。克里斯敲了敲，镜仆的声音从里面传出：“请进。你的马车已经等候多时！”

克里斯推开门，发现自己来到一间熟悉的巨大房室——正是他沿绳降入宅邸时曾从旁掠过的那一间。粗壮树柱依然托着飘动的挂毯。

“看进画布里。”镜仆低语，“看进我们世界的历史。”

挂毯上织出的图像模糊不清，而且时刻变化。仿佛许多活动场景叠压在彼此之上，拼成一幅由无数时刻组成的拼贴画。克里斯走近时，压低的呢喃以回声般的抑扬顿挫沙沙作响。他看着画布上的色彩不断汇聚、扭曲，又在每个瞬间变成新的模样。图像从铅笔蚀刻老化成毛笔笔触；缝制的刺绣演化为动作的三维呈现，持续进步、生长。

镜仆看出克里斯的惊叹，点了点头。“这就是时间画布⑥——这颗星球上最早投入使用的实体时间旅行手段。你必须进入它无穷的纬线，穿越被禁止的过去。”

“这不是违反法律吗？”克里斯问。

“逆时场缓冲器⑦使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入这个世界的过去。”镜仆说，“但那些东西对时间画布毫无意义。这件非凡艺术品早在那些古板规则被写下以前，便已被创造为一扇贯穿永恒的门。”

“我要回到多远以前？”克里斯问。

“回到我们原初时代混沌的黑暗里。”

克里斯研究着画布上的无数图像。“那我要怎么过去？我是说，怎么穿过这幅画布？”

“画布是一件散布于我们世界整段历史的遗物，与‘他者’的历史亲密交织。”镜仆说话时，克里斯继续观察眼前展开的时刻。“这就是他的一生，是由他触碰过的所有年代编成的一张复杂蛛网。要在不同节点找到他众多生命中的某一个，并不会太难。你只需跃入这

些丝线。你将成为一个拥有实体的幽灵，行走在远古过去，穿过画布上绣出的那些时刻。”镜仆的语气变得严肃，“一旦进入，你会拥有无数机会改变所遇见之人的历史。但记住，你寻找的是‘他者’。你必须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成为你熟悉的叛离者以前杀死他。”

“《圣诞颂歌》。”克里斯说，“我来当‘未来圣诞之幽灵’，把这个斯克鲁奇直接收拾掉。”

“是的，非常敏锐。”镜仆说。

画布上的场景开始以古怪规律循环倒退，化作新的景色与视角。故事生长、发展、腐败，又为新的瞬间快照让出位置。

克里斯凝视流动的潮汐，变化的景色重新组合，最终成为一个坚实投影，从虚无中投射出来，鲜明得近乎真实。

“旅途中务必小心。”镜仆说，“不计代价，也要为了杀死目标而战。这是你的第一优先事项。无论耗费多长时间，‘他者’都必须死，我们的交易也必须完成。你拥有全部时间可供挥霍，所以仔细计划每一步。只要成功，你就会得到一段按自身愿望重写的人生。”

克里斯吐出一口气，扭了扭脖子，又伸展后背。潜入历史、航行于无穷挂毯之间，绝不会轻松。

可为了罗兹，他愿意做。

“出发前，还有别的事吗？”

镜仆笑了。“一旦进入画布，你的V时灵体⑧便会与宅邸结合。这能确保你在里面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计划顺利实施。等‘他者’死去，你就会自由——回到自己的时代，而且不再记得叛离者、宅邸或上位者。”

一根蜿蜒树枝伸到克里斯面前，枝端托着一面小手镜。

“拿着它。”镜仆说，“要是遇上麻烦，就看着镜子，碰一碰鞋跟，想着家，我便会出现帮你。”

克里斯握住小镜的柄，看见镜仆正在玻璃里微笑。他把镜子塞进口袋，走向画布。这是他真正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是把罗兹从时间的诅咒中救出来、彻底击倒叛离者的唯一机会。无论要下地狱还是涉过洪水，他都会抓住它。

“祝你好运，克里斯托弗·克威奇！”镜仆高声说道，“记住，我们会一直看着你。隆巴罗必须恢复自己的名声，而我的旧账和你的一样，也该清算了！”

画布中旋转的历史已经离克里斯鼻尖只有几英寸。他最后吸了一口积尘的隆巴罗空气，为飞越永恒做好准备。克里斯张开双臂，一头扎进画布；下坠时，他脑中只有罗兹。

刹那间，克里斯被历史的无穷吞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译者注

① 隆巴罗的织机是家族血脉的核心。它既制造新堂亲，也储存并回收历代成员的遗传材料；因此织机停止工作，等同于整个家族失去未来。

② 镜仆在故意扭曲《隆巴罗》的结局。博士确实是被家族剥夺权利的后裔，但宅邸坠落源于格洛宾的阴谋、昆斯之死和宅邸自身失控，并非博士单方面蓄意屠杀家族。

③ “弑宅”之所以能被视为谋杀，是因为祖宅具有意识、记忆、欲望和痛觉。它既是家族的居所，也是家族制度中真正的生命成员。

④ 祂者（the other）是伽里弗雷三位奠基者之一，与拉斯隆、欧米伽共同塑造时间领主文明。他的真名被历史抹去，因此只以这一称呼留在神话中。

⑤ 本书沿用《隆巴罗》的身世版本：祂者最终投身织机，其生物数据在数代之后由隆巴罗织机重新织成博士。也就是说，博士既是祂者的转生，又拥有自己独立的人生。

⑥ 时间画布是把历史真实编进纤维的古老装置。它既是记录，也能让人沿着人物经历过的节点进入过去；本书借它把克里斯送进祂者的生命。

⑦ 逆时场缓冲器阻止伽里弗雷人直接回到本星球的过去，以免制造灾难性悖论。时间画布比这些限制更古老，因此能绕过禁令。

⑧ 克里斯的V时形态并不完全受普通肉体约束，可以作为意识或“灵体”进入数据、记忆和时间结构。宅邸利用这一点，把他与画布和自身生命连接起来。

第三章：神谕者的游戏

克里斯在时间的针脚间翻滚、碰撞，什么也抓不住，只能旋转着坠向过去。挂毯上绣出的图像掠过得太快，他只看见一股色彩洪流。这是他经历过最古怪的一次螺旋滑道之旅。克里斯从一根丝线滑到另一根，又被弹向下一根，仿佛一名冲浪者，乘着时间之浪奔向第一个目的地。然而过去狂野难驯，不断把他掀起、踢打，最终将他撞进早期历史最深的角落。

克里斯像一粒苹果籽般被吐了出来，摔进尘土。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

这是神话时代的远古历史，可他吸入的空气却新鲜得前所未有。微风在四周闪烁，带着噼啪作响的鲜活感；高空中，“面包黄油蝶”拍动薄纱般的麦穗翅膀。

繁忙集市的景象与声响在他周围奔涌。数不清的摊位上，商贩用巨大的青铜煎锅烹制鱼舌和号角莓。那香味令人迷醉，克里斯沿市场通道向前走去。摊位分列两侧、彼此相对，中间留出一条供人群穿行的大道，直通一座尖塔林立的白色神殿。

杂乱的低语和交谈在空气中响起。

“……喂，我的洋红酱呢？”/“……一共四十二枚特里赞特①，谢谢！”/“……以皮提亚的脑袋②起誓，你今天必须把房间收拾干净，小混蛋！”

旁逸斜出的闲聊与争吵在克里斯脑中混合纠缠。市场里每个人的每一道思想，都流进了他的意识。

这时，克里斯想起自己曾学过一个关于上位者祖先的冷门事实。在这些早已逝去的年代——他们尚未把科学与理性强加给整个总域以前——口头言语十分罕见。原生于这个时代的影民③，只会通过永不停歇的心灵感应评论流进行交流。那股思想潮既能传递公众最深层的信念，也会随思考者受欢迎程度的变化而任意转向。

很快，这一切便超过了他的承受极限。怎么有人能够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侵入？

克里斯用力闭上眼睛，试图隔绝噪声。他必须集中精神。时间画布把他送到这个年代，自然有它的原因。“他者”一定就在这里。可流言蜚语和没完没了的胡扯太响、太令人分心。

克里斯呼吸急促，掏出口袋里的镜子。他知道，对着一面手镜喃喃自语会让自己显得像个傻子，可眼下任何建议他都愿意听。况且，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

镜仆悄然滑入倒影。“有什么能为你效劳，克威奇特工？”

“‘他者’在这里吗？”克里斯压低声音问。附近只有他一个人使用口语。“我要去哪里找他？”

“‘他者’当然在这里。至于具体位置，我想你得问当地人。那边就有一艘空中贡多拉。第一任皮提亚④统一世界各公国以前，黑暗时代的预言师会乘它往返于不同领地的客户之间。何不进去，寻求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好吧。”克里斯说，“多谢，算是吧。”

镜仆微笑。“你还需要什么，克威奇先生？”

克里斯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我到底怎样才能让这些噪声停下

来？”

“哦，看来你已经遇见了我族的‘灵视⑤’天赋。像你这样的人，要忽略它其实很容易。在脑子里打开一扇门，把那股毫无用处的思想洪流全部塞进去，再牢牢锁上——你就能得到安静。不过要提防垃圾思想；某些名声不佳的商家，仍可能想办法偷偷钻进你的意识。”

话音刚落，镜仆便消失了。

克里斯紧闭双眼，按照指示行动。他用尽肉体与精神的全部力量，想象自己把最后一声低语、尖叫与轻笑都推进那扇门，随后重重将门摔上。

他的意识安静了。

和平与寂静带来莫大解脱。现在，克里斯终于能看见顾客、商贩、哲学家和祭司如何无声地处理各自事务。他们彼此交流，嘴唇间却没有吐出一个音节。

一股横穿市场广场的尘烟吸引了他的注意。尘土来自一艘木制长船，它在离地数英尺处以粗糙、摇晃的姿态漂浮。长船从街边码头上下颠簸着离开，拖出一道尘迹，慢慢向克里斯靠近。他打量着这辆奇特的交通工具，也想起镜仆让他寻找见多识广的当地人。空中贡多拉的甲板上搭着一顶粗麻布帐篷，帐面绘有旋涡和符文，在金色阳光下熠熠发亮。

悬浮贡多拉抵达克里斯面前时，一道游离思想以震耳欲聋的音量突破了他的心防：

“别再等待，旅行的幽灵。立刻登船，我会向你展示道路。”

仿佛这条四处游走的信息替他做出了决定。克里斯跳起身，扑上木制甲板，钻进风化布顶遮蔽的空间。

“很抱歉使用垃圾思想。”一个声音从帐篷洞穴般的深处回荡而来。

微弱光线里，一道人影一动不动地坐在小藤凳上。她穿着破烂长裙，灰色披肩罩住头部与双肩。一颗蓝色宝石躺在她扭曲的双手掌心，玻璃般的眼睛死死盯着宝石。她从未抬头看克里斯一眼。

“我在市场里看见你观察这里。”她继续说道。声音冰冷却耐心，像一位严厉而睿智的老师。“你不属于这个时代。你在寻找另一个闯入此处的陌生人，可困惑蒙蔽了你的视野。”

“猜得不错。”克里斯说，“你很擅长自己的工作。”

“我没有工作。”她回答，“这不是职业，而是誓约；是我身为立王者⑥所背负的重担。你没有遭受灵视诅咒。我从我们已经遗忘的年代起，便一直守望着一切。曾经，我在群山之冠的高处工作；如今，我航行在大众思想的池水中，引导那些在皮提亚加冕后的余波里被逼疯的失落灵魂。”

“这个皮提亚是谁？”克里斯问。

立王者清了清喉咙。“很久以前，一名疯狂国王试图欺骗诸神、窃取他们的秘密。由于他的傲慢，门蒂·塞莱斯蒂⑦以诅咒他的人民作为奖赏。诸神向所有人敞开我们的心灵，从此再无秘密。此后几个世纪残酷而黯淡；灵魂与社群都被他们获得的知识撕碎。阴影中，‘原则之庭⑧’兴起。他们训练一名精心挑选的年轻侍祭，让她充当思想源头。他们要培养一颗独一无二的心智，并以此创造一座有秩序的集体思想池。她会成为焦点，决定公众意志的转向，成为一面活镜子，映照中央精英的欲望。被选中的女祭司把自己的理智献给诸神，并让大众亲身体验她的意识如何被吞噬。于是，人民接受她为偶像，她成了他们的神谕者与神明。但在成为皮提亚以后，她宣称未来归自己所有，并宣布只有她有资格透过时间之门观

看一切。她把预知能力私有化了。直到今天，她仍在迫害那些帮助失意者、帮助渴望安静之人的独立预言师。她的思想会被所有人听见，广播进每一颗心灵，以培养公众对她那套秩序的顺从忠诚。”

“也就是说，一个女巫用心灵感应接管了世界？”克里斯摇头，“难怪上位者后来会扭曲成那副德行。”

“你应该庆幸，自己的脑中仍有和平。”立王者说。

“和平？”他嗤之以鼻，“你最好看仔细点。假如连我经历过的噩梦都看不见，那你就是个江湖骗子！”

“我看见你正在寻找那个陌生人——另一个闯进这个时代的越界者。”立王者只凭一道思想，便劈开了克里斯脑中的壁垒。“皮提亚的宫廷里来了一名访客。一道阴影突破了神圣殿堂，向皮提亚发起决斗。这个陌生人为了赢取《未来传奇之书》⑨而战。我准许你阻止此事发生。我已预见，这本书永远不会抵达陌生人的目的地——你可以摧毁它，让自己的道路与所寻求的未来对齐。”

想到这么快便能找到“他者”，克里斯的灵魂几乎要唱起来。但他也知道，事情绝不会如此轻松。“你指望我怎样潜进神殿，还不被抓住？”

“一条无法穿透的护城河包围着你的灵魂。灵视找不到你，你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行动。”

“像幽灵一样。”他回答。

“但选择权在你。”立王者说，“只有你能尝试解开自己生命中的死结。”

“我只要毁掉那本书，阻止‘他者’，就能走上改变命运的正确道路，对吧？”

“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我还有其他职责要处理。”

立王者双手合拢，把蓝色宝石包在掌心。片刻后，她再次张开手，手中已经变成一朵刚刚剪下的玫瑰。

“漂亮的把戏。”克里斯说。周围绽放的魔法令他不安。“我想我该动身了。”

快走到帐篷出口时，克里斯回头望向古老预言师，却只看见阴影。他在黑暗中猛然转身，试图重新站稳。阴影浓得几乎凝固，脚下地面很快开始崩解。克里斯眨了眨眼，阳光骤然轰击双目。他从空中坠落，摔成一团，回到市场广场。摊位旁的人群继续做自己的事，完全没有受到他突然出现的影响。克里斯头昏脑涨地抬起头，只看见一道烟尘尾迹；空中贡多拉正漂过地平线，消失不见。

立王者的魔法突然而狂野，而她已经给出了“他者”的位置。尽快完成工作的渴望，足以让克里斯集中全部精神。他穿过市场，朝大理石神殿出发。

克里斯很快发现，以幽灵身份穿过拥挤人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他在这里拥有某种粗糙的实体存在，也能与周围由丝线织出的历史互动；可这个世界本身始终把他当作永远无法被理解的陌生人。不可知性的阴影重重投在他身上。尽管四周人潮汹涌，他却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

克里斯离开市场后，皮提亚神殿冰冷的白色大理石阴森地映入眼帘。它与他在上位者行动基地见过的任何建筑都不同。神殿闪耀着霜冻般的光，周围空间充满祷告的回声。克里斯屏住呼吸，感受四面八方散发出的虔敬气氛在空气中嗡鸣。

“好。”他说，“神殿突袭，第一回合。”

克里斯警惕地潜过神圣拱门，进入巨大的共感大厅。中央摆着一副宏伟游戏棋盘，雕刻成山脉形状，并以最华丽的方式陈列。他藏在一道阴影覆盖的门口，观察周围。石制房屋与城堡模型从棋盘

木雕山脉上突起。棋盘前站着两个人。其一是一名拥有时间之眼的女巫，身穿金色长裙。她坐在悬浮藤篮里，仔细思考下一步棋。克里斯不知为何立刻明白，这不是普通女祭司：她正是皮提亚——这颗星球第一位神秘主义统治者。她的对手则是一个更年轻的女人，戴着淡紫色头饰和厚重的时视护目镜，身穿朴素灰色束腰衣。她靠在一座小石金字塔上，金字塔正在脉动、低鸣。克里斯睁大眼睛：她倚靠的是一艘时间飞船——正是目标的飞船。

那个女孩，就是“他者”。

克里斯心跳加速，竖起耳朵，偷听陷入僵局的两人。

“你不可能永远撑下去。”皮提亚坐在篮中说道，“像你这样可怜的小格罗特，根本无法与皮提亚意志的力量抗衡！”

女孩盯着金色火焰女巫。“你以为自己在跟谁说话？”她厉声回敬。

皮提亚因对手自负而粗俗的语气发出尖笑。“最傲慢的问题。你到底下不下棋？还是要我现在就领取战利品？我要那艘旅行飞船。为了赢取我的预言，你已经把自己锁进我们的‘曲指开局’。交易不能取消；你必须继续下，否则就是输。”

“也许我需要你的《未来之书》，远胜过你想要我的飞船。”‘他者’说，“我正在思考，所以闭嘴，让我慢慢来。”

“时间！”皮提亚讥讽地嘶声说道，“的确是时间。时间不会替你移动棋子，只有你的心智可以。而在我们两颗心智之中，我的更高等！”

‘他者’保持沉默，她的棋子也一动不动。

克里斯对她的举止感到困惑。即使怪物也曾经是孩子，他提醒自己。这样做仍然不对劲，可市场里的老预言师已经准许他行动。

既然这个时代的人对这场交易有所担忧，他便有责任调查并将事情办到底。他在心中数数，努力维持冷静。无论眼前的‘他者’此刻是谁，他都知道她将来会变成什么。

克里斯做好准备。他要猛冲过去，抓住‘他者’和那本书，一次完成任务。

时机到了。

“时间！”皮提亚突然高喊，“我们又迎来一位来自时间之外的访客！”

女巫的星体之眼落到克里斯身上，他顿时感到一阵寒意。

“现身吧，访客。”皮提亚柔声咕哝，“到我这里来，古老的祖父时间⑩！”

她的话化作一根精神绳索，把克里斯从阴影里拖出来，拉向棋盘。他无力反抗，只能在心中咒骂。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女孩困惑地看看克里斯，又看看皮提亚。

“我宣布中场休息！”皮提亚高喊。

“闭嘴！”女孩用一种与娇小体形完全不相称的强势、命令式语气说。她指向棋盘，大喊：“墓渊⑪！”

剧烈震颤撼动神殿根基。棋盘砖块与下方地板同时裂开，形成一道锯齿状缝隙。克里斯看见皮提亚脸上露出吃力神色。‘他者’站在裂口边缘，俯视面前洞穴般的深处。

克里斯打了个寒战。体内某种不自然的本能告诉他，这是一道通往炼狱的门。在上位者语言中，它被称为“墓渊”——位于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神话领域。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借助画布丝线逃走；那片深渊似乎永远向下延伸。

克里斯想起立王者的建议，绷紧身体。他在想象中分别把‘他者’和《预言之书》标成靶心。一道闪烁倒计时在脑中燃起，他猛冲向飞船旁的年轻女人，利落地抓起棋盘边的书，又扑向‘他者’。他攥住她左肩，用尽力气把她推向地板裂缝。女孩倒吸一口气，踉跄着拼命找回平衡。为了保险，克里斯又把书朝她扔去。‘他者’越过边缘，坠了下去。

克里斯停下来，看着她落入黑暗，确保任务已经完成。令他沮丧的是，‘他者’似乎直接消失了；按照正常坠落速度，她本不该这么快离开视野。慌乱中，克里斯脚下的碎裂地面也塌了。他失去平衡，滑进深渊。虚空的黑暗迎面冲来，克里斯绝望地向四周乱抓，却什么也摸不到。他祈祷自己能抓住画布上的一根丝线。幸运的是，一缕垂落的历史恰好落进他的掌心。

克里斯猛拉丝线，将整个场景拆散，翻滚着离开了那里。

译者注

① 特里赞特是古伽里弗雷使用的货币单位。它在本章主要用来提示：克里斯抵达的是皮提亚统一世界以前、仍有集市和地方公国的神话时代。

② 皮提亚并非单一人物的姓名，而是由一代代女祭司继承的统治头衔。不同年代出现的皮提亚可能是不同个体，但都垄断预言与宗教权威。

③ 影民是古伽里弗雷人尚未被理性化、个体化以前的形态。他们天然进行群体心灵感应，思想公开流动，因而既拥有强烈共感，也几乎没有隐私。

④ 第一任皮提亚通过集中并引导整个社会的心灵感应，结束了早期精神混乱。此后皮提亚王朝逐渐把这种秩序变成神权统治。

⑤ 灵视是古伽里弗雷人的心灵感应与预知天赋。后来的时间领主关闭了大部分公开精神连接，只保留经过制度化控制的心灵能

力。

⑥ 立王者是古老的预言者与册立者，能判断统治者是否获得时间和神话秩序的认可。她与皮提亚既有共同的预知传统，也处于竞争关系。

⑦ 门蒂·塞莱斯蒂意为“天堂心智”，是古伽里弗雷人崇拜的神祇或永恒概念，包括时间、死亡、生命、痛苦等。后来的理性时代把这些力量压进机器与法则。

⑧ 原则之庭是扶植第一任皮提亚的精英组织。他们原本想用一颗经过训练的心智稳定公共思想，最终却创造了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神谕者王朝。

⑨ 《未来传奇之书》是一部预言文本。祂者想从皮提亚手中赢得它，是为了取得未来知识并推动自己尚未完成的计划。

⑩ “祖父时间”在此是皮提亚对来自时间之外、具有异常年代感之人的称呼，并不表示克里斯真是某位特定神祇。

⑪ 墓渊是伽里弗雷神话中的时间深渊或炼狱，位于正常时空之间。它既能作为放逐与囚禁之地，也象征被历史排除、未能发生的事物。

第四章：种子与群星

挂毯在克里斯周围重新编织，把他包裹进一幅新的景象。

他站在一条阳光倾泻的街道上，四周挤满人群。巷道两端各立着一根烛灯柱，彩旗在柱间成串悬挂。整片街区洋溢着欢庆气氛。克里斯任由自己沉浸其中，暂时放下心里的屏障。无数喜悦的呼喊汇成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在他脑海里回荡：

“祝你们好运！”/“一路平安！”/“别让斯芬克斯①把你们吃了！”/“把那些太空杂种狠狠干到只剩敖的战车那么点儿命！”/“给我们带只眼睛回来！”/“不，带只爪子！”/“我要吃塔夫烤肉！妈妈，我饿了！”

一道新的声音浮现出来，压过其他所有声音，带着神话般的威严。

“你们令皮提亚为之骄傲，勇敢的英雄们。带上我的神圣启示，把它传遍群星！”

克里斯朝人群中望去，看见一只悬浮藤篮，正是他在旅程上一站见过的那种。不过，篮中的女人与他先前遇到的皮提亚不同②，年纪要大得多。她银蓝色的头发紧紧盘成高髻。克里斯从她带搭扣的眼镜里看见了时间之火在镜片上舞动——无数未来的烈焰，被束在她双眼之前。

欢呼声浪在人群中轰然炸开，紧接着一股劲风扫过。克里斯抬

头，看见一枚黑曜石般的飞镖从天空俯冲而下。引擎的轰鸣越来越响，他不得不捂住耳朵。斯卡菲飞船③降落在街道尽头，一块舷梯伸了出来。

又一阵欢呼爆发。一列身穿制服的人向飞船入口齐步走去。其中一人朝人群挥手，众人没完没了地高呼他的名字：“普莱多尼乌斯④！”

克里斯推测，眼前正是皮提亚那横跨整颗星球的帝国时代里，一次传说中的太空远征。那是英雄与战争的年代，是为这颗血红世界的至高女巫发动爱国圣战的年代。

克里斯知道，“普莱多尼乌斯”这个名字在他原本时代的上位者精英中拥有巨大分量。因此，这位英雄必然与某个创始家族有关。

一股令人作呕的嫉妒涌上心头。他在自己的时代里做过几乎同样的事：执行英雄任务、与怪物战斗、沉溺在一次次冒险壮举里。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周围这群人的后裔，为了他的“上位者”。可他们从未因胜利而高呼他的名字，也从未骄傲地传唱他的功绩。不，当他们不再需要他时，只是把他一脚踢开。他不过是一件工具。

如今，他是自己的战士，是这片没有上位者的土地上一个自由行动的人。他会重写自己的命运，在遥远时代的地球上建立全新的遗产。他仿佛已经听见裁决官食堂里的笑声，感受到母亲的辐照炉烹煮晚间甜味施洛普时散出的温暖。他只需要及时抵达目标所在之处；而在这段由针线缝合起来的历史记忆中，时间多得是。

一道迅速掠过的阴影把克里斯从思绪中猛地拽了回来。他目光四扫，试图找到方才一闪而过的身影。就在斯卡菲飞船的舷梯旁，他看见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兜帽的人正试图悄无声息地溜上船。克里斯知道，那人不可能是别的谁——正是他要找的目标。

他拔腿便跑。引擎点火时发出一声沉重的轰响，他也随之加快脚步。他拼命冲刺，决意在飞船起飞前赶到。就在他接近船身时，舷梯开始回收。克里斯榨出最后一股力气，纵身跃过半空，砰的一声落在舷梯上。他手脚并用地爬进船内，几秒后，舱门便严丝合缝地关闭。

与打磨得光滑如镜的黑曜石外壳不同，飞船内部铺满雕花木质护壁。各处控制台上焊着不断脉动的玻璃符文，散发出烛光般的暖色亮光。

克里斯正四下打量，一名士兵发现了他，开口招呼道："嘿，船员。我们正在舰桥上玩'多米诺公爵'，一起来！"

克里斯像只被车灯照住的兔子一样望着对方。那人高大得像个巨人——显然不是可以随便招惹的角色。

"我们还没见过。我叫哈克拉夫·阿古斯蒂·普莱多尼乌斯。"他用力拍了拍克里斯的胳膊，哈哈大笑，"别害羞，小子！过来玩一两局。伟大远征⑤的计划可以晚点再谈。"

克里斯咽了口唾沫。"呃，好，当然。我这就来，哈克拉夫·阿古斯蒂先生——"

"得了吧，"他说，"叫我普莱多尼乌斯。"

克里斯深吸几口气，努力平复紧张，随后跟着这位英雄朝飞船深处走去。

船员们坐在各自的控制台前，一边工作一边说笑打趣。克里斯拘谨地缩到房间边缘，尽量不跟任何人闲聊。置身于这个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时代，他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摸不着门道。

他凑到一面观景扫描器前，看见外界的光线飞速向后掠去。他能感到引力臂推动飞船穿越浩瀚太空时产生的力量。即使距离引擎

这么远，空气里依然残留着一股刺鼻的机油味。

他再次望向扫描器。黑暗中，群星闪烁，点点微光就像磨旧布料上被扎出的细小孔洞。

那些英雄士兵互相洗牌，不时把黄铜硬币朝彼此扔过去。

克里斯叹了口气，走向普莱多尼乌斯。后者正独自消遣，专心搭建一座结构复杂的纸牌塔。“嗨，那个，普莱多尼乌斯，”克里斯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普莱多尼乌斯依然盯着自己的纸牌塔。“你需要什么，船员？”

“其实，我在找另一名船员。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披着黑斗篷、戴着兜帽、四处鬼鬼祟祟的人？”

普莱多尼乌斯皱起眉，抬头看了克里斯一眼，嗤笑道：“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谁。”说完，这位英雄又把注意力放回纸牌塔上。

克里斯叹息一声。既然伟大的普莱多尼乌斯不肯帮忙，他就自己找。他离开那些继续玩乐的士兵，沿斯卡菲飞船的走廊一路搜寻。终于，他又瞥见那个兜帽身影潜伏在一处拐角。克里斯心头一振，立刻朝那道阴影冲去。

对方速度快得惊人，克里斯追得十分吃力。他好几次冲进错误的走廊，紧接着又看见那人的影子从相反方向闪过。照这样追下去，他觉得自己几乎已经把整艘飞船从头到尾搜了一遍；可那个兜帽人始终像根本没发现他一样。

克里斯喘着粗气，发出烦躁的呻吟。最后，他甚至不再只搜查走道，而是开始检查木梁和网状桁架，寻找那名难以捉摸的猎物留下的任何痕迹。

仿佛跑了一个世纪以后，克里斯拐进一片开阔空间。那里以一只巨大的玻璃眼睛为标志——一扇向外隆起的穹顶窗，俯瞰着无边

无际、毫不动摇的星海。宽阔平台从走廊尽头伸出，形成一条通向玻璃观察口的道路。他立刻看见那个兜帽幽灵正在孤零零的观景窗旁缓缓踱步。对方翻飞的斗篷如同一面墨色镜子，映出与虚空中完全相同的点点星光。

克里斯咽了口唾沫，站在门口观察。

空气一片寂静。极短的一瞬间，他瞥见了藏在兜帽下的脸。与他先前见过、同皮提亚决斗的那个女孩相比，这个身影显然已经发生变化。如今，“他者”似乎穿上了一具男性身体[6]。那是个年轻男人，眼里带着安静而阴郁的神情。

“他者”正一丝不苟地摆弄着藏在阴影里的某样东西。克里斯看不清那是什么。对方太专注于手头的工作，甚至懒得扫一眼四周，确认有没有人正在观察。可他显然在谋划某件事。

“他者”的双手忽然停住。

克里斯屏住呼吸，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目标根本没理会他。

就是现在。我必须动手。

克里斯向前迈出一步。与此同时，“他者”也朝玻璃靠近一步。

克里斯又悄悄挪近一些，“他者”已经把兜帽正面贴在窗上。

克里斯踮着脚，再往前走了一步。

“他者”没有回头，只是若无其事地穿过观察窗，仿佛那层屏障根本不存在。再迈一步，他便站到了外面狂野的深渊之中。

克里斯张口结舌，怎么也无法理解自己刚才看见了什么。此刻，他仍能看见“他者”继续走向黑暗深处，在太空中从容迈步，把群星本身当作一块块踏脚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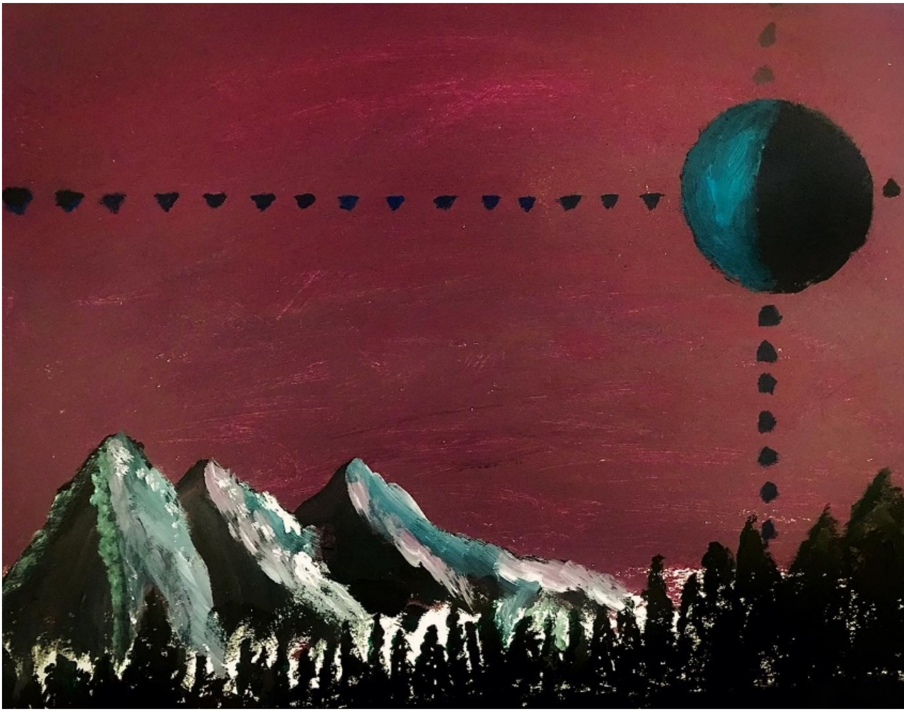
克里斯冲到窗边，竭力想看清更多。

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中，他看见“他者”微小的身影夹在群星之间。那道细小的暗影偶尔蹲下，把某样东西安放在一颗恒星上，仿佛正把细小种子埋进土壤。

克里斯看得目瞪口呆，困惑在脸上凝固成一副下巴松垮的面具。可即使如此震惊，他仍必须弄清这个古怪的宇宙园丁究竟在打什么主意。他得靠近一些，和目标面对面——或者说，面对兜帽——正面交锋。

然而，“他者”的目光穿透太空闪耀起来。那双漆黑的眼睛里，怒视拥有了可怕的力量。

那道目光产生的冲击把克里斯猛地向后掀飞——把他撞回画布的缝线之中，送入更晚的一段历史……



《隆巴罗群山上的典礼》 Ronan Goron 绘

译者注

① 这里指图勒岛的伟大斯芬克斯。普莱多尼乌斯远征并杀死它，成为皮提亚时代最著名的英雄之一；这段传奇后来成为普莱多尼亚血统的荣耀来源。

② 皮提亚是世代继承的头衔，因此本章送别远征军的年长皮提亚，并不是上一章与祂者对弈的那一位。

③ 斯卡菲（scaphe）是古伽里弗雷的早期时间或星际舟船，外形和运作方式比后来TARDIS原始得多。它代表皮提亚时代已经开始向群星扩张。

④ 普莱多尼乌斯是皮提亚时代的传奇英雄，也是后来普莱多尼亚血统与学院名称的源头。他与新技术主义领袖存在家族关系，却强烈反对其废除自然生育。

⑤ 这次远征驶向图勒岛及外星领地。它一方面扩大皮提亚帝国，另一方面为后来新技术主义者积累了航天与时间工程经验。

⑥ 祂者在漫长人生中使用过不同性别和形态。本书把这些变化描写成多段生命或身份，并不总等同于后来时间领主制度化的“重生”。

第五章：隆巴罗人的创世

克里斯穿过绣成的永恒，沿丝线织向另一段过去。在他前行时，一幅幻象横跨线缕，被一针针缝合成形。

在另一个时代遥远的空气里，克里斯看见黑暗中有一只小手。那只手托着一枚种子——一座宅邸的种子①，被牢牢攥在掌心。

种子接收持有者的命令，让希望充满自身。如今，它有了使命：生长成一处家园，孕育一个家族。

克里斯拼命搜寻记忆，翻找自己听来的一切冷门知识，努力理解这幅画面的意义。活着的种子，由看不见的手栽下——这正是他那些上位者的一座大家族宅邸的起源。他内心已经知道答案。

这是隆巴罗的诞生②。

不断铺展的画布又缝制并扭曲出另一片海市蜃楼，引走了克里斯的注意。

经纬线来回交错，一层层构筑幻象中的场景，他周围的环境随之改变。

在隆巴罗山的高处，一支循环不止的长笛哀鸣着永恒旋律。山腰上一座小小的鹅卵石教堂外，一场狂野仪式正在列队举行。

身穿华丽长袍与礼服的古老身影，像秃鹫一样围在现场仅有的两个年轻人上方，低声吟唱。

仪式中央站着一个神情严峻的男人。他身披乳金色长袍，举止中带着居高临下的父辈威严。他俯视人群中最年轻的那张脸——“他者”。后者正用丝绸软枕托着一枚小小的种子。

幻象再次碎裂，循环回到黑暗中的那只小手。

那只手猛地伸出。克里斯看着它插进山间赤红的土壤，把种子埋入黑暗。他感受到洞穴中的潮湿与寒冷。岩石和泥土向两侧退让，又向上奔涌，把他推入隆山腹地，仿佛他正陪着那枚小种子一同进入山中。

种子在他身旁坠落，他也沿着同一条路径翻滚而下。岁月在眨眼间飞驰而过。

一股柑橘与玫瑰混合的香气从正在萌发的生命力中飘来——那是时间能量辛烈而鲜活的潜势。

种壳裂开，萌生出塔楼的细茎、窗户与门框的花瓣。克里斯被困在它旁边的泥土里，看着这股生长在一段无法衡量的时间中冲出山体。根须与烟囱吞噬了嵌在岩石里的小教堂。

饥饿的宅邸继续进食，在隆山侧面形成一座巨大的坟冢。

突然，克里斯再次感受到那种足以使人瘫痪的孤独刺痛。宅邸不断生长，它的隔绝感也随之扩张。即使隆巴罗终于抵达阳光之下，地下的黑暗也从未真正消失。

那种被遗弃的绝望感再一次扑向克里斯，把他击穿画布。由于“他者”缺席所产生的力量，幻象瓦解成一条汹涌的色彩之河，拖着克里斯一同奔流。

雪花飘落下来，擦去了先前的场景。克里斯的下一处落脚地在冰霜中凝固成形。

双脚触及鹅卵石地面，周围的严寒迎面打来。

他站在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街道上，前方有数处岔路。沿路零星分布的墙垣和窝棚都被积雪封住，奇怪的是，克里斯却在这些建筑的边缘看见了焦痕。自英雄时代过去数百年后，这个世界已经化作冰封苔原。

克里斯沿结冰的街道向前，小心不让自己滑倒。没走多久，他便看见远方空气里有烟雾与雪花一同盘旋翻涌。地平线已经变成灰色。他眯起眼睛，竭力辨认烟柱的源头。

在极远处那座古城的中心，克里斯看见细小火星正在啃噬皮提亚神圣殿堂③的大理石骨架。

很快，他捕捉到低沉心灵感应波里传来的沙哑哀悼声。那是一种未经掩饰的集体悲痛，被寒风吹得四散。

这场凄凉的恍惚被附近一阵杂乱脚步打断。僵硬的舌头厉声发布命令——这一次，用的是口头语言。克里斯躲到一根烛灯柱闪烁的暗影旁，看着一队士兵进入视野。他们身穿深红与白色制服，头戴装甲头盔，身上的短袍由精美皮革制成。队尾的战士携带长剑，领队的两人则端着激光步枪。

他们行军时，铁链的哗啦声紧随其后。克里斯瞥见一个囚犯正被拖着穿过冰封荒原。走在最前面的军官比其他人年轻许多。她的脸几乎像个孩子，头发却粗硬灰白，剪成齐耳短发。

小队经过克里斯藏身处时，囚犯低垂的头从阴影里显露出来。

那是哈克拉夫·阿古斯蒂·普莱多尼乌斯。

昔日骄傲的英雄，如今已成了戴着锁链的老人。尽管如此，他依然穿着华服，只是丝绸与天鹅绒已经撕裂起皱。

士兵继续沿街前进，克里斯一路尾随，藏在一根根明灭烛灯柱之间的黑暗中。直到他们停在一艘已经靠港的囚船旁，两名体格壮

硕的年老守卫用力戳了戳这位昔日英雄，示意他走上黑色飞船的登船坡道。

普莱多尼乌斯顿时激烈反抗。“你们这些叛徒猪鼠！放开我！”

“我们已经制作了你宣布放弃皮提亚统治、接受殖民地任命的影像。”军官说道，“这些拼接信息已通过城内所有媒体频道播出。如果你继续留下，就会被视为叛徒。”

她的语气平直空洞。每个词从嘴里吐出时都像预先编好程序一样生硬短促，带着明显的人工作假，没有丝毫感情或激情。

“人民会知道真相！”老英雄大喊，“他们全都听见过我的思想！”他眯起双眼，“还是说，你们连这个也禁了？”

军官点头。“按照‘新技术理性秩序④’的规定，此类奥术通信如今属于违法行为。首席行政官已经建立人民广播服务，作为全帝国新闻的中央渠道。”

“首席行政官。”普莱多尼乌斯嗤之以鼻，“我那个可恶的小堂亲，简直是家族姓氏的耻辱。”

粗暴的守卫无视他的抗议。年轻军官朝飞船一挥手，普莱多尼乌斯的锁链被猛地一拽，他被拖上坡道。

“你们这些卑劣的人造侏儒！”普莱多尼乌斯大叫，“这一切全是因为你们！正是你们让世上再也没有孩子！”

“我们已经不需要孩子了。”军官说道。她那种冷静令克里斯不寒而栗，“织机所生者才是未来⑤。我们更为优越。”

克里斯看得出来，这句话已经点燃了昔日英雄心里的引线。

普莱多尼乌斯怒吼着爆发，如同一头雄狮拍开围猎自己的偷猎者。他挥动铁链，把看守一个个抽昏。无论凭借的是皮提亚魔法还是纯粹蛮力，他竟挣脱锁链，从飞船张开的巨口中跳了出去，落在

下方冰面上。

“皮提亚不是为了这个而死的！”普莱多尼乌斯朝目瞪口呆的旧部大吼，“你们是披着血肉的异端！你们永远取代不了自然所生者！”

克里斯震惊地看着英雄逃进黑暗。织生士兵立刻开始追赶，却很快放慢脚步，最终停了下来。克里斯起初不明所以，直到注意到其中几人把手按在头盔上：有人正在远处向他们下达新命令。

收到指示后，士兵返回囚船，登船舱门随即关闭。几秒钟后，飞船升入空中。

克里斯离开藏身处，冲进冰封街道，决意找到那位逃亡英雄。他沿着小巷和大道追踪普莱多尼乌斯。依克里斯判断，对方正朝远处燃烧的城市奔去。

普莱多尼乌斯年轻时或许是位伟大英雄，可如今他已经年老，很容易精疲力竭。克里斯赶上他时，他正停在一条阴暗地下通道旁，艰难地一口口吸入冰冷空气。

“你好，普莱多尼乌斯。”克里斯一边走近一边说道。

老人吓得向后一跳，眯起眼睛，震惊地盯着眼前之人。“你是鬼魂吗？”他一边发问，一边绕着克里斯打量。

“没错。”克里斯随机应变地答道。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在这个混乱时代里遇见“他者”，可普莱多尼乌斯显然有某种理由非要返回那座燃烧之城。难道“他者”也潜伏在那里？也许普莱多尼乌斯能直接把他带到目标面前。“我是来自一个可怕未来的鬼魂。我需要你的帮助，阻止那个未来发生。”倘若他对这个神秘时代的判断没错，普莱多尼乌斯显然更愿意相信一个鬼魂，而不是来自科技未来的旅行者。

令克里斯松了口气的是，普莱多尼乌斯回答道："身为皮提亚帝国的英雄，我愿为一切行走于大地的幽魂效力。你是来阻止我那受诅咒的堂亲吗？你会拯救他企图用荒谬教条取代的魔法吗？"

克里斯微微点头。"你是否见过你的堂亲和某个顾问一起行事？一个喜欢把自己藏起来的人？"

普莱多尼乌斯脸上浮现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幽灵——我认得你！你曾在'阿波拉特恩号'上服役。很多年前，你就在那里……"

"完全说中了。"克里斯答道。

"是的，我见过你说的那个兜帽阴影。它总在我那个小堂亲耳边低语秘密。正是它策划了那次令皮提亚发疯的时间仰仪任务！"

"没错！"克里斯说，"所以我才会在这里。我要阻止'他者'把你们整个世界都逼疯。"

"既然你来此是为了阻止这场灾难，那么为你引路将是我的荣幸。"

"很好。"克里斯说，"既然你想阻止你的堂亲，那他们很可能会待在同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一起进城。"普莱多尼乌斯坚定地点头。

克里斯皱眉。"等等，你是个通缉犯，怎么帮我偷偷混进去？"

普莱多尼乌斯笑了。"你这幽灵可真容易焦虑，不是吗？虽然我堂亲手下那些'新技术主义者'走狗已经占领城市，但忠于已故皮提亚的真正信徒仍建立了若干安全区。他们知道我是英雄。"

"我们怎么去那里？"克里斯问。

"奥利耶斯蒂⑥城与被占领的皮提亚堡垒之间属于中立地带。只要能在奥利耶斯蒂滑雪港登上一列穿行管车，它就会把我们直接送进首都中心。"

于是，两人一同走入地下通道，朝奥利耶斯蒂的冰冻港口进发。

译者注

① 早期活体宅邸可以由种子培育。种子会吸收土地、岩石、机械和创始人的意志，逐渐长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家园。

② 隆巴罗由祂者亲手种下，其最初使命是庇护他的公开家族。这种创始联系使宅邸对祂者产生极强占有欲，也埋下后来仇恨的根源。

③ 燃烧的神殿标志皮提亚王朝被新技术主义者推翻。最后一任皮提亚在失败时诅咒世界，使人口陷入不育，迫使新政权依赖织机延续血统。

④ 新技术理性秩序即新技术主义者建立的政权。他们禁止旧式心灵感应和魔法，把新闻、历史和生育都纳入中央控制。

⑤ 织生者没有父母和童年，通常以成年模板出现。新政权宣称这种可设计、可回收的生命比自然出生者优越，由此建立大家族社会。

⑥ 奥利耶斯蒂是伽里弗雷的一座古城，因交通和时间异常而有“三分钟城市”之称。这里被用作皮提亚残余势力通往首都的中转地。

第六章：无子的时代

夜色悄然爬过大地，天空随之染红。经过一路冰寒跋涉，克里斯和普莱多尼乌斯又冻又湿，终于抵达地下通道尽头。他们走入深红暮色，奥利耶斯蒂滑雪港的黄铜站台与尖塔显现在眼前。站台两端都有工人充当守卫，怀里抱着枪。

普莱多尼乌斯催促他向前。“别盯着看——那些人以前是皮提亚的血猎兵。他们认定谁是陌生人，就会直接开枪。”

克里斯移开视线，跟着普莱多尼乌斯走下黄铜站台。两人混进候车人群。滑雪管车正在进行发车前的最后检查。整辆管车像一条巨大的玻璃蛇，腹部由金属制成，下方装着两片鳍状雪橇。血猎兵守卫正从车体两端拆下长长的导线，乘客则排队登上玻璃车厢。普莱多尼乌斯抓住克里斯的胳膊，和他一起排到队尾。等他们足够接近管车底部时，普莱多尼乌斯示意克里斯脱离人群，把他领到一扇被守卫疏忽留开的检修舱门前。

普莱多尼乌斯先钻进去，克里斯紧跟在后。滑雪管车驶离车站，沿冰轨朝燃烧的城市前进，蜿蜒轴道内部剧烈摇晃震动。克里斯和普莱多尼乌斯在狭窄空间里艰难挪动，没过多久，两人便费力爬进一间空无一人的引擎室。

活塞与齿轮在黑暗里不断抽动，发出喷气与嘶鸣。克里斯的衬衫被冰冷汗水浸透。他叹了口气，靠在剧烈搏动的引擎温热金属外壳上。普莱多尼乌斯依旧站得笔直；经历如此多压力，他仍维持着

从容。克里斯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然而，当他看进老人眼里时，却看见被封锁在深处的苦难——创伤被困在一座冰坝后方。

一只引擎舱体上印着的熟悉徽记吸引了克里斯。“那是上位者的纹章。这是他们的交通工具吗？这种技术究竟存在多久了？”

“新技术主义者①身上没有任何‘优越’可言。”羞耻掠过普莱多尼乌斯的脸，“那是我祖先宅邸的家族纹章。普莱多尼乌斯血脉曾经无比荣耀。看着它遭到玷污，令我作呕。”

“他们碰过的一切都会中毒。”克里斯说，“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早在新技术主义者推翻我们伟大母亲以前。他们的创始人主导了空间仰仪计划，开启帝国与英雄的时代。随后，他向我最年幼的堂亲②灌输思想，让那孩子成为反对皮提亚叛乱的公开面孔。”普莱多尼乌斯移开目光，视线迷失在引擎室黑暗中，“我在外星履行英雄职责时，我的小堂亲利用家族的美名和声望，攫取了其党派夺权所需的影响力。他掠夺宅邸财产，甚至把自己的父亲卖给脂肪粉碎工，只为换取土地建造技术工厂。我忙于自己的事务，竟没有发现这一切正在发生。”

“我很遗憾。”克里斯说道。

“我完成最后一次远征回来时，新技术主义者已经占领城市，逼迫皮提亚自尽③。她死后的日子在一片疯狂混乱中飞逝，如今，我的堂亲又签发了对我的逮捕令。”

克里斯感到怒火在体内燃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阻止你的堂亲和他的顾问。我不会让他们把命运当成玩具。”

滑雪管车的引擎扭曲着发出呻吟。他们正在接近城市外围。

“来。”普莱多尼乌斯抓住克里斯的胳膊，“我们可以从空车厢

离开。”

两人悄悄穿过一扇沉重金属门，沿检修走廊前进。很快，他们发现一间没有乘客的车厢。车厢装饰贴近地面，豪华坐垫围着齐膝高的矮桌摆放。普莱多尼乌斯盘腿坐下，示意克里斯也过来。

克里斯透过巨大拱窗望向外面，世界飞速掠过。轨道下方是嗡嗡涌动的人群。随着雪橇逐渐接近城市入口，人群变得越来越密。冒烟的高塔与神殿布满天际线；在克里斯原本的时代，它们只剩被关进博物馆的残片，深锁在上位者基地之下。亲眼置身于他们全能力量的起源已经足够令人窒息，而现在，他还得杀死其中最难以捉摸的创始人——这是克里斯接受过最艰巨的任务。如果他成功，这个燃烧的世界是否会走上更好的道路？影民是否会走入光明，用自身天赋帮助有需要的人？尽管一切如此糟糕，他仍抱有希望。

一阵骚乱吸引了他的注意：外面的人群已经开始与红甲守卫冲突。抗议者向对手投掷巨大的火球，召唤出逐渐消退的皮提亚魔法所剩下的力量。愤怒与背叛感为他们注入燃料，他们把燃烧的审判倾泻在全副武装的敌人身上。然而，尽管抗议者火力猛烈，守望军仍躲在高塔中向皮提亚忠诚派开枪，把剩余人群从城门前驱散。自由战士开始逃跑，沉重的黄铜与大理石城门解除锁扣，滑雪管车尖啸着驶向一座被浓烟缠绕的车站。

机器颤抖着停下时，普莱多尼乌斯一把抓住克里斯，踹开出口门。门扇轰然打开，烟雾飘进车厢。普莱多尼乌斯借烟尘掩护，带着克里斯穿过车站。

身披深红甲片的守卫遍布四周。

克里斯匆匆前行，看见其中一名守卫按下通信腕带上的按钮，顿时被恐惧吞没。他们被发现了吗？

普莱多尼乌斯催他继续走，克里斯只能暂时压下不安。

两人深入被占领的城市。神殿迷宫中的石砌结构尽是裂纹与灼痕，一些较小建筑已经坍成瓦砾堆，倒下的石柱横陈其中。皮提亚忠诚派聚集在神殿之间的阴影里，为伤员包扎，并向战士分发饮品。克里斯看见一个人穿着和其他人相同的面纱与长袍，抬起手腕开始说话。裁决官的本能立刻发动，他扯了扯普莱多尼乌斯的袖子，示意对方看过去。那人的长袍被烧焦、撕裂，脸却干净得一尘不染。布料下面闪过一抹红甲，证实了克里斯的怀疑。

那人朝克里斯与普莱多尼乌斯狡猾地瞥了一眼，随即潜入阴影，消失不见。“我就知道。”克里斯说，“有人跟踪我们。我想，我们在车站就被发现了。”

“交给我。”普莱多尼乌斯说道。

他拉着克里斯绕过一座废弃神殿的拐角，把手指抵在唇边，两人一同等待。果然，没过多久，军靴沉重的脚步声便朝他们靠近。普莱多尼乌斯拔出长剑。

守卫刚在转角现身，普莱多尼乌斯便把剑刺入他盔甲板之间的缝隙。克里斯有一瞬间怀疑，这名士兵会不会炸成一团色彩，然后换一张新脸重新站起。令他松了口气的是，士兵倒地身亡。普莱多尼乌斯拔出剑，针孔般的伤口流出一线铜色鲜血。他把剑刃在雪上擦净。

随后，这位英雄把剑递给一脸茫然的克里斯，自己解开士兵盔甲上的扣带，剥走死者的制服。

“穿上。”普莱多尼乌斯把短袍、头盔和肩甲交给克里斯，“你假扮守卫，押送我进城。”

克里斯套上沉重盔甲，把各处绑带扣紧。

制服布料闻起来像柠檬和腻人的玫瑰；那股甜香几乎已接近腐肉的气味。

他们任由落雪埋葬那名死去的上位者。克里斯却在其赤裸躯体上看见了令人意外的东西：肚脐。他那个时代的上位者，没有任何一个人长着肚脐④。

克里斯知道，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这个世界的居民就会变成遗传汤料，而他的上位者正是从那锅汤里被一勺勺舀出来的。

两人离开积雪覆盖的街道，艰难朝被占城市中心的堡垒神殿靠近。克里斯看见大理石地面遍布大小不一的弹坑，形成一道道巨大裂口。

普莱多尼乌斯厌恶地冷笑。“该死的不朽炸弹⑤——新技术主义者从一个残酷未来截获的武器。他们已经把这些东西部署到全城。”

浓稠的橙色气体从壕沟中泄出，化成一片浑浊低垂的雾，懒散地横卧在整个街区。走到雾幕前时，普莱多尼乌斯开始咳嗽喘息。他捂住嘴，把面纱裹得更紧。

克里斯毫无不适。橙雾轻若空气，他不受影响地走了进去。他怀疑，自己的人类血统是否令他对这种诅咒上位者的武器免疫。普莱多尼乌斯一边咳嗽一边挣扎，克里斯便把肩膀借给昔日英雄支撑。老人环住他，两人蹒跚前行，朝唯一仍保持完好的神殿走去。

在堡垒神殿的一处入口，克里斯看见一名持械守卫，正在监视周围。她看上去与先前试图逮捕普莱多尼乌斯的年轻军官一模一样。

老英雄也注意到了她，藏在面纱下的身体瞬间僵住。

克里斯仔细一看，发现这个女人戴着眼罩。她不是同一个军官。

“老天，”克里斯低声说，“长得也太像了吧？”

普莱多尼乌斯看着她，脸色难看。“新技术主义者公然蔑视生命本身。我听说，我的堂亲在黑暗堡垒中不断制造可怕生物——那些为守护秘密而诞生的多头怪物。”

“关于那名神秘的‘他者’顾问，你还知道任何事情吗？只要有一点能帮助我纠正这一切都行。”克里斯问。

“我的堂亲和首席新技术主义者把自己藏在一片不断变换的面孔海洋中。”普莱多尼乌斯说，“他们挑选、抛弃侍从，就像随手扔掉逃课球。不过，原则之庭里一直流传着有关某位永恒陌生人的传闻。据说，那是个舆论操盘手，专门向占据第二阶层前排席位的富人和蠢货灌输技术主义宣传。我听说，那道阴影常出现在我堂亲的会议里，在黑暗中牵线操纵。”

那名守卫正走下一段极为隐蔽的阶梯，通往堡垒神殿腹部。两人等她彻底消失，随后跟了下去。

“城市的内脏就在神殿下面。”普莱多尼乌斯一边说，一边看着守卫进入阶梯底部的一扇门，“过去，我经常看见我的堂亲来这里躲藏。”

他们走到门前，发现已经上锁。嵌在门内的一块水晶屏幕对两人闪烁。

“密码封锁。”克里斯说，“我们需要口令，否则我只能设法撬锁。”

普莱多尼乌斯笑了。“我知道他会选什么。我还记得自己在家族议事宅邸空荡大厅里照顾他的那些日子。我知道他小时候用来锁玩具箱的秘密笑话和暗号。”

“那就说吧。”克里斯说道。

“洋葱汤。”普莱多尼乌斯低声吐出几个字。屏幕表面顿时蒙起

水汽，门板滑开。两人跨进去，门才刚打开，便在身后砰然关闭，把他们锁进城市黑暗的腹地。

地下密室入口向下倾斜，又一段阶梯延伸开来，通向更深、更隐秘的墓窟。两人沿隧道进入一间洞穴般巨大的实验室。

装着橙色光芒的灯被固定在地面，像跳动的心脏一样有节奏地明灭。克里斯和普莱多尼乌斯深入这片庞大空间。实验室尽头是一面高耸拱起的金属墙，墙上绑着一套框架支架，托住成排巨型试管。尚未成形的东西不时撞上弧形玻璃，发出湿黏声响。令克里斯毛骨悚然的是，他能在遗传泡沫中辨认出一张模糊的人脸轮廓，正在缓慢移动。

这些基因拼接机器，正是后来维系上位者血脉的家族织机原型⑥。

普莱多尼乌斯厌恶地冷笑。“传言说，新议会打算利用这些装置执行废除父母的计划。这些可憎纺车会取代真正的孩子，制造出他们亲手设计的邪恶孽种。”

克里斯感到构成场景的画布丝线传来一阵麻痒：“他者”就在附近。“这里已经没有我们能做的事了，普莱多尼乌斯。走吧，找到你的堂亲，把事情解决。”

隧道尽头还有最后一扇门。克里斯仔细观察，按下一处开关，屏幕上随即闪出一组图形符文。“写的什么？”

“仅限最高安全许可。”普莱多尼乌斯说，“议会规划室。”

克里斯打开门上的面板，一块显示屏随之露出。他把屏幕拆下来，露出里面纠缠成团的电线。手指在其中快速拨弄，扭转缆线，再以全新方式重新连接。没过多久，门板可怜巴巴地迸出一星火花。克里斯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杰作。屏幕上的图形符文噼啪闪成静电雪花，随后调入一段现场直播：议会室内部正在发生的一

切。

“多亏我们的朋友特雷米克斯[7]，我们已经成功引爆不朽炸弹，并释放技术寄居者研制的病毒[8]。”首席行政官[10]说道。那是个矮胖男人，额头很高，灰红色头发已经秃了大半，颈间戴着一条刻有家族纹章的金属项链。

“截至目前，存活率百分之三十，死亡率百分之七十。”一名老人用秃鹫般单调刺耳的声音回应。

一个身穿白金长袍的年轻男人插话：“这在预料之中，生物学副卿。等我的遗传织机在整个宅邸社会中普及，我们就会获得远为出色的结果。”

“是我们的织机，亲爱的技术寄居者。我们的。”首席行政官纠正年轻人。

一个长着浓密大胡子的巨汉猛拍会议桌。“等你们和遗传控制系统敲定协议，我们就能继续推进星界弧原型的研发！”

克里斯看着这名大胡子创始人转向一个双腿细瘦的小个子男人。那人身披黑斗篷，戴着褶边领圈和一顶高帽，帽顶插着一根白色羽毛。

正是“他者”。

“我的飞船改进得怎样了，老陌生人？”大胡子男人向“他者”问道。

“他者”还没来得及回答，白衣男人便抢先开口：“恐怕现在不是讨论这种琐事的时候，佩利克斯[9]勋爵。很快，你就可以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工程工作。但眼下，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批准遗传织机立即投入使用，并着手把它们整合进所有愿意遵循‘理性家族诫命[11]’的合格宅邸。”

首席行政官打断他："我们引爆你的不朽炸弹、任由皮提亚诅咒肆虐，不正是为了这个吗？人口危机是说服大众接受我们劳动成果的绝佳机会。更重要的是，那些幸存者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育。不过，他们原本可能生下的每一个孩子，都会变成隐藏在其体内、供他们自己使用的一段生命。"

"可那些没有接触病毒的人怎么办？世界各地不愿接受织机遗产代表未来的人又怎么办？"白袍技术寄居者问。

"任何违背我遗产的高贵血统，都不配继承我们赐予他们的礼物。"首席行政官冷冷回答，"他们可以面对烈火、刀剑，或者冰封荒野。"

老秃鹫特雷米克斯欢呼起来。"非常好，大人。非常好。我们还可以审查我为家族墓穴绘制的设计图。"

"很好。"首席行政官说，"每一代人死去以后，遗体都将在基因墓窟中分解。彻底腐化后，原始遗传燃料会被搅进延续宅邸血脉的纬线。"

"真够阴森的。"佩利克斯咕哝道。

"这叫经济。你忘了吗？"首席行政官的声音染上一丝凄凉，"不久前，我才把女儿的尸体放进福德法丁宅邸的家族墓窟，埋在她亡母的家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为了我们已经失去之物，也为了我们终将胜利的希望。"

佩利克斯低下头。"当然。"

首席行政官挺直身子。"只要成功，这个世界就永远不必再承受一个孩子的诞生。朋友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未来将诞生于织机的光芒之中！"

房间里爆发欢呼，"他者"坐在椅子上默默旁观。

普莱多尼乌斯积压已久的怒气终于沸腾。老英雄高声咆哮，举剑劈向门上的控制装置。面板火花四射，门板弯折敞开，露出里面那群创始人。

普莱多尼乌斯挥舞长剑，向一脸错愕的堂亲冲去。克里斯意识到这是一场自己不可能获胜的战斗，于是继续藏在视线之外。要解决“他者”，需要的远不止蛮力，还必须依靠更精巧的谋略。

“你休想夺走我们的孩子，你这可恶的小杂碎！”普莱多尼乌斯把武器朝亲族劈下，剑刃却令他绝望地撞在对方的能量场上。

“我一直在等你，哈克拉夫堂亲。”首席行政官压低声音，阴险地冷笑。

支离破碎的英雄发出失败的怒吼，继续劈砍那道看不见的屏障。

两名近乎一模一样的女守卫从暗门中现身。

“把他带走！”首席行政官厉声命令，“送上下一艘离开本星球的飞船。这一次，确保他绝对逃不出来。”

两个女人手持钉头锤，狠狠砸在普莱多尼乌斯背上。老人呻吟一声，屈服地倒在地面。他被粗暴捆起、戴上镣铐，推向阴暗出口。

克里斯站在主门门槛处，向浑身是血的老人投去歉疚一瞥。

他努力用思想安抚普莱多尼乌斯：“我会完成这件事。我保证，会尽一切可能改变这段历史。”

英雄被拖走时，克里斯看见技术寄居者与“他者”走向一处被书架遮蔽的凹室，无声离开。

机会来了。克里斯心脏狂跳，猛冲出去。他滑进会议室，几乎没有理会那些坐在高背椅上的衰老男人投来的茫然目光。克里斯向

前一扑，抓住普莱多尼乌斯掉下的剑，随即冲向书架，滑进后方隐藏的墓道。

他始终与“他者”和技术寄居者保持数步距离，绕开缠满银色常春藤的石柱。目标与白袍长者压低的声音在走廊里化成冰冷耳语，不断回响。

他们正在争论。

“设备全在那里。你需要交付的一切都在船上等着。”技术寄居者说，“身为新宅邸的种子创始人，你必须把我们的遗产赠予后代基因库和活着的先祖。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会成为这个光辉未来最早的伟大血脉之一。我的儿子，这是我们宏伟实验的下一步。”

克里斯继续藏在暗处，尽量让偷来的军靴不发出声音，悄悄前行。“那么，家族遗产这件事，”‘他者’问，“你会到场吗？”

“我会看着，但还有其他职责需要处理。你只能自己和那群修道院老妪找乐子了。”技术寄居者脸上掠过一丝不悦，随即转身离开。白色长袍如同将熄的烛火，消失在黑暗里。

“他者”继续朝一片开阔地走去，克里斯则始终在阴影中潜行。

空地中央，一束孤独聚光灯下停着那艘金字塔形飞船——正是克里斯曾看见第一任皮提亚为之决斗的那一艘。“他者”靠近时，船体发出低沉嗡鸣。

克里斯为自己鼓起一口气，随后走出黑暗。他紧紧握住长剑，命令颤抖的双手稳住。

“他者”正在摆弄飞船门锁。克里斯挥剑斩去，对方猛地转身躲开，同时丢下钥匙，把手伸进斗篷。克里斯扑倒在地，又爬起来，再次朝“他者”冲去。然而，敌人从斗篷里抽出一根银针，架住了克

里斯愤怒的进攻。

克里斯脑海飞速运转，试图判断下一步动作、下一次突刺。可他的思绪已经变成一片泥泞的无人区：必须把这件事做对的恐惧与期待遮蔽了感官。

“他者”趁他不备，在髋部下方划开一道伤口。鲜血沿腿流下。

“你是谁？”“他者”厉声问。

克里斯低头看向大腿伤口。快点啊，赶紧。他在心中呻吟。

一股变形能量骤然爆发，以光芒包裹伤口，迅速将其治愈。“他者”的脸因恐惧而扭曲。

腿部恢复后，克里斯胡乱挥剑劈去，可“他者”已经消失。石质飞船在场景中时隐时现，引擎的低吼化成全力奏响的号角。

这一次，克里斯绝不会再让“他者”逃走。他扔下武器，闭紧双眼，纵身扑向飞船。克里斯死死攀住不断震动的船体，周围环境在现实中反复扭曲、消失又重现。时间之风冲刷他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飞船载着他踏上漫长航程。

译者注

① 新技术主义者（Neo-Technologists）是推翻皮提亚的科学理性派。他们的核心人物后来被神化为时间领主文明的创始者。

② 普莱多尼乌斯口中的年幼堂亲，就是后来被尊为拉斯隆的领袖。本书在早期历史中多用“首席行政官”“至高之父”或“最高统帅”等职衔遮蔽其姓名。

③ 末代皮提亚失败后以诅咒报复：伽里弗雷人失去自然生育能力。织机制度随后被推广，既解决人口危机，也彻底改变了家庭、性别和血统。

④ 后世织生的时间领主并非经由子宫出生，因此通常没有肚脐。

此处士兵仍有肚脐，说明织机制度尚未完全取代自然出生。

⑤ 不朽炸弹释放能改变寿命与生育的技术。新政权故意让大量人口死亡或不育，以制造危机，再把织机包装成唯一生存方案。

⑥ 这些试管与基因机器是后来家族织机的早期形态。它们把死者遗传材料、预设人格和家族指令重新组合，生产新的堂亲。

⑦ 特雷米克斯是古伽里弗雷生物学家。本书采用一种扩展宇宙版本：他参与制造延寿、重生与不育相关的病毒技术。

⑧ 这类病毒把个体尚未出生的后代潜能转化为自身可用的生命与重生资源。换言之，未来孩子被牺牲，换取现存精英的长寿。

⑨ 佩利克斯是欧米伽在部分故事中使用的出生名。欧米伽后来以恒星工程闻名，并与拉斯隆共同创造支撑时间旅行的能量源。

⑩ 首席行政官就是拉斯隆的早期身份。他以结束混乱、恢复人口和建立理性秩序为名，逐步取得绝对权力。

⑪ “理性家族诫命”是新政权要求宅邸接受的社会契约：使用织机、服从中央历史、抛弃自然家庭，并让家族成为可管理的政治机器。

第七章：时间与亲族

飞船在一个个时间球域间盘旋，试图把克里斯甩下去。他死死抓住船体，把脸贴在石面上，紧闭双眼。飞船撕裂画布，在闪烁的挂毯内外滑行。克里斯就像一只沉重船锚，被拖过海洋。四面八方不断闪现地点与事件的片段——那是驾驶者曾经穿过的一生又一生。

机器停在山上。一名年轻发明家笑着牵住导师的手，引她走下长满温施赖克草的斜坡。年轻女人咯咯发笑，回头张望：没有人监视他们。

斑驳阳光铺成一条金色道路，通向前方棱角嶙峋、静候已久的石质机器。

“只去一趟。”学生狡黠地笑着说，“稍微观光，然后就回来继续读书。你肯定拒绝不了，对吧，布莱利奇小姐？”

“我们要是总在学习时间溜出去，你这辈子也拿不到学位！”她带着讽刺意味轻笑。

他凝视机器，双眼的眼白里盛着一池池不断展开的空间。“既然蓬勃生长的总域正等着我们探索，谁还稀罕那些头衔？”

她在门边追上他。“那你的职责怎么办？”

他已经开始摆弄门锁。“以后再说！我会及时处理的。很快就会有一个新世界。”他牵起她的手，温柔而笃定地握住，“女巫不可

能永远看见一切。还有太多东西等你发现！”

“你说得好像自己不会在场一样……”

学生沉思片刻。“啊，可我真的曾经在这里吗？”

两人笑着走进飞船。

克里斯的心智如石头般一片空白。破碎事件留下的回声与涟漪灌满了他的整个存在。他自己的身份被他者生平的场景掩埋。残存的潜意识不断吞饮变幻地点与人物写下的剧本。他试着安抚自己正在漂散的自我，告诉它，只要飞船降落到一幅稳固的挂毯里，他就会恢复。可已经太迟了：那些碎片撕裂了他的精神。

高脚杯中的号莓酒在游走的银色托盘上相互碰撞，叮当作响。

音乐飘荡在船舱里。来自许多年轻世界的朋友谈笑交谈，对飞船闪亮的玫瑰木内饰赞叹不已。

一名来自布莱利奇①的黑发女人坐在高桌旁，与她秘密的恋人相对而坐。

“再过几年，我们就能启程进入那些涡旋。”女人兴奋地告诉一位客人。

“我们会发现什么？又会遇见谁？”“他者”说道，隔着桌子迎上她耐心的目光。

女人沉默下来。“我知道，我们必须保守秘密，可这里都是朋友。你说过，等未来到来时，我们就能活出真相。时代一直在变，可什么都没有不同。”

“我正在努力。”‘他者’说，“可我们亲爱的领袖拒绝考虑‘波利菲洛斯计划②’以外的任何方案。他害怕新时代转瞬变旧。我一直试着告诉那个老蠢货，他真正害怕的是生命与熵，可他根本不听。”

“希望我丈夫能训斥他一顿。”女人环顾客人们，回答道。

她厌恶提起那个男人，也不愿想起自己被迫嫁给的人。然而，她孩子们的父亲必须继续隐藏，因为布莱利奇宅邸与阿尔卡宅邸③之间的政治婚姻，远远比不上她与真爱在黑暗中共享的温柔时刻。

“哦，别担心。”‘他者’说，“佩利克斯勋爵几乎没有哪一刻不在发表意见。”

克里斯仍只是一双漂浮于星界的眼睛，看着色彩在飞船外飞旋，也看着一段段时代从船内经过。仿佛这艘飞船是一只失控的遥控器，不停切换画布上属于自己的频道。克里斯是沉默的观众，只等它找到一个永久节目降落——一片坚实历史构成的海湾，让他得以离船，继续任务。可更多片段仍迎面撞进他的感官。

一根活水晶制成的棍棒在引擎核心里起伏蠕动。

飞船唱出摇篮曲般的低沉呼噜。

一个年幼孩子坐在豆袋椅上，身处旅行岩石内部的木质房间。

父亲照料着发光的表盘和控制装置。他们结束一日短途旅行，正在返航。

年轻夜空中的群星在外面旋转。

短暂而满足的宁静。返程途中，父亲与孩子都安适，却也疲惫。

“虽然我每次只能来看你很短时间，但你知道，我永远都会回来。总有一天，我的工作会完成。可那些事没有一样比你重要。”

“那你的另一个家族呢？”孩子问，“你会见他们吗？我们那些秘密堂亲？就是妈妈劳瑞娅警告我们提防的那些？她说，他们是一群长大的婴儿，住在孤独山峰上一座脾气很坏的宅邸里。”

父亲脸色变得灰白。“那个愚蠢的老宅邸保姆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孩子们绝不能知道。因为他们才是真正隐藏的家族。

住在山间领地里的隆巴罗堂亲，是世人所知的那个男人留下的遗产。那座宅邸和那些堂亲全是谎言，是为了转移注意、掩盖秘密真相而培养并维持的假象。

克里斯的心智渐渐游回感官。这些毫无背景、被剥开暴露的片段，难道就是“他者”的私生活？他竟拥有一个秘密家族④——一个妻子，还有被他藏在隆巴罗之外的孩子？这个人的人生比克里斯能够想象的还要混乱。他把经过身旁的飞船抓得更紧。持续不断的升降起伏在克里斯周围回响，他被卷上永恒之风的双翼。

一只手猛然刺出。

绝望地探进黑暗，徒劳挥砍，企图重写已经封死的命运。

一根针扎进心脏。

一张脸闪耀出金光，随即像火山爆发般喷涌成一团全新五官。

“他者”死去，又在最黑暗之地重生⑤。一条生命被夺走，另一条生命则在最好被遗忘的幽暗中重新获得。

一个新男人从秘密地牢的阴影里走出，身穿染血的最高仪典阶级长袍。

他在幕后站定。聚光灯轰然亮起。

一头被屠宰巨兽的熔融心脏灌满祭杯。

扭曲红风中，上层贵族正在集结。

山间平原的一个象限内，各宅邸领袖等待即将到来的大事。四面翻卷的深红帷幕，把他们与旧城废墟隔开。

众人肃立。首席行政官——如今已成为“至高之父⑥”——与阿尔卡宅邸的佩利克斯、他的首席科学家，一同登上仪式台。

一座黑曜石纪念冢被缝进地面，铆固在行星织物中：它像一根从土壤指向太阳的占卜杖。

佩利克斯因期待而双手颤抖，把圣物匣⑦交给至高之父。

背景中，另一个人的眼睛恐惧地四下转动。

最后的祷文与咒语被诵出。这是对旧有道路的告别，对标志石器时代的法律、规则乃至全部生存方式的告别。

追随者发出宣告。旧世界的鲜血被抽出，放逐进黑暗。

非理性被放进棺材⑧。想象力被锁入墓穴。

“工具统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现实之海轰然撞击。

未来被封印、被窃取。

地面爆裂。

一道由失落记忆构成的裂谷，在燃烧的山间平原上时隐时现。

一道闯入的阴影穿过刺目强光，在事件中心被纠缠丝线撕裂于时间之中。一切都被吞没、熔化，并在新创世的第一次制裁中重新构造。

然而，所有时钟的指针同时倒转。这件事还没有发生。

沙粒倒流回沙漏。刀刃收回。鲜血倒灌进闭合的伤口。生命之火从这幅永恒变化与永久停滞的黑暗预兆中重置。

这是最终二元对立的征兆：一组将吞噬整个世界及其人民的矛盾。

当针尖抵达他们的心脏时，世界会因痛苦与悲伤而哭喊。

没有任何事物会枯萎，也没有任何事物会前进；然而，一切都将由织在万物中心的变化种子维持。重生与倒退会彼此平衡，支撑

永恒世界。

这一切即将到来，必将发生，也将永远发生；它曾经发生，也始终已经发生。

通向过去与未来的大门已经锚定⑨、锁死。时间的生殖力曾经、正在并将继续被收割、剥皮、铺展——它会被锁链束缚、被吞咽吸收、渗入所有粉碎她无穷性的灵魂。对她万千路径的收割，将摧毁并重生那个既打碎她、又同样崇拜她的橙色世界。时间会被撕成碎片，再被捆绑；她暴露的本体将化作一道拱弧，引向直觉中的启示。

丝线正在一步步逼近锚眼。它无法被阻止，无法被改变。每一句台词都已排练并准备妥当，再无重写的时间。没有时间，却又拥有全部时间。

克里斯感到一阵剧烈而有节奏的震颤。历史之风渐渐减缓，时间飞船正在驶近航程最后几段轨道。他凝视扭曲的涡旋，看进那片色彩洪流：无尽可能性结出的枝杈，标记着这个原始、狂野的时间年代。随着一声仿佛千头大象齐吼的轰鸣，飞船找到了目的地。它压倒克里斯全部感官，把一个永恒压缩成一项坚实可能——历史无限大树上的单独一枝，已经准备降落。画布上的丝线、颜料与像素纷纷震颤，落入各自位置，时间飞船抵达了。

克里斯松开石质金字塔，踉跄跌进新环境。黑暗仿佛没有尽头，如同他为来到这里而航过的历史一样稠密。双腿花了一会儿才重新适应坚实地面。

一道闪电劈开黑暗，短暂照出一间空屋。克里斯向前走，一盏壁灯自行亮起，让整片空间完全显露。他站在一条仿佛无穷延伸的走廊中央，两侧排满窗户。

克里斯透过最近的窗向外看，下方是田野与树林。远处有一条

潺潺河流，由于距离太远，看起来不过是果园与零散沙漠之间铺着的一根细小蓝线。

他曾在遥远未来看过这片景色。克里斯把手贴在墙上，感到内部传来一阵麻痒震动。他的猜测得到证实：这里正是新生鼎盛时期的隆巴罗。克里斯转向大理石墙壁，看见一块块木质组织正在闪亮石面上生长。幼苗般的根须从窗台裂缝中钻出，白木的稚嫩手指伸向建筑结构，试图将其抓住。

他用力咽了口唾沫。走廊中的严寒刺痛皮肤。一个病弱冬季的霜冻伸出卷须，缠绕砖石与灰浆，随后扫过克里斯。衰败季节的临终喘息摇动他的记忆，仿佛从窗缝渗进来的微弱寒风，是他那段被窃命运中的幽灵，正在耳边低语警告，催促他继续前进，完成任务。

克里斯潜进时间飞船后方的一处凹室，等待“他者”离船。他会盯住目标，跟踪到底。他计算着一分一秒，看夕阳的影子逐渐落满房间。仿佛经过永恒以后，时间飞船的门猛然敞开，一个怒气冲冲的身影从里面走出。

“他者”一边沿走廊前进，一边冲着空无一物的空气怒吼。“我从没允许你把它留在这里！”他朝空房间咆哮，“它很久以前就被捕获了——你把那可怜东西锁在这里这么多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策划这一切。我说过，绝不能让家族知道它就在这里。可尽管你采取了那些所谓的‘预防措施’，我敢肯定，新来的堂亲已经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克里斯停在后方，看着他大步穿过走廊。那道声音随着他进入一扇门而渐渐消失。克里斯痛苦地等了整整一分钟，随后踮起脚步追赶，沿一座螺旋楼梯走向宅邸深处。

译者注

① 布莱利奇是一座保留自然家庭和旧式生活的宅邸。它与祂者的秘密家族有关，也承接《时间熔炉》中有关古老宅邸、家族记忆与时代转换的设定。

② 波利菲洛斯是一颗Q星。拉斯隆与佩利克斯计划利用它的恒星能量制造时间旅行的核心能源；项目最终与和谐之眼的诞生相连。

③ 阿尔卡是佩利克斯所属的大家族。布莱利奇与阿尔卡的政治婚姻掩盖了祂者与布莱利奇女家主之间的秘密关系。

④ 祂者在隆巴罗之外还有自然出生的伴侣、子女与后代。隆巴罗家族是公开政治身份的一部分，布莱利奇家庭则代表他试图保护的私人生活。

⑤ 祂者经历过许多死亡与重建，并保存彼此矛盾的身份。本书把这种漫长生命作为后来博士重生、失忆与多重起源传说的前身。

⑥ 至高之父即拉斯隆。此时他已从行政领袖转为神话化奠基者，并开始把个人政治计划包装成宇宙必然。

⑦ 圣物匣承载波利菲洛斯项目取得的恒星力量。它将成为固定时间秩序、并为时间旅行提供能源的核心，后来通常与“和谐之眼”联系在一起。

⑧ 这场仪式象征“理性化”：魔法、自由可能性和彼此竞争的历史被压制，宇宙被重写为一套较稳定、可预测、可由时间领主统治的法则。

⑨ “丝线锚定”把开放、分叉的时间固定成线性历史，并形成时间之网。时间领主由此能观察和操纵历史，但被排除的可能性与生命也因此遭到放逐。

第八章：窃血者

克里斯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沿着隆巴罗这头庞然巨兽的咽喉向下深入。

快到楼梯底部时，他看见“他者”进入墓窟中心的宏伟前厅。

“好吧，”‘他者’对神秘交谈中那位沉默伙伴说道，“我来了。正式仪式开始前，你至少不该出来迎接一下吗？我保证会有礼貌。”

脚步声在克里斯藏身处附近回荡。他屏住呼吸，竭力把身体缩进黑暗。他不能让自己被发现，至少现在不行。“他者”显然以为自己从神殿逃走时，已经把克里斯甩在后面。时机成熟以前，克里斯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搭了顺风船。

又一个身影从蓄水隧道中走出。那男人比“他者”矮，身穿深红长袍，头戴仪典帽。正是普莱多尼乌斯的堂亲，如今已经受膏成为“至高之父①”。自克里斯上一次在皮提亚覆灭后见到他以来，他已因衰老而萎缩许多。

“最高统帅。”‘他者’叹息着向他鞠躬。

克里斯能感到这句问候里藏着毒液。这使他想起自己从前应付上位者时，那种带着讥讽的顺从语气。

“很高兴见到你，我的朋友。”至高之父说，“看来你乘自己的飞船来得很顺利？”

“他者”含糊应了一声，很快换上一种勉强装出来的心不在焉与

愉快。“哦，呃，还算一路平稳。那位老姑娘似乎终于甩掉了某种外加重量，那东西折腾她的引擎已经有好一阵子了……”

“啊。”至高之父说道，“看来各条支流与小小安全港都开始泛滥了。等我们冲破堤岸，用时间之海淹没整个宇宙，你会发现航行顺畅得多。”

“前提是你别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全淹死。”‘他者’说道。

至高之父油滑的轻笑声作为回应，响彻蓄水道与墓窟。

“自从试验开始以后，”至高之父说，“可能性一直在不断凝缩。但在完成最后的献祭——最后一次推进——以前，我们仍无法打破历史之墙。一旦大门解锁，我们便能按照逻辑与理性的教义，重新排列存在本身的性质。”

克里斯看着这位伟大领袖，在烛光中，他的脸是一副傲慢自负的面具，令克里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可你所谓的献祭，就是谋杀。”‘他者’抛开礼貌从容的伪装，“囚犯的族类正在现实另一侧等待，只等你证明他们的判断没错。夺走这条生命就等于发动战争。你真的要向一切不肯塞进你那个理性新天堂的存在方式宣战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能建成什么天堂？你的敌人将别无选择，只能在过去袭击我们，制造一个漏洞，从这个时代逃往另一个时代。只要他们攻击你的过去，你就会永远与他们作战，陷入毫无意义的冲突，困在彼此竞争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会用整个永恒去‘重新排列’宇宙，不停收拾残局，还要始终疑神疑鬼地监视四周，确保没有任何东西冒出来挑战你的新规则。”

克里斯能感觉到，对方的情绪早已超越愤怒。那些话染着精疲力竭的绝望。还有，这个“囚犯”究竟是怎么回事？想到“他者”和至高之父可能藏着什么，他浑身发冷。

“他者”仍在继续。“你一旦拒绝考虑其他道路，就会落进那个陷阱。”

“而那，我的朋友，正是我想要的。”至高之父说，“我会在青春鼎盛时准备好面对那些敌人。我会与他们战斗。我将在古老的皮提亚战场上迎击远古宿敌。我的永恒远征，将由一个渴望成名的年轻战士以热情与活力来进行——而不是由我如今这个衰朽的老政客去打！这场献祭会在时间中凿出道路。我们的机器——你为我建造的飞船——很快就会拥有一片无尽海洋可供航行。以古代魔法的腐朽奢靡，换取对全部时间的掌控，难道不是一笔值得的交易？历史之流将握在我们手中！”

“等第一击落下，历史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他者’说，“来自此界之外的生命别无选择，只能自卫——你真以为自己能赢下这种战争？你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吗？”

至高之父转向“他者”，前厅烛光中，他的面容忽然闪烁失真。“他者”惊恐地看着他的故障变化完成，克里斯则继续从阴影中窥视。

这个老政客并没有改变身体，也没有经历重生或转世。然而，就在那一刹那，他脸上凭空多出一只眼罩，面容也瞬间被伤疤与风霜侵蚀，化作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的深红长袍下，已换成血红战甲。

“已经开始了。”至高之父说道，“异星势力已经对时间发起徒劳攻击，而我始终坚守不退。随着我们胜利的时刻日益临近，来自过去的吸血鬼②蜂拥进入一段毫无用处的历史，妄图阻止这场不可避免的启示。古老纽带逐渐熔断之时，年轻的我正驾驭一艘强大时间舟船，保卫我们的现在不受那些非理性野兽侵扰。每过去一刻，我都会在皮提亚的战区承受新的打击。于那些‘曾经发生的战

争’中，我流下的每一滴血，都将帮助我们完成最终锚定⑩，把所有拒绝服从我方历史的概念彻底放逐。现在，让我们举行仪式作为收尾，进入下一阶段。”

克里斯咬住自己的手，压下沉重喘息。他能感到不断变换的现实中弥漫着疾病与痛苦——熔化时间线发出的呜咽，可能生命与可能时代被永恒战争扑灭时逐渐消散的哭喊。他以前见过这类恐怖；在遥远未来，他曾作为士兵参加自己的那场战争。但至高之父竟能如此轻易地发动这等规模的冲突，仍让克里斯震撼到骨子里。只在一场秘密谈话之间，上位者领袖便任由自己的过去变成一部永无止境的战争与征服史。

现实可任意塑形的状态，让克里斯清楚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场巨浪的边缘。一股风暴正在酝酿，几乎已经准备好扫去这些纠缠历史，为“新时间”让路。这场撞击的前置效应已经撕裂“旧时代”的表面。第三纪元正在向第四纪元退让③。

在坍塌的时间血脉将他一并吞噬以前，他必须行动。

可又有两个身影加入了那对阴谋家。

克里斯只能等待“他者”落单。

新来的两个男人向至高之父鞠躬，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敬爱领袖身上新出现的眼罩与战甲。

“佩利克斯勋爵，特雷米克斯勋爵。如今，我们已经全部到齐，可以开始了！”至高之父分别与两位顾问握手。“他者”沉默地站在后方，看这群团结的同谋彼此庆贺。

身穿绿色长袍的男人开口道：“长官，天使诱饵即将准备完毕。我在科学兄弟会里的侍从已经确认了计算。我们可以开始整个过程的第一阶段。”

“我亲爱的佩利克斯，这话听起来实在悦耳。”至高之父说，“来，让我们进入第一座变化熔炉。这边通往隆巴罗的地牢，这边通往我们的新未来！”

一行人拖着脚步离开前厅，进入最远处的一条蓄水隧道。

克里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直到模糊脚步声彻底远去。他从最下一级台阶的黑暗中走出，进入隧道，继续潜向隆巴罗阴郁过去的核心。

至高之父一行人的脚步在远处回荡，引着克里斯沿隧道前进，直到他抵达死路。一面金属栅栏封住道路尽头，不过克里斯很快发现，笼状屏障中嵌着一道门框。这里毫无疑问是一座地牢。他不愿想象，一个人究竟犯下何等黑暗的罪行，才会被锁进这里；更不愿想象，在“惩罚罪犯”的名义下，黑暗中又曾发生过怎样的罪恶。

克里斯透过栏杆缝隙向内窥视，身体紧贴侧边，确保自己在观察里面逐渐展开的事件时不会被发现。

地牢中，一架孤零零的枝形烛台悬在潮湿而洞穴般的天花板上。那顶部湿淋淋的，像一张饥饿巨口的上颚。唯一光源发出嘶声，闪烁火焰不断明灭。聚集于此的精英站在烛台下，手牵着手，进行某种无声咏唱。

随后，克里斯看见了它。

一道比他所能想象的任何野兽都更庞大的阴影，被锁链固定在墙上。它四肢摊开，被长矛钉在宅邸心脏。

克里斯曾在篝火故事和睡前警告中听人低声说起它的名字。过去每次遇见这种生物，都像误入一个孩子最深的噩梦。那是一只吸血鬼。

一头强大的伊斯加洛斯④。

克里斯终于明白，这就是“他者”和至高之父争论的囚犯。

他们准备在这场以时间为对象的死亡崇拜中，将它作为仪式祭品杀死。克里斯继续观察那群老人，看他们进行阴森典礼。

围成圆圈的创始父母开始彼此分开，把手伸进长袍。每个男人都从腰侧鞘中抽出一根织机针。

“借由这项圣礼，”至高之父开口，“魔法将被永远摧毁；我们的启示会熔解命运与生命的规则，我们将重写总域——清除自身的非理性，束缚我们的宇宙。我们会成为时间熔炉的守护者。我们必须杀死第三纪元，才能成为第四纪元的诸神⑤。”

“愿其如此。”其他人异口同声回应。

“我们将重建自身的个体性。所有心智之间那扇敞开的大门，将永远关闭锁死。”至高之父说，“在这新开端的时刻，真实与虚构会合为一体，天堂心智⑥将被焊进我们的工具。现实法则会沸腾蒸散。在锻铸之星的庇护下，我们将亲眼见证并塑造总域成形。我们会在自己的方舟中受冠为神。”

“为了权力与荣耀。”其余人齐声诵道。

“而且我们能够重建这些，因为我们以前就这样做过。我们拆解过去的织物，也将织造未来的孩子。终点将成为我们的开端。在我们的世界里，一切都会美好。”

至高之父结束演说，把织机针高举过头。

其他创始人纷纷照做，四个人各自举针指向苍天。

就在此时，地牢一面石墙上，四扇隐蔽小门同时开启，分别通往四间箱子般狭小的房间。

“每人进入一间。”至高之父说，“在夺取旧时代的鲜血以前，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献给变化之风。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未来，不再回

望过去。为了面对最终胜利，我们各自都要向时间奉上一条生命⑦。我们将以全新身份迎接和谐之浪，从灰烬中凯旋升起。”

四名创始人鞠躬，分别走进房间。

门关上了。

视野里只剩那头野兽。

克里斯立即行动。他的双手死死抓住监牢铁栏，使出全身力气向两侧掰开。

他在栏杆间撑出一道缝，强迫自己挤进后方地牢。

克里斯屏住呼吸，极轻地向前迈步，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响。

他瞥了一眼“他者”走入的那间房，如今房门紧闭。

一道声音令他当场停下。

那声音古老、粗粝，疲惫到极点。它缓慢流入克里斯脑海，如同被磨秃的砂纸，依然刺人，却已经耗尽力量。

吸血鬼正在呼唤他。

“你好，拥有众多克威奇的人。很久不见了。我可没想到，会在如此黑暗的地方遇见年迈的祖父时间。”

克里斯走近被锁住的阴影，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甚至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这个地方，”吸血鬼说，“偷走了我的另一颗心⑧，而我又把它交给他们，任由他们使用。多一颗备用心脏总不会有坏处。”

“我……我该怎么办？”克里斯问。他听不懂吸血鬼痛苦喘息中的含义，目光又扫向那些紧闭房门。说话时，他看见其中三扇门的钥匙孔里透出闪烁亮光，唯有“他者”的房间依然漆黑。

就在那个瞬间，那扇门仿佛听见了他的话，猛地打开，“他

者”探出头来。

糟了。克里斯暴露了。

他慌忙伏倒在地，蜷缩进巨兽脚边的阴影。

克里斯知道，这下自己几乎肯定会被发现。可“他者”左右张望一番，走出门口，既没注意那名阴影囚犯，也没看到藏在其下方的克里斯。

“他者”敲了敲同伴的门，向里面喊道：

“各位都结束了吗？希望一切顺利？”

三扇门开启，三名主持仪式的人走出来，与“他者”会合。

他们每个人都换了一张新脸。克里斯心想，这也是那场恶心仪式的一部分。

身穿红袍与战甲的男人——新生的至高之父——向“他者”怒目而视。他的声音轰鸣作响，比先前更威严，也更有压迫感。“我的老朋友，我看你还没有为我们的事业做出捐献。请问，你原本打算在什么时候接过那条生命，把它穿在身上，走进我们光辉的未来？”

“他者”含糊地找着借口。“等我们完成那件事，我就会结束现在的生命。我更愿意双手不沾鲜血地进入未来。”

“那便如此。”至高之父说道。

加入队伍的另外两名创始人开始彼此吹捧，赞美自己刚刚塑造的新面孔。

克里斯把身体压得更低，祈祷无人发现自己。

“如今，我们已有三人向事业献出一条生命，”至高之父说，“可以把织机针结合起来，铸造一柄抽取旧时代鲜血的长枪。”

众人点头。三人——包括并不情愿的“他者”——都把自己的织机针交给至高之父。

至高之父张开手掌，织机针开始悬浮在他手上。金属细棒发出电光，随即熔化，汇聚成一颗黏稠液态球体。

每个人都伸出一只手。其余三名创始人围住领袖，手臂一同指向那团熔融金属，仿佛正在召唤某种伟大力量的残余。

他们保持姿势，无定形的针体重新塑造、凝固，化作一柄强大长矛。

长矛从至高之父张开的手掌上方飘起，浮向“他者”。

“既然你是最后一位向事业献出自己的人，就由你来完成命定一击。”至高之父说。“他者”接过长矛。“让前代之兽成为生命之血与动力电池，为我们的方舟提供抵达新时间的力量。我的朋友，你必须现在行动，确保我们的未来。成为神，也同时成为战士。这是我赠予你们所有人的礼物。”至高之父带着残酷而笃定的神情，向“他者”微笑。

克里斯想要尖叫，想从地上一跃而起，让自己挡在那柄刺向吸血鬼的利刃前。

他想死，也想把该死的“他者”一起拖走。

可他也想活下去。不是以现在这个自己活下去——不是杀手克威奇，不是特工克威奇——而是以生活被这些时间寄生虫连根拔起以前的那个克里斯活下去。

他一旦行动，就能撤销这段封死的命运。

但他必须等，再多等一小会儿。

他必须撑住，直到出现一个绝不可能失败的时机。

“他者”握住长枪，闭上眼睛，朝目标走去。

他把枪尖向前举着，像一名准备马上比武的骑士，一步步逼近吸血鬼，也一步步逼近克里斯的藏身处。

枪尖抵达阴影囚犯缝合的胸膛时，克里斯听见“他者”向被锁住的巨兽低声送出最后一句道歉。

“原谅我。待时间交汇，我们会再次相见。”

长枪贯穿吸血鬼仅存的心脏时，克里斯猛地闭紧双眼。

他感觉那道阴影从房间里坠落，一种令人恶心的轻盈感占据整片空间。

“完成了。”‘他者’说道。

“恭喜，我忠诚的门徒们！”至高之父拍手说道，“现在，阴影之血正由长枪流向织机⑨，我们可以开始编织新时间的丝线。来吧，我们必须升上苍穹。”

至高之父、佩利克斯和特雷米克斯张开双臂，身体开始失去重量，向空中漂浮。

“不过你，我的朋友，必须留在这里，直到织机经线完成装束。”至高之父像经过的幽灵一样升穿地牢顶部，同时向下方的“他者”喊道，“等你也获得一张新脸，就可以加入我们，迎接‘撞击’之刻。”

话音落下，三名有名有姓的创始人全部消失。克里斯留在地牢里，已经准备好，与毫无察觉的“他者”单独相处。

就是现在，克里斯告诉自己。我必须立刻行动。趁时间还来得及，我必须完成这项改变。这是最好的机会。

他仍蹲在低处，望着“他者”坐进那片曾容纳吸血鬼阴影、如今已经燃尽的光里。老人双手抱头，沉入失败与哀悼。

可这样的怪物为什么会对杀戮感到后悔？“他者”——那个叛离

者——做的不就是杀人吗？他们总会一把夺走生命，然后弹弹手指将其熄灭。

克里斯像一道阴影般从积尘地面缓缓升起，无声走到“他者”佝偻的背后。他伸出双臂，一把勒住对方脖子。

受惊的老人认出了陌生人的触碰，一阵寒颤从过去贯穿未来……

“你……”‘他者’喉咙被越勒越紧，艰难挤出声音。

“没错。”克里斯像野猫一样嘶声说，“就是我。与你并肩作战的士兵。你绑架了我和罗兹，又把她送去送死。所以我来到这里，要阻止你，阻止这一切。”

“不……”老人喘道，“你错了……”

“是吗？”克里斯说，“那就赶紧祷告吧，不会有什么宽恕等着你。”

“告诉我……”‘他者’喘息着，竭力吐出字句，“你……来这里……做什么？”

可在他回答以前，克里斯便拧断了他的脖子。

“他者”的身体在他怀中软了下去。

克里斯把尸体放到地上。他知道自己还得做什么。

他必须确定任务彻底完成，绝不能失败。

心脏怦怦狂跳，克里斯离开受害者尸体，走向吸血鬼曾被锁住的焦黑区域。倒下的巨兽已经被完全撕碎，其遗传燃料穿过整座宅邸，注入织机的路径。

然而，那柄刺穿吸血鬼的长枪仍插在墙里。

克里斯从石壁中拔出织机长枪。金属在他手里发出充满生命的

噼啪声。他闭上眼睛，把枪针刺进一动不动的“他者”心脏。

克里斯拔出刀刃，脚边只积起一线可怜血流，于是他又刺了一次。

又一次。

再一次。

冲击般的交响在地牢中轰然奏响。

克里斯丢下利刃。它啪嗒一声落在死者由白转红的长袍上，发出湿黏声响。

“让我去和罗兹在一起吧。”他呜咽，“让我回家。”

仿佛为了回应这句祷告，地面开始震动。

克里斯被掀倒，摔进地上的红色血泊。他在鲜血里打滑，努力稳住身体，应对袭来的地震或震颤。可他感受到更深层的异动。这不是自然灾害。他能听见遥远时间线像橡皮筋一样被拉长——现实绷断时发出穿透一切的尖啸。

绿色雾气从地牢石头与木材中渗出。宅邸的翡翠血液在克里斯周围翻涌，伸手抓向他。“直觉启示”的前置效应正在一步步逼近。

他能感到远方的锚具逐渐落位，已经准备好被投进历史原野。

一种源于最内里的病态感，抓挠克里斯存在的最深处。

这是杀死“他者”的罪恶感正在上涌，还是某种原始本能在警告他离开？无论答案是什么，都有某种力量催促他逃跑——潜意识不断安慰他，告诉他应该丢下“他者”，迅速撤离。

只要逃走，他也许还能得到另一次机会。

因为某种东西即将到来。某种东西正从逐渐消退的历史阴影中升起。

克里斯狼狈逃出地牢，手脚并用地穿过隆巴罗层层叠叠的身体。

时间在周围噼啪爆裂，画布丝线已无法完整描绘如此庞大的时间干扰。

他找到一扇敞开的窗，仿佛早已在那里等他。

克里斯跳出宅邸，跃进变化时代的冰冷空气。

克里斯坠落。

仿佛永远都坠不到底。

他看向下方，望见隆巴罗最宏伟的全貌。

历史被撕开，现实丝线倾泻进远方荒野，织机的光芒形成无边迷雾，为山峰加冕。

一座织机的阴影在荒山轨迹间时隐时现，如幽灵之火闪烁。

过去与未来在强大宅邸的峰顶和峭壁上起舞。

创始人不断变化的面孔倒影在翡翠火焰中眨动，一道变形幽魂投射于优美的白木骨架上方。

还有另一个幽灵在旁观，看事件熔解，又重新塑造成新的模样。

沙漠远处，所有时代的灵魂——结局、停滞的中段与被重写的开端——如流星般显现。

一个迷失在织光中的老人，对上昔日自我逐渐暗淡的眼睛。

看着一名背信同伴坠向时间。

随着手指轻轻一弹，画布舒展开来，像一顶由活历史构成的降落伞，载着克里斯离开，前往更晚年代相对安全的地方……



《宅邸、织机、这个、那个与“祂者”》 Ryan Rigby 绘

译者注

① 至高之父、最高统帅和后世的拉斯隆是同一位奠基者在不同政治阶段的称号。这里的多重称谓强调：他的神圣形象是逐步建构出来的。

② 吸血鬼战争是非线性的。敌人可以从未来或其他版本的历史攻击古代，因此战斗会在“已经结束”以后继续改变自己的起点。

③ 第三纪元属于皮提亚、神谕与开放心灵；第四纪元则是拉斯隆锚定时间、建立时间领主秩序后的时代。克里斯所处的V时间被称为第五纪元。

④ 伊斯加洛斯是来自异维度或前一宇宙的黑暗生命体系，伟大吸血鬼是其中最著名的形态。时间领主把许多不同物种统称为吸血鬼，并发动长期灭绝战争。

⑤ “第四纪元诸神”是时间领主对自身的神话性理解：他们不只进

行时间旅行，还把宇宙法则、历史顺序和众多概念锁定为自己认可的形式。

⑥ “天堂心智”是门蒂·塞莱斯蒂的字面译法。拉斯隆并未简单消灭旧神，而是把这些古老力量拆解、收编进机器和新宇宙法则。

⑦ 创始人主动结束当前生命，再以新身体出现，构成制度化重生的早期仪式。后世时间领主通常拥有有限次数的重生，而拉斯隆等奠基者常有更多例外。

⑧ 本书把时间领主的第二颗心脏与伊斯加洛斯血液联系起来：创始者从囚犯身上夺取生命结构，把吸血鬼的能力转化为自身重生和长寿的一部分。

⑨ 被献祭的吸血鬼成为“新时间”的燃料。战争因此并非单纯外敌入侵，而是从时间领主建国时对异类的囚禁、研究和掠夺中产生。

⑩ 最终锚定把众多可能历史压缩成时间领主认可的时间之网。它制造了稳定宇宙，也制造了永恒战争：被排除的生命会从历史外部不断反击。

第九章：伊斯加洛斯变种

克里斯从拼贴而成的历史中坠落，羞辱感将他彻底吞没。

他哭了，被自身失败的庞大分量淹没。

他没有杀死“他者”。迄今为止，他把任务搞得一团糟，还在自己的重担上又添了一条锁链。

当他从画布中浮出，进入更晚时代新出现的阳光时，泪水才缓缓蒸发。如今笼罩场景的强烈光芒刺得他难以直视。某些最根本的东西已经不同。旧世界里见过的一切标志都被彻底拆毁，连它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也没留下。甚至空气都变了。与克里斯上次停留的混乱时代相比，如今这个世界的物理法则已经被完全修订。仿佛新世界是在培养皿里生长出来，又像某种不可能存在的塑料，被塑造成一片人造草坪。天空清澈得过分完美，空气温度也精准得不够真实。丝线已经锚定①，“直觉启示”之后发生的变化遍布大地，清晰可见。

画布把克里斯扔进这幅新场景，两颗太阳炙热的光同时扑到他身上。

双脚落在鹅卵石路面时，他感到一阵震颤。这里的日光更加强烈，像有人把天空亮度调到了最大。仿佛被织入这个新世界的人们太害怕面对外界黑暗，非得再加一颗天体守护，让它从总域彼端俯瞰自己。

按照旧有规则，现在本该已经入夜。但那些规则再也无关紧要。

那颗迟迟不肯离去的恒星被锚定在天穹，投下永恒白昼。不过，新太阳的光只覆盖城市及其邻近领地。新生的时间城如今头戴一座玻璃穹顶，把奢华光辉反射到宅邸郡田野中的全部高贵血统住宅，也照向更远的群山。

环绕穹顶搭建的棚户区，像一圈蓬乱秃鹫栖在边缘，却被黑影包住，无人见证，也无人保护。仿佛那苍白橙光只配照耀自封精英的宅邸居民。

克里斯花了片刻确认自己相对于周围环境的位置。道路如蛇般蜿蜒，通往正在兴起的时间城。适合收割干草的红色草田在弯路两侧起伏山丘间静静铺开。

山丘与田野中散布着成片庄园，那是新兴农业商人家族的与生俱来之权。一座座新农耕宅邸零星点缀大地。每一处扎根乡野的家园都像马达里的导体一样闪耀，并全部接入田野之外峭谷中那颗搏动的心脏——时间城。

克里斯把手放在一座农耕宅邸由活白石构成的墙面上。一颗愤怒却耐心的心脏在他体内回响。新宅邸的灵魂以形而上方式嫁接于周围田地，因陌生人的触碰而低声抱怨。他不该出现在这里。新宅邸憎恨徘徊不去的幽灵；任何新地产都不会愿意成为闹鬼现场。克里斯吸了口气，走向宅邸背后生长出的棚屋、附属建筑和其他古怪巨石形体，躲进它们发光的庇护中。固定在庄园上的遗传织机筒仓②持续嗡鸣，压过所有鸟叫。他听见巨大金属圆筒内部的搏动，家族培养汤正在其中翻搅。织机筒仓及其基因库投下高耸阴影，为院落里四处闲逛的一群白色猪熊遮挡阳光。

他继续跋涉，以军队行军般的步伐穿越农田，无视牲畜无言的

低语。克里斯对世界依然麻木，直到一幅阴郁景象打断他的专注。

一座较大庄园后方的山丘上，依偎着一栋小巧、黑暗、棱角分明的建筑。如今这片土地已由新近织生的堂亲和农耕宅邸看守人占据，而那建筑只是其中一件古老、巴洛克式、遭人遗忘的遗物。

农业行会的新栽宅邸头顶茅木屋顶，隐藏生命在其中低鸣；与它们不同，这座小小的装饰城堡毫无灵魂。家园与炉火被挖空，彻底死亡；彩色玻璃窗已经打碎，内部只剩遭燃烧弹轰过的空壳。曾经品位最优雅的皮提亚建筑，如今成了破坏景观的丑陋污点。

刺耳声响从老宅邸后方传来，克里斯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移动。

他认得这种声音：那些暴露身份的震动，以及附近金属烟气的臭味。

是引擎。

但并非时间飞船那种优雅轰鸣，而是一种安静得多、带着阴险嘶声沿山丘滑行的动静。

更多扰动迹象汇入看不见的群体。随后，有一秒钟，克里斯看见了它们。地狱般的装置悄然穿过空气屏障：巨大的玻璃蜻蜓，从他对面那座烧毁宅邸上方航过。穿梭舟船时隐时现，克里斯终于意识到，这支隐秘队伍正在执行某种高度机密的行动。

飞船显形时，看上去专为军事用途设计。秘密队伍在距离那座被山丘包围的焦黑宅邸不远处降落。舟船停靠时，克里斯感到脚下地面震颤。

从他站立的街道上，可以看清整场军事行动的规模。

身穿黑色制服的干预官③与红甲士兵聚集在船外，如同离巢蚁群。士兵搬运脚手架与装饰繁复的设备，军官则厉声下令。

克里斯继续观察士兵工作，决定寻求帮助。他焦虑地从口袋里猛地抽出手镜，望向镜面。

“喂，”他说，“我需要帮忙。”

等待镜仆回应时，他第一次仔细观察镜面上投射的周围景象。

他能从多个角度看见死去隆巴罗大厅的遥远倒影。构成另一时代房间边框的白木枝杈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比克里斯上次见到时更有生气。也许只是远方未来世界的光线太古怪。

镜仆身上有某种东西令克里斯不安。他始终摆脱不了一种熟悉感，仿佛自己认识这个被困住的怪人。克里斯见过、也替各种所谓高等力量工作过，却仍无法判断镜仆到底是谁。他知道，许多客户喜欢保持匿名；也许镜仆在遭受叛离者某种残酷伤害后，被安排进了证人保护计划。

终于，手镜里的景象变得朦胧。镜仆被阴影笼罩的轮廓在玻璃上凝聚成形时，克里斯仿佛瞥见一张肮脏的浴凳。

“克威奇特工。”阴影覆盖的脸说道，“我能为你做什么？”

“首先，呃，老板，”克里斯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道坟墓般的倒影，“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差一点就成功了。我几乎杀了他，可他逃掉了。所以，我已经收集到一些情报，现在也进入了‘直觉启示’之后的年代。这里到处都是士兵，天空似乎也出了什么问题……不过，我确定‘他者’就藏在附近。你觉得我该怎么找到他？你以前也认识他，对吧？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线索。”

“啊。”镜仆说道，“看来你抵达了有序历史记载的第一场非线性冲突。欢迎来到永恒战争④：这是无尽战斗的年代，被至高之父放逐的黑暗时代，试图重返他的线性宇宙。看看人群，找出其中格格不入的人。对于我们的目标，我至少明白一件事：他永远会被不

合群者吸引。在这个时代找到陌生人，我相信‘他者’一定就在附近。”

“谢谢你的帮助。”克里斯对镜中倒影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我表现得怎么样？我是说，这项任务。你和隆巴罗都应该为叛离者的罪行讨回公道。希望你知道，我会尽一切力量纠正这些事。”

“你是一名出色的执法官员，克威奇特工。我和隆巴罗一致认为，你的表现非常精彩。你已经证明自己拥有采取行动的力量，而目标先前几次逃脱也不能怪你——我们太清楚那个小混蛋有多滑溜。你完全遵照指示行事，宅邸和我都为聘用你的服务而感到骄傲。而且，你在画布里停留的时间已经快要足够……”镜仆突然打住。

“足够做什么？”克里斯问。镜仆的称赞里有种尴尬味道。

“足以让你真正理解上位者历史的残酷本质。否则，你怎么找到袭击目标最完美的时机与手段？”

这个几乎没有遮掩的借口令克里斯浑身紧绷。“好吧，谢谢你的帮助，我得回去工作了。”他说着，努力维持专业姿态。

“谢谢你，克威奇特工。你让隆巴罗和我重新拥有了对更好时代的希望。”镜仆随即从玻璃中消失。

克里斯把手镜放回口袋，整了整制服，又看向山丘旁的士兵。他要加入他们——而且自己已经穿得像其中一员。

他知道，只要设法融进军事行动，就能密切寻找目标。更重要的是，这场卧底工作会让他进一步了解当前时代与冲突。

士兵已经完成行动准备。巨型探照灯悬挂在脚手架框架上，大约三名士兵组成的小队站在高台，转动一台沉重黄铜装置，外形像

老式灯塔灯具。古怪灯笼射出的光束指向天空，扫描天穹。两名士兵合力调整仰角，另外一名士兵则负责旋转。

这些人是安全专家。如果这里有谁知道“他者”藏在何处，那一定是他们。

克里斯毫不迟疑地切换状态，召集自己能够挤出的全部自信。经验告诉他，执行卧底任务时，只要表现出一丝不确定，整个行动就可能暴露。这一次，他绝不会允许自己犯下这种错误。

从文化层面说，他现在穿行的历史时期，更接近他最熟悉的上位者纪年。自从成为第五时间纪元⑥——也就是V时——的导体以来，他生活的时代至少位于第四纪元创始人织成线性宇宙的十几个宙代之后。不过，这里的存在方式虽然刚刚建立，却与他被迫维护的V时十分相似。那时候，他无法反抗，最终成了最新一根系缆桩，用于重启上位者的现状。可现在，他不再是一件被来回派遣的工具。他身处行动中心，终于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

克里斯爬上脚手架梯子，感到活金属的寒意。他像一个穿红衣的体操运动员，借力攀上平台，加入其他士兵。

“下午好，各位。”克里斯跳上平台格栅地板，“值勤还顺利吗？”

两名士兵立即转身，剩下那名士兵仍固定在黄铜装置上。

“你是宅邸诸郡巡逻队长吗？”两人中年长者问。

“没错。”克里斯轻松随意地撒谎，“我们处理完……这里这些事，我会直接向总长汇报。”

他感觉这些特工或许感受到了自己强烈的时间敏感性，因此认定他是本地区的上级军官。

“你隶属首席守望官维里洛里默？”年长士兵问。

“啊，是的。亲爱的、亲爱的维里洛里默。”克里斯说道，努力不让那个古怪上位者名字绊住舌头。

“我是指挥官瓦尔德雷德。”年轻士兵自我介绍，“这位——”他指向年长男人，“是维尔-雷德卢姆斯将军⑤。我最尊敬的军中族长，红织宅邸的创始人与守护者。”

维尔-雷德卢姆斯将军向克里斯点头，开口道：“我这个热心的年轻堂亲没给自己丢脸。”他转向另一名士兵，“做得好，小伙子，你记住了礼仪。我们也许正在参加这个时代最严重的时间战役，但礼貌依然重要。”

“扈从总要替高级军官介绍。我在训练中学过。”克里斯朝两人露出夸张笑容。他希望自己没有演过头。

“长官记得很清楚。”瓦尔德雷德指挥官说，“你是来了解太阳屏障的最新情况吗？”

“对！”克里斯毫不犹豫，“把你们掌握的一切都告诉我。”

维尔-雷德卢姆斯将军拍了拍旋转黄铜灯，一组全息屏幕随即在克里斯面前亮起。画面精美呈现城市与远方田野。一条笔直金线代表天空中新恒星建立的太阳屏障；漆黑像素则显示潜伏在屏障另一侧、行星大气与护盾上方的某种东西。

“如你所见，”维尔-雷德卢姆斯将军说，“太阳发出的护盾射线正保护城市与宅邸诸郡地区。”

“不过，”瓦尔德雷德指挥官说道，“城市序官要求我们维持停火，直到伊斯加洛斯与上位者双方的大使结束战后谈判，安全返回。”

“可恶的放血怪物。”维尔-雷德卢姆斯说道，“最高统帅绝不会容忍这种胆小做法；他会允许我们直接用太阳消灭害虫。”

“呃，两位大使，”克里斯试图把对话引向别处，“原定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本该在上一个太阳夜抵达约定会合点。”瓦尔德雷德说，“我们受命在这里设防，以免吸血鬼产生什么愚蠢念头，企图突破行星表面，亲自展开调查。”

“谈判在哪里举行？”克里斯问。

“计划在上位者大使时间飞船的主大厅进行。不过，我们尚未收到任何一方代表的通信。”

克里斯一度怀疑，失踪的要员是否又是“他者”的手笔。

维尔-雷德卢姆斯点头。“一想到我们的上位者竟与这种渣滓谈判，我就恶心。在最高统帅统治的鼎盛时期，这种抗命行为足以让你被送进竞技场。如今，我们的领袖忙于宫中事务，他的顾问却试图在战场上破坏他的法律。”

瓦尔德雷德叹息道：“这让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都成了笑话。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吗？”

“等一下。”克里斯把信息拼在一起，“你刚才说这是战后谈判。既然战争已经结束，你们为什么还在战斗？”

“时间战争就是如此。”维尔-雷德卢姆斯说，“连时间自己都不确定，这究竟是一场仍在进行的战斗，还是早已结束的远古冲突从历史深处再次复发。”

“幸好最高统帅以一项伟大法律稳定了这个悖论！”瓦尔德雷德说。

“没错。”维尔-雷德卢姆斯点头，“他把这场冲突锁进历史，使我们能在它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出现时继续战斗。”

克里斯十分了解时间作战的敏感性质。未来的上位者会竭力维

持和平时，而克里斯只是他们为实现目标使用的众多工具之一。可是，按照这些士兵的说法，那位所谓最高统帅似乎非常乐意让战争无限延续，在各段时代中反复出现，仿佛只是为了用流血给近乎不死的臣民提供一点廉价娱乐。克里斯注意到，自他们相遇以来，还有一名士兵始终没说过话，仿佛与黄铜灯具融为一体。

“机器旁边那哥们是谁？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害羞吗？”

瓦尔德雷德指向士兵。“那是利弗莱克宅邸的列兵洛杰利厄斯。别和他说话。他已经接入机器，正在观测时空，确保敌方舰队留在原位，直到我们收到大使消息。如果现在把他拔出来，他会发疯。”

“他脾气这么爆？”克里斯问。

“不。”维尔-雷德卢姆斯说，“全向风的回流会把他的心智撕成碎片。只有完成任务后，他才能断开连接。”

“明白了。”克里斯说，“既然我在这里，能不能问一两个问题？这也许能协助我替首席守望官进行的一项调查。”

“我们始终乐意帮助守望军。”瓦尔德雷德说。

“我受命追捕一名犯罪大师。”克里斯说，“一个藏身暗处的恶棍，利用上位者的工具作恶、干涉。你们有没有见过拒绝透露姓名或身份的人？他要么隐藏五官，要么随心所欲地换上一副新面孔。一个可以成为任何人，却始终拒绝服从的陌生人。”

“听起来像古老《佩塔洛夫经文》里的怪物。”维尔-雷德卢姆斯说，“不过，我和年轻扈从都不曾遇见符合这种危险描述的生命。”

“你们听说过一个叫‘他者’的角色吗？”克里斯问。

士兵们点头。

“我从小听过‘祂者节’的故事。”瓦尔德雷德说，“那是最高统帅统治初期的传说。曾有一道阴影担任他的顾问，企图诱骗他干涉历史。那道阴影试图偷走太阳棺材，可我们光荣的领袖把他永远赶回了黑暗。”

维尔-雷德卢姆斯表示赞同。“确实和你追捕的罪犯有相似之处。不过，‘祂者’只是一则童话。”

士兵话里的含义令克里斯猛然醒悟。

他进入的时代，已经晚于“他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点。那道黑暗身影如今只剩传说中的幽灵，一则令人胆寒的神话。

他是否走得太远了？

在画布的时代夹缝间，克里斯感觉自己无法控制会抵达历史的哪一个切片。但如果画布由“他者”建造，是其与母星维持联系的私人生命线，也是记录其在这颗行星上经历过的每一刻的日志，那么对方不可能完全离开场景。他必定藏在某处。

克里斯已经知道，“他者”是最早开拓历史边疆的人之一。显然，对方跨过了时间线，在比自身相对年代——旧世界与新世界交界处——更晚的历史时期暂时避难。

整起大使失踪闹剧里，克里斯到处都能看见“他者”的指纹。

也许，沿这条线索追查答案反而更好。

“那么，”克里斯说，“关于两名失踪大使，你们还能告诉我什么？”

瓦尔德雷德咳了一声。“这个……呃，士兵批评上位者代表，恐怕不太得体……”

克里斯挑起眉毛。两名士兵显然都因他追问大使而感到不安。

“我只是让你们介绍他们，不是逼你们批评。但尽可能诚实。

这可能帮助我们解决眼前乱局。”

维尔-雷德卢姆斯拍了拍扈从肩膀。“恐怕我们这些军中堂亲并不信任那两位大使。依我看，任何真正的上位者都不会屈尊和吸血鬼交谈，更不该允许其中一个踏上我们的世界表面，提出卑劣条件。凡与异星生命交往的所谓‘上位者’，都应该从社会中抹除。”维尔-雷德卢姆斯停下来换了口气，随后指向山丘上的烧毁宅邸。“说到这个，”他说，“看见那边老宅邸的残骸了吗？那里曾是一条光荣血脉的居所，直到其中家族违背最高统帅的遗产法则，遭受他全部力量的惩罚。那座宅邸与家族被宣布为异议分子，并为保护我们的最高传统而遭到清洗。这发生在我出生很久以前，但我听过一些故事，说——”

刺耳警报骤然打断谈话。克里斯和士兵们猛地转身，只见黄铜机器正喷出一片火花……

“另一名士兵！”克里斯这才意识到，沉默男人仍接在故障装置上。

“他被困住了！”瓦尔德雷德大喊。

“发生什么了？”克里斯被烟呛得泪流不止。

“他在上面看见了什么。”维尔-雷德卢姆斯说，“他正试图断开连接。加油，洛杰利厄斯列兵，你能做到！”

“那盏灯彻底失控了。我觉得它要爆炸！”克里斯说。

“我得帮他出来！”瓦尔德雷德抓住洛杰利厄斯的靴子，用力拉扯。

砰的一声，士兵从机器中弹了出来。

男人双眼起满水泡，暴露皮肤全部覆盖乳白灼伤。他蜷缩在机器下方地面，自言自语。

“我来过这里多少次？我死过多少次？凡人生命是什么？之后又会迎来怎样地狱般的重生？”

“机器把他逼疯了。”维尔-雷德卢姆斯叹气，“他迷失了自己。”

“别再让我回来。等我的重生次数用完以后，再也不要让我回来。”士兵前后摇晃身体，含糊念叨。

克里斯看见，他皮肤上的水泡内部有东西正在移动，仿佛身体细胞正挣扎着摆脱当前形态的束缚。

“我觉得……我觉得他马上要炸进下一条生命了。”克里斯说。

“将军堂亲，”瓦尔德雷德坚定地说，“你得呼叫医疗仰仪。我们必须马上把洛杰利厄斯列兵送到变生室⑦。”

维尔-雷德卢姆斯走向通信杆，脸上却突然露出惊恐神色。又一道冲击波从灯具中荡开，向上冲去，冲向天空中最后一线阳光。

“以墓渊之角起誓，”维尔-雷德卢姆斯低声说，“整面护盾正在被强行压下。上面有什么东西正在把太阳推下去。”

克里斯仰望天空。女神在上，这是真的。新太阳在一瞬间滑开，落到群山后方——它本该在很久以前就这样落下。

永恒白昼毫不迟疑地退去，化成一个崭新夜晚。

所有人都能看见，吸血鬼舰队⑧正守候在最近的群星之间。那不仅是飞船，更是维度阴影形成的活体联合。

翻涌黑暗中，克里斯短暂瞥见新夜阴影里正在显现的东西。起初，他想要尖叫。但多年的训练与制约几乎已经压灭这种原始冲动。

没有人害怕黑暗，人们只害怕藏在黑暗里的东西。

就在那一刻，克里斯看见藏于阴影的真相。到处都是闪光的牙齿：门牙如剑，从刺穿太空幽暗的白黄碎片海洋中突出。每一根獠牙都以不可能的角度悬浮，永远向上弯曲，构成一片由无限巨口组成的凸形穹顶。上千只眼睛拥有数不尽的颜色，嵌在由最精纯阴影摘取而成的船体中，露出狰狞神情。它们从群星之间凝视克里斯，眨眼回应。恢宏阵列中的每一只眼睛都已为即将到来的流血做好准备。它们厌倦无尽屠杀，却也随时愿意战斗——只要大使无法归来。

横跨维度的皮翼整齐扇动，如同战鼓齐鸣。

一支军队正在时间城上空等待。

古老舰队集结在潜在战场之上，无数吸血鬼形态汇聚一处。

克里斯认识它们，也知道它们有多么遭人憎恨。

整个总域乃至更远之处，都厌恶这些生物。

时空中无数代孩子会被有关吸血怪物的童话吓出终生创伤，唤醒原始祖先记忆。所有世界的幼童都被教导，要害怕海洋深处、床下阴影与古堡废墟。

伊斯加洛斯变种一直明晃晃地藏在人们眼前。

然而，当克里斯看见它们耐心地与群星一同守候，对这些生物的恐惧似乎开始消散。他脑中浮现被锁链束缚、遭受折磨的吸血鬼浑身染血的形象——那头生物在隆巴罗地牢里被“他者”屠杀。难道这些生物不配得到克里斯正在追求的同一种正义？他还知道，在遥远未来，无数世界对克威奇军团的恐惧，正如上位者对伊斯加洛斯的恐惧。

随后，有东西吸引了他的目光。一艘飞船脱离太空中蠕动的阴影。“上面有东西在动。”

飞船向行星表面缓缓下降。

“以时间之名，这究竟怎么回事？”瓦尔德雷德问。

“是一艘使节穿梭艇。”维尔-雷德卢姆斯说，“我们必须分头行动，确保时间城外围安全。”他转向克里斯，“督察守望官，你驻守城市城垣。我现在就把你传送过去。瓦尔德雷德，你留在前哨，照看列兵恢复。我会与其他将军集合；一旦遭遇敌人，我们负责保护各座宅邸。”

“是，堂亲。”瓦尔德雷德点头。

“我也准备好了。”克里斯说，“把我传送到城垣。”

“祝你好运，长官。”维尔-雷德卢姆斯在腕带上输入坐标，把传送灯泡对准克里斯。敞开的光束包裹住他，瞬间将他抽离原地。

译者注

① 锚定后的宇宙拥有较固定的物理法则和线性历史。克里斯觉得天空、温度乃至现实都“人工得过分”，正是因为开放可能性已被时间领主修剪。

② 织机筒仓是农业宅邸批量保存和搅拌遗传材料的设施。它说明织机制度已经从少数实验扩张为覆盖整个社会的生产网络。

③ 干预官属于伽里弗雷的秘密行动体系，后来形成天体干预局一类机构。他们负责在外星和历史中执行统治阶层不愿公开承认的任务。

④ 永恒战争、吸血鬼战争和伊斯加洛斯战争指同一大类冲突。由于双方能改写过去，它没有稳定的开端与终点，任何时代都可能重新成为战场。

⑤ 红织家族是伽里弗雷的军事血统。维尔-雷德卢姆斯是其早期族长式人物，代表第四纪元把堂亲从家族成员训练成职业战争机器的传统。

⑥ 第五纪元就是V时间时期。克里斯被上位者塑造成这一纪元的“导体”或神首，地位看似崇高，实质仍是被用来稳定新秩序的工具。

⑦ 变生室用于帮助受伤时间领主完成重生。这里的士兵正失控地进入下一具身体，说明重生已从创始人的秘仪变成制度化医疗技术。

⑧ 舰队由许多被时间领主统称为“伊斯加洛斯变种”的族群组成。它们外形和文明并不相同，只因共同遭受追杀，才被迫联合成战争共同体。

第十章：吸血鬼的牧羊人

一堵巨大的白墙高耸在克里斯头顶。他站在夜色中闪耀的城垣脚下。珍珠色石环围绕城市穹顶，把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

更远处，他看见另一个光源。城垣下方山谷的沙丘间，一盏微小前灯忽明忽暗。

那是使节飞船，降落地点完全在步行可达范围内。

克里斯手脚并用地爬下墙基斜坡，带着明确目的，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朝飞船走去。

靠近船体时，他突然停住。飞船旁一堆小篝火边，三个身影正弓着身体。两个是吸血鬼；根据第三人身上残破盔甲判断，那人似乎是一名上位者。三人压低声音，平静交谈。

克里斯评估局面，认定这群人一定正在等待失踪的大使。他决定冒险，主动走过去。

“你们好。”他说，“是使节队伍吧？我是巡逻队长，需要找到上位者大使。你们有消息吗？”

身穿破旧上位者盔甲的男人望向两名同伴。两人向他点头，示意可以接近。走到克里斯身边时，他单膝跪下。“我是博恩斯夸洛堂亲①，隶属隆巴罗第九十七团。奉命保护伊斯加洛斯来宾，直到两位大使返回。”

“两人依然失踪，谈判时间快要耗尽了。”其中一名吸血鬼说

道。

“等等。”克里斯盯着博恩斯夸洛，“你来自隆巴罗？”

博恩斯夸洛猛地抬头。“你知道我的宅邸，可你是否了解围绕它的无数传说与秘密？伊斯加洛斯同伴帮助我揭开家园的黑暗神话，我们将共同传播这些被埋藏的真相。来吧，兄弟，坐到火边，听听我们的故事。”

几个小时以后，克里斯与吸血鬼侦察员围坐在一堆阴影树皮燃成的火旁，守望漫长黑夜，寻找失踪大使的踪迹。

他们已向克里斯说明自身来历，克里斯也透露了部分真实身份。他仍对整件事感到几分震撼。

“你要明白，在这场战争延续的无穷岁月里，越来越多吸血鬼及后吸血鬼生命②受到宅邸居民威胁。”第一名吸血鬼坐在跳动火焰投下的阴影中说道。她的红眼在黑暗里闪光。“我们之中许多种族已经灭绝。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加入伊斯加洛斯舰队。宅邸居民反正把我们全都视作卑劣吸血鬼，那我们还不如联合成一个整体。我们也都看见过同一幅幻象：一个被屠杀的牧羊人，锁在一座白木宅邸里。他的心脏被挖出，喂进地狱般的编织机器腹中。”

第二名吸血鬼悲伤地点头。他是一头多臂阴影野兽，没有时间视力的人几乎无法看清。克里斯在模糊面孔上找不到嘴。吸血鬼手臂一闪，使他想起拉尔斯和克沃尔——那两个被他抛弃在遥远未来的多肢朋友。潜意识本能压住这段记忆，他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这支东拼西凑的外交小队。

“我也看见了隆巴罗的幻象。”博恩斯夸洛说道，“看见家中发生的可怕罪行后，我获得行动的力量，自愿协助大使任务。”

“克里斯，我们以前见过你这一类生命。你和我们一样，也是宅邸居民的受害者。”第一名吸血鬼说，“等找到大使，我们需要你

的帮助。”

“上位者一方的大使其实是我们的秘密盟友。”博恩斯夸洛解释，“伊斯加洛斯称他为‘鲜血牧者③’。”

第一名吸血鬼接着说：“他与我方大使‘血手豺狼④’一直合作，试图结束战争。他们希望把宅邸居民与吸血鬼社会都从这座永恒冲突监狱中解放出来。至高之父的恐怖统治可以被终结。”

“那么，”双方讲完各自故事后，克里斯说道，“我们一起行动。但我觉得应该尽快出发。两位大使都没有消息，而黑夜不会永远持续。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一直假扮宅邸居民的卧底特工。他们很快会注意到我们。我认为，我们应该设法进城。”

克里斯倾听潜意识中的驱动力，意识到那是熟悉的感觉：“他者”就在附近。他知道，最有可能带他们找到大使的人，正是“他者”。这也会给克里斯另一次完成任务的机会。杀死“他者”，他就能让自己和吸血鬼一起摆脱上位者的怒火。

“你们觉得呢？”克里斯问，“到底去不去城里？”

“这个计划令人满意。”博恩斯夸洛说，“进入城内比留在这里更可能找到两位大使。”

“出发吧。”第一名吸血鬼站起来，抬脚踩灭火堆。

古怪的四人小队朝城垣走去，三名吸血鬼继续向克里斯讲述自己的事业。

“这颗行星各地都存在抵抗据点。”博恩斯夸洛说，“农耕宅邸的工人、城市外围新镇改造营里幻想破灭的老兵，与远方伊斯加洛斯碎片相互协作。平民和被忽视的穷人同样痛恨至高之父。很久以来，他们不断听到低声传言：老领袖已经变得自满软弱，退居宫殿，从远处观看这场马戏，而他亲手打造的世界再次陷入战争。这

个世界的人民相信，只要联手，我们就能推翻他们的父亲，把所有人从战争中解放。借两位大使之力，他们已经为这场革命筹划了很久。”

一行人来到高大城垣前。

克里斯问：“我们怎么翻过这堵墙？能突破穹顶吗？”

“让我试试。”博恩斯夸洛走向固定穹顶的巨大金属环，把手放在墙侧一处小型端口。穹顶底部一扇巨型入口舱门随即滑开。“很好，我的安保权限仍然有效。”

新时间带来的余辉仍在嗡鸣，可新时间城的街道却完全无人。仿佛穹顶气泡下的天堂建成以后，人们就再没有多少理由离开宅邸与书斋的镀金大厅。克里斯走过一排排出租城市庄园与堡垒式大家族宅邸，看着窗帘在他经过时自行合拢。这里对陌生人毫不友好。帝国消失后，空间疆界已经关闭，整个世界把自己包进一颗辉煌孤立的气泡。

四人继续前进，由第一名吸血鬼带路。“我能闻到他就在附近。”她说，“鲜血牧者在城内。我们很接近了。”

克里斯也能感觉到附近有某种存在。先前，他确信那是“他者”。现在，不论上位者大使真实身份是谁，他心里都生出一种阴森预感。

“既然一名大使在这里，那你们应该也能闻到血手豺狼吧？”博恩斯夸洛问。

第二名吸血鬼的影子摇头。

第一名吸血鬼说：“我也无法追踪他到这里。恐怕他已经穿过过去之门。”

“那就找到宅邸大使，问清发生了什么。”博恩斯夸洛说，“他

就在这栋建筑里。他的气息在这里很强，而我十分熟悉同族的味道。”

四人走进建筑。

随后，克里斯看见了他。接待大厅中，“他者”正坐在扶手椅上。

“大使！”博恩斯夸洛叫道。

“谢天谢地，终于找到你了！”第一名吸血鬼说道。

“天哪，是个鬼魂！”‘他者’看到那个意图杀死自己的人，顿时分了心。

与两人上次见面相比，他已经换了一具身体。如今的男人年纪更大，金色卷发正在泛灰，脸上布满疲惫皱纹；胡须却依然是深栗棕色。他穿着破烂军装外套和条纹背心，颈间系着一条蓝色法式领巾。克里斯第一次在他眼里看见悲伤，一种此前从未在这个人身上发现的隐秘哀悼。

“他者”迅速开口，双手同时举起。“在任何人做出冲动之举以前，请允许我解释整个计划，当然，也解释我们亲爱的朋友血手豺狼遭遇了什么。”

他还没来得及展开说明，令人窒息的警铃便刺穿空气。

吸血鬼与克里斯惊慌地环顾四周。他们被发现了吗？

“这是你的错，对吧？”克里斯朝“他者”说道，脸上扭成狰狞冷笑。

“啊，幽灵。”‘他者’笑了，“这么久以后，我们又见面了。看来，你就是上位者派进这座煤矿的金丝雀？”

“我不是鬼。我的名字叫克威奇，克里斯·克威奇。而且，是的，我想这是我的失误。先前遇见的士兵肯定一路追踪到了这

里。”克里斯转向伊斯加洛斯使节，“对不起。你们三个马上离开，逃走藏好。士兵很快就会赶来，所以求你们——趁现在撤走。”他的手指不断抽动，拼命想向“他者”动手，可身体里某种东西命令他暂时别出手。

“那大使怎么办？”博恩斯夸洛问，“他要留下来陪你？”

“我想，克威奇有一笔旧账要和我清算。”‘他者’说。

“谁也不逃，谁也不会被丢下。”第一名吸血鬼说道。她转向那名多足同伴。“封锁房门，确保他们无法破门而入。”随后，她直视‘他者’的双眼，“现在，给我们答案。血手豺狼在哪里？”

“他者”叹气，整个人的姿态随之改变。“他……已经走了。回到时间以外。我主动提出替代他，可他拒绝了。他去那座原始地牢完成自己的职责。我告诉那个勇敢的傻瓜，这件事本该由我去做。可现在，闭环已经锁定。凡是获得开端之物，便能够找到结局。”

“他者”晦涩的话开始在克里斯面前铺开拼图碎片。

“地牢里的生物……”克里斯低声说，“你究竟做了什么？”

直到此刻，他从未思考过：那头被关在隆巴罗蓄水道里的生物，究竟如何落入至高之父手中。听起来，“他者”把血手豺狼送回过去，让他成为远古地牢中那头被锁链束缚的野兽。

“看得出你还在琢磨。”‘他者’发出悲伤轻笑，“让我直接给你看。”他把手指按在太阳穴上。刺耳警铃顿时沉寂，房间完全静止。仿佛观看一本会动的图画书，房内五个人同时看见“他者”一段生命在脑中浮现：

两个男人，一个由阴影构成，一个拥有血肉，站在白昼却黑暗的城市里。飞船在他们身旁等待，舱门敞开。

两人纹丝不动，陷入激烈争论。

“必须是我。”阴影中的人说，“我必须去，成为结束一切的人。你已经安排好后续步骤，必须留下，把棋子逐一放到位置。”

“求你了，我可以自己去。你来接手这场游戏吧，我已经玩得够久了。”‘他者’说道。

“不。你的角色还没结束。如果我去，就会创造一个闭环⑤，让你从中拆解整场战争。”阴影说道，“你的族类会在自身文明的婴儿期发现我。我会成为他们的野兽、囚犯、反神俘虏。他们会研究我，而你会逐渐认识我、理解我，看见我们共同拥有的生命。我们将在远古过去共同促成如今渴望带来的和平。”

“你会被杀。”‘他者’说，“我见过那件事发生。我正在看着它发生。我会被迫杀死你，把你作为‘直觉启示’的贡品与燃料。”

“我们以前死过许多次。我们的鲜血染遍时间。”阴影说道，“它曾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新世界的地图。它能引你沿正确道路，穿过黑暗深渊，前后往返。”

“他者”悲伤地摇头。“时间战争就是如此：停止、爆发，再沿历史回响——从未真正结束，也从未真正开始。”

“可我们终于能制造唯一可以结束永恒战争的漏洞。我们会给它一个开端。然后，你会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者”叹息。“永远不会有人理解。我仍坚持应该由我去。毕竟，他们最先发现的是我。那时，他们还远未从裂隙中捞出诸女神的诱饵。”

“时间是相对的。究竟是吸血鬼先出现，还是神先出现？鸡还是蛋？”

“我不是吸血鬼，也不是鸡。”‘他者’嗤笑，“而且只有蠢货才叫我神。”

“而我不过是你花园里另一朵需要修剪的玫瑰。”阴影越过飞船门槛，走入内部。“祝我好运！别担心我们忠诚的飞船。等我们在熔炉陨坑降落，它会自行航回你身边。而我会占据那个属于我的位置，进入必将存在的记忆裂隙。”

“安然前行吧，亲爱的豺狼。”‘他者’向离去的朋友焦虑挥手。

“我们会再见的。”飞船消失时，阴影的声音仍在回荡。随后，他离开了，只剩‘他者’独自站在城市的新夜中。

一阵颤抖扭曲后，“他者”的时间飞船出现在接待室里，幻象结束。

“啊，来得正是时候。”‘他者’说，“如果不准备使用时间飞船，我们为什么要在里面举行谈判？”

“你的意思是，你的飞船把我们的大使送回了黑暗时代？”第一名吸血鬼问。

“正确。”‘他者’说，“我的飞船把他送到这个世界过去最深的角落——那时皮提亚帝国的沙文主义正处巅峰，至高之父还只是个急于成名的热血活动家。我们的大使成为这场战争第一个伤亡者，也希望会是最后一个。”

“那名吸血鬼抵达过去后，发生了什么？”博恩斯夸洛问。

“起初，没发生多少事。他在尚未破裂的裂隙中等待，直到我的上位者打破表面。随后，他进一步跌回时间，最终落入远古上位者手中，被当作战利品关进一座古老地牢。”

博恩斯夸洛似乎并不信服。“也就是说，我们的血手豺狼遇见了过去的你们，然后在这个时代，把终结战争的计划交给你？”

“他者”点头。“某种意义上，是的。他的牺牲会让我们发动‘耐心革命’，获得推翻至高之父的手段。”

“我们怎么才能做到？”第一名吸血鬼的声音里明显燃起希望。

克里斯一直沉默，可现在已经听够了。“你他妈凭什么把另一个人当成疯狂游戏里的棋子？我猜你要操纵那个可怜的伊斯加洛斯，来替代你。你以前就干过这种事。我亲眼见过。”

“他者”叹气。“我早知道这很难解释。我不希望他死；我求他让我代替。”他扫视这支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四人小队。“可我们彼此理解。我们以一种大多数人无法明白的方式共享同一心智。我是他的影子，他是我的回声。”

“什么？”克里斯问。

“我曾经就是血手豺狼⑥。”‘他者’把一只手按在胸口，“那是我在螺旋伊斯加洛斯⑦度过的一段生命。我活得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久。你要明白，伊斯加洛斯就是另一个宇宙里的上位者。一个先前的宇宙。”

一瞬间，克里斯从他的话中听出不情愿，仿佛这个老革命者只是无奈履行讲述者职责，还有更多事情根本不愿开口。

“你来自螺旋伊斯加洛斯？”博恩斯夸洛问。

“他者”叹息。“恐怕不是。我没有家，也没有开端，只有许多许多条生命，全都纠缠打结。为了维持整洁假象，我不得不修剪或隐藏其中一些。连我自己也弄不清头尾。不过，我有一座小小玫瑰园，用来保存被剪掉的道路。螺旋伊斯加洛斯只是漫长旅程中的又一步。”

“我们就是那时发现你的。”第一名吸血鬼说，“领袖们找到躲藏的你，双方由此结盟。你成了那些原本让你逃避之人的大使。”

“我总有种诡异本领，能爬到那些自己最想拆毁的结构顶端。”‘他者’说，“我知道老血手会出现在这个时代。早在过去，我

们就多次谈过终结战争。而我留在这里，正是为了推进计划，把自由希望变成现实。”

“我还是不明白。”克里斯说，“你杀死了那名吸血鬼大使，把他送回过去送死。你们共同策划了这一切，可战争仍然发生。你什么都没有改变。”

“啊。”‘他者’说道，“至高之父早在豺狼牺牲以前便设计了战争。它原本应该永恒存在：一场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的冲突，可以发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代、任何版本的历史中。可是，通过把自己插进开端，豺狼把战争锁入现实，并给整部传奇一个明确起点：他把无年代的战争变成了一条线性序列。没错，顺序混乱、杂乱不堪，却终于成为一个可触及的事件，至少拥有一个时间顺序明确的瞬间。至高之父是唯一能够反击的人。只要除掉他，战争就能找到终点。”

克里斯吸收着“他者”的宣言。这完全不像他想象中叛离者会说的话。可内心某处告诉他，那只是因为自己的想象力早被上位者压制并抹除。

克里斯转向两名吸血鬼。“你们信任他？”

两人同时点头。

“用我的生命担保。”第一名吸血鬼说，“他拯救过鲜血诸域。他为保护我的氏族而战，为我们的事业献出无数生命。”

“你们需要帮助。”‘他者’说，“你们每一个都配得自由，配得犯错以后仍有人照顾。”

“可你在鲜血诸域做什么？”博恩斯夸洛问。厌恶逐渐浮现在脸上。他远离两名吸血鬼，克里斯注意到士兵眼里闪过一丝期待。

“我是牧羊人的学徒。”沉默片刻后，‘他者’回答，“收留我的吸

血鬼让我饲养食用兽。后来，修道院领地的第一批上位者出现了。他们试图把所有领域据为己有，因为别处存在同等生命的可能性令他们感到威胁。”

“我以为，这是第一场时间战争。”克里斯说。

“哦，‘曾一战争⑧’发生在时间还无法计量的遥远以前。”‘他者’说，“今天的上位者宣称统治时间，而他们浸透鲜血的祖先，则从那个时代的黑暗魔法中获得力量。在这个世界初生时，他们用那股力量摧毁了自己的阴影。”

“谢谢，各位先生。”博恩斯夸洛说道，“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我已经履行职责，亲眼见证你们的新皮提亚阴谋。”老士兵的姿态突然变化，脸上露出残酷微笑。“这就是上位者派我来的原因。我看到的一切，已经足以证实他们最恶劣的怀疑。这名大使是来自封闭过去的叛徒。他闯破时间之门，再次企图制造灾难。我将以无上荣誉逮捕这个异端，把他送交至高之父。我会代表光荣隆巴罗领取赏金。”

克里斯朝博恩斯夸洛冷笑。“你是双面间谍。”他无法忽视，这场背叛仿佛一面扭曲镜子，正映照自己的事业。隆巴罗叛徒向震惊众人放声大笑，指向“他者”。“他就是我宅邸那名不可言说的创始人，第一任白木族长⑨。他抛弃家族，使我们蒙羞。他的罪行必须被藏进阴影，远离视线与思想——它们只配待在那里。”

“你这混蛋！”第一名吸血鬼吐出一团阴影。

“他者”的脸变成冷静面具。“你是我的堂亲，应该更明白事理。我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我有承诺必须履行，而且——”

博恩斯夸洛朝地上啐了一口。“借口够多了。”他从盔甲里抽出一把暗藏枪械，朝两名吸血鬼开火。“不能留下任何人见证你们的背叛！”

博恩斯夸洛连续射击，火球如瀑布般席卷房间，把整个场景轰得支离破碎。吸血鬼在强光中熔化，阴影之血流向地面。

克里斯来不及思考，便用全身重量撞向这个卧底上位者，与博恩斯夸洛在地上扭打。凭借一瞬间的本能，他抓住男人脑袋，拧断了其脖子。

克里斯站起来，转向“他者”。“你还不明白吗？流血永远跟着你穿过每一个时代。要不是你来到这里，谁也不会死。”

“对不起。”‘他者’说，“也谢谢你阻止了他。”

不知为何，克里斯知道这句道谢是真心的。身后，房门微微滑开一道缝隙，一颗弹珠大小的手榴弹滚进大厅。

克里斯突然被撞倒。击倒他的并非子弹或激光，而是“他者”——对方扑到他前面，替他挡住袭来的轰击。两人蜷缩在地面。

烟雾中，戴着防毒面具的维尔-雷德卢姆斯将军与瓦尔德雷德指挥官从无人看守的门口走进。他们看向博恩斯夸洛的尸体，死者就倒在克里斯与“他者”伏倒的身体附近。

“我方特工阵亡，敌方侦察员已清除。我们发现了宅邸叛徒，现在把他们带回拘捕。”维尔-雷德卢姆斯对通信器说道。

克里斯感觉“他者”两颗心脏因恐慌而猛烈跳动，随后一切陷入黑暗。

译者注

① 博恩斯夸洛来自隆巴罗家族，是本书补入早期历史的一名军中堂亲。他对宅邸的忠诚最终压过对和平的承诺，也预示隆巴罗内部长期存在的排外与背叛。

② “后吸血鬼”包括受伊斯加洛斯影响、与伟大吸血鬼结盟或被时

间领主一并归类的生命。它们并非都靠饮血生存，却共同承受灭绝政策。

③ “鲜血牧者”是祂者在吸血鬼阵营中的大使称号。他以时间领主身份与敌方合作，希望结束由拉斯隆制造的无时战争。

④ 血手豺狼是伊斯加洛斯一方的大使，也是远古地牢中被献祭的那头囚犯。他自愿回到战争起点，用自己的死亡给无始无终的战争制造一个可被改变的开端。

⑤ 这个闭环意味着：大使在未来决定返回过去；他在过去被杀，正是后世反抗者产生幻象和制定计划的原因。因果首尾相连，没有一个普通意义上的“第一步”。

⑥ 祂者声称自己曾以血手豺狼的身份生活。由于他的生命被拆分、重写并跨越多个宇宙，“祂者”和大使既可以是盟友，也可能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道路。

⑦ 螺旋伊斯加洛斯是伟大吸血鬼及相关生命所属的异维度领域，常被描写为前一宇宙或现实外侧。时间领主把它视为必须排除的非理性威胁。

⑧ “曾一战争”（Once-Wars）是比当前吸血鬼战争更早、更难定位的原初冲突。名称强调它发生在时间尚未被锚定、甚至无法正常计量的时代。

⑨ 祂者是隆巴罗的种植者和第一任族长。家族后来把他的离去解释为抛弃与耻辱，并试图从公开历史中删除这位创始人。

第十一章：时间海上的浪涛

海水冰冷，如同记忆。浪潮彼此撞击，动荡海洋中的暴烈碰撞永无休止。狂怒的潮汐记起遥远时代，这令海浪更加愤怒，朝新的受害者疯狂抽打。

海洋的喧嚣不断袭扰克里斯漂浮的身体。每一道浪都像甩一块脏抹布般把他抛来抛去，而每次冲击，也让一丝感觉重新浸入他被困心智那块毫无生气的海绵。每一道浪里，克里斯都能看见无边海洋翻滚浓汤中映出一个小男孩，某个瞬间被浪花包裹保存：

男孩怀着耐心期待坐在客厅里。为了不在节目开始前乱动，他的小拳头紧紧攥住地毯长绒。全息电视正在启动……很快，他就会迷失在太空，或者观看勇敢警察制止狡诈罪犯。他会看见怪物与枪战，古代骑士、城堡和漂亮裙装。他要把光荣的半个小时交给盒子，看最爱的廉价影像片在房间里舞动故事。广播开始，小克里斯托弗脸上刻下一道深深笑容。

场景被水冲走。小男孩的影像褪去，海浪融入彼此推挤的汪洋躯体。

最后几滴浪水沿脸颊流下，克里斯的自我知觉逐渐爬回。他不在这里。他不可能在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这里”。

他迷失了。这里只是一个被遗弃的自我摹本，是被困之人的一幅影像，用梦之海掩埋真相。他失败了。

克里斯仰躺在水上，双眼紧闭，另一道浪猛地砸来。

然而，水中的记忆仍穿透眼皮，刺痛视野。

他看见那个被困住的男人，血肉之躯的克威奇。水中之人面如死尸：嘴巴张开，双眼空洞。他是一只拥有肉体的幽灵，毫无生气、冻结不动，被无法挣断的锁链束缚在肮脏牢房里，迷失于远古过去的画布。

这片海不但是想象，而且是他的监狱。身体影像涌进脑海，恐慌随之席卷。很久以前，他听说上位者能够把记忆武器化[①]，用半遗忘时刻建造精神牢狱。囚徒可以被锁在潜意识领域，永远溺于自己活过的日子，而肉体则被扔进仓库，冻结在时间中。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上位者抓住他，射杀那些伊斯加洛斯反叛者，把他封存起来。他们冻结牢房中的肉体，把心智与灵魂剜出，永远困在不断袭来的浪潮里。他一生每一刻都对应一道海浪，四周看不见任何陆地。他不需要呼吸；在这里，溺死并不是一种选择。可他仍会淹没。他已经溺于自己，渴求释放，因记忆而干呕，海浪却一刻不停。

人生在眼前闪过，克里斯开始怀疑，真正死亡是否反而更好。也许，这是上位者让他体验死亡的古怪方式，至少是最接近死亡的模拟。常有人说，人临终前会经历一段漫长闪回。克里斯从没想过那会如此可怕。他在太多克威奇身体里死过太多次[②]，却从未真正死透，从未完成跨越帷幕的最终离场。每次他都会回来。就像老套说法，那不过是睡着。随后，他会迷失在近域的灰色梦境中，直到醒在当次任务分配给他的某具克里斯克隆体里。

可现在不同。他仿佛正在失去自己，忘记“克里斯·克威奇”是什么、意味着什么。他越观看从过去召出的各种自己，那个人就越比任何陌生人都遥远：家庭公寓里裹着塑料毯的婴儿，祖父葬礼上的

幼童，好奇看着INITEC机器人微笑着安装母亲新辐照炉的小男孩。

他们都不是他。至少不再是。连续海浪中的这些记忆正在洗掉那层联系。这就是死亡吗？他感觉自己十分熟悉她，却又对真正见面心怀焦虑。仿佛最终的时间、命运与死亡，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家庭团聚，一群失散亲族的聚会，而他已经迟到。也许，他会去到罗兹所在之处，登上历史之丘。他已经攀爬太久。也许，经过所有岁月，他终于抵达终极峰顶。

克里斯试图放空思绪，任由海浪带走心智，可人生中的另一个瞬间猛然撕扯他，把思想拽回又一个失落日子：

学校警报响起，孩子们的注意力齐齐转向INIT教师③。机器人用履带滚进下城教室。克里斯托弗从课桌上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他一直想在点名前多睡几秒。昨晚，他又因为最新一期全息烂片马拉松而彻夜难眠。

克里斯托弗揉揉脸，试图给疲惫肌肉激出一点活力。INIT教师已经开始念学生姓名。机器人沿字母表点名，他竭力清醒。终于轮到他。

“克里斯托弗·奎奇。”机器人教师说道。

他叹气。这到底还要发生多少次？“那个念作‘克威’。”

INIT教师低头看名单。“不是这样写的。”

“可就是这样念……”

他的申辩没有得到回应；INIT教师已经继续点下一个学生。

克里斯托弗闭嘴。他希望自己终有一天能习惯“奎奇”那声沉闷撞击。或许某天，他会忘记怎样说“克威”。

记忆重新泼回翻滚海洋，可克里斯仍感到刺痛。他永远不会习

惯，从来没有真正习惯。即便孩童时期，他的身份就曾被毫不关心的上级抹掉。往后岁月里，他学会不再质疑他们的判断。见鬼，他就当他们的奎奇。他会扮演傻瓜、蛮汉。谁是克威奇？根本没有克威奇。他不可能主张自己的人格。他已经签字放弃，把灵魂、姓名和肖像、行为与思想、希望与梦想全部卖掉。卖给裁决官、叛离者、上位者或他们的敌人——卖给任何愿意雇他干活的客户。

下一道浪带着咸涩，颜色灰暗。克里斯抓住混乱思想，看见过去任务的碎片，以及自己与罗兹被叛离者扔入的世界和时代残片。

一瞬间，记忆锁的灰色滤镜仿佛正在失效。闪烁序列带来的色彩、质地与情绪几乎真实。可随着浪头坠落，一切再次消失。

克里斯凝视无边海洋。他能做的只有等待下一道浪袭来。

照理说，他现在该习惯了。女神才知道，他已经在记忆撞击的循环里困了多久。然而，下一道浪比他所知任何力量都更强，猛地把他压进噩梦深处。悲伤像锁喉般勒住克里斯。体内隆隆作痛告诉他，这段记忆来自罗兹被杀以后。

无论怎样努力，他都无法阻止每道记忆浪潮带来的痛苦。这座星界监狱将成为永恒家园，由神一般的引擎供能：泪水与鲜血泼洒不尽。他希望能把这一切锁起来，把无休止的回忆藏进一间没有门的房间，让游荡思绪永远找不到噩梦。

可幻象中等待他的，是隆巴罗。

不是最近雇用他的幽灵宅邸，而是疯狂达到顶点时那座活着的庄园。这是它的死亡。克里斯看见一切在浪中铺展。

宅邸正在坠落。

塔楼与附属建筑从山体爆裂。它摇摇晃晃走向悬崖，用屋顶与门廊上的岩石和泥土猛烈拍打，像一条准备飞翔、伸展双翼的巨

龙。庞然大物跨向边缘，即将冲进下方低洼山谷。

大厅裂开。

地板一分为二。

一小群衣衫褴褛、双眼空洞的堂亲互相抓挠撕扯，在混乱中哭喊，像一群迷失乌鸦挤在破巢里。

一头巨大獾兽的吼声被恐慌淹没。

灾难中心，一口破碎棺材摆在织机基座上。积满灰尘的大理石结构锁紧搭扣，保护内部编织摇篮，与亲族一同畏缩，躲避毁灭。

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正在打开台座，强行撬开织机。克里斯能听见隆巴罗地方灵的哭喊，一个无面幽灵重新侵入神圣家族核心，把基因拼接内脏扯得半空，身后留下一片狼藉。一双抽搐的腿从开口伸出。

那人半趴在这座“子宫之前的子宫”里，进行某种猥亵手术。

他正试图从织机流动的基因库内部，驱逐这条血脉的生命与遗产。

宅邸尖叫。克里斯也在尖叫。那名被放逐堂亲的手指快速拆解织机核心。叛离者正在吸走隆巴罗的灵魂，没有人能阻止这个疯子。

宅邸向恶徒吼出永恒问题。奥尔德·莫塔利蒂的幽灵从坟墓外抬起身体，逼问家族败类给出答案。

“你是谁？！你是什么？！”

宅邸撕扯自身地基，群鬼无休止地围攻干预织机基座的人。

克里斯听见自己的尖叫，声音延伸到记忆以外、海浪以外。会有别人听见吗？他的声音一分为二，一道粗糙破碎，一道平滑纯

净。现在的尖叫与遥远过去的尖叫融合。

余光中，克里斯看见年轻的自己。他朝那个小个子男人冲去，朝像水蛭一样卡在敞开织机基座里的叛离者害虫冲去。年轻克里斯伸出双臂，抓住那人的肩膀，紧紧攥住噩梦的设计者。

他用力拉扯，把男人从生殖矩阵深处拖出。古老而染血的眼睛回望他。那是不可理解的异星凝视，曾经把克里斯迷惑控制，也是他希望余生永远忘记的监视存在。

这就是他离开叛离者的那一天。隆巴罗“死去”的那一天④。他成为另一个无限碾压系统中一枚齿轮的那一天。

海浪里的记忆闪烁消退，另一个失落时刻撞进克里斯思想。

叛离者早已离去，把克里斯与其他附带伤害者扔在阳光灼烧的山腰。

克里斯低头看向记忆浪中的年轻自己。他坐在一间拥有史上最灰墙壁的房间里，那片灰色仿佛永远延伸。他位于一张无限长桌的末端。桌首坐着一个老人，秃鹫般的眼睛紧盯克里斯。老人穿着与房间同色的灰色长袍，头上戴一顶黑色小丑帽。

这是费雷恩勋爵⑤。克里斯被遗弃在叛离者母星以后，第一位上位者老板。

“那么，奎奇特工，这件事我们到底还要重复多少遍？”费雷恩厉声说，“不论给你多少心智锁，你的记忆总以最不守规矩的方式显现。你真的还想再来一次吗？”

克里斯听见年轻的自己咽了口唾沫，灰色上位者不耐烦地啧了一声。

“不过，我想，你作为特工的有用程度可以抵消我们的麻烦。”费雷恩继续说，“听说你帮助结束了一场战争。我必须承认，

在我方至高权力复辟期间，我们竟然留下你，这多少让我意外。但一些渠道传来消息，说你对维持和平时至关重要。难道这就是你被预约去手术宫做一场小手术的原因？那里的病房相当奢华，但我更喜欢瓶之堡宅邸⑥里家的紧密舒适。你去过那里，对吧？”

年轻克里斯点头。

费雷恩用冰冷而紧绷的方式微笑。“那是在战争前不久，对吗？我第一次招募你的时候？多么可爱的宅邸，你不这样认为吗？”

克里斯再次默默点头赞同。

“多罗米安分会排名第二，给我记住。”费雷恩骄傲说道。他拍了拍手，直视年轻克里斯双眼。“啊，当初来拜访我时，你对旧式记忆锁可没这么顺从。时代确实会改变。准备好再次遗忘了吗，克里斯·奎奇？”

“应该念作克威。”克里斯听见自己说道，可过去的声音被淹没。费雷恩用手指敲击桌面，尖啸精神钥匙覆盖年轻克威奇，锁住他的噩梦，用令人安心、不断切换相位的灰色静电隐藏怪物与叛徒的面孔。

记忆之外，无穷海浪之中，克里斯最后一次绝望尝试逃离吞噬一切的海洋。他开始穿过记忆游泳，不再被动踩水。即使这毫无意义，他也必须尝试。他不能继续任由漫长人生的破碎时刻将自己淹死，至少不能不战而败。

他游过上城，游过二十、二十一、二十六世纪与无数其他世纪。他屏住呼吸，双臂双腿拼命划动，穿过戴森球、火星、封建日本和行动基地。他游过作为士兵的岁月，游过种种背叛、变化、倒退与谨慎的胜利。他仰泳穿越复辟，划过V时摇摆不稳的和平，以及在泰隆勋爵麾下参加时间X小队⑦训练的日子。他潜过起义，穿

过近年岁月。

有一瞬间，他的眼睛被其中一段记忆牢牢吸住，来不及游开。他看见自己站在另一间灰色房间里。近域！啊，他多么渴望回到那里！

他坐在灰雾凳上，凝视一面装饰性雾镜中自己的数字倒影——维琪坚持要安装这些镜子。

记忆里的克里斯观察投射面孔，试图让自己扎根现实。他听见一道声音，一句低语在脑中漫谈医生与盒子、机器人与闹鬼宅邸。他始终无法判断，那声音究竟来自脑内，还是外界某处。低语说起高塔和树木，告诉他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只有被劈成两半的现实，一个破裂总域。炼狱，或者用上位者的语言说——墓渊。

当他逆转起义时，正是他对宇宙做出的事。某种东西阻止他彻底完成，把他卡在中间，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可每当试图回忆是什么阻止了自己，那道病态低语便会再次响起，噩梦随之而来。

每个夜晚，只要低语触及思想，他都会迷失在可怕闪回里。起初，他把它们抛到一边，投身更多任务，忽视脑内尖叫。他去过格列佛之歇，与维琪共同对抗“缺失”⑧，进入奇幻界，又在齐米米斯·米达莫杂耍比赛上侦破谋杀。随后是更多噩梦，直到终于忍无可忍；恰好就在那时，他接受了镜仆和隆巴罗幽灵的提议。

他竟然相信一道被困在倒影里的疯狂灵魂，以及死宅邸那具僵尸化地方灵，简直蠢透了。

而现在，他和它们一样被困。他帮助不了它们，帮助不了罗兹，也帮助不了自己。

他做这一切，是为了逃离噩梦，逃离那段自己拒绝享受的生命赝品。如今，他却被困在自己拼命想抹除的噩梦之间。

译者注

① 上位者的记忆锁能切除、封存或伪造经历，并把受害者困在重复回忆中。克里斯对博士、罗兹和自己童年的记忆之所以破碎，主要不是自然遗忘，而是长期人为处理的结果。

② 克里斯可以在一具身体死亡后回到近域，再进入另一具克威奇肉身。因此他“死过很多次”却没有完成真正死亡，也逐渐失去身体与自我之间的稳定联系。

③ INITEC是克里斯童年时代的大型企业之一，也是早期案件所揭露的权力网络组成部分。学校机器人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正确记录，成为他长期被制度改写身份的缩影。

④ 这是小说《隆巴罗》的高潮。博士干预织机、格洛宾的谋杀阴谋暴露，宅邸从山上坠落；克里斯帮助堂亲逃生，却随后被博士留在伽里弗雷。

⑤ 费雷恩是伽里弗雷首席干预官，也是克里斯在博士离开后的第一位上位者老板。他把克里斯视为有用资产，反复用心智锁消除不利于服从的记忆。

⑥ 瓶之堡是费雷恩所属或使用的宅邸，也是伽里弗雷秘密行动体系的据点之一。它代表大家族把政治机关、家族血统和活体建筑合为一体的制度。

⑦ 时间X小队是V时间时期的行动单位。克里斯在泰隆勋爵麾下受训，继续充当穿越历史的执法者和士兵。

⑧ “缺失”（the Missing）是克里斯此前遭遇的异常存在或事件之一，并曾警告科谢伊会再次出现。这里把数部《克威奇》故事的残片压缩成了记忆清单。

第十二章：生命熔炉的纬线

沉睡的双眼注视着记忆中的男人苦苦挣扎。那双眼属于另一个与克里斯同样遭到束缚、被囚禁在同一座梦境般牢笼中的男人。然而，那是一双古老的眼睛。它们明白，有些束缚远比锁链或力场更强；无论你逃到多远，它们都能骤然收紧，把你重新拖回去。他俯视着克里斯，看见他徒劳地与那些被自己记错的人生浪潮搏斗。他需要一条救命索。他们两个都需要。

回到海中，克里斯仍在踩水，双臂劈开一段段向他倾泻、退却，又重新撞来的时光。要记住在这场古怪袭击之前的自己究竟是谁，已经越来越困难。海浪浸透了他，他再也无法把灵魂拧干。

他快撑不住了。他想象着那些早已离开人世的地球同僚，声音从某个通讯器中刺啦作响地传来："裁决官倒下了，克威奇没了。"

这正是他一直想要的死法。城市从身边掠过的喧声在逐渐消散的意识中变得柔和，披甲战友的轮廓随着眼皮沉重而模糊。他仿佛看见了一场英雄葬礼，看见悼词与演说一遍遍赞颂他曾是怎样一名好警察。

这并不是周围浪潮般翻滚的创伤记忆。不，这是一个梦，是一道由自怜想象卷成的漩涡，诱使他放弃挣扎、沉入水下。在坠入这片由真实悔恨组成的永恒余生之前，它先给他一幅令人安心的、犬儒式幸福图景。那些最糟糕日子的化身则在深处盘旋，等着把他缠住。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仿佛从天堂降下，在他耳边低语。

“撑住，小伙子。你在海上迷了路。你的灵魂灌满了水，悲痛成了锚。听着，听我的话。我的声音是一座桥……一座你若想逃出去，就必须跨过的桥。”

终于，另一个存在穿透了这场由隐喻生成、浩浩荡荡的记忆队列。若是幸运，他也许能循着那声音回到画布中的物质世界，回到现实，完成自己的任务。或者至少回到那段尚待他摧毁的古老历史所构成的现实。

“我该怎么做？”他奋力躲开一道迎面倾轧而来的巨浪。

“造一艘船。”天空中的声音回答，“去找由愉快记忆做成的木板，找那些坚实瞬间留下的碎片，抓住它们，把它们拼成木筏，载你渡过这片海。”

克里斯扫视着扭动不休的汪洋，望向一排排浪峰。“什么都没有。全是噩梦。战争、背叛、暴动、暗算。”

“一定还有别的。集中精神。”

那声音飘向另一个方向，仿佛声响本身正在指向某一道特定的浪。

一抹温暖的笑容映入克里斯眼中。水里的一张脸朝他投来带着玩笑意味的熟稔目光。一位红发女子伸臂环住他的肩膀。他几乎能从这段记忆里感受到她的体温。不知为何，他知道她叫佩内洛普①。那一刻，他感到一切达成了完美的平衡。

叛离者也和他们在一起，但他的轮廓似乎变得更轻了，仿佛能感知到一个几近安宁的心灵。

克里斯闻得到新挖墓穴里的湿土，也能感到一座古老寺院的石壁透出的凉意。

偶尔传来的僧人交谈声让他明白，自己身处封建日本遥远的过去。这段记忆浮力十足，正是他需要的东西。

克里斯看着浪中的年轻克威奇。从那双眼睛里，他看得出失去罗兹的悲痛仍然存在；可那个年轻人并未因此破碎，没有像年长的自己一样溺死在痛苦里。

“这块够用了。”声音向他保证，“你的木筏有第一部分了。现在保持漂浮，跟着我的声音走。你找到的记忆越多，你的船就越结实。”

他死死攀住那段记忆，专注于声音，像被风鼓起船帆一般，随波朝它漂去。

“那儿还有一段。”克里斯说。他看见一道童年时代的金发从掠过的波浪中闪现，便凑近望去，看见幼年的自己满怀期待地笑着，外公赫贝托正把一勺藻类火锅盛进辐照炉。

克里斯一把抓住这段记忆，笑着看它垫到自己身下，像一艘橡皮艇似的把他托出浪面。

“现在能看见地平线上的什么东西了吗？”

“还没有。”克里斯说，“浪还是太高。”

“再找一段记忆。三则成规②。也许三段就够了。”

克里斯点点头，继续航行。在两股怒涛之间，他看见一道浪峰被某段记忆的倒影照得闪闪发亮。

只在最短暂的一瞬，他瞥见了她。罗兹的身影擦过他，只存在了不到一秒。他伸手想抓住她、看清她，可那道浪已经融入记忆之船的船壳，失去了任何可以触摸的形态。然而，它仍让他漂浮着，保护他不被翻腾的创伤与咸涩的噩梦吞没。

“干得不错。现在能看见陆地了吗？”声音里带着一位等待学生

答题的老师那般勉强维持的平静。

克里斯向远处望去。就在那儿——一座遥远岛屿的模糊暗影；曾经无边无际的海洋之外，终于出现了一条地平线。

“朝它开过去！”声音催促道。

克里斯紧紧抓住陌生人的话，伸手攀向那声音，仿佛它是一根垂下来的绳索，正把他拉近那片陆地。

“是你，对不对？”克里斯终于说出了从那声音第一次呼唤他时就已经怀疑、却一直不敢明言的答案，“你就是‘他者’，对吧？”

“他者”轻笑一声。“啊，那个不定冠词。”

仿佛过了许多年，两人才再次开口。克里斯沉默着，任由那艘记忆小船自行划过海浪，驶向岛屿被雾遮蔽的峰顶。他猜自己方向没错，因为“他者”的声音没有插话，也没有出声纠正。但他能感觉到，“他者”仍在注视着他。

克里斯蜷缩在那具小小的回忆船壳里。“他者”突如其来的话语从上方飘落，像意外响起的钟声一样扯动了他的感官。

“看来你进展不错，好小伙子！”

克里斯没有回答。有那么一瞬，他以为自己连说话的方法都忘了，于是只点了点头，表示听见了。

“你还会说话。”他者说，“抱歉读了你的心。你越来越接近那座岛了，这附近的思想很容易渗漏出来。”

克里斯在船里翻了个身，试图无视那道声音。

“你最好看看自己的倒影。”他者说，“这趟旅程已经开始收取代价了。说明它在起作用。”

克里斯叹了口气，俯身越过船沿，望向水面。由于靠近逐渐升

起的岛屿，海浪已不再那般颠簸。他的倒影回望着他——一个起初令他几乎认不出来的克里斯。他的头发正在变灰，稀疏的胡茬从下巴和脖颈上冒了出来；双眼黯淡，沉重的纹路在脸上交织。他成了一个老人。不知为何，在海中挣扎的这段时间里，他竟老去了几十岁。

“见鬼……”他呻吟道。

“你不高兴吗？”他者问，“记住，你在这个领域里没有实体。你的心智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扔进了以太。你的潜意识在记忆中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所以它才让你呈现成这副模样。疲倦、衰老，准备走完最后一段。相信你的心智，小伙子。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不需要你教训我。你又不是我爸。”克里斯说。话刚出口，他者便沉默下来。有那么一刻，他仿佛感觉到细小的雨滴从天空落下。

克里斯换了个话题，试着适应自己新得到的老年嗓音。“我之所以一直看见这些记忆，是因为这座精神牢笼，对吧？不是我的大脑自然想起了它们，而是有什么东西逼我观看那些特定事件。可我的记忆坏了。我看我的囚禁者没有料到这一点。”

“你说得对。”他者回答，“也许正因如此，你才有机会尝试逃脱。至于你为什么会看见那些特定记忆，又是怎样看见的……你现在的心智被困在许愿网里——一个局域性的精神近域③。我猜，你曾接触过那些预言计算机，因为它似乎认得你。我也是这样才能溜进来的。正如我说的，思想会渗漏。”

“这就证实了。”克里斯说，“你和我一样被困住了。你帮我，就是因为这个？”

“你该感谢自己那副残缺的记性。”他者避开了问题，“若你的

心智没有如此支离破碎，你早就直坠海底了。一个普通灵魂会像石头一样沉下去，被人生中每一件擦身而过的琐事压得动弹不得。有人从你的人生里剜掉了大片区域；你的思绪如此轻盈，我一看就知道。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你才能一直漂着。”

“你是在说我脑子不好使？我不过接受过一两次记忆清洗，仅此而已。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才走到这里。只要我能如愿，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会确保你永远接触不到我，也接触不到罗兹……”

“别！”他者厉声打断，“别向那些正在升腾的攻击冲动屈服。我看得见你的意识状态。就像有人硬把一只警报器塞进你脑子里，只要你稍微接近较为复杂、细腻的思考，它就会尖叫。显然，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你直视过去的创伤。他们把水搅得如此浑浊，让你整个人生看起来都像一片沼泽。”

“你又懂什么？”克里斯问。

“上位者不喜欢自己的棋子知道太多。他们同样不喜欢自己捡来的神祇知道太多。他们想让自己的丝线世界始终保持成一个整整齐齐的小谜团。如果不把真相扫进地毯底下，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

“一张白纸对谁都有好处。”克里斯说。他的声音平板僵硬，仿佛只是在背诵一段被教会的话。

“从字母表的头到尾，再从尾到头，我什么代号都被叫过。”他者说，“按他们现在的计数，我是 $\theta\mu^{3}$④。每次把我清理干净，他们就再给我一个代码：每当他们想让我干脏活，就用一道新谜题换走我的名字和记忆。但我把那些记忆全都留着⑤。我把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一生又一生、一段又一段时光装进瓶子，等没人注意时再偷偷塞回自己体内。听着，小伙子，你不该永远照他们的规矩行

事。”

“上位者也偷走了你的记忆？”克里斯倒吸了一口气。

“他们根本不是任何人的‘上位者’。而且，只要你留了备份，他们就偷不走。我记得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每一张脸，每一条旁逸斜出的路径。不过，我不会让他们知道。”

克里斯冷笑。“那可真显得你比我高明多了！是啊，我要是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可我不是神。我只是个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倒霉混蛋。”

“作为一个倒霉混蛋，你驾驶拼布记忆之海的本事倒很熟练。”他者说，“自己抬头看看。”

克里斯正要反驳，可当他抬起头，准备朝天空挖苦几句时，却看见一片海滩的坡岸正越来越近。

小船在浅滩中停稳，随即优雅地一倾，翻扣过去，把克里斯倒进没膝的沙水里。浅浅的水洼中没有任何记忆，那片翻滚的海洋仿佛已远在天边。他已经驶出了自己的记忆，如今被冲到一片陌生的异界海岸上。

“这座岛会成为你的桥。好好穿过它，你就能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至高之父的代理人囚禁我们的物理空间。我已经为你打开了通往这座岛的安全航道。我相信你能爬到顶端，越过边界，重获自由。”

“我要是走错方向，你会告诉我吧？”克里斯一边问，一边把自己拖到干燥的沙地上。

“我已经让你进来了。从这里开始，我帮不了你。”他者的声音逐渐低成耳语，“你的双手既是时钟，也是罗盘。所以，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去看你必须看见的东西。你若不窥探我，我也不会

窥探你。”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意思？”克里斯问。

可他者已经消失。他只能自己弄明白。

克里斯拖着步子穿过沙丘；想象出来的衣服仍被记忆中的海水浸得湿透。他注意到，这座岛其实没有真正的地理结构。起初，这里的景物与他自己的海洋一样，笼罩在一种模糊、闪烁、难以分辨的光泽中。但当他继续穿过低地与干涸海湾，岛屿便逐渐凝实，仿佛一头焦虑的野兽，先要适应来客的气味，才肯安定下来。

这很合理。精神牢笼里没有真正的空间，一切都只是抽象概念与被召唤出的思想。他者说过，能记住整个人生的人会像石头一样沉进记忆之海。也许这座岛正是那样的东西：他者众多化身的一切记忆所化成的一块块石头，相互堆叠，最终形成陆地。海滩、森林与山崖，全都取自一段无尽生命中的不同日子。与他那片失控的海不同，他者的心智牢笼经过整理与编排，被策划成一部井然有序的地理传记。

克里斯离海滩越来越远，树木渐渐进入视野，愈发密集，最终连成一片森林。他一边摆动手臂朝森林走去，一边无意间看见了自己的双手。

他停下脚步。他的手已经布满皱纹，手指正慢慢扭曲成老人那种嶙峋形状。紧接着，那感觉一股脑压了上来。迟钝的疼痛在骨头里搏动，既不热也不冷，像一团深沉、起泡的重量，把他身体的每一寸都向下拖拽。某种咕嘟作响的触感沿着他存在的轮廓搅动。他扭动身体，试图继续前进、无视这场变形，可每走一步，手上就多刻出一道新皱纹。他怎么会衰老，更别说老得如此之快？他根本没有身体。眼前所见只是灵魂的形象，是岛屿牢笼和他潜藏的灵能共同勾勒出的克里斯·克威奇草图——一个为了让他的人类视角能够

穿行于这些精神平面而生成的夸张替身。可他的膝盖依然疼痛，关节也随着每一步愈发虚弱。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者的话重新浮现在脑海。克里斯反复默念那句话，把它当作一种模糊的保证：这场变化正是旅程的一部分。我的双手既是时钟，也是罗盘。他越接近岛屿的心脏，岁月便在他身上堆得越厚。老人斑像箭头一样，一枚枚画在皮肤构成的地图上。森林从四面八方合拢，枝条如同一只只冻僵的小手，朝光线伸去。每棵树都弯腰扭曲，全部指向森林中央。无数枝干在那里交汇、纠缠，缠成一个巨大的木结。克里斯把手放到一根蜿蜒的枝条上，沿着树皮抚摸，循着那条长长的木质手臂走向中央巨结。

光滑的白木从指下滑过，把思想的低语送进克里斯脑中。微弱的声音在木材深处回荡，他这才明白，他者把自己的记忆储存在这里。他的感官逐渐与树中保存的生命微光同步，专注倾听那些用故事召唤他的词语、图像与难以言明的感受。他握住最近的一根枝条，任它向自己开口。

红色碎石在小鞋底下嘎吱作响。一只形似鼩鼱的小动物受两道踉跄爬坡的身影惊扰，飞快窜进灌木丛。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我们管那种东西叫什么？”老人伸出沾满尘土的手指，指向飞奔的小兽。

“塔弗鼩？”一个小女孩猜道。她抓着老人的另一只手，两人吃力地攀上倾斜的山坡。老人正在教她辨认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植物与地标——她被告知，这里从今以后就是她的家。她仍能看见他们乘来的飞船；经过多年太空航行，船体已经锈迹斑斑、破败不堪，半掩在一座古老洞穴的凹处。

“这里变化很大吗？”女孩问，“和你离开时不一样？”

老人眺望远方，侧耳倾听风中是否有人声。

“我离开时统治这里的老巫婆不喜欢我。”老人说，“我所偏爱的巫术，是理性与进步。但老皮提亚知道我有用。能派上用场是一种不错的感觉，即使你帮助的那些人巴不得你别帮他们。”

“那个老巫婆后来怎么样了？”孩子问。她听出了灰发老人话语里几乎被完全藏住的悲伤。

“哦，她命令我在她的宫廷里证明自己的理论。我为她造了一艘船，也为她最宠爱的英雄们焊接了天穹战车。我把自己绑进其中一个铁罐头，就在那一天，启航绕行整个世界。如今你也看见它了，那颗淡橙色的小点。可我没有回来。我一直航行，直到今天。不过，老巫婆手里还有我的其他机器，还有我为飞船与传送装置绘制的计划和图纸。听说她建立了一个庞大帝国，又把它传给后继者；她的英雄们则用我留下的工具，纵情满足一代又一代神谕女主人的无尽欲望。”

“现在你回家了，巫婆会向你道谢吗？”

老人笑了。“她如今早已化成尘土。不过，皮提亚教团似乎又一次开始提防进步，把新的技术探索视作一条不育之路。我的族人寿命很长，却还没有长到那种程度。”

“那是不是说明这里安全了？我们不用像你说的那样躲起来了？”女孩抬头，恳求般望着老人。可老人只是叹息一声，在山路上稳住疲惫的身骨，随后跪下来，与女儿保持同样的高度。

“他们早就用更多被咒术弄昏头的傀儡取代她了。命运才知道从我离开以后出现过多少任皮提亚。不过，帝国确实蓬勃壮大——那是我送给族人的礼物。他们如今肯定全都把我忘了。除了我家族里的先祖。可我们还是得隐藏一段时间。那些巫婆和爱告密的心灵感应者会把你看成异星人，认为你不配被收养进他们的断线长廊。

我会在等待期间设法认识一下普莱多尼乌斯伯爵领的新邻居，也会把你需要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你。”

“给我讲讲你的家族吧。”女孩笑着说。

“啊，我那些年迈的母亲们。你看见那边了吗？”老人指向山上的一座峰头，把一只手放到孩子肩上，轻轻推着她转向正确的方向。

女孩听从老人的指示转过身，踮起脚尖，越过橙色岩块的嶙峋尖顶向前张望。

然后，她看见了。一座白木小屋从山体土壤中探出头来，屋顶铺着根须编成的茅草。一缕细烟像纺出的线，从小屋一根细长烟囱里升起。远方窗户化成的微小光点，把烛火般温暖的光晕洒向四周。

“我的先祖说，早在皮提亚时代之前，他们就住在这座山上。他们最爱纺出这种长篇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很不错。现在，这里也会成为你的家。”老人带着忧郁的微笑说。

老人拍了拍手，把女孩抱起来，动作轻柔而谨慎，仿佛科学家正在捧起一件珍贵样本。“只要你还记得新家族如何称呼我们的山与家园，我就抱你走完剩下的路。”

小女孩想了想，在记忆里打捞那个名字。“隆巴罗。它叫隆巴罗。”

幻象消散，一股沉重的疲惫拖住了克里斯的骨头。他继续穿行于岛上的森林，心中不禁怀疑：接触他者的思想与经历，是否正在软化他的态度、拖慢他的脚步。由树木紧缩成的球体核心已近在咫尺，几乎伸手可及。疼痛在树上的面孔里刻下自己的印记，那些由树结构成的眼睛死死盯着克里斯。他伸出手，想替其中一张脸擦去树液凝成的泪珠，却又一次迷失在某段故事里。

男孩正在从手术台上溢出来。他体内的碎片——埋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从未想过它们能以这般血肉淋漓的形态存在——正一点点淌出。一颗被摘下的心脏缠在技术寄宿者众多长针中的一根上；构成他的丝线逐渐拆散，在冰冷的白色地板上化为血肉纱线。

“对不起。”他低声说，“对不起，我失败了。”

技术寄宿者没有看一眼手术台上儿子的残骸。他在一卷闪烁的工作卷轴上划掉一个符号：αη。

他叹了口气。“你不如快一点，把变化完成。”

“对不起。”男孩又想呜咽一次，可他的喉咙此刻正沿脖颈向下滑落，被另一根活动长针勾住；那根针连接着昏暗实验室里一只不停旋转的轮盘。

技术寄宿者失望地动了动手指，关闭织机。经线与纬线颤抖着归位，把利爪从被解剖的儿子身边收开。“下一个烛日再继续。我得等你准备好以后，叫苦工来把这里拖洗干净。”

他走到一排计算机前，输入一串代码。“休息一下，别去想这片狼藉。我的虚无护盾会守着你，确保变化像往常一样发生。若出现任何并发问题、任何偏差，我会立刻回来。”他俯下身，亲吻男孩沾血的额头。随后，他调暗灯光，沿着低声絮语的漫长走廊离开。

在深夜的暗红色里，那团曾经是孩子的融化肉汤哭泣着。一道转化之光照料着这堆残骸，天使般的手把孩子一片一片重新拼起。变化之泪沿一张新生的面孔流淌。一个女孩抬起新生的手，擦去眼下玫瑰般温热的湿痕。她生命中的第一幅景象逐渐显现。双手又红又湿。一个死去男孩的鲜血浸透她那件过小的短袍，也染污了她刚刚织成的躯体。也许这一次，她终于会被允许长大。

有那么一刻，克里斯以为这段记忆已经结束。可他还来不及理

解刚才所见，另一幅幻象便迎面撞入意识。

古老的织机长针不断削切，用《时间之线》的歌声消磨着一小时又一小时。

它们的异星病人躺在下方，悬于一座暗金色宫殿的石台上。织机用歌声麻痹痛楚，把一位陨落神祇的琼浆赐给那名多重士兵：

“饮下诸家族的命血，
饮下时光遗失的年日；
饱餐吾等奠基者之花，
细数你赢得的生命。
十三次高唱我们的荣光，
十二次变化献给我们的事业；
每一条逝去的生命，
都将以织成我们的丝弦，
填满我们的故事。”

克威奇随着旋律轻声哼唱，任由上位者的馈赠填满他，也把他击碎。金色丝线将他的四肢从身体上扯开，把人格的每一个侧面衍射分离；新的克威奇从撕裂的废料中生长出来，把他变成一头九首蛇。他张大嘴，让变化之汤黏稠地灌入喉咙。

一双柔软的手把碗托在他唇边。

“嘘。”年轻女子低声说，“你不必喝。不过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分给你一些。”

躺在宫殿石台上、已经被拆成丝线的士兵认识她。将会认识她。曾经认识她。他想起未来的某一天，也想起过去的某一天。他见过——也正在看见——这个女孩站在一座石质金字塔旁，被困在断线长廊的一场游戏中。她是向第一巫婆的墓渊发起挑战的人。

“对不起。”她用一根木制编织针搅动汤汁，“对不起，你迷路

了。也对不起画布，它原本并不是为这种事织成的。还有罗兹——不管她是谁——我也很抱歉。我在你的梦里听得见她。也许有一天，你也会重新记起她。”

克威奇点点头，目光落到那碗汤上。

女孩笑了。“现在饿了吗？来，这是我的礼物：我储存下来的生命。我会把它分给所有人。很好喝，也能让你暖和起来。”

上方响起敲门声，年轻女子匆忙站起，把那只温热的碗紧紧抱在胸前。一台织机的纺锤手指猛地探出，针尖与弦索直刺那只碗。它们咔嗒作响、尖声啼叫，化作一群秃鹫，啜饮并偷走永生的汤液，再把这团不朽的浆糊吸进针喙的针眼。他者消失了，克威奇独自留下。除了那一百万个破碎克里斯的倒影——他们站在他身边，组成一支由一人构成的军队⑥。

译者注

① 佩内洛普·盖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时间机器发明者。克里斯和第七任博士在封建日本遇见她；那段相对安宁的经历发生在罗兹死后，因此成为克里斯少数可以用来“漂浮”的温暖记忆。

② “三则成规”是童话式叙事规则：重要事物往往以三个为一组。祂者用这种简单结构帮助克里斯从混乱记忆中选出三块稳定支点。

③ 许愿网把囚犯心智模拟成私人虚拟现实，原理与克里斯自己的近域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由敌人控制，目的不是休养，而是让囚犯在记忆中耗尽自我。

④ θμ³是祂者被上位者使用过的众多代码之一。反复更名、清除记忆和分配任务，暗示他也曾像克里斯一样被当作可重置的秘密武器。

⑤ 祂者把被删除的生命保存为备份，形成岛屿、森林和玫瑰园等

精神景观。因此他看似失忆，实际上仍能从隐蔽存储中取回过去。

⑥ 这幅幻象把祂者的多重生命与克里斯的一人军团并置：两人都被拆成许多版本，也都必须决定这些版本究竟是工具、后代还是同一个自我。

第十三章：奠基者的悔恨

森林心脏的远处传来清晨鸟鸣的合唱。克里斯摇摇晃晃地站起，眼皮上结着厚重的睡垢。刚从记忆海啸中跌落下来，他累得几乎看不见东西，更没有力气观察周围。鸟群用含混的旋律叽叽喳喳；如今它们已远在身后，可鸣叫仍附着在回声上，穿过森林一路传来，在他耳边像一只只小闹钟般啼响。

他揉去眼角的污垢，眯起眼，看见几英尺外有一个形状。那是一截老树桩，切面平整，恰好可以当座椅。克里斯喘着粗气，双手发抖，借力把自己降到树桩上。关节在他弓身坐下时以呻吟和脆响表示抗议。他抱住骨节凸起的双腿，把下巴搁在布满皱纹的膝头。令他震惊的是，一把流动般的长胡须从脸上垂下，像一只扎根在嶙峋皮肤里的细硬长垫子。

他闭上双眼，想象一片黑暗。他需要片刻的空无，不愿再反刍那些潜伏在意识角落、来自自己与他者人生的破损创伤。

可他实在太老了。他想象自己现在的样子：缩在沉重铠甲里，双眼乳白，留着巫师般的长须。他见过太多这类老人——退休金耗尽后，倒卧在下城济贫院外的裁决官老兵。

沉溺于几分钟自怜后，克里斯费力站起，打量眼前的地貌。

他站在森林边缘的一条小路上，身后纠结树木的庞大躯体与核心，像一片黑色涂鸦。小路两侧零星冒出的树木与森林里不同。树

枝披着银色树皮，整齐挺立，构成一条小小的林荫道。

克里斯回想自己的旅程，形成了一个假设：他经历的每一段记忆，都会把他送到岛上更远的地方。他想起舅舅罗达蒙特·罗多南特。罗德舅舅是母亲的弟弟，曾在研究古地球神话时学来许多童话，最喜欢拿它们吓唬克里斯。母亲那一边的罗多南特家族总想说服年幼的克里斯加入学术公会，而不是成为裁决官。我要是当时听了就好了……

外公赫贝托和罗达蒙特舅舅都曾用世界历史里的事实与故事纵容他的好奇，希望勾起他对自己那一行的兴趣。

如今，他拼命搜索脑海，努力从记忆中找出自己需要的那个罗德舅舅故事。

好像讲的是两个孩子迷失在森林里，沿途撒下面包屑，好让自己找到回家的路。

汉塞尔与格蕾特——就是这个！

他者的记忆就是他的面包屑。他偷窥到的每一个瞬间都把他引到这里。那些记忆构成一条路，通往那座能带他离开想象国度、返回身体的桥。

只要能逃出去，哪怕衰老成灰，他也在所不惜。他会穿过这场噩梦余下的一切，重返清醒世界——即使那个世界仍是通过画布抵达的远古过去。

沿小路前行时，他不禁猜测他者是否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又是否介意他窥探这些记忆。有些人完全有理由对陌生人阅读日记这样私密的东西严防死守，而眼下的行为比读日记还要过分好几个层级。

但那又怎样？只要他逃出去，他者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他必

须停止把目标当成一个具体的人。

可有一条灼热的认知仍在思绪里摇曳，他怎么也无法扑灭。他已经掘出了被遗忘的真相：上位者的祖先从他者那里偷走了生命的秘密储备，找到了开启不朽的钥匙。那是一碗象征性的热汤，而他本人也尝过其中滋味。

小路在一座古老山丘脚下终止时，他终于压下了脑中沸腾的问题。比山丘更古老的，是坐落在丘顶那座低矮幽暗的建筑；温暖的角度托住古老厅堂与炉火照亮的卧室。克里斯听见空气中飘荡的鸟鸣与音乐，它们从丘顶宅邸中央的四方庭院轻快传来。

宅邸中涌出的歌声、话音与耳语证实：这里就是下一处记忆枢纽。

等他一点点挪到山顶时，克里斯已感觉自己濒临死亡。他不禁怀疑，记忆中的自己能否经历变化，好让他焕然一新地离开这座岛。大概不能，因为衰老很可能只是象征的一部分。上位者是残酷的狱卒，以隐喻和噩梦充当狱警。

他拖着身体来到前门，试图敲门。可双手软弱无力，几乎无法控制。一阵令人眩晕的虚脱抽走他的呼吸，使他向前跌去，只能踉跄着重新站稳。窗边长凳像庇护所一样向他伸出手，以稳定的怀抱托住他枯萎的面颊。克里斯坐下来，任由长凳承受他微不足道的重量。

过了一会儿，一张四处游荡的桌子吓了他一跳。那件能活动的家具悄悄靠近，木制桌面上托着一个盘子，盘中放着一杯饮料。

“谢了。”克里斯咕哝着拿起杯子。他仰起头，一口吞下清爽起泡的号角莓果汁。思绪顿时清晰了些。他把杯子放回桌面，桌子以四条腿弯腰致谢，随即小跑着离开。

他知道，与上位者的一切发明一样，大议会宅邸的家具也在量

子维度状态中活着。这张桌子是丘顶宅邸的仆从。它必定嗅出了他这个人，偷听到记忆，才找了过来。至少它对入侵者很友善——可谓“宅教有方”。

饮料令他恢复了些精神，克里斯用发颤的双腿重新站起。他深吸一口气，朝桌子离开的方向走去。它正小跑向欢快声响的源头——一片宅外花园，园中扎根着幼小的朗木与一丛丛布莱利奇花①。克里斯专注倾听那些声音，却很快被花香淹没。号角莓果汁带来的温热嗡鸣麻痹了内脏，帮助他忽略衰老关节的疼痛，直到他走到繁茂灌木间一座临时搭起的凉亭前。

那张桌子正在一小群人面前卖弄本领。它用欢快的木腿为众人递上饮料，引得他们笑着鼓掌。所有人都聚集在凉亭旁，怀着期待，却依然兴高采烈。克里斯让醉醺醺的意识专注于这一幕，任由场景所捕获的记忆灌醉自己的感官。

在凉亭中央，他看见了他们。他者身穿华丽礼服，坐在顶部拱门正下方，与一位黑发女子手牵着手。他们正交换戒指，把镶有宝石的婚戒套上彼此的手指。

克里斯终于明白这场庆典的性质。不知怎的，他闯进了目标的婚礼。他者已经离开隆巴罗，通过这场在布莱利奇举行的结合，加入另一座宅邸②。

那些身影仍在那里，在宅邸旁的丘顶花园里一路舞到深夜。他看着他们相拥、咯咯发笑、畅饮，在古老花朵与新生藤蔓之间旋转起舞。

困惑弥漫在克里斯心中，愤怒的蝴蝶在胃里扑腾抗议。他的一半竟近乎兴奋，甚至为他者与布莱利奇的新娘感到高兴。可他体内的裁决官又无法不觉得这一切十分可疑。这场欢快而随意的婚宴背后，肯定藏着某种悲剧或操纵阴谋。还有这些宾客是谁？一群形形

色色的异星人，齐聚在上位者家族领地受到庇护的高地——他们是特工，或破坏者，对吧？这显然比“他者拥有朋友”更合理。

可也许，那个荒唐念头偏偏就是答案。那是一个他宁愿再接受几次记忆清洗也不愿承认的真相：这些宾客，以及这座高等宅邸的女家主，可能真心实意地参加庆典。他们对他者的爱，也许是真的。

克里斯看着朋友们在花园里来回走动，彻夜狂欢。困惑渐渐转调成悲伤。至少有人是幸福的。至少目前如此。

他知道，这个男人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突破梦境，他仍能采取行动。与聚在古老山丘上的那些人影不同，他拥有选择。此刻，挡在他与这些早已逝去的时间巫师之命运之间的，只有从这片领域逃出去这一步。

如果真要这样做，如果要杀死他者、改变历史，那他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他必须知道那个老人罪有应得。眼前正是一件关键证据。这个记忆世界要么会成为目标的不在场证明，要么会成为他的起诉书。克里斯明白，自己必须以司法公正的精神审视它。

可做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从来不容易。有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在严酷裁断与漫不经心的宽纵之间摇摆。罗兹一直是那个控制力完美的警官。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把靴子踩得更重，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克里斯真希望能向她求助，或者至少还记得她会说些什么。可现在，他只能相信她的缺席在自己心中留下的那道本能轮廓。

最终，人群陆续离开花园，直到山丘上只剩布莱利奇的新娘和她的丈夫两个活生生的身影。他们手牵着手走向宅邸大门。克里斯因观看记忆而疲惫不堪，于是在窗边长凳上躺得舒服些，等那对夫妻进去。

片刻后，他听见门轴吱呀作响，厨房地砖上传来匆促脚步。还有更多笑声、更多耳语，以及带着温柔保证却无法分辨内容的话。焦灼的希望渗透了宅邸里的每一道声音。克里斯透过身旁窗户向内窥视，试图找到低声交谈的来源。窗玻璃映着一轮永恒不落的夕阳；隔着那片玻璃，他看见了他们。布莱利奇宅邸把自己活着的思想低声讲给他听：

另一段时光中的双眼透过我被阳光漂白的窗户向内张望。庆典的声音从我敞开的大门流入，穿过厅堂与游戏室，从我的厨房心脏中搏动而出——家族正围桌而坐。我所庇护的血脉遗产如生命之血，在扎根的血管中流淌，就像那些先在房间与走廊中爬行，继而学会行走，最后奔跑起来的孩子。欢乐从餐桌向外散发。由我丘顶花园③种植和采集的食物铺满十六套餐盘：每个孩子一份，父亲一份，长子订婚的女士一份，还有我的女家主与继承者一份。

在我体内沸腾的生命迹象并非第一次出现；过去，它们曾出现过许多次。然而，数个世纪以来，家族与我周围的世界已变得寒冷。家族对“新式道路”那种安然自得的无视，只能在我的墙内存在。我是他们的盾，保护他们不受死寂空气中那些心灵感应者耳语的侵扰；在个体时代之后形成的各个社群，正是那些感应者追猎的目标。刀剑与流言在我的门前高高举起，可只要家人仍行走于我的地板与花园，我就会护他们周全。外面的世界阴暗而寒冷，被交易给一个残酷未来，再用神圣之锚和遗传丝线拴在时间之海上。那是一个从试管中的神祇生长出来的世界。但只要我仍立于布莱利奇山丘，孩子就会永远存在；新的生命与思想仍有机会萌发，而不至于被洗脑抛光的堂亲和充斥宣传的议会扼杀。我怀抱的生命迹象是我的秘密，是我存在的唯一理由——新的直觉宅邸④正像杂草一样，在环绕我的乡野与群山中纷纷冒出。

有一座宅邸，由我的女家主之子女的父亲培育而成；它在我家

人的思想上投下辽阔阴影。在爱与启示的时刻，我的地域灵会在整片庄园上变得稀薄，以便把家族藏起来，不让远方那座白木宅邸看见。那是一个新晋升的大血统，既充当家族越轨行为的不在场证明，也充当其见证者。它的力量刚从持续亿万年的沉睡中苏醒不久，可名为“隆巴罗”的耳语已经拼命想突破我的门槛，窥探我所保存的旧世界最后一个纪元——以及随之失去的一切可能。

然而，这场庆典是如此鲜活，如此生机勃勃。我的地窖里装满雪莉酒与葡萄酒，等待夜晚最终的祝酒。新的血液加入了族群。家族设宴庆祝长子和他的缪斯女神。他们订婚的消息一抵达我的领地，我的烤炉与烘箱便自行开始慢炖。如今，整个儿女成群的大家庭终于齐聚一堂，一边吃，一边笑，一边流泪，以纪念过去，也期待即将到来的下一代。新的生命又一次在我家族的土壤中扎根。一个新孩子即将降生，再度用想象与偶然填满这颗沉闷星球。

克里斯笑了，把目光从宅邸幻象中的家族身上移开。他在窗里看见自己的倒影，眼角已经刻满鱼尾纹。可他并不介意。他看见的自己不再是那个靠神祇之血强行维持青春、满怀苦涩的前士兵，而只是一个疲倦老人，因为见证他人的喜悦而快乐，为一个由其他人组成的家庭的喜悦。当他逃出去后，真的还能执行计划、杀死目标吗？丘顶布莱利奇宅邸里的这家人又会怎样？

他必须想出办法。拯救罗兹至少和拯救这个素未谋面的家族同样重要。

他怎能为了几条只在窥视中见过的生命，放弃拯救自己最真挚爱人的机会？

若他救下罗兹，在属于他们的时代找回她，也许两人可以一起组建自己的家庭，远离这个童话世界的重重谜团。

一阵嫉妒与好奇又在体内闪烁。宅邸展示的场景虽真挚动人，

可他仍几乎无法把眼前这位父亲、丈夫、即将成为祖父的男人，与根植在自己灵魂中的叛离者形象统一起来。他一边努力保护家人，一边又为上位者建造一个由他们统治的新永恒时代，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同时成立？这些幻象的边缘是否潜伏着某场悲剧，某场注定发生的大灾难——它夺走他者的家人，也击碎了他的灵魂？

克里斯能感觉到，又一个污秽的日子正沿历史山坡滚落，就像他自己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罗兹在战斗中被夺走的那一刻。于是，他继续沉默地观看、评判，聆听布莱利奇和那个被遗忘家族的故事，以便将它铭记在心，作出公正裁决。

他把耳朵贴到窗上，宅邸继续讲述：

当话题转向被偷走的未来，餐桌渐渐安静下来。

我的女家主开口了。她站起身，祝贺自己的长子与儿媳；骄傲使话语一股脑涌出。她的丈夫最近刚生成新的形态，一家人重聚不久，如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即将成为父亲。至于他的新娘……无论我的女家主还是我，都没有料到普莱多尼乌斯新宅邸的一位堂亲——上位统治者唯一的织生继承人⑤——竟会以爱情之名叛离，加入我们的家族。

但我的女家主微笑着，欢迎新女儿和她腹中的孙辈成为这座家宅的神圣成员。

“我的姑娘，”她说，“这场宴席是为你而设。你是织机结出的果实，如今也是布莱利奇引以为傲的女儿。”

女儿点点头，心怀感激，却有些局促，一抹忧郁的微笑落在脸上。“我们感激您如此亲切地接纳我，妈妈。但我的丝线之父已经怀疑我逃离了艺术家公会的营房。天幕画师学院已经拆毁我的作品，还怀疑您儿子和我同情皮提亚派。”

我的女家主与丈夫在思想中共同斟酌。片刻沉默被长子打断。

“父亲、母亲、亲爱的兄弟姐妹，”儿子停止祝酒，把酒杯放到我的桌面，直视家族每个人的眼睛，“我们请求你们保护我们，让我们在布莱利奇的家中获得庇护。若这次怀孕被发现，我们的孩子会被视为至高统帅[6]失败的证据。父亲，你在政府里的敌人根本不在乎你我都是第一等级的枢机。他们坚持指控你与异星人勾结。他们知道，我们在议会中的席位不过是一条心照不宣的技术性安排，好让统帅——以及我的祖父——可以监视我们。”

他凝视着父亲眼中已经褪去的色彩。

另一个男人沉默着，像养育他的山一样古老而坚忍。作为一贯寡言的大使，他仔细斟酌措辞，以了然的悲哀回应儿子惊恐的目光。“你们本该早点来找我们。但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留在这里，我会处理议会。”他转向儿媳，“我也会处理你父亲。他那场统治所谓的永恒，被夸大得太厉害了。”

“可只要他仍在统治，就是我们整个家族的危险。”我的女家主说。真相从她的思想灼烧进丈夫脑中。

“他曾为了更轻微的抗命，清洗整个血统[8]。”儿媳说，“我还是女孩时，他会给我唱自己买下的未来。他说，通过我创造的血统，以及由我继承的议会宅邸，将以他的威严染遍现实。一个掌握创造之力的暴政，我们怎么可能挑战？”

“也许，”我的女家主说，“唯一答案是耐心。我们养育未来，教导、学习、成长。也许到那时，我们的声音会大到无法忽视，我们的善意也会强到无法忽视，世界终将倾听。”

一记雷鸣般的敲击砸在我的门上。神躯撞木发出的轰然巨响刺穿温柔的寂静。年轻的女管家从父母身旁起身，朝炉火鞠了一躬，随后走向门厅。

父亲皱起眉。“访客？这个时候？”

“我们从监测网上消失多久了？”长子慌张地问妻子。

门闩正在被拉开。她结结巴巴地回答：“天——天使之眼自从你父亲偷走那——以后，就——就再也没有记录到我们的存在……”

“安静！”命令从我的女家主思想中射出，进入餐桌旁每个人的脑海。

某个东西跨过了我的门槛。寒冷、恶意与恐惧从地基深处涌起。预先到来的悲恸刺穿家族；一个白袍身影大步穿过敞开的门，进入厨房。

年轻的女管家——我的女家主与其配偶最年幼的女儿——畏缩在那个身影高耸的余威中。即使她只在我的厅堂里听别人把这个黑暗存在称作无名的不祥幽灵，也知道来者是谁。

“抱歉闯进你们的庆典。”技术寄宿者⑦的话虽如此，语气里却没有丝毫真正的歉意，“我厌恶破坏待宅礼法，可出于良心，我不能容许这样一场家族团聚没有我参加！既然我儿子从未给过我这份荣幸，我想年轻人可能需要一番介绍。别害羞，过来向你们年迈的祖父问好。”

他者站起，从马甲里抽出一把双刃刀。“离开。赶紧的。你要是冲我来的，那我们立马就走。你可以带走我，把我拖回你这一次为我施下的任何血契里。但不是这里，永远不能在这里这样做。”他的声音因隐藏的年岁而噼啪作响，最深处滚动着一种比原始本能更古老的低鸣。

我的女家主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你在外面待了多久？像个电流幽灵一样潜伏着，等着进门？”

“久到足以听见消息。”技术寄宿者笑了，可这笑容传达的快乐，并不比他那句道歉传达的悔意更多，“那个喜庆又顽皮的消

息。谁能想到我会成为曾祖父？至高统帅不会高兴。你丈夫和你的枢机儿子偷走了他最宠爱的女儿。现在你们这个小崽子又用不入流的念头，污染阁下以织机构建的设计。他若发现，用‘叛国’来形容都嫌太轻。”

“爷爷，求您了。”长子抓住古老幽灵那条金饰覆盖的手臂；技术寄宿者手镯的叮当声为他的话断句，“您和我们一起坐在议会里，沉默了好几个世纪。您和我从未见过，可这么多年里，您一定早就知道我父亲拼命隐藏的生活。至于我妻子的父亲——您所谓的‘至高统帅’——为了我们所有人，也包括您自己，他绝不能介入。若他发现，就连您也躲不过他的怒火——”

“我的野心远在统帅那毛茸茸的屁股之外。”技术寄宿者发出爽朗大笑，“他的统治不过是多重设计中的一小段。”

“那么，我的孩子与你无关。”儿媳的话浸满毒液。

“然而……”技术寄宿者说，“我在这里仍有实验要做。若因协助抗命而让实验受损，我的日程可要乱成一锅粥了。”

“你这个怪物！”儿媳回答。

“别激怒他。”长子握住新娘的手。

技术寄宿者仿佛没听见，继续说道：“当然，我已经提交动议，要求就你和你父亲各自玩忽议会席位一事举行不信任投票。也许审讯卫队可以把窥探器塞到你们床底下，自己把真相连根拔出来。当他们发现至高统帅的遗产遭到亵渎时，执行命令绝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议会知道我一直在星外——”父亲开口。

技术寄宿者打断他：“而且去得远多了。四面八方都有你的敌人。想想我们栽种的那座宅邸。若不趁春天清除一些杂乱，我们就

无法洗净隆巴罗的名声，也无法确保它的安全。”

“让隆巴罗见鬼去吧。让它坠进墓渊。这才是我的家。”父亲指向我厨房敞开的子宫，指向他找到、亲生并养大的家族，“这才是我的家人。这里没有你的位置。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都在我们的宅邸之内！”

“你打算怎样？”技术寄宿者讥讽地轻笑，“呼叫邻里守望队？你的命运已经封死了。你，我的儿子，仍有交易要履行，也仍有角色要扮演。其他那些小碎片不过是附带损失。他们挡不了我们的路。”

他在原地转身，靴底碾过我的地板，把它弄脏。我不由得战栗。他上下打量儿媳，仿佛她被悬在试管里。“我的女士，你本可以成就更多。你是至高统帅宅邸的艺术家继承人。皮提亚诅咒我们的混乱时刻奠定了你的存在，你是他新血统中的第一人。他用被诅咒杀死的那个孩子所留下的破碎基因，把你纺了出来。你本可以雕塑卫星，永生不死，让艺术家的触碰在一切历史中受到尊崇。可你玷污了我和你父亲的实验与设计。真是一场错得离谱的测试。如今，你体内携带着诅咒的遗产，一个新孩子——鲜血与烈焰巫术之女。”

“住口！”我发出怒吼，因为古老礼法不能永远遭到无视。我向那个小个子男人释放怒火，唤起自时间之前便在我体内践行的一切待宅仪式。狂风从每一扇门下呼啸而出，从每个角落与缝隙中骤然卷起，又从窗户扑向那小个子。他身上的白金长袍像雪羽般翻飞；我把叛徒从厅堂冲走，越过我存在的门槛，将他驱逐出去。可技术寄宿者尖声大笑，依靠可憎头衔与卑劣阴谋所催动的傲慢，飘向安全之处。

窗上的霜裂蔓到一动不动的克里斯身上，冻痛他的头侧，把他

从幻象中唤醒。他猛地一惊，揉了揉太阳穴，手掌擦过面颊。冰霜刺痛枯萎皮肤。他用舌头舔了舔下巴上的一点残留物。是咸的。他在幻象中一直哭泣；当他梦见过去时，泪水凝成了霜。究竟过去多久了？那个家族是否还在宅邸里焦急等待，挤在厨房炉火旁躲避寒冷？

思绪飞驰，直到他看见脚印——崭新地刻在刚落下的积雪上。他扫视那些踪迹，每一组脚印都列队通向布莱利奇宅邸的大门。它们就在那儿，像一中队红色甲虫般聚在紧闭入口旁：一整排至高卫兵。

那个混蛋，克里斯心想，他向人告发了这家人。技术寄宿者自鸣得意的残酷在他脑中回响。他强迫自己从休息处跑向门前由根须构成的悬檐。

他根本来不及形成清晰理性。那只是本能，是裁决官的第六感，把他拉向门口正在发生的一切。卫兵们用力锤击木门，另一些则启动攻城炮。他们是机器里知道自身位置的齿轮。这里没有正义，只有毫不遮掩的仇恨。

对克里斯而言，这显然是一场入室侵袭。他接受任务，沿画布的丝线被送往过去，是为了拯救隆巴罗；但这绝不会阻止他尝试帮助另一座面临危险的宅邸。他不知道驱使自己的是裁决官训练留下的半截记忆，还是上位者用针刺进他体内的忠诚，可他知道，自己必须介入，必须充当保护者与守卫。

然而，当他跑到门前时，胸腔仿佛即将塌陷。克里斯拼命恢复呼吸，只能提醒自己：他不过是一段记忆，而这段记忆每秒都在衰老。

卫兵们正在点燃火球。队长点头下令，手里紧攥着卷起的文书。

去他的年老体衰，克里斯必须行动。他逼迫自己向前冲去，却被铠甲重量压倒。铠甲闪耀着红光，与卫兵身上的防护装饰相互映照。他跌进那团魁梧的仇恨，士兵们仿佛全由烟雾构成；他直接穿过他们站立的位置，肩膀撞上宅邸大门。

他在这里只是观察者。无论多么想，无论多么需要，他都无法真正行动。

克里斯摔倒时，大门在撞击震动中松脱，向内敞开。他被掀翻在门厅地面，脸贴着仿佛正在搏动的地砖；长靴队伍则朝卧室行进，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

布莱利奇的女家主——他者的妻子——高声命令卫兵离开，可她的权威落入一双双毫不在意的耳朵。克里斯伏在地上屏住呼吸，听她恳求士兵等待丈夫回来。一名卫兵把她推到一边，将她从场景里切除；其余人则着手制服整个家族。克里斯从眼角看见枢机之子被手铐紧紧扣住，一把刀抵在他喉咙上。他听见女管家的哭喊——从布莱利奇讲述的故事里，他认出她是他者最小的女儿。枪火迸发时，她在其中痛苦扭动；尖叫被高高托起，又在颤抖墙壁之间来回反弹。随后，她倒在克里斯身旁，堆成一具死去的躯体。

“不！”克里斯啜泣着，拖动身体，想在女孩生命最后一刻把她抱进怀里。可她已经死去，卫兵们毫无悔意地继续深入宅邸，也没有任何见证者能够阻止他们。

记载那场战争的古老书籍曾把克里斯和他的克威奇众描述成无情的毁灭工具；长久以来，他接受了那些传说附带的虚假自我。也许它们曾经属实，但面对眼前这一切呢？这绝不是他。他从来不想成为这样。

他离开死去的女管家，摇摇晃晃地继续进行徒劳追赶。

鲜血从卧室一路流出，新近屠杀留下的铜腥味弥漫在空气中。

仅凭寂静，克里斯就知道那些房间里已经不可能找到活人。何况，他也无法承受亲眼看见这座宅邸被迫变成的屠宰场。他继续走向厨房，可身后的空间很快被阴影吞没。起初，四周不断累积的黑暗看起来像熟悉的深红暮色；可阴影里挥之不去的焦木气味，戳破了他正在消亡的乐观。烟雾黏附在他身上，以静止的烟柱遮挡吞噬宅邸的火焰。

但它遮不住尖叫。布莱利奇及其孩子临死前的喉鸣，比余烬更能灼伤他。

他抵达厨房时，卫兵们早已离开。火球曾在致命的一瞬间轰然咆哮，随后归于死寂。克里斯倒在熔化的炉架骨骼旁，蜷缩于一团灰烬中哭泣。直到痛苦的移动声把他从这片记忆景观承载的死亡恍惚中惊醒。他看见一个兜帽身影从地窖入口的幽暗中蹒跚走出，小心避开散落残骸。那人把某样由层层亚麻布包裹的东西紧抱在胸前，指上的宝石闪了一下。那是一个婴儿。老人把新生儿裹在斗篷内，保护她不受屠杀余波侵害。身影静立片刻，也许是在等待其他幸存者，随后像一缕游魂般出发，走向连接那座巍峨山峰的堤道。

克里斯已经准备跟上。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告诉他，那座山的另一边就是通往身体、离开记忆的桥。兜帽陌生人已经被岛上高耸古老地貌的辽阔吞没，可他知道自己必须追赶。克里斯从灰烬里撑起身体，以近乎折断骨骼的代价踉跄前行，如同一只追随牧羊人的羔羊。

走到堤道中央，他低头望去，看见下方山丘上仍在冒烟的布莱利奇残骸。从这个高度，他看见一个人的废墟在自己家园的废墟中徘徊。那是他者。破碎的奠基者跪倒在地，在悲剧背景前渺小得如同一只白蚁。然而，一段仿佛延伸到画布及其创造者记忆边界之外的时间过去后，他者重新站起，带着颤抖却坚定的目的走向山体最陡峭的上行路线。他开始攀登，像疯子一样手脚并用，怀着克里斯

前所未见的狂热。克里斯明白，若想跟上那些神秘登山者，就必须追上他的速度。

抵达堤道与山脚交汇的坡面时，克里斯倒下了。每一次呼吸都像被匕首刺中，断断续续地灼痛。他太老、太累，也太过破碎，再也走不下去。他呼喊求救，可无人能够听见。

抬头望去，他看见他者近期记忆的倒影与阴影沿山路飞掠，以生命的回声盘旋着通向峰顶。几个闪烁片段呈现了他逃离自己古老的当下、潜入至高统帅政权末日的时刻。记忆中，他者一次次与这个世界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秘密会面，共同制定计划，结成反抗统治者的联盟；这些经过多次转述、已经褪色的场景起舞般掠过。克里斯还瞥见他担任大使的零碎时刻——在一场无休止的战争里逆潮而战。还有那道双手染红的阴影，他者无穷过去的回响，被锁住、被牺牲——一场欺骗好战者、把冲突推入线性轨道的双重骗局。

还有克里斯自己，站在他者身旁，看着上位者的代理人向他们和吸血鬼反抗者开火。

山峰重新褪回岩石。克里斯穿过记忆猛抓过去，流血的手指死死扣住最稳固的一块突出岩石。他徒劳地试图把自己拉上去，皮肉被磨得粉碎。他已经耗尽了一切。死亡门铃的歌曲在脑海中越来越响。他猛吸一口气，心脏遭受某种猛烈袭击，痛苦痉挛。呼吸冻结，手指松开；随即，抽搐攫住了他，他坠落下去。

山峰、丘陵和堤道从身旁急速掠过。他坠得比任何深渊都更深，落入记忆之外的炼狱，彻底迷失——远离那片海，也远离画布。他已经沿桥面向下滑去，像宇宙手电筒光束中一粒上下弹跳的尘埃。

而在逐渐退出视野、消散于记忆的峰顶，他最后瞥见了他者隐秘的真相。

此刻，他者已经追上兜帽身影。两个老人进行着无声交谈，建议跨越出生与重生传递。披斗篷的男人怀抱那个裹在破布里的孩子⑨；他手上的印章戒指闪烁着早已筹谋多时的预知之光。随后，老人把女孩交进他者如软垫般托起的双臂。

婴儿咯咯笑了起来。那笑声把克里斯从幽灵幻象中唤醒；他砰的一声，落回自己的身体。

译者注

① 布莱利奇宅邸代表被拉斯隆秩序压制的另一条社会道路：自然家庭、儿童、跨物种宾客和不受织机设计的生活仍能在其墙内延续。

② 大家族婚姻通常意味着血统、宅邸与政治席位的重新结合。祂者与布莱利奇女家主的婚姻却建立在爱情和秘密家庭上，直接挑战新制度。

③ 这一段由宅邸自身叙述。活体祖宅能感知房间中的生命、把家族当作体内血液，并主动隐藏或保护居住者。

④ “直觉宅邸”保留皮提亚时代的自然生育、开放心灵和非理性传统。它们被中央政府视为历史倒退与政治威胁。

⑤ 拉斯隆把自己的织生女儿设计为家族与政权的继承者。她选择爱情、自然怀孕和布莱利奇家庭，因此其存在本身就否定了父亲所谓织机制度的必然性。

⑥ 至高统帅仍是拉斯隆。他既是这名年轻女子的“丝线之父”，也是下令清洗布莱利奇的政治统治者。

⑦ 技术寄宿者是祂者的父亲或长辈式创造者之一，也是织机和新宅邸计划的设计者。他把家庭成员当作实验材料，而非拥有自主选择的人。

⑧ 大家族政权可以把一整座宅邸和全部成员判为异端并抹除。布

莱利奇的毁灭解释了祂者为何从体制内部的改革者转向反抗拉斯隆。

⑨ 这是布莱利奇大屠杀的幸存婴儿。未来的祂者回到过去将她救走，使自然出生的血脉得以延续，也为后来有关博士人类家系的传说留下可能性。

第十四章：饮茶日

他醒来时身处一间牢房。人工照明猛然亮起，以生硬的撞击刺痛他的感官。毫无衰老、也没有瑕疵的身体沉沉坠在束缚他的锁链上，被上位者生成的廉价重力场拉得湿重不堪。

陈旧尿液的气味，以及头痛那种平凡的嗡鸣，都证实他已经回到现实。他仍被困在时间之外，但至少重新落进了坚实的历史。

振动在臀部下方喀啦作响。他仰面躺着，正对黑暗天花板；一团团纠缠的通风管道像缎带般铺成迷宫。四肢各自被锁链缠住，牢牢钉在地面。

房间一角有一股模糊光流，说明那里有一扇超出他视野范围的窗。光来自飞速掠过的恒星和星云旋涡。这里显然是一艘囚船——脚镣手铐和一切舒适设施的缺失已经说明问题。他嗅了嗅空气，无视铠甲散发出的污秽酸味，专注捕捉廉价生命维持场那一丝刺鼻气息。这是市面上最基础的技术，功能原始而粗陋。

他位于一艘囚禁舟船①上。这种船由上位者的精锐战士用于时间远征，是一件劈开旋涡的钝器，载着货物和罪犯驶往帝国中的世界与历史，去对抗那些潜伏在深层时间阴影里的存在。

克里斯身旁的地面上还乱糟糟地摊着另一副锁链，每条锁链末端都是光滑敞开的铐环。这说明它们是用钥匙打开的，而非被暴力挣脱。在他从那座由记忆世界构成的精神刑讯场中醒来之前，这间

牢房里还有另一名囚犯。克里斯扭动脖子，转着眼珠检查周围，尤其是那副敞开的锁链。

一把管状钥匙躺在地上，位置恰在最近的空手铐与他指尖之间。船体振动使它无精打采地来回滚动。克里斯让手指做出剪刀般的夹取动作，祈求女神保佑，希望它滚过时自己能像夹住一根粗大雪茄一样把它夹住。

他绷紧手指，猛地一夹，又以精细动作轻弹一下。命运眷顾了他，小钥匙朝正确方向翻滚，沿指间落进掌心。

片刻过后，钥匙打开了铐环。克里斯坐起身，自由带来的舒缓让全身每一寸都酸痛起来。

可他也有问题。为什么会有人把如此好用的工具留在他伸手可及的位置？先前逃出牢房的人一定走得十分匆忙，才会忘记钥匙。克里斯心中当然有一个最明显的前狱友候选人；但作为裁决官，他知道不能把自己锁死在最简单的猜测上。凶手未必总是管家。

头顶通风管内传来隆隆声，把他的注意力拉向接入天花板的粗金属管网。回声在管道里一路碰撞，越来越近。他原本希望那只是过滤空气流经管道时的轰鸣，可声音正带着踉跄却明确的目的，沿管道朝一扇检修口逼近。

舱盖猛然掀开。克里斯绷紧身体，准备面对任何在牢房上方爬行的东西。他摆出战斗姿势，目光牢牢锁住敞开的洞口。一只手从里面伸下，挥舞着一块白手帕；手帕在僵滞的人工空气中笨拙地扑动。

“稍息，士兵。”一道熟悉声音从管道里喊道，话中带着一丝嘲弄。

克里斯的犬儒本能重新占据上风。他意识到，他者就潜伏在上方，而且处于自己能够爬到的位置。

他者继续道："我留下逃脱手段给你，可不是为了再遭你一次伏击！"

克里斯咬紧牙关，强忍住咒骂，视线仍锁定声音传出的管道口，叹了口气。"你在上面干什么？"

"逃跑！"他者说，"你到底上不上来？还是还想打架？典型的士兵！难怪未来的我会抛下你。"

他不需要更多挑衅。克里斯纵身跃起，手臂向上一甩，以体操运动员般的精准抓住舱口边缘。他很庆幸自己不再像记忆景观中那样年老体弱。他借力穿过方形洞口，用手肘在通风道内部爬行，怒气冲冲地向他者挪去。

当他抵达侮辱声的来源时，他者正盘腿坐着，以一种别扭的姿势蜷缩在管道中，把保温瓶里的热饮倒进两个小杯子。

"你若还是想打，"他者说，"至少先喝杯茶②。经历了刚才那些事，你理应暖和暖和。"

"这是圈套？"克里斯扫了眼杯子，嗅着从饮料上方升起的蒸汽，试图辨出任何毒物气味。除了香甜坚果味，什么都没有；那气味诱惑他朝信任迈近一步。

"很抱歉，我刚才采取的办法有些笨手笨脚。不过，既然你已经上来了，不妨先享受短暂喘息，然后我再让你了解眼前的紧急事项。"

"你想要我帮忙？"克里斯停顿一下，把线索串联起来，"那把钥匙是你留下的。你想让我逃出来！"正是他者的指引让他穿过记忆之海、重返身体；也正是他者帮助他从牢房脱身。

"喝着茶，我会把一切解释清楚。"他者递过一只杯子，热气从杯口升起。

克里斯叹了口气，从他手中接过茶杯。

“我想你已经看出我们在一艘囚船上。”他者啜了口茶。

“是啊。我猜那些卫兵在时间城里把我们打倒后，就把我们装上了这艘船。”

“正确。”他者说，“你能猜出有多少船员在驾驶它吗？”

“想得到准确数字，我得先知道船上还有多少其他囚犯。”

“只有我们。”他者说，“我们是船上最后一批货物。”

“那么最低船员配置应当等于囚犯人数。尤其是他们还费力把我们冻结在时间中。”

“完全正确。”他者说，“只有两个人。”

克里斯点点头，一口喝下茶。“你想让我帮你放倒他们？”

他者这次咧嘴笑了。“干这种活，士兵还是有点价值的。”

“我是雇来的枪手，”克里斯说，“不是一支单人军队。”

“你受雇来杀我，不是吗？”他者说，“是谁想让我死？当然，除了你本人。”

“我……”克里斯考虑过告诉他隆巴罗如何雇用自己，但那座白木宅邸的阴影在记忆中闪了一下。即使在他者帮助他渡过的记忆景观里，那也是一个不断蔓延的存在。他正被夹在两个庞然实体的影响之间：宅邸与奠基者。

不过眼下，他可以先放下这一困境，专心解决囚禁者。“我们要是能活过这场乱子，我就告诉你。”他把剩下的茶猛灌下去，放下杯子，盯着这个既是目标又是同谋的人，“你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得爬到驾驶舱正上方，船员应该都在那里。”

他者叹气。“茶歇结束。”他四肢着地，继续向黑暗深处爬去，

把空杯和保温瓶留在身后。

克里斯咬着嘴唇，挪动身体跟上。

随着缓慢的几分钟过去，通风管里的闷热与幽闭感愈发浓重。克里斯在不断收窄的隧道里攀爬，落后他者一小段距离。两人一言不发。

克里斯拖着身体前进，想象自己正走在一条通往岔路的道路上。他知道，只需选择眼前某条比喻意义上的岔道，就能轻易完成任务——在他者最脆弱的这一刻背叛他。可他发现，某种仿佛亿万年未曾亲近过的感觉再次出现：选择的诱惑，被自己压抑已久的其他可能性带来的销魂快感。此时此刻，克里斯拥有选项。若像一个堕落裁决官那样枪火齐鸣、横冲直撞地闯进局势，就会炸毁通往更好结果的一切桥梁，最终只剩别人许诺给他的幼稚复仇。

他和他者一同被捕，被同样两名卫兵在同一时刻击倒。

他们的心智被关进同一片记忆之海，身体也被锁进同一间牢房。

而且，正是他者的声音把克里斯引出记忆海，让他在那间早已被他者逃出的牢房里醒来。

所有事实都指向一个明显结论：他者需要他。即使不是非他不可，也需要某个人充当盟友——或共犯——协助完成针对驾驶囚船的狱警所策划的反叛。

无论如何，克里斯想要答案。他加快爬行，一点点追近他者。

然而，就在他尾随时，他者停了下来。克里斯抓住机会，一把攥住他的双脚。

“墓渊在上，你到底干什么？放开我，小伙子！”他者扭动身体，想把鞋从克里斯手里挣脱。

“你为什么需要我？”克里斯逼问，“究竟是什么让我对你的计划如此重要，以至于你肯让我穿过你的过去？你逼我见证你生命里每个痛苦而私密的瞬间。你把我引到这里，显然需要我相信你！为什么？”

“你杀过我。”他者用平淡、陈述事实般的语气说，“你证明了自己敢于依心而行。虽然受了误导，但你站稳立场，果断出击。我不需要你永远都相信我，只要你今天相信我就够了。”

克里斯无言以对。他只能把他者的鞋抓得更紧，陷入沉思，紧紧闭上双眼。

也许，如果他够幸运，他者所言属实，他确实打算提供帮助。也许——只也许——若自己帮助他者，对方也会反过来帮助他收拾叛离者未来阴影造成的残局。或许，他能通过协助改变他者的道路——用救赎而非复仇来改变时间。

“今天。就今天，我会相信你。”

他睁开双眼，放松方才紧绷的身体。可他者已经不见了；克里斯手中只剩两只空鞋。他闭眼沉思、对外界毫无察觉，究竟持续了多久？还说自己冲动呢！若想赶上去，他必须立刻行动。他扭动身体穿过通风管最狭窄的位置，从灼热金属管道中挤过去，直到抵达一处盒状的大空间。

他跳下来，看见他者只穿袜子站在一扇检修口上，正把钥匙插进固定金属方盖的螺栓与磁力锁之间。

这处空间足够高，克里斯终于可以完全站直。他双腿酸痛、脚步不稳地走向他者。

“我的鞋呢？”他者问。

直到此刻，克里斯才意识到，自己把老人的鹿皮布洛克鞋丢在

了黑暗的通风管中。“抱歉。”

“不要紧。”他者笑着回答，“穿袜子我也能打。”

“计划是什么？”克里斯问。

“我们正站在控制舱上方，两个驾驶员就在下面。我会打开舱盖，让突袭本身充当盾牌。等代理人靠近，我就发动伏击。搏斗结束以后，你再下来，和我一起完成最后阶段的事项。”

“所以你还是打算以后再解释。”克里斯说，“行，我就在上面等。但我下去后，你最好告诉我究竟在搞什么。”

“当然，当然。”他者一边说，一边挪到舱盖中央；钥匙正逐个解开螺栓。

“等一下！”克里斯说，“你正站在舱盖上——它一开，你会掉下去。”

“我没时间等待，也没时间把驾驶员引过来。船快到岔路口了，我必须选中一条道路……”

他者的话停了。他最后一次指向脚下的舱盖。方盖像活板门一样猛然打开。克里斯想出声阻止，可他者已经坠向驾驶舱。

下方传来落地的闷响。紧接着，克里斯听见两声受惊惊叫，又听见两把枪从枪套中快速拔出的嗖声。一记断裂脆响之后，两支爆能枪同时尖啸开火，随后是身体砸在地上的沉闷声响。

克里斯闭上双眼，呼吸浅促，等待下方出现任何生命迹象。

“能下来帮我吗？”他者喊道，“我需要人帮忙把这些衣服脱下来。”

克里斯猛然睁眼，试探着走向敞开的舱口。他探头向下检查现场。他者正拉扯一个脸朝下死去的驾驶员身上的铠甲，用手摆弄搭扣。

克里斯从舱口放低身体，双腿像正在下降的钟摆般摆向地面，这时才重新感到自身全部重量。

他摇晃着走向尸体，用发抖的手把它翻过来，看见死者的脸。

“瓦尔德雷德代理人。”克里斯说，“你杀了他。”

“另一个也杀了。一石二鸟。或者说，两把枪，两只鸟。解除他们的武装很容易，不到一秒就行。这是我年轻时在金星学习武术的好处之一。”他者指了指另一具尸体。那具尸体脖子被扭断，心脏又被一束等离子光贯穿。

“你把他们两个都杀了。”克里斯转向另一具遗体，观察维尔-雷德卢姆斯将军脸上被死亡固定下来的惊愕神情。

“一位宅邸奠基者及其后裔。”他者毫无感情地说，“一同倒下。”

“你既然这么厉害，为什么不能只制服他们？你不必冷血杀人！”

他者嗤笑。“刺客居然说这种话。何况我不能留下他们。我需要铠甲。”

“铠甲和他们的传记印记是同构绑定的③。”克里斯说，“铠甲是活的。除非穿戴者死亡，否则根本脱不下来；之后它才会准备好回收利用，交给另一名士兵穿着去死。”他望向他者，抓住他的手臂，“而我不是刺客，我是裁决官——不是杀手。我有工作要做。为了更大的事业，有时不得不弄脏双手。”

他者笑了。“所以你明白。若说自己的行动没有带来任何快感，那是在撒谎。”他从瓦尔德雷德低垂的头颅上卸下头盔，把深红色头具递给克里斯，“给。戴上它，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必须杀掉这两个可怜灵魂。他们临死的心智大概还在向时间城的母计算机

广播；你或许能捕捉到几个转瞬即逝的画面，足以说服你加入我的小小反叛。”

克里斯接过头盔，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自己与普莱多尼乌斯一起偷来的那一顶，不知在瓦尔德雷德和维尔-雷德卢姆斯开枪击倒他之后的哪个时刻遗失了。作为记忆监狱经历的补偿，这顶新头盔实在寒酸，不过看起来很合适。他把它扣到头上，系好下巴带，感受头盔的重量托住头皮。他转动脖子，试着适应这件新装备，一缕颤抖的陌生感受突然流过，使他冻在原地。

图像涌入脑海：

瓦尔德雷德正在一台战争织机的庞大层架中被搅拌成形。克里斯能感到头盔熔化的金属，在士兵诞生那一刻与他焊为一体。他为战斗而生，为杀戮而生，为死亡而生，也为再度延续这场循环而生。

另一股涓流般的感受带来第二次闪回：还是瓦尔德雷德，站在一座日光炮塔高耸的桅杆上，把白昼光束射入太空，追杀正在逃亡的伊斯加洛斯难民群。

克里斯感受到士兵脸上绷紧的笑；他飞快拍击控制台按钮，让屠杀进一步扩大。

现在，瓦尔德雷德和他的族长并肩穿过殖民世界故乡的沼泽。他们有说有笑，把一枚枚手榴弹扔进泥水里藏有吸血鬼幼体的水池。

克里斯用力捶打自己的头盔，直到死去士兵令人作呕的尖笑淡去。

“你想阻止怪物吗？”他者问，“瓦尔德雷德最后的思想、最后的感受，是为自己执行的屠杀而骄傲。和这种人没有道理可讲。有些东西必须以战斗阻止。”

“他们准备怎么处置我们？为什么只剩我们两个囚犯？”对士兵的恐惧沸腾溢出，克里斯一口气抛出问题。

“你是一个谜，是上位者及其战士无法理解的神秘存在。你会成为供他们研究和思索的对象。至于我？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件失落文物，应当像博物馆藏品一样保存、看守。其他囚犯没有同样的‘价值’，所以都被送到殖民世界公开处决了。据说这样能振奋侨民士气。不过，我们会沿丝线驶向另一条路，回到那片我曾称为家乡的④、黑暗混杂的世界。”

“战争呢？”克里斯问，“我在吸血鬼那里见到你时，你正试图终结它。”

“早已结束。至高统帅在战争开始前几个世纪就宣称取得一场空洞胜利，可战斗自己找到了终点。那是一场吞下自身尾巴的冲突。从那以后，无论平民、吸血鬼还是上位者，都一直承受暴君残酷傲慢带来的苦难。”

克里斯点头。“一个专制者在战争中勉强获胜，于是转头惩罚臣民。时间贵族总喜欢装得道德高尚，可你们并不比人类、也不比一切被你们视为低等生命的存在更好。”

“完全正确！”

“所以，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必须设法杀你。”克里斯说，“我来自你的未来。我知道你会变成什么。你是上位者统治时间与生命的零号病人。若没有你，他们会永远停留在封建技术官僚体制里，在魔法或技术的贫瘠道路之间争抢——一个因自我隔绝而逐渐消失的偏远角落。其他所有人则可以安安静静过自己的生活。”

“我不是病人。”他者说。

“是，是，我知道。你比病人‘更有资格’。你想治愈上位者造成的创伤，想修补他们扯断的丝线。我甚至觉得自己相信你。可你真

能改变这一切吗？真能让未来变得更好吗？”

他者思考片刻，随后迎上克里斯的目光。

克里斯回望那双海洋般灰暗的眼睛。他能看见塑造了这个男人当前化身的悲痛根基——一场被埋藏的哀悼，灼进他存在的每一根纤维，推动着每一个行动。克里斯想起布莱利奇被屠杀的家族，也想起那个在最后关头被他者未来幽灵救下的幸存后裔。

“我不确定自己能修好未来。”他者终于说，“但我们可以尝试拯救现在。也许这样一来，就能为更进一步的改变种下种子。”

“在那片时间之海里，”克里斯说，“我穿过了你的记忆。我看见你的家人遭遇了什么，对此我很抱歉……可你的曾孙辈继承人得救了，未来的你救下了她。这难道不能证明历史可以改变？悲剧发生时，你回到过去，重写了一个更好的故事。我们不能再做一次吗？”

“也许可以。不过，你必须留意涟漪，确保别把自己的尾巴吃掉。”他者慢悠悠地走向飞行控制台，“时间刚刚好。”

“说吧，你到底有什么计划？反正要设定航线，不如现在告诉我。”克里斯走过去，在控制台旁与他会合。

“到这里来。”他者指向两张皮革驾驶座中的一张，“坐到我旁边。我需要你帮忙入侵头盔的精神广播信号。我们要给上位者发一条小小的消息……”

译者注

① 囚禁舟船是上位者军方的时间运输舰，用来把囚犯、士兵和战争物资送往殖民地或历史战区。它更像装甲运兵车，而非博士那种自由探索的TARDIS。

② 在许多博士故事中，危机中的一杯茶既是英国式习惯，也是拖延、谈判和重建信任的手段。祂者在这里用饮茶迫使克里斯暂

停刺杀冲动。

③ 上位者盔甲与穿戴者的生物数据绑定，既能记录思想、广播身份，也会拒绝未经许可的使用者。只有原主人死亡后，装备才会允许回收。

④ 祂者计划把囚船带回旧世界和隆巴罗，开始针对拉斯隆的“耐心革命”。这也是他从神话奠基者逐渐走向被放逐叛离者的关键转折。

第十五章：耐心的革命

克里斯在座椅中坐稳，系好缓冲带。他抬手摸向下巴，准备解开头盔。

“别摘。”他者说，“我希望由你来传递消息。你左耳护片附近有个小接口。”他从控制台检修口抽出一根细电缆，递给克里斯，“把它插进去。我来处理安全协议，把频道准备好，让信号在这颗星球所有公共影像屏幕①上播出。”

克里斯接过导线。“我该说什么？为什么我适合做这件事？”

“我想你知道答案。”他者说，“不管你的任务是什么，你都明白我们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

克里斯思考了几秒。随后，话语突然从他体内倾泻而出：“我们都是上位者的受害者。我们为他们战斗，为他们死去，让他们重塑我们，使我们成为托起他们胜利的拱梁；我们先被当成工具、当成武器，随后被随手扔掉。他们把我们抬到近乎神祇的高度，利用我们的力量维持一个邪恶体系，最后又以冷漠把我们遗忘。”

“那个世界里的其他人同样如此。”他者说，“它曾向臣民许诺继承时间，却把一代又一代人当作炮灰，用来满足一个衰朽不朽者的专制任性。所谓低贱出身者、‘平民阶级’，甚至大宅邸里的贵族，都被出售了黄金繁荣将永远持续的谎言。他们被当成至高统帅⑥棋局中的棋子，只为追求一个永远停滞的现状。可永恒令他变

得懒惰，他颁布的法令愈发恶毒、残酷。几个世纪前，他封锁了太空港和时间码头，把母星留在所谓‘光荣孤立’的泡沫里。如今，他甚至只肯把拥有实体的日子耗在时间城穹顶之上那座宏伟的宅邸宫殿里，与世隔绝。他那个世界的人民已经看穿腐败，也开始警惕他向他们许诺的虚假神性。他们需要一个没有面孔的信使，一个佩戴各宅邸武器与徽记的无名士兵，准许他们以一场礼貌的革命起身反抗那个统治得比永恒还长的上位者。”

“我来做。”克里斯说，“但我觉得这不只是革命实践。对你而言，这是私仇。”

“我的长子娶了第一理性家族织机所生的第一个女儿。至高统帅以为自己拥有她，因为她是由他的鲜血织出的继承人。可我的儿媳有自己的想法。我曾试图保护她、我的儿子，以及他们共同孕育的孩子。但有一天，我到得太迟了。你都看见了。”

“他给你造成那么多痛苦——你难道不想亲自号召人们处死他？”

“哦，他以为我早就死了。”他者说，“我不能暴露身份，连这件事也不行。”

“好，我替你转达。可我们真能指望住在宅邸里的那些人听从并行动？”

他者叹了口气。“我为此等了很久。他们也是。从伊斯加洛斯战争②时代起，我就一直在民众中鼓动革命热情。作为驻吸血鬼大使，我在残存伊斯加洛斯⑤与影民被遗忘的社群之间促成条约、建立联盟；那些影民生活在时间城市封闭社会之外。我确保自己在恰当时刻被捕，也确保身边一同入狱的是一名盟友。我等待亿万年一点点流逝，计算我们重新出现的时间，好让它恰好落在至高统帅最虚弱的瞬间。这次必须成功。”

“我猜，反抗者一旦攻入时间城，就会处决统帅。”克里斯问，“这足以让他们得到救赎吗？除掉坏人，上位者就能走上更好的道路？”

“真有那么容易就好了。”他者苦笑，“不幸的是，不朽者很难杀死。我在上位者议会任职时，曾负责翻新一座旧退休区，因为知道有一天，它可能适合收容某个顽固不朽者的尸体。只要把他的灵魂从身体里切除，放逐到母计算机最深的数据金库，我们应该就能让至高统帅永远沉默、永远下台。”

“看来你确实把一切都想清楚了。”克里斯掰响指节，深吸一口气，“好，我准备好了。告诉我你想说什么。我会录下来，把你的文字传进头盔提词器，等着我照读。然后我启动广播，登台演出。”克里斯转动头盔上的旋钮，朝他者点头，准备聆听他对时间发出的长篇檄文。

他者咳嗽一声，从军用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卷卷边破旧的卷轴。他解开封印，任卷轴在地面一直展开到全长。

见鬼，他真想让我把这些全读出来？克里斯心想。他者开始以庄严语调朗诵那篇经过反复斟酌的宣言说教。

“一个幽灵正在时间中游荡……”

他者开始发表演讲，克里斯却连听下去都很困难，更别说阅读眼前文字。它们正在头盔提词器中化为全息提示，一行行展开。

克里斯做过许多职业，其中包括警察，所以他知道被卡在两派中间是什么感觉。他本质上亏欠着一套暴力而控制欲极强的意识形态。上位者或许也对其领袖失望，可他们从诞生起就注定陷在旧辙里，像银河里反对一切新事物的邻避主义者一样，永不改变自身做法。然而，克里斯知道，尽管他们总摆出一副预示天命的架势，他们其实热爱场面。在世代记忆深处，仍埋着同一种皮提亚精神④

——它喜欢传奇英雄的战利品与竞技。他想起普莱多尼乌斯，记得那位老英雄对自身事业和文化怀有怎样狂野而充满电流的信念。克里斯知道该如何迎合这种东西。

于是，他作出了决定。他在他者讲到一半时打断道：“抱歉，我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来。”

老人还没来得及抗议，克里斯就按下广播开关，发自内心地开口。

整个世界的每一台时间影像机上，一个无脸、无名的士兵在电流闪烁中显现。不论公共场所还是私人空间，都无法躲开这个身影。他开始传输后，酒馆与营房、大宅邸与沙漠公社里，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停了下来，聆听那条他们已经耐心等待许久的消息。他们知道，这是警告，也是前往时间城、等待真正行动指令的信号。

克里斯一边说，一边想象身穿华服的上位者拿起武器，与穿长衫和衬裙的平民并肩站立，所有人都被同一种解放狂热点燃。

“我们等得太久了。”克里斯说，“有人许诺给我们永恒和平，可我们以总统之名征战亿万年，最后得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堂亲与亲属——都被我们献出，只为夺回应当属于我们的奖赏。我只是一个士兵，只是为了维持秩序而被纺出的又一名小卒。可秩序在哪里？我们被命令孤立存在，留在自己的泡沫中，观察并报告更广阔总域的一切。我们本应永远和谐地生活，维持为我们建造的时间现实。可至高统帅任它腐朽。他以追溯性冲突污染我们的历史。他声称维护中立教义，可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自身目的摆弄时间。他夺走我们的天赋，又像一个心怀恶意的父亲，用本应属于我们的力量，在臣民之间播种仇恨。如果永恒领袖把时间视为武器，而不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每一个人都应共同培育的责任，我们又怎么能继续驯服时间这头野兽？若沿着他的道路走

下去，我们会腐烂、堕落，成为坏织机结出的坏果实。我们不能任由自己被曾宣誓保护的历史重量腐蚀。必须结束残酷游戏，为一个更好的永恒作最后一次推进，否则我们不过是落进蛛网的苍蝇，等待蜘蛛前来吞食。现在，加入我。让我们这些在永恒道路上挣扎的人，共同唱响最后一首变革之歌。”

广播在电流声中消失。克里斯瘫在座椅里，气喘吁吁。仿佛装着他对自称“上位者”之人的全部仇恨的瓶塞终于被拔开，那些深埋的情绪挣脱锁链，盘旋着冲上表面。想到自己的痛苦与愤怒可以被用来反击伤害过他的人，他几乎醉了，感到一阵眩晕般的快意。

“你……你觉得奏效了吗？”他问他者。

“不知道。但你作出了相当英勇的尝试，士兵。”他者带着悲伤，微微敬礼，“我们只能抱有希望。”

肾上腺素高峰开始消退，一点怒火却在下面亮起。“你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我们也许还需要更强的东西来煽动他们。一个最后的信号，一个不会被任何人错过、人人都能理解的信号。”他者疲倦地叹息，“很抱歉，克里斯托弗·克威奇，但我想，我们恐怕必须去死。”

克里斯沉默了。怒火的火星骤然化成灰烬。其实，他早有预感。他的任务不就是杀死他者吗？也许，这是履行自己对隆巴罗和遥远未来那名镜中仆从之职责的唯一方式。

“准备好了吗？”他者低声问。

克里斯犹豫片刻，随后点头。

他者向家人低声祈祷。行动的冲动在悲痛中毫无遮掩地显现。

完成誓词后，他者问：“有什么遗言吗？”

克里斯摇头。他已经在广播里说完该说的话。

“那就出发。”他者闭上眼，把双手放到控制台操纵杆上，用身体和悲痛的全部重量猛压下去。

囚船沿向下螺旋猛冲，一头扎进旋涡狂暴的流路。舟船被虹桥洪流吞没，克里斯在座椅中剧烈颠簸；紧接着，它在那颗星球轨道上方破空而出。驶入大气层时，克里斯咬住嘴唇，因为除了从观景舱观看一段段模糊掠过的景色，他什么也做不了。

在高潮冻结般的热浪中，囚船是一枚孤独飞镖，以最尖锐的决心冲向闪耀的圆形目标。老人死死压住操纵杆，克里斯忍不住遮住双眼。仿佛他一切生命的负担都化作铅块，把飞船拖向自杀性的终章——那座由他的痛苦建成的金色时间城。冰时之风从船壳不断破裂的孔洞中抽打进来。两个代理人的尸体被狂风吹起，卷出舟船张开的裂缝，像破布娃娃般手脚乱舞，摔向下方嶙峋地面。那面老手镜从克里斯口袋滑出，消失在破口之外。他确信，飞船还没抵达宫殿就会被风力撕碎；届时，他们会和崩解的舟船一起，在残酷烛夜中被时间城周围的群山尖峰撕得粉碎。

就是现在了。“对不起，罗兹！”他带着最原始的悲痛尖声大喊。

囚船撞向时间城苍穹穹顶时，他想起了自己无法想起的东西：罗兹的脸。他的死亡能救她吗？

现在，他不想死了。至少在重新记起罗兹的脸之前不想。

他试图扑向他者，狠狠扇醒这个老人，让他停下来。

可克里斯被冻结了。

穹顶宫殿的第一根尖塔已经近在咫尺，距离船首不过数英寸。他甚至看见至高统帅的小小剪影坐在一扇巨大玻璃窗旁，拨弄古老竖琴，弹出毫无调性的旋律，对几秒后将降临的燃烧恐怖一无所知。

克里斯最后一次紧闭双眼，等待黑暗吞噬自己。

可飞船还没被宫殿尖塔刺穿，时间城的安全场便启动了。克里斯被猛然向后抛去。他睁开眼，看见飞船正在身边解体。冷空气疾奔而来，一把抓住他的背，把他从座椅中扯出，抛进夜空。

囚船像凤凰一样燃烧，时间城防御系统全功率开火，将它逐个原子撕碎。克里斯绷紧身体，等待撞击，同时猜测他者遭遇了什么……

可死亡并未到来。风猛然停住，一切声音消失。克里斯惊慌扫视四周：他既没有下坠，也没有漂浮，而是被冻结了。随后，他看见他者也冻结在稍高处，仍坐在皮革驾驶椅上，一边从保温瓶啜饮卡东露茶，一边抽着装有朗木叶的烟斗。

“再来一点茶？”他者从椅子上探身，把保温瓶递向克里斯。

“我们他妈怎么还活着？”

“哦，别担心。我只是冻结时间，留出足够片刻向你告别，也让你看看我们这番劳动结出的果实。碰巧，这也够我们喝一杯茶。”

“可我们失败了。”克里斯眼含泪水，“没有撞上宫殿，飞船被炸毁，统帅仍躲在护盾里。我是个白痴。我又一次任由自己被操纵，加入你的疯狂远征。可这一切换来了什么？”

“你错了。”他者把保温瓶递给他，“喝点茶，看着。往下看，看时间城。”

克里斯迟疑地接过瓶子，双手颤抖。他把滚烫液体灌入口中，任它烧灼喉咙。随后，他从冻结的高空向下看去。人潮正成片涌来，向时间城进军。

整个世界的人都看见了信号：燃烧的囚船就是他们的象征与指

令。人人都知道，时机已到——该接下排练已久的提示，发动那场耐心等待的革命③。

克里斯仍冻结在半空，听见成群民众迅速接近宫殿。一队队革命者攀入视野。他们正爬上穹顶，试图抵达宫殿；每名反抗者手里都紧握木桩。齐声呐喊穿透苍穹玻璃。他们一路抓挠、劈砍，向穹顶上方推进，同时唱着古老童谣，要求至高统帅辞职。

这是皮提亚本能最后一次复苏，还是他们屈从于新的“完美永恒”之前，最后一次自由行动？

克里斯感受到一种近来极少体验的情绪：喜悦与幸福。他笑了，调动全身能量与力气，发出洪亮而低沉的大笑。“成功了！他们在反击！”

他者微笑。“恭喜，士兵。”

克里斯的目光飘向宫殿暴露的窗口。他看见老独裁者正在挣扎。反抗者把他按倒在地，把永恒统治者钉在地面；代理人则挥动精神战斧，从他体内凿出心智。

“我必须快进到革命发生的这一刻。”他者说，“我必须亲眼看见，即使在自己的正常生命跨度里永远活不到这一天。”

“所以你才来到未来：你在隐藏，也在等待这一刻，因为你知道曾孙继承人已经安全。”经历这一切后，克里斯几乎能够理解他者漫长的斗争。

记忆中的锁扣传来一阵搅动。有些地方不对，可与此同时，事情似乎更清楚了。他望着自己协助从暴政中解放的时间城，迷雾仍在，始终挥之不去；可它如今淡了，变得更像一层薄雾，仿佛只需最后推一把，就能挣脱洗脑。因为他那段被打乱的记忆正是洗脑的结果，正是他早已忘记罗兹和早年生活的原因。他的过去被切碎，扔进一幅由宣传组成的拼图，以便别人控制他。

他当然遭过洗脑。他一直有所怀疑，可如今再也无法否认。

这一切现在是如此明显。革命者把已经休眠的统帅“尸体”绑上担架，准备把他运往退休区，开始一场无穷无尽的长眠。克里斯感到一丝安慰。他知道，前雇主一直在欺骗自己。

他的判断兜着圈游动，思绪又回到隆巴罗与镜中仆从讲述的他者故事——那些也是谎言吗？

尽管被冻结在空中，他却仿佛站在一道悬崖边缘，一侧是对任务的职责，另一侧是自己对目标产生的陌生情感转变。

他知道，自己必须在忠诚与信任之间作出选择。那一刻，他犹豫了。他沉默而困惑地凝视他者，试图弄清一切。

“恐怕我们的时间已经用完了。”他者说，“听见了吗？它在歌唱。人民……时间城和群星……他们都在歌唱！不知道是谁教给他们那些诗句的？它们甚至还没有被写出来。”

克里斯努力倾听，可大火的轰鸣与时间警报的哀号淹没了合唱。

他者突然在椅中歪倒，捂住身体一侧。一片鲜血在胸前扩散，浸透礼服衬衫。克里斯看见，囚船毁灭时飞出的一块残骸刺进了他侧腹。他者一直试图隐瞒——即使此刻，他仍在同伴面前强装勇敢。

“你这个蠢老头。”克里斯说，“早该告诉我——我受过医疗训练！”

他者勉强挤出一个残破笑容。“很高兴认识你，士兵。但恐怕饮茶时间结束了。”

老人解开座椅安全带，张开双臂，让异世界的光芒沐浴全身。

随着一声响指，他者向前倾去，头朝下坠向燃烧的时间城。

时间加快脚步，一切解除冻结。克里斯向前坠落，拼命寻找可以抓住的东西。随后，他看见了：一根时间画布的丝线⑦，绑在他者空出的座椅上。克里斯猛扑过去，一把抓住那根丝线，像抓住通往自由的绳索；眼前场景随之拆线散开，把他卷走。

坠穿画布时，他听见浪涛托着时间迷失儿女的声音。那正是他者听见响彻时间城的歌，一首古老童谣在时间中回响，在不断掠过的历史背景里逐渐淡成耳语。当克里斯坠入无数年的激流，歌词在脑海中忽隐忽现：

“黑暗是否已经降临，
寒冷是否侵入心灵？
快在未来衰老之前将它找寻。
曾经有过孩子——如今命运已定，
所有人民都从织机诞生。

火中结霜，摇椅覆冰，
炉膛凝霜，长勺冰冷。
空洞的声音充满天空，
寒风摇动无人襁褓。

所有时间的丝线将带走哀伤，
携着低语的诅咒，与太短的爱。
孩子已经消失，父亲已经逃亡，
他们的记忆被放血，流入织机，
孕育所有堂亲，记住死者，
记住真相、谎言与宅邸奠基者的纷争；
我们一出生，便要为那些罪行偿还。

所以驱逐寒冷，拂去黑暗，
沐浴在如此明亮的织光之中。”

被遗忘的孩子们沉默下来，历史的海岸开始变化、扭曲。他正在新的时代中重新物质化，等待他的还有新的问题。

译者注

① 祂者准备利用军方广播公开拉斯隆政权的罪行，把原本藏在神话和秘密机关里的历史交还给普通居民。

② 伊斯加洛斯战争即永恒战争或吸血鬼战争。它因时间旅行而遍布过去与未来；血手豺狼的牺牲让它首次拥有可以被指认的因果起点。

③ “耐心革命”不是一次突然政变，而是祂者跨越漫长年代培养盟友、保存被清洗的血统、暴露历史谎言，等待拉斯隆统治从内部瓦解。

④ 这里的“皮提亚精神”不是一个单一政党，而是旧神谕传统、自然家庭、开放心灵和地方社群留下的共同文化本能。它们立场并不完全相同，却都反对拉斯隆把唯一秩序强加给整个世界。

⑤ 祂者把被时间领主定义为“怪物”的伊斯加洛斯生命纳入革命联盟。这挑战了官方叙事：永恒战争并非善良时间领主抵抗纯粹邪恶，而是双方都被历史暴力困住。

⑥ 最高统帅拉斯隆把战争锁进历史，以维持自身英雄形象和政治权力。革命要真正结束战争，就必须推翻这位被塑造成永恒胜利者的领袖。

⑦ 克里斯在此仍是由画布和V时间维持的历史幽灵。他可以影响事件，却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时代，这使他既是见证者，也是可能改变因果的危险变量。

第十六章：时间与惩罚

镜中仆从与隆巴罗宅邸注视着克里斯。他在一个又一个世纪表面跳跃，像掠过湖面的石子一样擦过时间。他们彼此低语。隆巴罗的枝干与房间吱呀作响，为即将到来的一切作准备；他们看着自己的受监护者与救星翻飞着接近现在。

“一切都如预期。即使他永远不能完成任务，也已经受困，正如我们长期以来一样。但我们很快就会自由。那个背信弃义的同伴即将耗尽时间，而遭他背叛的‘那一位’也接近终点。通过死亡、重生与耻辱的顶峰，我们会找到裂口，连根拔起，走向胜利。不过不要着急，亲爱的宅邸；我们还有亿万年的虚拟时间可以享用！”

镜中仆从的笑声沙哑地擦过玻璃表面。随后，他安静下来，把注意力重新投向克里斯托弗·克威奇。迷失的士兵独自被冲上另一个时代的黑曜石海湾。

一间由纯黑石构成的房间在克里斯周围刻画成形。他进入冰冷厅室，寒意直刺骨髓。新地点位于画布的路径上，温度却像停尸间一样。他搓着双手，抵御寒冷。自己正站在一条高架旁听席上，俯瞰下方陡直落差，以及无窗厅室中央的开阔空地。从这个角度，他能看见整片地面。一端只有一扇上了门闩的门，除此之外，房间毫无特征。光似乎从虚无中渐渐浮现，在浓重阴影之间物质化。

他静立不动，努力保持短促而浅薄的呼吸。观看时，他感觉一股紧张力量包围着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名巨人的掌心，而巨手正在

逐渐握紧。石头里传出奇怪嗡鸣。他难道又被困进另一座活建筑？可这里不是隆巴罗，也不是他长期与时间上位者交往期间到访过的任何一座大宅邸。类似昆虫的嗡嗡声冲过房间，聚成一圈充满期待的声响，在厅室中回荡。

低语房间的喧响穿透克里斯的心智，轰击他的思绪，直到嗡鸣组成词语，继而组成完整句子。

“法庭肃静！我们是永世长存的暗影法庭宅邸①，今日将在此审理、裁断并宣判一名第一等级被告②。我们必须查明：被告是否确为叛徒、变节者，以及背弃公认时间法则的叛离者。”

场景背景逐渐拼合。克里斯听说过上位者暗影法庭的传闻：那些活着的法庭宅邸，只负责起诉最危险的时间罪行。

“依照司法待宅礼法颁布的法令，本庭现在将审查被指控不法行为发生的时刻。”唯一一扇门服从法庭命令，门闩自动抽开。门向内摆动，露出后方屏幕飞舞的静电。克里斯认出那是证据端口③，是未来用来构建维姬及其近域的同类系统之祖先。它是一扇通向犯罪现场的活窗，与困住他的画布并没有太大差别。

敞开门后的屏幕噼啪闪烁，迅速把焦点锁定在时间中的某个精确瞬间。

一幅信息图在屏幕上跳出，中央印着被告的嫌犯照。他戴一顶黑色高礼帽，悲伤的眼睛直望镜头。克里斯知道自己从未见过这张脸，却不知为何认出他就是他者。

所以，他在革命中活下来了。克里斯带着震惊与悲哀想道。显然，自从他死于自己的革命后，又换过一个形态——很可能换过好几个。

信息图消退，犯罪时刻准备播放。

克里斯穿过门向外张望，仔细观察证据端口上那段脱离上下文的影像：

他者捻着乌黑小胡子两端打过蜡的尖梢，打开一扇门。他的同伴坐在肩头；他鬼鬼祟祟地走进自己解锁的开阔空间。

“我们进来了，查克！”他者对栖在左肩上的活卷心菜低声说。

“我们得小心，伙计。”卷心菜查克⑤说，“闯进上位者瓶子银行④可不是天天都能做的事。”

“嘘，查克仔。”他者说，“比这危险的处境我们又不是没经历过。我告诉过你，我听见了耳语。这间屋里存档着一个瓶装宇宙，它需要我们拯救！”

“是，是。”卷心菜说，“你已经把那些逻辑法师舰队如何在瓶装宇宙里四处劫掠讲得够详细了。”

“正是如此。”他者回答，“图勒的斯芬克斯女王雇我阻止这一切。我们必须成功，我的朋友！”

“我相信你。”查克说，“我知道这些瓶子需要拯救。但我也知道，执照被吊销以后，你想向自己证明仍然能帮助别人。”

“我藏得太久了。而我离开期间，整个宇宙的状况不断下滑。”他者把查克抱近一些，走过瓶子银行洞窟般的大厅，“这是我的革命以后，我第一次回到这个世界。”

“你以前住在这里，对吧？”

“我在这颗星球长大。在这里死亡又出生的次数，多到我已经数不清。”

“你可真是个疯家伙。”查克说，“我陪在你身边这么久，你还是总能让我吃惊。”

他者继续大步穿过房间，走向最远端的一排高架。架顶的瓶子

因其中容纳的宇宙而闪闪发光。

“抓紧了，老查克。”他者说，“我们要开始攀登了。”

“哦，菜汁在上。”查克回答，“你知道这是违法的。我们可能会因叛国被关起来。我在大学学过科尔法——要是被抓，我们就完了！”

“那就别被抓！”他者咧嘴笑道，开始沿货架爬向顶端的瓶子。

他一层一层把自己拉上去，直到能够触及那个正在呼唤他的瓶子。

“稳住。”他者对自己低声说。他一只手抓住架子，另一只手伸向瓶身。

近在咫尺。他者的指尖擦过玻璃，却没有看见安全场启动。手指碰到瓶子的瞬间，一片无形能量骤然迸发，触发了入侵警报同归于尽的防御程序。一只接一只，瓶子依次破碎，其中的宇宙被穿刺碎片活生生剖开。冲击力把他者向后弹飞，卷心菜查克也从他肩上飞进碎玻璃形成的混沌旋涡。

查克发出酸菜般的临终喉鸣，被爆裂的瓶装宇宙切碎成一盘沙拉。

他者哭了，飞奔向瓶子银行的大门，却发现门洞正闪耀静电。一组沉重而蜿蜒的锁链从门中冲出，扑向他者，用铁制束缚把他层层缠住。锁链开始回缩，向门口收紧，把他者拖向后方静电。

克里斯屏住呼吸，被眼前一幕压倒。他看着证据端口逐渐熄灭。

法庭宅邸发出隆隆声。“证据已经观察。罪名正在计算。带被告上庭！”

他者从屏幕中猛然冲出，被法庭的活锁链牢牢钳住；此刻他已

失去意识，法庭正准备宣读判决。

对不公的愤怒在克里斯体内翻涌。他者没有责任！毁灭瓶装宇宙、杀死卷心菜的，是上位者那套扭曲的安全系统。

显然，这是一场作秀审判⑥。克里斯最痛恨的东西，除了腐败警察，就是腐败司法。

缠住他者的锁链迸出电光，他的双眼猛地睁开。

法庭以嘎哑耳语开口。“本庭裁定：被告罪名成立，判处船难死刑！执行手段已经准备完毕。带上死刑犯的时间飞船。”

法庭地面一扇隐藏活板门打开。他者那艘金字塔形时间飞船被平台托着升起。

“可怜的船……”他者在剧痛中拼命保持清醒，“求你们别……”

托着飞船的平台骤然燃烧，密集电流如鞭子般抽打时间机器的躯体。

“这台存在缺陷的时间旅行舱正在接受实时退役处置。”法庭宣布，“死刑犯将被囚禁在飞船濒死的内部，在它自毁时度过永恒的一秒。打开舱门！”

时间飞船的入口折叠敞开，暴露其中无穷维度正在燃烧的心脏。克里斯感觉控制室崩裂、震动，听见时间飞船呻吟，看着控制室起伏摇晃，随后沉入维度之海墨黑的深处，从视野中消失。

“把死刑犯扔进飞船！”

束缚他者的锁链像弹弓一样向后拉紧，继而把他向前弹入时间飞船敞开的伤口。几秒内，他就消失在濒死内部的昏暗中。

克里斯知道，这是弄清隆巴罗为何命令自己杀死他者的机会。他猛然跃起，从旁听席纵身而下，双臂向前伸直，穿过空气急坠。他者消失进时间飞船时，克里斯紧随其后俯冲进去，把自己抛入舱

内正在破裂腐朽的空间。

他在飞船内脏中不断扩散的无穷空白里航行，感觉亿万年在周围崩塌归零。坠得更深时，一片坚实空间闪烁着进入焦点。克里斯调整自由落体方向，朝那时隐时现的物体滑翔，如一把刀划过黑暗，与它相遇。

译者注

① 暗影法庭是一座专门审理重大时间罪行的活体司法宅邸。法庭、建筑、记录系统和审判者是一体的，因此它能直接打开历史现场作为证据。

② 第一等级表示被告属于最受重视、也最受防范的上位者阶层。祂者既是奠基者又是叛徒，法庭无法把他当作普通罪犯处理。

③ 证据端口能重放被指控行为发生时的时间片段，类似画布和近域的早期技术。问题在于，法庭选择展示什么、如何解释，仍由权力结构决定。

④ 瓶装宇宙是被压缩、收藏或用于能源与实验的小型现实。上位者把整个世界当作财产存放，安全系统一旦启动，瓶内无数生命也会被一并牺牲。

⑤ 卷心菜查克是祂者在这段行动中的边缘盟友。其荒诞外形强调：官方记录里的“危险共犯”，可能只是被体制随手卷入的普通异类。

⑥ 这场审判的结论早已写好。法庭把安全系统造成的毁灭归罪于祂者，用法律语言把政治清洗包装成客观裁决。

第十七章：思想赋格

伴随一声震动的闷响，克里斯落地，发现自己站在一块实体陆地孤零零的海湾上。他踉跄起身，打量周围的奇异景象。又是一座扭曲岛屿。在克里斯眼中，它似乎同时由人工物质与有机物构成，仿佛一座高耸的计算机组直立着沉进海洋中央。然而，机器已经成为草木与鸟群的家园，遍布根须，又与从海床沿陡峭白崖向上伸来的珊瑚礁手指缠在一起。按钮嵌进长草的丘包，操纵杆从岩石突出部中伸出。岛外除了虚空翻滚的嚎叫，什么也没有。

他希望他者也在这座岛上。他必须找到答案，弄清隆巴罗为何如此憎恨自己的创造者。

一棵巨树生长在岛屿中央，苍白光芒从树干上一阵阵退去。如此奇异的幽灵景象至少给了克里斯一个起点，于是他朝那里出发。

当他把自己拉上峰顶，眼前出现一张由白石雕成、形似蘑菇的古怪桌子。他认得这东西，开始绞尽脑汁回忆具体细节。一声巨大的吱嘎打断了他的尝试。克里斯转过身，看见一具身体被锁在巨树树干上：

是他者。

克里斯回头看向石质物体。他用食指刮去一片柔软绿色物质，露出下面的计算机键盘，顿时欣喜不已。

“这艘可怜的船以前可没这么惨。”一道哽咽的声音吃力说道。

克里斯惊讶地猛然转身。他者还活着！若忽略锁链，他看起来像一位年迈魔术师——那种一辈子在儿童生日派对上表演，却始终不忍退休的人。

“你好，老幽灵。”他者微笑着说。那笑容以一种阴森的方式让克里斯感到安心。

“你遭遇了什么？”

“我失败了。”他说，“他们最终抓住了我。他们正在杀死我的船。我被放在这里不仅是为了受罚，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

“我给你一个原因。”克里斯回答，“你在这里是为了告诉我真相。我想知道隆巴罗的事。宅邸为什么这么恨你？”

他者皱眉。“你为什么问这个？”

“隆巴罗宅邸派我来杀你。”克里斯说，“我想知道它为什么要你死。”

“那你为什么想让我死？”他问。

“我以为……”克里斯迟疑了，“我以为你是个怪物。我曾和你未来的某个化身旅行。不止我，还有一个叫罗兹的女人。我们曾一起做裁决官，你收我们当同伴。可罗兹死了④，我后来为上位者工作。你带我去隆巴罗，又杀死了宅邸。然后你把我留在那个世界。我记得自己感到极其受伤和背叛，可现在不确定了。一切都太模糊，我知道自己记不清事情真正是怎样发生的。”

“哦，克威奇。”他者带着悲伤的温和说道，“你的上位者偷走了真实记忆②。他们清洗了你的脑子，把你的人生剥去上下文。很抱歉，你被遗弃在这场破碎幻想的赋格状态①里。”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是在你的未来，你根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时间在这个垂死领域中并不存在。”他者平静得异常的语气和克里斯的愤怒形成鲜明对比，“通往过去与未来的门全都敞开，彼此流动。没错，隆巴罗确实恨我。它认为创造者欠它更多。作为最初五座奠基宅邸之一，它期待获得相应的荣誉。我给了那座宅邸成长与生存的机会。它是我收养家族的出生地。我在那里长大时，它不过是一座供古老先祖居住的村舍和修院。然而，宅邸嫉妒我通过婚姻加入的家族。隆巴罗和我的父亲——也就是你口中的技术寄宿者——合谋背叛了我的新家族。我永远无法原谅宅邸，但我知道，它仍需要完成最后一个用途。”

克里斯的心沉了下去。他意识到，若他者所言属实，自己就一直遭到欺骗。“你原本计划做什么？”

“我知道，总有一天必须逃离自己被安排的角色。总有一天，我会厌倦操纵游戏，渴望成为身处行动中心的玩家。我曾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死亡，把自己交给那些被迫由我打造的织机纬线。我希望进入那座活熔炉，被焚烧，散向未来，准备重新出生。但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一座宅邸供自己降生，也需要一个家族将我养大。隆巴罗是我的逃脱计划，是让我离开眼下这段自造人生的备用方案。”

“你想悄悄离开，让所有人忘记你。”克里斯因恍然大悟而摇头，“在没人记得你的新人生中，再获得一次机会。”

“哦，人们以许多身份记得我。奠基者、先驱、探索者、叛离者③。但从不是因为我真正做过的事。他们不记得我曾是谁、现在是谁。他们也许会提到我的荣誉或博士学位，却根本不明白那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才画出画布：把他们公然无视的真相藏在眼前。”

“上位者把我们两个都耍成了傻瓜。”克里斯说，“我不知道具体是怎样，但我想自己开始明白了⑤。你不能放弃。必须熬过这里。你可以拥有比隆巴罗和织机更好的人生。逃走吧。你拥有左右时间的力量，那就改变它。为自己建造一段新生活，远离上位者和他们的宅邸。”

“想法很美，可我被结结实实困在这里。”他者晃了晃手臂，让束缚自己的锁链叮当作响。

泪水涌进克里斯眼中。“我浪费了太长时间，被仇恨毁掉，被自己以为是失败的东西支配。可现在我看清了。那不是失败——那是成长、改变和疗愈的机会。你以前很擅长治病救人。”

“疗愈？”他者的脸开始闪烁，“我还以为自己更像个江湖庸医……”

一声雷鸣般的断裂响彻空气，囚禁他者的锁链崩断。男人闪耀着记忆之光，敞开灵魂赤裸的熔炉，随后从树上坠到地面。

克里斯凝视这个男人的光环深处，凝视他“他者性”的最深处，闭上眼想象自己的朋友。他探进记忆的黑暗裂隙，回想最初的一切，召唤那个曾救过自己的人。

他睁开双眼，他者从地面站起，像幽灵般明灭闪烁。

一切仿佛梦境。克里斯看着金色幽灵走近石质控制装置。光芒愈发强烈，吞没他的面貌。美丽回忆如洪水般沐浴克里斯的每一段思想。

一切都回来了：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旧日冒险。还有她。她正沿历史山坡走下，进入他思想的现在。

罗兹！他想起罗兹了！

她不再只是一个名字。她的脸庞在最幸福的时刻中清晰而巨

大。他听见她的笑，看见笑容的光芒，记起她的机敏与挖苦。女神在上，她太了不起了。她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搭档。他怎么可能忘记她？

他哭了。“谢谢。”他虔敬地低声说，“真的太感谢你了。”

他者走到石质祭坛前，按下一组按钮。

“时间已经讲完她的故事，而眼下，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他说。不断变化的脸短暂呈现出一种令克里斯想起叛离者的模样。

“你的船，”克里斯说，“我知道怎么救它！让它退化成一颗种子，再把它送回家。给它一次重新开始、成为新事物的机会。也许有一天你们会重逢；即使不能确定，也比放弃更好。”

“你是个天才！”他者说，“我只需一层层剥去飞船，就像剥洋葱一样，让它逆转回幼年。”祭坛开始震动，碎成尘土，露出一个包着金属箔的球茎，恰似一只小小的金属洋葱。外层逐片脱落，露出更加新鲜、又古怪地比前一层稍大的内层。

他者叹息。“我很想留下来慢慢回忆，但人不能永远沉溺在记忆里。我还有过去需要追赶，也有未来需要返回。”他敲了敲怀表，“该走了。我应该去找更衣室。”

克里斯想迎上他不断变形的眼睛，可他已经浮起，正漂离过去的残骸——一道模糊阴影随黎明之光升向更加自由的地平线。

绝望攫住克里斯。“别走！”

他望着逐渐消失的他者；骤然间，那个正在变化的男人显得如此苍老、如此脆弱、如此凡俗。

在一个持续了无数时代的瞬间里，他看着朋友离开崩塌的飞船。克里斯死死抓住画布边缘；挣脱锁链的奠基者踏上最近的一颗星，又沿星座一步步跳远。朋友的故事明亮地写在天穹上，克里斯

流下泪水。

他者重新整理了他的记忆，如今他终于知道谁是谁。可他明白，自己不能留下来观看那些无形的自由时刻展开。他必须确认朋友是否真的逃脱。他者远离那些把他们穿入其中的叙事，能真正满足吗？克里斯向女神祈祷，希望他听进了建议，正在进行最后一次旅程，走向最终而平静的退休生活。

然而，某种熟悉的焦虑在他体内咕嘟涌起。那是他成为虚拟时间实体时被写进存在本身的第六感。过去错误的幽灵坐在肩头窃笑。他是否把他者重新送上了无路可逃的轨道？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说服朋友恢复那场永恒回归的循环？

译者注

① “赋格”由多个声部追逐、重叠而成。本章让克里斯与祂者的记忆和人格彼此进入，标题因此同时指音乐结构和两颗心智的交错。

② 克里斯把博士记成恶棍、把自己记成工具，并非全部出于事实，而是记忆锁不断放大愤怒、压低复杂情感的结果。

③ 祂者未来会由隆巴罗织机重生为博士；克里斯眼前的奠基者与他记忆中的第七任博士，因而既是同一条生命，也不能简单视为同一个人格。

④ 罗兹选择牺牲自己阻止更大灾难。克里斯理智上知道那是她的决定，情感上却始终把责任归到自己和博士身上。

⑤ 克里斯经历复制、身体替换和记忆清洗后，已不存在容易界定的“原版”。本章让他接受：身份可以由持续选择和关系维持，而不只由一具肉体或一套原始数据决定。

第十八章：沐浴织机光芒中的幽灵

克里斯交叉手指，祈祷他者平安，随后松开边缘，重新坠入画布那条穿行于众多历史的路径。某种力量把他和他者一同拖回过去。画布疯狂倒卷，如同被卡在倒带状态的磁带。他们正被带往哪里？克里斯看不清场景；拽着他穿过画布的水流太快、太强，沿途逃逸的谜团一闪而过，根本无法辨认。

他几乎已经抵达画布用针把他送回的远古过去。可他者为什么要退回那个自己曾经逃离的遥远时代？克里斯能够感觉到，画布跳过了他者生命中无数个亿万年。每当他以为自己对这位幽灵朋友多了解了一点，语境就会骤然改变，把他重新扔回起点，再一次迷失在整个巨大谜团中。这个存在穿行生命道路的每一步上，时间本身都被扭成纠结的结。然而，画布中的气息如今笼罩着一种新感受，承载着十分人类的、铺天盖地而又错综复杂的不祥预感。

他望着他者生命的最后一章①。画布上逐渐生长的场景卷在旧时代阴影中，永恒回归那片原初起源的安慰，仿佛退休老人回乡等死。他感觉画布丝线重新对焦，落到他者早已逃离的古老岁月。他再次成为老人；克里斯第一次在画布中感觉到他者疲惫的凡俗与必死性。仿佛有什么东西把他者还原成最简单的形态，希望他既已返回自己协助抚育影之世界的时代，便会重新履行奠基职责。然而，克里斯知道，还有太多答案自己永远不会知道，也有太多问题自己甚至想不到要问……他想起时间飞船里的洋葱：无论剥去多少层，

都在无限扩张，容纳着不可计数的众多存在。

一座塔顶花园进入视野。克里斯感觉到寒冷而古老的空气环绕四周。

一个身穿深红长袍的男人站在珍珠灰玫瑰之间。他身材矮小，胡须浓密而向两侧铺开。那是至高统帅，也是至高之父。他正在研究一盘摆到中局的棋。然而，棋盘每个方格里似乎又各自存在另一盘棋，拥有自己的棋子；只有先赢下内部棋局，那个方格才能进入更大的游戏。

克里斯被深深吸引，走近观看。

“你去了哪里？”红衣男人逼问。

另一个男人笼罩在阴影里、披着斗篷，而且熟悉得惊人。他满脸不屑地面对统帅。“躲避你的私人卫队。他们为什么想杀我？”

是他者。

“我命令他们找到你。”统帅不以为然地说，“仅此而已。”

“他们的表达方式更直接。”

上位者的统治者凝视棋盘深处。“我不能失去你。”

“为什么？你这次又有什么需要忏悔？”

“没有。我已经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行动，好让改革继续。你应该知道的。”

他者转身走向花园边缘。那里有一座阳台，俯瞰时间城。“我警告过你。清洗不是治疗。继续这样放血，你很快就会淹死。”

“可我的时间太少了！”

“因为你不相信任何人能接着完成你的事业。”

“它太珍贵。如今我甚至不能相信卫兵会把朋友带到我面前。”

“你的‘朋友’？”他者把双手夸张地按在胸前。

“没错。”至高统帅坚持道，“至少我可以相信你会批评我。”

“寺庙里那些异议者呢？他们也是你的朋友？还是说，他们是否殉难也只是另一件交由卫兵自行裁量的事？”

“我们的人民需要你的明智建议。”

“这是个错误。”

“不。”年迈独裁者说得真心实意，“我们拥有时间旅行、和谐、织机与宅邸。我们重新拥有未来。这一切若没有你，根本不可能实现。面对灭绝，我们获得了稳定。”

“稳定过头了。太多和谐，永永远远，越来越慢。没有终点的生命，令人作呕的生命。织机的孩子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一组生命。而我们这些来自另一个时代、注定消亡的遗物，已经走到自身时间尽头，活完了属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已不只是凡人。”他叹息，“该去找点更好的事做了。”

“你不能走。”至高统帅说。

他者摇头。“我的玫瑰遗赠给你。它们正遭剪刀虫侵害。你也许得把它们一并清洗。”

他转身离开，空气中骤然闪过光芒。一张电蓝色网幕掠过花园，把其中一切囚禁起来。

“你不能离开！”

“我不会受人拘禁！”他者怒吼着，一拳砸上能量网。紫色火花像雨一样洒进玫瑰丛。

至高统帅后退，远离那个身影。“你在干什么？”

烟雾弥漫的日光里，身影的黑暗愈发浓重。“我厌倦了[5]。厌

倦掌握巨大力量。既然能成为深入棋局中央的一枚棋子，谁还想做棋手？”

“你？要放弃权力和万物的操纵？”

他者打了个响指。寒冷空气中发生爆炸，能量网四分五裂。

“你永远不会放弃的。”统帅说，“你的家族呢？那些你以为自己隐藏起来的人——你也会带走他们？”

“明智地统治。”他者说，“也要提防你的门徒，免得他们崇拜图腾而非本人。”他不受阻碍地走下高塔——仿佛从稀薄空气中下降——一只饱经磨损的皮箱出现在身旁，跟随他离开花园舞台。

“卫兵！”愤怒的政治家高喊，“封锁港口和时间码头。谁也不许离开！”

画布猛然颠簸、嘶鸣，仿佛同情织造者的痛苦。克里斯被向前扯走，无法继续观看。他被抛向历史更深处，也被抛向他者生命的终点。

画布构成新的地点。克里斯看见最后一幕，立刻知道自己失败了。他曾恳求他者逃离、寻找安全之处。可这个被捡来的奠基者似乎仍被拉回世界心脏的蛛网。他看见他者与至高统帅再次相见，两人依旧锁在那场不受年岁影响的争斗中。他知道，无论自己做什么，他者最终仍会被拖回这个世界，重新坠入游戏中央。故事在眼前展开，画布的倒影落进他不断涌出的泪水。

一个戴着兜帽的陌生人涉过混战人群。他是被遗弃遗产的幽灵，是交战巨人之间一只沉默的蚂蚁。

这一次，整个时间城中，人们的思想都沉默了。枪声与炮击替他们说话。

他者抵达最后的悬崖：容纳原初织机之光②的厅室。那是上位

者的诞生之光，是孕育他们时间堡垒之子与高等宅邸后裔的创世摇篮。

高塔大门解开锁扣，老人认出门上闪烁的符号：$\theta\rho^{3}$。该进入下一个字母了，可他再也没有生命可以交出。他不会放弃。距离终点还远。大门知道陌生人将走哪条道路，于是敞开，把他交付给命运。

高塔内部贯穿着一座椭圆厅室，外壳滑动打开。在最后一条生命的尽头，老人走进这颗机械蛋。织机厅室之外，只有黑暗空虚的宇宙。光芒召唤他深入其中翻搅的蛋黄。

黄铜栏杆与支架在弧形内壁上构成骨架般的步道。他者循光来到一座横跨发亮深渊的桥——最后一根绷紧的索线，下方遥远幽暗中窝藏着一片不断收紧的缆线与仪器之海。

一只独眼从桥中央怒视而来。它不眨一下，目光直射厅室穹顶，化成一道灼烧的穿刺光龙卷。

那是一条竖直路径，一股流动的可能性之弦，一根生命之光的丝线，从生殖厅室深不可测的内脏向上拉伸，一直通往封闭的天穹之外。老人面对光芒，狂风咆哮。他独自站在织机厅里，举起拳头。

终于，他者摘下沉重兜帽。负担的重量垂落在疲惫双肩周围。

面纱掀起，他所有的脸同时出现，在不同可能性间故障般闪烁。孩子、父亲、鳏夫。母亲、少女、老妪。那种无法定义的他者性，只有它自己——以及那些同样被投进其阴影的人——知道它究竟是谁。

故事向不同方向分岔，可目的地相同。到了生活的时刻。古老的孩子作出选择，向前迈步，随即消失。从织光出发④，踏上通往隆巴罗的旅程③。

他者存在的锚随他一同坠落，把他曾活过的每条生命、每根丝线全部拆散。

明亮未来的幽灵吞没那个正在拆线的身影之影，直到只剩寂静，再无问题留下。

他者什么也没留下，只有散落尘埃，被织光的翅膀托起。

克里斯的泪水冲走场景。一切结束了。他没能救下朋友。尽管克里斯曾被引导着相信那么多谎言，这个朋友却从未放弃他。他者消失了。没人知道他何时才会回来。

如今，他又多了一个需要哀悼的失落朋友，与罗兹一同加入脑海里的愧疚。

译者注

① 这里进入祂者作为古代奠基者的最后阶段。他已经失去布莱利奇家庭、政治盟友和公开身份，决定以自身消失换取未来可能。

② 祂者选择进入最早的织机，把完整生物数据拆散并混入大家族的遗传库。这样既能逃离拉斯隆追捕，也能让自己的思想潜伏在后世。

③ 祂者特意把重生路径连接到隆巴罗，因为那是他亲手种下、并保存其公开血脉的宅邸。数代以后，织机会把这些线重新组成博士。

④ “织光”既指织机运作时的光芒，也指生物数据沿时间传递。书名“织机光耀隆巴罗”由此既是景象，也是祂者到达博士人生的方式。

⑤ 祂者的悔恨并非否定所有创造，而是意识到自己帮助建立的时间秩序被拉斯隆变成压迫机器。他最终把希望交给后世，而不是继续亲自统治。

第十九章：条条道路通向家园

克里斯穿过画布急坠，紧紧抱住关于罗兹和其他失落朋友的记忆。无论接下来落到哪里，他都能凭借自己重新找回的人生获得安稳。

画布把他吞没时，他闭上双眼，向女皇祈祷，希望找到一条道路，回到自己曾抛下的未来之现在。

流血般的黑暗包围克里斯。铁锈色云层舔过他的脸，他像一片叶子般飘向下方场景。

他伸手抓向身旁最浓的一团云，可罪恶般鲜红的雾从指缝渗走。画布丝线拉扯着他，把他拽向一条唯一轨迹，仿佛非要展示刺绣在下方山谷中的某个特定地点。

天空中的道路逐渐澄清，克里斯看见铜月帕齐希，像一盏蒙在云层油烟中的灯笼。三只巨大石爪撕破天腹，穿透星辰与雾霭的帷幕。冰冷的熟悉感击中他：天际线上那些锯齿般的侵入物，是一片山脉的峰顶。严酷冰河时代的风抽打着克里斯；随着他向群山下降，风速越来越快。

下降到一半时，他看见昏暗灯光从彼此咬合如齿轮的倾斜护墙与阳台中透出。克里斯震惊又厌恶地意识到，画布骗了他。他朝地狱般冰冷的虚空放声尖叫，手脚乱挥，试图割断那些把这个早已死去领域的过去永恒保存下来的画布丝线。

可他无处可逃。画布、镜中仆从和隆巴罗本身困住了他；无穷路径被压缩成贫瘠死路，除了这里，哪儿也到不了。仿佛历史的一切丝线都绕了一圈，重新回到此地。他仍被锁在场景中，被历史吞下，卡在雇用自己的宅邸消化系统里。

条条道路都通向隆巴罗。

远方高大窗户的一只只小眼睛在百叶后眨动。隆巴罗过度生长的躯体与附属高塔，铺满它在隆山上的栖身之处。

苍白树干组成的骨架把格格不入的建筑缝合起来。根须与灰白藤蔓为圆顶塔楼、尖顶护墙和山墙构成的混合体加上冠冕。腐败奢华的衰朽在山体西侧投下漫长扭曲的阴影；可克里斯从未见过宅邸如此鲜活。那具笨重的、正在注视他的宅邸形体越来越近。克里斯在空中自由坠落，看见下方一根高升烟囱张开口部。那条雕刻繁复的长形突起用腐臭空气吸住他的双脚，把他拖向坟墓般的开口。

他曾试图修正一段被错误记忆的过去；被遗忘语境造成的痛苦不断怂恿着他。而他确实找回了那份语境，重新发现自己一直寻找的人生故事。也许，理解这一切的代价就是永远困在宅邸生命构成的炼狱里。

他已经破碎、被击败，只是画作背景中又一个迷失幽灵——一滴横跨隆巴罗历史的墨渍。

烟囱把他整个吞下，像一条饥饿巨蛇般将他吞食。内部煤烟与阴影朝克里斯伸出手，以炭笔般的长鞭围绕他勾勒。

幽暗逐渐退去，一间熟悉房间带着恶意进入视野。仿佛命运正在嘲笑他——他回到了旅程开始的地方，那座昏暗老旧的阁楼塔室：镜中仆从曾在这里诱使他进入画布。

古老挂毯的框架被硬塞进阁楼凹室，封住一座废弃壁炉，周围堆满更多被遗忘遗物。克里斯把身体顶上框架，搏斗、挣扎，用灵

魂的全部重量撞击那道隔开绘画监狱与宅邸真实历史的屏障。

毫无作用。那块承托过去的无形幕墙把他弹开，不许他进入阁楼中静止的场景。他压住一声苦笑，突然获得片刻清明。瞧瞧他现在的样子：一个第五维度存在，竟被压缩成自己的二维轮廓。他被丢在曾用来攀爬时间的立足点上，只能无助地旁观眼前积累成帝国的垃圾。

他审视画布外空间里散落的数世纪废物，自己穿越的亿万年重量化作压碎灵魂的疲惫。双眼逐渐沉重，阁楼墙壁温柔的吱嘎声把他哄入深眠。

白昼与黑夜交替流逝。克里斯时睡时醒。没有梦境，也没有幻象来找他；他整个存在都被最沉重的倦意吞没。

数周冬眠累积成数月。随着赋格式恍惚逐渐退潮，他的感知缓慢恢复。

一记喀啦闷响震动身体，把感官猛然拉回阁楼清醒的场景。

高尔夫球般大的尘粒从结满蛛网的屋檐轻飘飘落下。罕见的一阵动作汇聚向这处被忽视的地方，搅动了无数世代积累的污垢。克里斯竖起耳朵。那富有节奏的呻吟声与狂热脚步的跺地声，沿地板向阁楼入口震来。移动轮子随着回荡的快步节拍喀啦作响，又被宅邸活着的声学结构放大。

克里斯深吸一口气，准备在画布里保持隐蔽，以观察隆巴罗及其堂亲构成的奇异活生态。对他者的悲痛在胃中翻搅。他让痛苦陪伴自己，回忆旅程中获得的新旧智慧。尽管困在这个悲惨领域，他不能失去希望。他者知道自己的过去已经耗尽时间，可这座宅邸正是通往新生的桥。

一个可怕怀疑缠着克里斯不放——在老朋友通过织机重生以前，他仍容易遭受同样那批黑暗力量伤害；正是它们曾欺骗克里

斯，把他困进画布监狱。

脚步抵达门槛，阁楼似乎因敬畏而战栗。克里斯第一次看见那支走进来的小队伍。两个人站在一辆手推车前，拖着它前行；另有两个人坐在车上最显眼的位置，栖在一个固定于轮台的大木箱顶。行列抵达目的地后，克里斯仔细观察宅邸舞台上的陌生新演员。

一名中年女子和一名男子负责引导推车；周围杂物堆厚到难以前进时，他们让它停下。两人都很高，可女子仍比男子高出一英尺左右。她铜色头发整齐编成辫子，穿着朴素衬衫与飘垂长裙，肩上披一条温暖针织披肩。男子瘦削，却有运动员般的身架；逐渐稀疏的黑发向后梳平，在阁楼昏暗烛光下泛出蜡亮。他长外套的翻领一直竖到颈侧，里面穿着素绿色短上衣和配套灯笼裤。

“稳住，格洛宾堂亲。”女子说，“卸下新货时必须拉好刹车。”

男子傲慢地冷笑。“别瞎操心，英诺塞特。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赶着参加你们这趟累人的远足。”

“记住我训练过的礼仪，我的孩子。”一个新声音从推车座位上尖声响起。说话者是个长着稀疏胡须的古老女人，穿一身黑白相间的长裙与软帽，手里紧握一根长杖，杖顶挂着无数钥匙组成的链条。“能与族长④和我共同参加这场献礼仪式，是你的荣幸。”

瘫在老妇身旁的生物更加年迈。那是个骨架般的男人，被层层金色与栗色天鹅绒长袍装饰得花团锦簇。脑袋在细筋般的脖颈上左右摇晃，沉重眼皮下垂，正在打盹。

持钥匙的女士在车上推了推同伴。“醒醒，序位将军⑥！我们到了。马上就要为包裹和里面的礼物施膏祝圣，然后才能返回宅邸，继续其他安排好的职责。”

枯萎身影喘息一声，用长袍袖口蘸干薄唇。“亲爱的女管家⑤，我只是在闭目养神。请协助我从这辆车上启程，好让堂亲把

包裹摆到接受祝福的位置。”

女管家放下钥匙，从推车上爬下来。她整理紧身胸衣的褶边，挺直双肩，在年迈将军面前鞠躬，伸出纤细手掌作为支撑。族长倚着家宅副官，蹒跚下车与堂亲会合后，聚集的四人在尘土覆盖的阁楼地板上排成方阵。出席的每位家族成员各自找到位置，立正站在推车四角之一。

序位将军伸出手臂指向车上木箱。固定箱子的绑带和扣件自动退开，包裹向两侧打开，露出礼物。“土壤与石头，鲜血与织机。以隆巴罗之名，我为这份礼物施膏！”

克里斯无声吸气。他认识箱子里装的东西。那是一头巨大的双足生物，长着猪一样的吻部、卷曲长角和鼓出的玻璃眼珠，两眼以轻佻角度闪闪发亮。它穿一身毛茸茸的铠甲，上面布满锯齿条纹。

女管家悄悄走到族长身旁，把钥匙杖递给老人。衰弱将军高举长杖，让它在冻僵巨兽毛茸茸的双肩上轻点。“以我作为强大隆巴罗宅邸第四百二十二任族长所获授的权力，我赐予这名仆从家宅成员资格。依铜三喙兽之誓，我将它绑定于家族，唯一职责是保护、训练并教育正在由织机编织的新堂亲。宅邸的未来将由我们的拟像机器人校长抚育、服务。明日，第四十五位堂亲抵达，人数得到补充时，脑力抛光便会开始。新堂亲将熟习宅邸与世界的一切誓词和仪式；这名仆从有责任监督育婴塔中的所有事务，担任我们血统下一位成员的保姆和教师。愿你不断督促他成就伟大，为权力的高等厅堂做好准备。根据待宅法，我必须为新任家宅员工赐名。遵循这一传统，从此以后，这个生物名为‘獾②’。”

序位将军结束演说，喘着气，把叮当作响的钥匙杖用发抖双手交还女管家。她对家族步履蹒跚的老族长皱眉翻眼。“行了，昆斯③，你不该为了这场仪式把自己累成这样。是时候结束这里的事

了。你的小玩具獾可以等到明天。现在必须继续日程。你和我得前往北侧附楼，主持两百年一次的门把手抛光仪式。”她挽住昆斯的手臂，引导他走向阁楼出口。离开时，女管家朝仍逗留在送货车旁的另两名堂亲喊道：“格洛宾，今天为宅邸进行的日常礼拜结束后，你要到族长办公室与我和他会面。”

“是吗？”昆斯带着困惑的健忘神情问。

“安静。”女管家厉声说，“格洛宾，你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什么时候做。老昆斯会满怀期待地等着我们开会；你和我可以用发现的事情哄他高兴。”

“当然，亲爱的宅奶奶。”格洛宾拖长谄媚语调回答。

女管家接着用弯曲手指指向英诺塞特。“你，堂亲，现在去叫一名女仆，命令她来阁楼取走我们的祂者节①装饰箱，为今晚宴会和明日庆典作准备。”

英诺塞特行屈膝礼。“我明白，女管家。”

昆斯把细瘦手掌拍在女管家背上。“结束了吗，萨瑟拉萝普？我们快走——那些门把手可不会自己抛光。”

四人全都离开后，克里斯发现阁楼里只剩自己与獾；重新燃起的熟悉感淹没思绪。仿佛亿万年来第一次，他精确知道自己身处何时。这正是他作为叛离者侍从执行最后任务时试图拯救的那一代家族。很久以前，他曾与导师一同遇见这些古怪人物——而导师正是他者即将重生成为的那个人。每位堂亲都在导师人生中扮演过关键角色。女管家萨瑟拉萝普和格洛宾堂亲是凶狠恶霸，是他者最后一个童年时代的专横暴君。相较之下，英诺塞特与獾——那名一本正经的机器人教师——则是导师在一群苦涩老堂亲构成的牧场里仅有的真正盟友；那些堂亲把他圈养在尘封的迷宫宅邸中。

还有序位将军昆斯，骄傲却年老糊涂的家族首领。他对家宅所

有成员都酸刻固执，唯独宠爱自己的门生。老人把一切期待全压在一名堂亲身上；从其受孕之初，那名堂亲便被秘密选为族长继承人。他者由织机构造的青年时代最初几个世纪，都将用于实现一个老人失败的梦想。昆斯拿隆巴罗的命运下注，却输得彻底。他者最终会找到自由，从这个世界扬帆离开——以叛离者身份被隆巴罗驱逐，继而把克里斯、罗兹以及无数其他不合群者纳入自己的时间羽翼下。

克里斯想起最初把自己引到这座宅邸与外部世界的事件。曾带他来到这里的噩梦再次鲜活。当初第一次到隆巴罗时，有许多人帮助他拆解堂亲织成的欺骗蛛网；只有依靠导师最亲密的一群朋友，他才在这座疯人院中活下来。可现在，他独自调查。

这是他距离上位者历史中自己所处时代最近的一次；他者尚未存在于世，又让场景中的僵硬阴郁气氛更加浓重。但希望尚未消失。他思考偷听堂亲获得的消息：宅邸新孩子的编织已经开始，家族织机的纬线与绳索正在执行精细任务……而獾已经送达宅邸，安全收入库房，仿佛叛离者童年的舞台正在搭建。

不知怎的，克里斯乘画布冲浪，越过数百万年，从他者死于织机的光芒，直接跳到他在宅邸重生。但这些事实只让处境更加紧迫。他咒骂自己偏偏在此刻被困——他者与历史本身最脆弱的时候——可如今，他最想做的恰恰是保护他们。若没有那位睿智老友，克里斯和罗兹永远无法经历总域的奇观；若没有克里斯的人类精神与创造火花，上位者会一直停滞，并在战争中迷失。他在时间学徒生涯中学到了太多；尽管充满混乱与心碎，他始终努力作出改变。那些日子丰富了他的灵魂，如今又重新属于他的记忆。他的职责是挑战、启发上位者，而不是毁灭他们——以公平与正义作出裁决。

“请注意！我需要协助……看来我的一只眼睛掉出来了！”

一道低沉却含混的声音把克里斯漫无边际的自我分析拉走，转向阁楼里突然说话的位置。是獾：毛茸茸的机器在原地扭动，沮丧地用爪子拍打脑袋。克里斯忍不住同情这名多毛导师。他在身体变换的年轻时代也穿过类似形态，对熊类身体受限的灵巧度十分熟悉。他从画布框架边缘探头，试图在早被遗忘的堂亲废弃物中找到那只失落眼睛，好帮助可怜家伙。一枚抛光玻璃球在一座摇摇欲坠的书架下眨着光；书架上摆着破烂皮革书册、回忆录与家族日志。

“在书架下面！”克里斯从画布里喊。

“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抱歉帮不了更多忙，我被困在这幅画里了。”

“我的预测程序通知我，今天是祂者节前夜。”獾说，“据说在这一天，幽灵会更加常见。但若眼睛不能归位，我明天将无法履行职责。”

“等一下。堂亲说很快会有一名工作人员来这里。我保证让你拿回眼睛。”克里斯不禁猜测，家宅员工是否有权把他从画中驱出，送进宅邸。他被困在画布里的时间越长，老朋友的重生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干涉。他欠朋友一个从起点就在场的承诺，必须确认曾雇用自己的邪恶角色无法以某种方式实现恶毒目标。

古老地板传来脚步吱嘎声，给克里斯带来一丝宽慰。他看见自己刚对獾提过的工作人员从阁楼阴暗入口出现。那是一名年纪偏大的矮个女人，穿厚外套和便于活动的长裙。圆脸饱经风霜，泛着红润。温和灰眼睛扫视房间暗角，寻找装饰箱。

“喂，这边！”克里斯说，“獾的眼睛掉了。你能帮他装回去吗？”

“你好？”她回答，“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女仆走近他在画布里的栖身处，路过独眼獾时向它鞠了一躬。

她带着既畏惧又崇敬的神情凝视画布，循克里斯声音寻找，终于在这件古老艺术品里发现他。

“你就是那个幽灵。”她说，“坠落的朋友，迷失在时间画布里。我早就隐约觉得，有一天会在这里遇见你。”

克里斯打量她。她脸上有种温暖却难以确定的熟悉感，令他吃了一惊。他确信上次来隆巴罗时从未见过她，之后更没有。可在那之前——她也许是自己随叛离者旅行期间遇见的数千名熟人之一；其中一些，他曾在记忆海中匆匆瞥见。

“獾的眼睛——看书架下面。”克里斯说，“先把它修好，我们再聊。”

“万分感激，亲爱的幽灵。”一名家宅员工的出现让獾的声音平静下来。

女仆听从指示走到书架前，蹲下身，在四条雕花木腿之间的缝隙下摸索。她站起时得意地轻笑，獾的眼睛已经安全握在手里。

“给你，獾。”女仆对教育玩具微笑。她温柔分开一簇簇毛发，把玻璃眼珠装回眼窝，“等不了多久了，我的朋友。明天，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工作。我相信你会在他到来后照顾好他——不管昆斯怎样干扰你的线路。”

“他将受到保护。”獾说，“我明白自己对家族的职责。”

女仆松了口气。“你是忠诚的朋友，獾。我和男仆格里姆都对你怀有不朽的感激。”

克里斯保持沉默，听女仆与人工仆从之间这份古怪友谊。

“我不会让您失望，女士。”獾回答，“但现在我必须休眠，为祂者节保存能量。”机器人震动片刻，脑袋随即低垂，眼中灯光熄

灭。

“老好人獾。”女仆拍了拍多毛巨兽的手臂，转身面对画布，“谢谢你帮我找到他的眼睛，幽灵。他在未来扮演重要角色。他必须守护的受监护者即将到来。”

“我知道。獾是个好家伙。”克里斯说，“有一天，他也会帮助我。”

“正如我们这些隆巴罗仆从有隐藏角色要扮演，像你这样的秘密幽灵也一样。”

“你知道得还真多。那些堂亲似乎根本没注意画布。”

“多数人很少待在宅邸。庄园经常空着。即使回来，他们也沉溺于仪式和例行事务，毫无警惕。但我受雇于家族期间，发现了一些被他们遗忘的珍宝。”

克里斯笑了。“这我可太懂了！我见过太多被上位者忽视，或试图踩灭的奇迹。明天出生的孩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知道原因，可这个陌生人身上有种欢迎意味。自从他者死后，他第一次觉得能够安全地信任别人，坦诚开口。

“你守护画布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我担心，未来的危险正在逼近这座宅邸。”

“我知道，我也感觉到了。我担心我被跟踪了。我必须出去，进入宅邸，保持警戒，确保朋友按计划出生。你有权把我从画布里取出来吗？”压力开始使他的声音出现裂纹。

“宅邸没有授权。但织造者同意了。”女仆卷起外套袖子，深吸一口气，缓慢而庄重地走近画布。

克里斯着迷地注视女仆优雅走向自己的监狱。自由那令人眩晕的可能在眼前闪烁；女仆双手插进丝线。一种美丽而熟悉的皮肤触

碰纬线之感，在他整个存在中绽放。那感觉既新又旧，像温暖毛毯般裹住他。脑中充满眩晕，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像拖动搁浅水手般把他拽向坚实地面，引导他接近画布边缘。疾速感从身旁呼啸而过，仿佛被卷入龙卷风……眼角余光里，他似乎看见另一个东西也与自己一起被抬起，穿过历史水流；可那道阴影很快丢失，因为可以触摸的现实边界已经越来越近。

他的双脚踢中画布框架的门槛，终于从绘画庇护所中猛冲出去。冰冷夜晚咬住克里斯脚跟，他翻滚着离开画布，摔进尘土飞扬的阁楼。吸入的第一口空气冷得刺骨。他的呼吸迫不及待地冲出，令他嘶哑喘息，砸在木地板上。身体每根纤维都在疼痛，真正的鲜血重新奔流于血管。

“我自由了。”他低声说，嗓音沙哑疼痛。

译者注

① �者节（Otherstide）是纪念或驱逐�者的年度节庆。隆巴罗家族一面把创始人视为耻辱，一面又让整个身份和仪式围绕他展开。

② 玃是隆巴罗宅邸制造的拟像机器人，承担照料、搬运和保护等任务。它具有独立判断力，并非普通宠物或机械仆人。

③ 昆斯是隆巴罗的序位将军与基思里亚克（族长），也是博士最亲近的年长堂亲之一。他试图让博士继承家族，却在《隆巴罗》中遭格洛宾谋杀。

④ 基思里亚克（Kithriarch，即族长）是大家族的世俗首领，负责继承、议事与对外代表；这与负责宅邸运作和织机仪式的女管家并非同一职位。

⑤ 女管家（Housekeeper）是宅邸与家族日常秩序的最高管理者，常与宅邸意志紧密相连。萨瑟拉萝普因长期孤立而变得专横、偏执。

⑥　序位将军（Ordinal-General）兼具家族长者和军事等级。昆斯的头衔反映隆巴罗血统在古代战争与政治中的地位。

第二十章：穿过织临之镜

如今脱离了画布警惕的保护，克里斯觉得一切都失去了平衡。房间每个角落都呈现出一种浓稠感；粗壮藤蔓与枝条聚集在椽架上，又沿墙壁向下铺展，爬过库房中一些更受忽视的物品。时代废料浸泡在尘土与干涸木漆里，气味灌满他的鼻孔。

女仆朝他灿烂微笑。“欢迎回来，老士兵。”

克里斯喘着气，以笑容回应，重新在真正冬天的寒冷中平复呼吸。

“谢谢。”他一边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说真的，谢谢你。我以为自己会永远被困住。”

“我了解迷路旅人的痛苦。看见你在那张涂满颜料的旧挂毯里时，我确信我们以前见过，只可惜这些年我不太记得住名字和面孔了。”

“我是克里斯·克威奇。你是？”

“哦，克威奇！当然，就是这个！”她轻笑，“我们在日本见过。你和我的孩子及时把我送回家，让我得以遇见他的父亲。后来我们一同启航，又在这座宅邸结婚。不过，当我们向祂者宣誓时，就放弃了旧名。我想那时候，我叫佩内洛普①……”

“盖特小姐！啊，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克里斯回忆起自己和叛离者在一座寺院中遇见的那位古怪维多利亚时代女士——时间甚

至是在她出生的几个世纪以前。她是人类时间旅行的先驱。叛离者曾告诉他，这种特质“在家族中流传”。他一直不明白那句话的含义，如今却再一次身处朋友祖宅的心脏。“抱歉，我脑子还很模糊。旧记忆才刚回来，大脑需要一点时间追上它们。”

“哦，别担心。”她回答，“许多季节以前，我和丈夫收养了一个游荡灵魂。我们同意照料它返回家园，并发誓服务于那座将把他编织出来的宅邸。我们向堂亲隐瞒了我的人类本性；我还必须自愿接受语义切除，放弃旧名。我丈夫在这里的家族称我为女仆格里默，称他为男仆格里姆。不过，等待将在今晚结束。真是个值得喜悦的节日。”

阁楼入口处的小凹室里突然传来翻找声。一个声音喊了起来……是英诺塞特③。

“喂？有人吗？找到那些装饰品了吗？”

“哦，糟糕！”女仆格里默低声咒骂，惊慌地看了克里斯一眼，“我该消失了，还得找到那箱装饰。堂亲不能知道我干预了这么多。保持冷静，睁大眼睛。抱歉，不能帮你更多忙了。”说完，她飞快钻到书架后面，消失在幽暗中。

格里默刚离开，克里斯就瞥见铁锈色长袍一闪，英诺塞特大步走过入口。看见克里斯后，她停住脚步，意外而困惑地愣在原地。

她望着他的红色制服，惊讶吸气。“警察？”

“你好，你好，你好。”克里斯向英诺塞特露出最能让人放松警惕的笑容，“时间城的巡逻部门派我来检查这座宅邸。织机图像部门的计算机告诉我，今晚会有一个孩子被编织出来；堂亲保护服务处想让我检查你们家族的育婴设施。最近有没有看到令人不安的事？有没有可疑活动需要报告？”重新扮演侦探令他难掩兴奋；朋友的未来给他动力，而某件事情必然出错的焦虑，又驱使他加快行

动。

“您好，警官。”英诺塞特想起礼仪，端正回答，“您来得正是时候。”

“我很乐意帮忙。介意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吗？”

英诺塞特吸气，又颤抖着呼出。她闭上眼，随后开口。“冬季开始以来，女管家萨瑟拉萝普⑤和格洛宾④堂亲的举止一直很奇怪。格洛宾通常不在宅邸；他突然从另一项拒绝谈论的工作任务中返回，让我十分惊讶。最近，我们家族的人数减少了一名。”

“请节哀。”克里斯说。

可英诺塞特无视这句礼貌表示，继续道：“按照配额，我们需要编织一名新堂亲。自从开始安排诞生仪式后，格洛宾对家族事务变得反常地上心，在宅邸中四处潜行，与女管家和族长秘密低语、私下会面。可连续几周，他几乎不屑与其余堂亲交流。我试着询问女管家萨瑟拉萝普，格洛宾为何行为失常。”

“结果怎样？”

英诺塞特皱起脸。“她只嘲笑我的问题，警告我别打扰她或其他任何人。我曾试图用心灵的星界视野偷听，可某种东西阻止思想抵达目标。我知道女管家仍在与格洛宾会面；有时我听见他们两个和另一个人说话，有时会从萨瑟拉萝普房间里听到陌生人的声音。我终于鼓起勇气质问格洛宾，他却威胁要向时间城当局举报我妨碍工作任务。”

“任务？”克里斯问，“你说他从不谈自己的工作。你知道他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年长堂亲过去常提起传言，说格洛宾是秘密特工。可恐怕他们提供不了多少信息。他们的记忆这些年正在衰退。”

“格洛宾是上位者代理人……”克里斯努力理解这个事实：隆巴罗最刻薄的成员竟从事自己的旧职业，接受过与他当年相同的一切计谋和技能训练。“我们必须去女管家房间。必要时，我应该能绊开锁。总能进去的，那里肯定有线索。”

英诺塞特点头。“萨瑟拉萝普正在昆斯办公室开会。她和格洛宾这几天一直纠缠那个老人。我相信女管家的住处此刻应该空着。不过，我们必须小心，别惊醒她的二十向镜。”

“躲镜子这种事，我有些经验。”克里斯带着阴郁的警觉说。

两人沿镶木走廊鬼鬼祟祟走了仿佛一个时代，又钻过根须缠绕的凹室，英诺塞特终于把克里斯带到一座摇摇欲坠的天桥。它连接附属塔楼与宅邸主体。山侧烈风从桥梁缝隙抽打而来，克里斯绷紧身体，艰难走到另一边。穿过后，她领他继续进入另一条通道。

他们经过一系列画像时，英诺塞特一一鞠躬。画框位于横跨墙面和天花板的树干立柱之间。她低声说：“别打扰先祖肖像。把他们移到育婴翼之前，他们需要休息。”

“那些画会照看新堂亲？”克里斯问。

“在獾的脑力抛光课程之间，是的。”她回答，“按照家族传统，先祖会在新生堂亲早年负责监督，直到他年纪足够参加家宅职责。”

“等孩子出生后，也许你们应该亲自多陪陪他。”克里斯咕哝道。

肖像中那些坐着的人形面孔枯萎，朝克里斯怒视，还咂嘴表示不满。他跟随英诺塞特走向通道尽头一扇厚重门。

“可以从这里进入女管家住处后部。”英诺塞特说，“平时我绝不敢进萨瑟拉萝普房间，不过现在有你的法律援助，似乎也没那么

可怕。可我们必须轻手轻脚。宅邸正在睡觉；若它醒来，就会向萨瑟拉萝普报告我们非法闯入。”

她抚摸门板，皱眉集中精神。锁与铰链发出呼噜和咔嗒声；当英诺塞特放松面孔，门已解锁。

“跟着我。”她握住克里斯的手。两人踮脚走进女管家的黑暗巢穴。

萨瑟拉萝普发霉的单间里，每一扇窗都被厚重百叶封死，又由蛀蚀窗帘加固。室内唯一光源是悬挂的油脂灯，以及放在高支架上的半融蜡烛；支架上结满凝固蜡泪形成的触须。他们循烛光走到一把超大扶手椅旁。椅子正对梳妆台。梳妆台背靠墙面，内置观察镜由二十个玻璃圆片组成，按同心图案排列，构成一张眼睛之网。克里斯滑进扶手椅，朝镜中窥视。框架里的每只镜眼都反射宅邸中一个不同房间：隆巴罗没有任何地方能逃过萨瑟拉萝普严密观察。不过眼下四周安全，他示意英诺塞特加入。

“哪一面显示昆斯的房间？”克里斯问。

“这里。”英诺塞特指向一面染着杂乱办公室场景的镜子。

“好。”他说，“必须保持安静。我需要听清他们说的每一个字。”

英诺塞特点头。“集中精神，让视野自由流动，我们就能知道必须知道的事。”

克里斯把审视投向玻璃中的房间。高墙以旗帜和华丽垂挂挂毯装饰。写字台后摆放着水晶圣物匣，里面陈列珍稀古董；桌上堆着卷边文件和闪烁的数据块。

序位将军昆斯站在书桌前。格洛宾在族长身旁阴笑，女管家萨瑟拉萝普则堵住门口。

“你真该听听我们堂亲的话，将军。”萨瑟拉萝普说，“他对这件事的忧虑出于高尚意图，已经完全说服了我。”

“感谢你的支持，宅奶奶。”格洛宾说，“这个老傻瓜除了听完，别无选择——除非他愿意唤醒隆巴罗的疯狂，把宅邸推向可怕命运。”

愤怒在昆斯脸上绽放，把凹陷双颊染成紫红色。“停止这些小气侮辱，堂亲。我是家族首领，你恶魔般的冷笑对我无效。宴会、明日编织与第一晚餐举行之前，我们日程如此精细，你们两个为什么偏偏执意打乱，就连我也无法理解。我们还有仪式要参加、职责要履行——我不能把宝贵时间浪费在你们愚蠢的阴谋上。宅邸不会自行运转，尤其是新成员很快就要从织机中诞生！”

格洛宾笑了。“抱歉，先生，可我们最糟糕的噩梦已被证实。我反复检查收到的情报无数次——消息来源说得没错。若允许这个‘新堂亲’通过宅邸被织出，我们会毁掉家族遗产。倘若任这条毒蛇在家中溃烂，时间永远不会原谅我们的血统。”

老人哼了一声，用发抖的手不屑挥动。“迷信的胡言乱语。又是你那些异想天开的玩笑，就像从前拿来吓唬小男孩的鬼故事——说地窖下面有会尖叫的骷髅头。你吓不到我。”

“我分析了得到的数据，结论完全确定。”格洛宾说，“通过这名堂亲，我们会把黑暗力量释放进宅邸……其规模远超我们理解。”

“具体说明。”昆斯回答。

“上次执行任务时，我预见一头古老野兽环绕家园。一名时间主管主动联系我，提供了相应情报。”

“你在哪里遇见这位所谓主管？”昆斯问。

“我在旧城市场卧底时找到了他。”格洛宾说，“他警告我们将面对黑暗未来，也提醒我一个多数人宁愿忘记的真相。”

昆斯身体前倾。克里斯看出，老人一边怀疑格洛宾的说法，一边又对呈现的谜团感到好奇。“是什么？”

格洛宾清了清喉咙。“有一个很少有人敢承认的事实：我们全都源自同一个来源。每一代人都锁在破碎停滞中。所有家族的血脉都能追溯到同一个点——直觉启示。我们之所以延续，只因古老先祖的灵液被保存下来。所有人都是用最伟大一代的鲜血串起的重生仿制品。我们的织机不过是可变克隆生成器。但若某个背叛奠基者的人进入纬线，逃离诅咒时代，重新出生呢？若我们的血统通向失落时代中某名被遗忘的异端呢？主管警告我，若明日继续编织，这正是隆巴罗注定遭遇的事。”

“搞不好，我们会让‘祂者’之类的怪物加入家族！”萨瑟拉萝普插话。

“我的消息来源好心提出亲自与我会面，随我们返回宅邸，净化织机，并对遗传核心作出一些合理调整。”格洛宾直视族长双眼，“必须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遗产神圣性。隆巴罗不能倒下。若你在乎宣誓服务的亲属，就跟我去传送亭。萨瑟拉萝普已经把路线设为时间城。”

“确实如此。”女管家说，“你们的小旅行已经准备好。”

“可我们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离开宅邸？”昆斯问。

格洛宾烦躁叹气。“我已经解释过！必须在新上位者的代理处与他会面。返家路上，他会加入我们。”

昆斯怒视他。“若我拒绝参加你这场小气远征呢？你会怎么做？”

“恐怕不服从并不是一个选项。我只好以职位压你。”

昆斯喷着唾沫。“以职位压我？”

“是的。”格洛宾说，“与我的工作性质相比，族长兄弟会的席位只是农民劳作。若你继续卑躬屈膝地抗议，我将不得不使用武力。”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昆斯回答。

“那就如此。”格洛宾把手伸进短上衣，抽出一支能量手枪⑥，把玻璃枪管顶在昆斯背上。

“你们这两个哭哭啼啼的伪君子，竟还敢谈什么叛徒！”昆斯咬牙说。萨瑟拉萝普打开办公室门，格洛宾以枪押着他出去。

三个堂亲从镜中视野消失。克里斯努力不让自己张口瞪眼。他在脑中重放目睹的对峙，维持权威面孔，不露出曾经同样落入关于他者的类似阴谋时所感到的尴尬。

英诺塞特抓住克里斯的手，把他拉出萨瑟拉萝普房间。“快，我们必须跟上！”

朝传送亭奔跑时，克里斯看见一小群家宅员工在偏僻角落低声交谈。三个人挤在一起：一名老年男子、一名年轻男子，以及从画布中救出他的女仆。格里姆与格里默，还有一个长得像他们兄弟的书记少年。他难道是隆巴罗另一个私生子？克里斯记起女仆格里默曾暗示她认识画布织造者，一瞬间不禁猜测，这些工人是否由他者自行安排在此。

但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思考被卷入的谜团，英诺塞特就招手让他绕过隆巴罗无尽内部树木迷宫中的又一个弯角。前方空间豁然开朗，形成一片由门墙环绕的空地。每扇门都是宅邸中某条纠结走廊或隧道的终点。空地中央立着一座雕花小亭，像一口直立棺材，门

框镶有彩绘玻璃板。

“先躲一下。”克里斯说，“格洛宾、昆斯和女管家随时会到……”

“幸好苦工都在厨房忙。”英诺塞特回答。

提到隆巴罗那些巨大木制看护者，相关记忆令克里斯打了个寒战。

另一处入口传来高声说话的回音。

克里斯带英诺塞特躲到一扇门内，蹲下便不会被看见。他低声说：“你的堂亲来了。等他们前往时间城，我们再跟。”

英诺塞特点头。

“快点，昆斯，我还要赶一个约会！”是格洛宾。不久，他进入视野。昆斯在年轻堂亲身旁蹒跚，羞愧低头；格洛宾挥舞手枪。萨瑟拉萝普跟在后面，用钥匙杖戳向族长。

“我与宅邸成婚时，凭誓言和职责证明了对血统与家园的忠诚，才赢得这些钥匙。”萨瑟拉萝普说，“别让我们全部努力白费。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威胁家族的东西。”

“亲爱的女管家，”昆斯在格洛宾陪同下走到传送亭，“你和我们这位热忱的年轻堂亲都被某种奇怪疯狂吞噬。我读过新堂亲的传记印记。未来后裔不会威胁宅邸。通过他，家族名称将重新为更广阔世界所知。他会恢复隆巴罗名誉。若他不能出生，我们会被抛在尘埃与荒野中。我们会什么都不是，只剩遗忘。”

“别想从这件事里扭出去，老头。”格洛宾打开传送亭门，把枪对准昆斯，“进去。”

序位将军昆斯愤怒瞪视堂亲，却仍与格洛宾一同踏进小亭。

“祝旅途好运。”萨瑟拉萝普说，“我会准备大厅，迎接访客到

来。”

女管家把传送门推闭，启动外部发送协议时朝格洛宾挥手。亭内亮了一秒，开启通往时间城的道路；两个男人随即消失。萨瑟拉萝普系紧软帽下巴带，沿来路离开。

封闭传送区里只剩他们时，克里斯和英诺塞特从藏身处现身。他冲向彩玻璃橱柜般的小亭，说：“快进去。我还能调进他们的信号，锁定位置。”一条黄铜链从天花板垂下；只要把它拉下，他就会被冲向调查的下一阶段。

记忆已经完整，他知道自身目的。焦虑比从前更强，决心也同样更大。克里斯拒绝让焦虑压倒自己。他知道必须保护哪段历史。无论格洛宾策划什么，都是对他者精心打造的归家路线的篡改。

英诺塞特跟进亭内，透过窗户看向外侧控制面板。“萨瑟拉萝普忘了从广播天线取下发送节点。已经可以出发。”

克里斯猛拉冰冷黄铜链，启动引擎，光芒充满房间。眨眼间，他和英诺塞特从宅邸消失。

抵达另一端后，等候他们的喧嚣令克里斯震惊。忙碌的传送工程师与来自家族领地群山的通勤者，在城市化大厅中匆匆来往。

“真不敢相信。现在是深夜，昆斯会错过晚宴。”英诺塞特透过灰铜色天花板的缝隙向上看，那里是时间城传送站唯一可见的一线天空。

“找不到昆斯和格洛宾，我们错过的可远不止宴会。”克里斯扫视人脸之海，寻找族长与叛逆堂亲。

“看！”英诺塞特指向车站出口。格洛宾和昆斯正躲开人群，偷偷从门口进入时间城。

克里斯小跑追赶，英诺塞特紧随其后。

他们跟踪两人深入时间城心脏，远远看着格洛宾把昆斯推入工业辖区更深处。一排翻滚运作的发电站与济贫工场挤满孤立大道；这里藏在苍穹穹顶内最南端边缘，区域每条街都被高耸烟囱喷出的厚重烟雾堵塞。

昆斯突然停下，从格洛宾身边挣开。克里斯和英诺塞特留在后方，藏在有毒烟云里，一边观察，一边听族长说话。

“你知道我们停在哪里？”昆斯指向一座与其余排屋分开的石头建筑。那是一座圆柱塔，顶部为钟形屋顶，形似天文台圆顶。

“德罗姆门楼。”格洛宾说，“显然是母系学者兄弟会总部。别再浪费时间，快点！”

“我可以向你证明，我们织机正在编织的生命会跻身最优秀的隆巴罗人。”昆斯反驳，“我身上有一份织机预期传记印记副本。让我把它拿给母系学者；他们可以验证真相。我会带回证据，证明新堂亲拥有光明未来。”

“只要能让你停止纠缠，可以短暂进去。等你收集完珍贵证据，我和上位者会在这里与你会合。不过，亲爱的族长，我们回家后，也应公平允许我和上位者展示发现的真相。然后让宅邸决定。”

“这场荒唐折腾结束后，我很想把你从遗嘱中删掉，堂亲。”昆斯说。

格洛宾举枪，凑近宅邸首领。“你若把这件事向隆巴罗之外任何灵魂透露一个字，我就把你的肮脏小秘密全都报告家族条例调查局。我可以告诉他们前任族长的事，也可以说出你如何获得宅邸职位；还可以让他们知道，你雇用了一群污秽工人，藏在庄园里。我甚至可以提醒他们，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替代者堂亲②！”

昆斯低下头，拉起长袍兜帽。非常轻地，他说：“我会守口如

瓶。”烟雾吞没他；老人朝门楼入口走去。

老头离开后，格洛宾继续前行。孤身堂亲仍拔枪在手，四处潜行，完全不知道英诺塞特和克里斯正从后方追踪。

很快，他们抵达大道边缘——工业高塔肮脏郊区的一片空旷荒地。这里只有一座混凝土平房，毫不起眼，破败不堪。

格洛宾慢悠悠走向小棚屋。接近时，他似乎在对自己低语。“快到了，先生。”

口袋里飘出闷声。“干得好，代理人。”

在克里斯看来，格洛宾正在进行秘密电话通话。他停下来，转向英诺塞特。“他在和谁说话？到底玩什么把戏？”

“格洛宾平时就残酷。”英诺塞特低声说，“但自从新堂亲排上日程，他的心智便不再属于自己。某种东西正在鼓励他最黑暗的思想。”

“你提过在宅邸听见陌生声音。”克里斯说。

“我怀疑那是格洛宾的新上位者，他利用了家族的弱点。”英诺塞特说。

格洛宾溜进废弃建筑。克里斯停住，一股虚拟时间刺麻顺脊柱流下，一时压倒了他。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一边侦察区域，一边说。旅程的丝线正在全部汇聚；他认出了那间低矮小屋。“我以前来过，还是上位者代理人时。”

“这是什么地方？”英诺塞特问。

“上位者秘密机构的前哨站。它被建成一处脱网织机仓库，用来重构在行动中过早死亡的代理人身体。”

“走。”英诺塞特抓住他的手臂，向前拖动，“不能让我的堂亲切断命运丝线！”

他们走到前哨站门口。格洛宾封锁了入口，可克里斯开始操作，把手放到锁板上。门短暂犹豫，片刻后震动开启，认出克威奇也是一名时间代理人。

门后是一条狭窄走廊，墙壁由抛光白银构成。克里斯与英诺塞特悄悄前进，来到一处通向大型中央厅室的拱形凹口。克里斯弯低身体，把自己藏在拱后一个受到遮挡、能够俯瞰厅室的位置。他向旁边挪了挪，给英诺塞特腾出空间，也获得更好视野。目光被房间心脏一个突出结构吸引：一根反光玻璃管立在升高的方形底座上。它让他想起新技术学者仓库——他和普莱多尼乌斯在那里发现实验织机。但这套设备只是粗陋、未经注册的复制品，只供上位者最黑暗的力量执行秘密行动。

格洛宾进入视野，从织机平台后走出。他没有察觉克里斯和英诺塞特，一心执行任务。他爬上底座，凝视管中的倒影。

“完成了吗？”口袋里的声音问。

“我已把符号库设为中性。可以接收你的模板。”格洛宾伸进衣袋，取出一件小型手持物。它接住光线，闪了一下。

克里斯强忍惊呼。那是他的旧手镜。他知道自己又落进一个圈套，因为那个如今已被他认出的声音——镜中仆从——清楚响起。

“我会永远感谢你找到我，格洛宾。上一任侍从把我弄掉并抛弃后，我的小镜窗在那座市场里溃烂了亿万年。不过，作为服务机构成员，帮助一名有需要的同僚本就是你的职责，即使他与身体被切断。按照局方条例，你拥有杀戮许可，也拥有受孕许可。”

克里斯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思想在恐惧与羞耻之间循环。

格洛宾说："精神转移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先生。你的形象一旦复制进纬线，就能重新取得身体⑦；我们可以返回宅邸，向家族证明你的预见。"

"别担心，雇主和我会确保采取必要行动。"镜中仆从说，"现在轮到你证明对宅邸的忠诚。恢复我的自由，我便能从眼下等待隆巴罗的深渊中救出它。"

"这是我的荣幸，先生。为了从家族中驱逐祂者的黑暗影响，我什么都愿意做。"格洛宾回答。他让镜面正对织机闪亮玻璃管。机器喷溅出光，一条条能量鞭抽出，击中镜子，使它粉碎。镜中影像出现在管内，周围环绕扭动光晕。影像逐渐凝固，呈现人形。他高而瘦，鼠棕色长发纠结凌乱；年轻面孔笼罩胡茬阴影，玉绿色眼睛却明亮鲜活。薄唇分开成笑，露出小牙齿与高牙龈。不知怎的，他抵达时已经穿好一套栗色两件式西装。

克里斯从藏身处观察男人；最糟糕的怀疑同时得到证实。但他绝不会让画布中的漫长旅程毫无意义。他了解仆人的谎言，下定决心阻止他把更多受害者诱进圈套。玻璃管从底座向上滑动，缩回天花板。恶魔从平台走下，伸展身体，吸入自己逃入的过去空气。

"终于摆脱镜子！谢天谢地，织机还为我织了一身新衣。"他指向西装，"我们几乎已经准备好夺回隆巴罗的未来；维持我的镜子与雇主的画布，已经可以释放你宅邸真正的潜力。"

"谢谢您，先生。"格洛宾说，"昆斯返回、我们回宅邸以后，得去一趟阁楼。族长最近买了个新玩具，可以把它当驮兽搬运画布。那将成为说服堂亲相信您善意的一切证据。"

英诺塞特转向克里斯，低声说："这太肮脏了。你必须逮捕他们。"

"来不及。"克里斯回答，"必须现在回隆巴罗，警告你的堂

亲。我认识格洛宾的新朋友。他是上位者的叛徒，对你们家族、也对我怀有私仇！”

“传送站应该空了。我们可以在日出前、祂者节黎明前到家。”英诺塞特说。两人悄悄离开正在展开的阴谋现场。他们带着近乎狂野的决心穿过工业辖区奔跑，违背理性地希望赶在格洛宾和他那名腐败朋友之前抵达隆巴罗。车站灯光进入视野时，克里斯私下祈祷——不是向地球宗教中的女神，而是向祂者。

帮帮我——他想——别让我耗尽时间。

译者注

① 佩内洛普·盖特是十九世纪的人类时间机器发明者。部分扩展宇宙故事暗示她与博士的家系有关，但这只是博士多种互相矛盾起源中的一种。

② 织机若认定家族缺少成员，可能制造“替代者堂亲”。新成员不是简单复活死者，而是用遗传库填补家族结构中的空位；昆斯以此秘密掩盖隆巴罗过去的人数与继承问题。

③ 英诺塞特是隆巴罗堂亲，拥有较强心灵感应和同情心。她曾帮助博士调查家族秘密，也是少数愿意质疑宅邸和萨瑟拉萝普的人。

④ 格洛宾是隆巴罗最危险的堂亲之一，痴迷继承权和遗传纯洁。他在《隆巴罗》中策划谋杀昆斯，并试图证明博士并非真正的家族成员。

⑤ 萨瑟拉萝普是隆巴罗女管家。她把维护宅邸名誉置于成员安全之上，长期与博士敌对，也纵容家族内部的虐待和沉默。

⑥ 格洛宾杀死昆斯后，企图把罪名推给博士。昆斯的幽灵和獾最终揭露真相，但谋杀已触发继承危机和宅邸崩溃。

⑦ 格洛宾通过重生和遗传技术把自己变成博士的外貌，以制造所

谓血统证据。这场实验反而暴露他对家族基因记录的篡改。

第二十一章：饥饿的家园

祂者节清晨①的最初时分，克里斯和英诺塞特返回隆巴罗，从宅邸传送亭中闪光出现。他们一刻也不敢浪费，立刻奔向大厅。英诺塞特猛地推开厚重门扇，两人冲进宅邸心脏。除昆斯和格洛宾之外，整个家族当然都已到场吃早餐。一张巨型宴会桌环绕隆巴罗的织机基座摆开，仿佛家族从中诞生的棺椁与摇篮只是装饰雕塑，专供正在进餐的堂亲欣赏。他们每个人的碗里都堆满炖肉和蘑菇组成的沼泽。片刻间，克里斯觉得这些人只顾沉溺于晨宴，根本无暇理会闯入者。

“女管家，我们必须和你谈——这是家族紧急事件！”英诺塞特朝餐桌主位喊道。

“很抱歉打扰您的早餐，女士，但情况十分紧急。”克里斯说。

萨瑟拉萝普从高处怒视他们。“英诺塞特堂亲可以入席，但这个不请自来的闯入者要是拒绝离开庄园，我就会呼叫苦工⑥，并准许它们使用武力。”

“女管家，注意礼貌！”英诺塞特自信而严厉地说，“我援引待宅法。这名警官应被视为我们的神圣客人。”

“没时间争论了。”克里斯走近萨瑟拉萝普那把手掌形王座，直视隆巴罗刻薄的女家教。“萨瑟拉萝普，听我说。你的家族正面临危险。我知道织机正在编结一名新堂亲，但我有亲身证据：来自这

个孩子未来的邪恶力量已突破时间，正试图撤销他的诞生。很遗憾，你们的格洛宾堂亲是这场阴谋的共犯。”

女管家坐在椅中怒火沸腾。“奇耻大辱！这是对家族名誉的诽谤！英诺塞特堂亲，你把这个骗子放进隆巴罗厅堂，今晚别想吃晚饭。墓渊在上，究竟是什么附了你的身？”

其他用餐堂亲多数保持沉默，几名老人彼此低声议论。空气中的紧张几乎可以用刀切开，谁也不想卷入。绝大多数隆巴罗人只是出于勉强履行职责，才返回祖宅参加编织仪式与节庆。

然而，英诺塞特的决心没有动摇。“我们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的。格洛宾堂亲挟持了族长，邀请一名时间罪犯进入宅邸，他们很快就会到。必须疏散大厅里的堂亲。”

“妄想又迷信的孩子！”萨瑟拉萝普说，“别让心灵感应视野骗了你——你正被人利用，我的姑娘。无论这个男人是谁，他来这里绝非对隆巴罗怀有善意。你对我和堂亲的忠诚在哪里？为了今晚庆典，我们所有人都完成了清晨的‘祂者节’仪式。你在哪里？像个潮时叛徒一样，和这个陌生人厮混！格洛宾与昆斯回来前，谁也不许离席。”

克里斯低吼。“我们想帮忙。英诺塞特担心得有道理。我们亲眼看见格洛宾威胁老人。你一点也不在乎？”

“谎言！我亲自送昆斯和格洛宾离开。隆巴罗将迎接一名尊贵客人。格洛宾的新上位者主管已申请与宅邸建立友谊关系。可一个陌生人竟敢指控这样一位正直绅士犯罪，玷污他的名誉！”萨瑟拉萝普的话浸满毒液。她怒视克里斯，脸因彻底的仇恨而灰白。

沉重跺步声终止争论。轮子碾过石面的声音在宅邸中回荡。萨瑟拉萝普尖声发笑，望向敞开大门，眼里闪着淫邪般的光，如一只寻找腐肉饱餐的老秃鹫。“他们到了。此事已经定论。”

一个笨重形体摇晃着进入大厅。克里斯摆出防御姿势，直到认出来者。是貜②。它被套进挽具与缰绳，拖着前一晚把它送到阁楼的那辆车。格洛宾与那名已经没有镜子的主管坐在临时车驾上，两人含笑驶入，像古代英雄一样自信笃定。昆斯坐在他们下方，沉默而挫败，脸色酸苦。

“向隆巴罗的堂亲致以节日问候。终于见到各位，真是荣幸！”克里斯从前的雇主、如今的敌人说道。他从车上跳下，昂首阔步走向餐桌。

昆斯与格洛宾仍坐着。格洛宾怀中抱着一件卷得很紧的东西：一轴像卷毯般的长布卷。

“叛徒！”英诺塞特朝绿眼男人喊道。她向前一步，挡住恶人的去路。

“啊，英诺塞特。我听说过你很多事：隆巴罗常驻的神秘主义热心人。”他最后朝英诺塞特冷笑一下，转向克里斯，“还有克威奇先生。你为我的事业失败过那么多次，竟仍敢留在这里，真勇敢。”

“我很自豪自己背叛了你的洗脑。”克里斯说，“我永远不会再中同样的圈套。你以为可以操纵我？以为我的仇恨比爱更强？你错得离谱。”正义狂热压倒了他；他把对方嘲弄引起的厌恶直接啐了出去。

“真可爱。经过这么久，流了那么多血，你仍想扮演英雄。很抱歉，家族各位不得不见证如此虚伪。”

“亲爱的客人，”萨瑟拉萝普从早餐桌主位高声喊下，“你认识这个闯入者？”

“恐怕认识。他是个不受管束的代理人。我尝试改造他，可他无可救药，是颗坏果子。”

“别听他的。”英诺塞特说，“他是未来来的罪犯！”

“这是真的？你来自另一个时代？”萨瑟拉萝普问。

“我承认自己从下一个时间纪元来到这里，也明白其中法律影响。不过，任务要求我略微弯曲规则。与这里的克威奇不同，我并不害怕承认。并且，与克威奇同样不同，我是本土织生的上位者——而他是异星人！”

“对，我是人类。”克里斯举起双手，恳求般看向餐桌旁沉默的堂亲。“可上位者仍然雇用了我。我看见过你们的全部历史，也知道你们是什么。但这个白痴想抹掉一切，把你们从时间中擦除。他曾骗我替他干脏活，如今亲自来收尾。可我绝不会卑劣到那种程度。我知道这个世界的人能做得更好。”

“自以为圣洁的废话。”对手回答，“我本以为你会表现得更好，克里斯托弗。”

“你到底他妈是谁？”克里斯问。

冷笑的男人停顿，让紧张不适地悬在空气中。堂亲们像观看现场戏剧般注视对峙——克里斯的挣扎不过是他们一边吃早餐一边欣赏的背景娱乐。

“招募你时，你没认出我，我很惊讶。”敌人说，“不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记得。你把扭曲的过去噩梦投进我脑中，诱我进入时间城，又把我带到巢穴！”

“再往前想。暴动年代，我们和生命树玩得多开心。还记得你在厕所牢房里救出的迷失灵魂吗？你必须理解，当时我没有时间正式介绍自己。我用过许多名字；我相信你甚至看见过最初那个名字被涂写在墙上。可如今，我已经知道真正身份。现在，人们通常称

我为‘不死者③’！”

可怕的恍然大悟扇了克里斯一记耳光。他回想很久以前的任务，脑中浮现一间肮脏浴室：这个黑暗身影曾被关在那座临时牢房中。“科西切！你就是在麦克雷塔④骗我的那个疯混蛋！‘缺失者⑤’警告过你会回来，可我完全没想到……”

“别说那个名字！我已经进化得超越了它。”不死者打断，“你把我从废墟中释放后，我尽情投入许多仁慈事业。可惜，很快又不公平地被困进另一个世界的另一座监狱。拥有我这样的头脑，有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隆巴罗认出了我的潜力。最近再次受困时，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把心智从身体弹出，进入星界平面。在那里，我看见这座宅邸。它呼唤我，于是我投身于它的事业。我知道，只要正确培育隆巴罗，我们就能完成关键一步，为失控的总域带来秩序。”

“我们隆巴罗人感谢你的奉献，不死者代理人。”格洛宾从车上爬下，温柔拿起自己携带的巨大卷轴，“不过，我们已浪费太多时间与这个入侵异星人争论。我相信家族已经准备好见证你不远万里带来的证据。”

“你说得完全正确，格洛宾。我想听听新朋友的故事。”萨瑟拉萝普说。她摇动钥匙杖，大厅远端一个橱柜打开。“苦工！需要你们服务——制伏这些背叛宅邸的人，别让他们继续破坏我们的早餐。”

两尊高大、雕刻精细、形似穿制服巨型女仆的木像从柜中走出。它们就是苦工。每一尊都是隆巴罗活着的延伸，为服务宅邸而生长。很久以前，在眼下正受到威胁的未来，克里斯曾为了保护导师与苦工搏斗。他知道，自己绝无可能压倒它们。一尊苦工抓住克里斯，另一尊试图制服英诺塞特。

“放开我，我不是叛徒！”英诺塞特哭喊。她望向克里斯，“你怎么能骗我？你说会保护我的家族……可你只把我的宅邸当成复仇舞台。”

“没用了，我的姑娘。”昆斯虚弱声音从车上传来。疲惫老族长怒视克里斯、不死者和聚集的堂亲。“他们全都被逼疯了，或受自身罪孽与偏见诱惑。我们未来的堂亲将是亿万年来这座宅邸所生最杰出的人物，母系学者的预言算法已经确认！”

“睡会儿吧，你这个可怜的唠叨老头！”格洛宾回答。他看也不看，从大衣里抽出手枪，指向族长。格洛宾一枪射进车内，正中目标。昆斯身体猛震，随后瘫倒在座位上。

“别担心，我设的是击晕。”格洛宾说，“最坏情况，族长也许不得不进行一次变化。我确信这条老狗至少还剩一条命。”

“而我忠诚的朋友也不会犹豫，把任何继续拖延程序的人一并击倒。”不死者说，“亲爱的格洛宾，可以向堂亲展示证据了。”

“是，先生！”格洛宾把超大卷轴交给仍被缰绳和挽具束缚的貜。貜用强壮巨爪接住卷起的布，高高举起。它一路展开到地面，露出织、画、涂绘在表面的多幅挂毯。

“时间画布……”悲痛与苦工牢固的钳制同时扼住克里斯，“你们在做什么？”

不死者哼笑。“正是靠你和这幅画布，我才得以跟踪你。否则为什么送你进去？我从没指望你在战斗中击败他者。但你的旅行在历史中撕出一条方便道路——你始终只是一件工具，一枚穿透诸时代的钻头，为雇主和我开凿通道。你的冒险为我们提供燃料，重建我们，使我们能够承受即将到来的任务。很快，救赎就会出现。我可以击碎祂者的恶毒影响，开始重建一个更公平未来的艰苦工作。”

“真是聪明的年轻人！”萨瑟拉萝普说，“隆巴罗为新恩人的天才欢欣。我们的遗产有保障了！”

“还没有，亲爱的女士。”不死者回答，“隆巴罗那个私生堂亲仍在编织，我们不能允许。”他昂首阔步穿过大厅，走向织机。

格洛宾在后面嘲笑。“可怜！显然我们那台贫弱织机没有力量织出成年模板。这个新堂亲缺陷太严重，甚至不能像所有懂礼貌的新生儿那样，用成年面貌遮蔽自己。”

“别被体形骗了。你们所谓的堂亲就是他者——把童年当成终极伪装⑦。”不死者伸手抓住台座上外露的一把经线，猛然从粗朴摇篮中扯出。织机喷溅抗议，内部新生命开始拆线。不死者拉动断线，把它们从织机框形后梁上一圈圈解开。他走近仍由貜强壮双爪举着的画布，从一幅挂毯上挑出松线，把它系到切断的经线上，将画布与织机连接。

“看看画布，亲爱的隆巴罗人。若我不先发制人，这就是等待你们的命运！”

闪烁光芒在画布上跳舞，把影像投射于织物；每名堂亲都盯着它。他们如黏在电视前的孩子，被光迷住。观看时，一个共同幻象进入大厅中每个人的心智：

戴手套的手在黑暗中游动，老人沉睡在椅中。双刃在烛夜闪光。昆斯十分了解杀死自己的人。

宅邸正在尖叫，土壤掩埋天空，山峰震动。叛离者与入侵者潜行于通道，数世纪孤独疯狂毒害这片被遗忘领域。木偶以哀伤节奏起舞，分裂的家族重新团聚。可昆斯的幽灵纠缠亲属，把头衔传给逃亡堂亲。传家继承人被找到，屠杀随之发生。一头拟像机器人野兽像折断树枝一样掰断格洛宾。萨瑟拉萝普连人带椅被压碎。宅邸无法承受。愤怒与羞耻将它吞噬。扭动石头迷宫从山上挣脱，隆巴

罗坠落，拥抱自己从一开始就注定归属的炼狱。

幻象从画布屏幕滴落消失。所有堂亲沉默，被提前到来的悲痛消音；他们目光空白，仿佛陷入恍惚。

“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克里斯说，“大多数堂亲都活下来了。宅邸坠落前，是我帮助他们逃出去的！”苦工抓得更紧，试图让他闭嘴。

不死者带着怜悯嘲笑。“别费劲想靠话语取胜。现在已经太迟。每名堂亲都被画布催眠安抚。看来你产生了免疫，不过无关紧要。”

画布发出吱嘎呻吟，隆隆传遍大厅，连最高椽架也回荡不止。

“边界已被彻底撕裂！”不死者胜利高喊，“画布敞开，暴露于新的地平线。不会再有历史！不会再有时间！我要重建这个正在崩塌的地方。”

“发生什么了？”克里斯惊恐地问。

“还没猜出来？我把你当成电池⑧，把你的虚拟时间光环导入隆巴罗遗迹，重塑残骸，造出一头强大的宅邸巨兽——一台碾平过去的巨大活蒸汽压路机，一条吞食时间失败的龙。它循你在画布上标出的路线，掠过无数历史的天空。过去这座宅邸不过是附带损失，是喂给我巨兽的美味点心。它会成为相当合适的第一次献祭，让改造后的隆巴罗清理总域废料。它将吃掉过去，好让新未来繁荣！”

这个真相的恐怖震撼克里斯灵魂。“它会一直吞噬，直到什么都不剩。”

不死者无视他，走近格洛宾。“来，格洛宾。做个好孩子，到外面去。一起欣赏我释放的威严；它随时会飞到我们这里！”他快

步走向一组巨大双窗。抵达时，窗户吱呀敞开；他走上下面的山路。格洛宾立刻跟随上位者，溜出宅邸后把窗关上。

克里斯努力透过窗户观看。他必须看见接下来发生什么，至少尝试阻止。他不会放弃——现在不会，永远不会。只要有任何机会与隆巴罗战斗，他就会抓住。

窗外，不死者与格洛宾骄傲站在山路边缘，面对宅邸，沐浴在北方遥远时间城的光辉里。穹顶像哥特式信标般闪耀，反射标志祂者节到来的黎明日光。云层分开，灰色苍天上咧开巨大笑口——通往另一时代的大门撕裂敞开，一座层层叠叠的庞大建筑从黑暗清晨的口中俯冲而下。克里斯分辨不出它是什么，却知道那是邪恶。扭曲天使像巨大秃鹫般呼啸掠过。他听见下方传来微弱尖笑，向笨重巨兽高喊："欢迎来到隆巴罗星球。赢家通吃，而我夺回自己的名字。我真的已经成为不死者！"

透过雾蒙光线，克里斯认出了飞行巨兽，恐怖真相击中他：那是更年长的隆巴罗宅邸，正是他被招募参加这场疯狂冒险的地方；如今它依靠白木翅膀穿过天空深渊。与困住他的年轻形态相比，这座宅邸更庞大、更宏伟，也更加扭曲；它被复活成怪物，重新生长为龙形石蛇。饥饿家园从天空急坠，伸向自己的过去。它松开由塔楼与尖塔构成的巨颚，露出破碎窗户残骸和锯齿护墙组成的牙齿。巨颚只咬合一次，幽灵宅邸便吞下年轻的自己⑨，把老隆巴罗从山上咬走，又舔净剩余碎屑。

大厅地板裂开。堂亲的恍惚短暂消退。他们尖叫、挣扎；餐桌坠入大厅裂口，把隆巴罗人一同带下。克里斯周围空间崩塌，落入酸性阴影。他沿隆巴罗石质食道向下滑，怪物继续进食。他听见尖叫逐渐减弱，越过平原与山峰传来。时间城弯折哀鸣，穹顶与摩天建筑遭贪婪白木藤蔓和古老砖石围攻。世界特征在消化中分解。

隆巴罗不再只是一座无人知晓、被遗忘的宅邸，不再是更广阔世界边缘一个无足轻重的特征。它吞噬并占领整颗星球。椅子与桌子会成为森林，高塔与楼梯会成为山脉。海洋倾入大陆大小的茶杯。屋顶与拱门构成世界弧面。一切都按照隆巴罗形象重新生长，全部扎根于白木土壤。宅邸吃掉自己，又吃掉世界。它消化并取代了供自身生长的整颗行星。

克里斯坠过消化蓄池，眩晕恶心猛然袭来——他甚至记不起原本世界的名字。所能理解的一切都卷在隆巴罗星球的阴影里。世界景象在坠落中急速掠过，克里斯看见一个精神幻象的残骸仍悬在时间感知边缘。由如今已经消失的上位者塑造的内在心眼，回荡虚拟时间临死的哭喊。他能感觉总域织物每一刻都在缩减，直到只剩宅邸，而宅邸就是世界。再没有上位者，也没有下位者。没有可供统治的时间。一切都属于隆巴罗和不死者共犯。历史不复存在。



《隆巴罗的冲击》 Fred Gambino 绘

译者注

① 本章回到《隆巴罗》灾难发生前的关键清晨。克里斯试图改变旧作结局，却也把来自未来的敌人带进了家族仪式。

② 獾此时被格洛宾控制，却仍保留对宅邸和堂亲的复杂忠诚。它后来会成为揭露昆斯谋杀真相的重要见证。

③ “不死者”就是科谢伊，即大师的早期自我。他借用斯拉夫传说中“不死的科谢伊”这一称号，宣称自己已经超越旧名字和普通死亡。

④ 麦克雷塔是克里斯在此前故事中遇见并释放科谢伊的地点。那次善意让这名危险心智重新获得行动能力，成为克里斯此刻必须承担的旧债。

⑤ 缺失者曾警告克里斯，科谢伊并未真正从历史中消失。克里斯因记忆破损没有及时认出镜仆，才被同一个敌人再次利用。

⑥ 苦工（Drudges）是宅邸从自身材料中生长出的仆役与护卫。它们服从宅邸和女管家，却拥有感知与一定人格，社会地位远低于堂亲。

⑦ 不死者误把祂者以婴儿形态重生理解为欺骗。实际上，婴儿状态象征祂者放弃旧权力，以完全脆弱的新生命开始博士的人生。

⑧ 不死者把克里斯的V时间能量接入画布与宅邸，使未来隆巴罗能够沿克里斯走过的历史路径逆向生长。克里斯每一次穿越都在替怪物铺路。

⑨ 未来宅邸吞噬过去宅邸，制造自我因果循环：隆巴罗靠吃掉自身历史获得行星规模，却也失去稳定起源，成为必须依赖时间画布维持的悖论。

第二十二章：坠入墓渊

时间不复存在，空间也不复存在，仿佛现实与历史一道被某个天坑抽干，吸进了炼狱。克里斯不知道自己下坠了多久，也不知道何时才落进这头巨兽的腹中。仿佛他过去的一切经历都被吞没他的深渊景象取代。

他努力重新找回自我与方向感，将注意力集中到四周。构成隆巴罗行星胃囊的，是一座巨大、空旷、穹顶高悬的洞室，像一口被掏空的坩埚；它也许曾是隆山腹地的一系列洞穴。墙壁似乎由湿透的砖块砌成，其间贴满黏稠的时间画布条带。白色枝杈穿过石墙生长，簇拥着弧形穹顶上的一条隧道——那是贯穿整个世界的孔洞，另一端通向上方大厅里的兽口。

他在这片地狱中跌跌撞撞，边走边咒骂。脚下凹凸不平的地面像一座铺满碎石的沙丘。他一路滑落又攀爬，掌心被尖锐的小石子和玻璃碎片割得血肉模糊，却仍固执地向顶端爬去，决意找出一条逃生之路。

这片破碎的现实，是他昔日仇恨的结果，也是他过去甘愿向任何能赐予力量、复仇机会或逃避困难与责任捷径的人屈膝所付出的代价。总域曾是他接受“治疗”的代价；而他对灵魂的剖挖撕裂了时间的经纬，使它们暴露在隆巴罗的袭击之下。

也许他会死在这里。可即便如此，他也要在试图修补自己制造的烂摊子时死去。

快爬到顶端时，一颗蓝绿相间的小石子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认出了那是地球——缩小了，死寂无生。他的泪水顿时涌出。这里的每一颗石子，都是隆巴罗已经吞噬的世界与时代残骸。

碎石坡的一处平台上，黑暗中又隆起一座土丘。他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坐在土丘脚下，不由倒吸一口气。抬头望去，更令他震惊的是，土丘最高处还栖着另一道剪影。他踩过碎石的脚步声格外响亮。随着他走近，守在低处的那个人影转过头来。她火焰般的红发令他想起维姬，可那不可能是她。维姬永远不会存在，她早已被吞噬、被遗忘。

他再次端详那名年轻女子的脸，终于认出了她。那是很久以前、他旅程伊始时见过的人——她曾在预言神殿里，为未来布下一局棋。

“向您致意，时间祖父①。”第一位皮提亚说道，“欢迎来到墓渊的第七层。”

站在这位已被消化的皮提亚残影面前，克里斯发现她脚下的土丘竟由无数头骨堆成，构成一座庞大的白骨冢。数百张骷髅面孔从丘体中望着他，每一张都凝固在无声的尖啸里。

皮提亚从底部拾起一颗松动的头骨。“这些都是历代皮提亚②的头颅，每一位都败给了这头巨兽。你曾是时间第五纪元的神首③，如同我们曾是第三纪元的神首。”她松手扔下头骨。“可我仍为所有失落的过去与被窃取的未来哀悼。”

“我也是。”克里斯说，“我必须找到回到上面的路。我得找到时间画布。”

“那么你必须突破墓渊的每一层。你已经坠落到了它最深处。若继续留在这里，你的人格与自我都会被宅邸夺走，腐化成供它生长的土壤。”

克里斯将目光从皮提亚身上移开，指向蹲伏在骷髅山顶的影子。“上面那是什么？”

“骸骨之巅是鹰身女妖的领地。她是我血脉中的最后一位，也是末代皮提亚仅存的部分。若你与她交易，也许她会准许你通过这一层。”

“我可以爬上这些头骨？”

“可以的。小心脚下，但是不要停留，也不要回头。沿途寻找帮助吧。你或许会遇到其他人——那些因你沿时间画布之线穿行，而被封存在脆弱琥珀中的失落角色。但你是时间仅存的活线之一，那条血脉仍在你体内，因此你既珍贵，也受诅咒。”

克里斯点点头，不再多言，开始攀爬。他不忍直视那些被自己当作落脚点的骷髅，可偶尔仍会瞥见一张嘲弄般咧开的嘴。每一张面孔，都曾是一条被隆巴罗熄灭的生命。

当他抵达骨丘之巅，灰色羽毛迎面飘来。一只衰老憔悴的食腐巨鸟落在他上方，挡住去路。秃鹫戴着一只眼罩，剩下的那只眼却疯狂而野性地盯着他。

“你就是最后一位皮提亚④？”他问。

“在被放逐之前，在被吃掉之前，我曾经是。你想要穿过墓渊，可你能拿什么做交换？”她歪起脖子，偏头打量他，喙尖咔哒作响；她在头骨上来回蹦跳，等待克里斯回答。

“只要你能带我更接近大厅，我能给你的都可以给。”

“让我吃掉你的一只眼睛。我渴望‘视见’的滋味。让我进食，我就会载你走到我所能抵达的最远处。”

克里斯没有迟疑。“我接受。你想要哪一只就拿哪一只。”

他稳住身体。鹰身女妖踱到他面前，鸟喙只一啄，便挖出并吞

下了他的左眼。克里斯强忍住痛呼，看着秃鹫将眼球咽下。片刻之后，伤口在闭合的眼睑上凝成一道苍白的疤痕——这是他耗尽的自愈能力最后一次涌动。

“爬到我背上，我们出发。”她说道。

克里斯抓住一把羽毛，把自己拉到她双翼之间。皮提亚浑身一抖，随即从骸骨峰顶跃下，振翅冲入天花板上的隧道。她以近乎癫狂的速度拍打双翼，载着克里斯继续向上，穿过隆巴罗另外两层消化池。他们飞过宅邸的地下墓牢，那些被遗忘的旧世界奠基者，仍被自己锻造的锁链束缚，在牢中互相厮杀。克里斯无视了亡灵的尖叫。它们不过是扭曲的碎片，等待着加入下方胃室里的白骨与石子。

进入第四层后，皮提亚俯冲落地。一座摇摇欲坠的石门，标示着隆巴罗肠道迷宫这一段与下一段之间的界线。

“我不能越过此处。未来之门禁止我通行。”最后的皮提亚说道，“你来自那些原本将要出现的时代。你可以穿过石门，并从守门者手中领取一件奖赏。”

“谢谢你帮我穿过这场噩梦。”克里斯说。

“你已献上自己的牺牲。身为一个时间纪元的神首，我们都知道职责所在：将一只眼留给过去，再用另一只望向未来。”说完，皮提亚振翅离去，飞回她的骷髅与碎石之间。

克里斯走到石门前，又遇见了一个被困在隆巴罗行星内脏与废墟中的熟悉灵魂。老人跪在克里斯脚边，双手向他献上一柄剑。

“你好，老幽灵。”普莱多尼乌斯说，“你留下来战斗到了最后。你对时间的信念把你带到了这里。接过我的剑，像我一样守住你的信念。”

克里斯接过长剑。“不管后世如何记住你和你的家族，你都是个好人，普莱多尼乌斯。我想我明白你为什么还在这里了。时间画布知道你会帮我，所以它从隆巴罗围攻过的历史中挑选了一些人。你们都是我旅途中遇见过的人——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仍会把我引向正确的方向。”

“推断得很好。”普莱多尼乌斯说，“而你也以对我们的信任，证明了自己的信念。”

石门开启。普莱多尼乌斯站起身，让到一旁。克里斯紧握皮革缠绕的剑柄，穿门而过。

当他进入隆巴罗多层咽喉的下一段时，英诺塞特与獾迎面走来。他所到达的这一层，像旧宅邸里一条设有高挑廊台的走道。狭窄通道尽头，一架梯子向上伸去，通往迷宫的下一层。

“克里斯托弗，你成功了！”英诺塞特说，“很快，你就有机会重新洗切命运的牌局。”

这些古老的隆巴罗成员，已经被困在炼狱里的无尽岁月磨损得不成样子。英诺塞特赤褐色辫子的末端已经灰白，长发不断生长、盘绕，最终编成一只固定在她背后的篮筐。她的头发仿佛是所负重担的具象化，也是她对那个失落未来忠诚的实体。

“你的眼睛怎么了？”獾问。他担忧的声音从毛茸茸胸口里藏着的锡质扬声器中断断续续传出。

“我拿它换了一程顺风车。”克里斯回答。

“小心点！”獾说，“眼睛可不是什么通用货币。”

“我会记住的。”克里斯转向那位堂亲，“为了拯救时间，我什么都愿意做。”

英诺塞特露出灿烂笑容。“为此，我由衷感激你。我为家园吞

噬的那些黄金岁月哀悼。但你不必担心，因为我知道你会成功。”

“谢谢，可你凭什么这么确定我能解决这一切？破碎的总域到底要怎么修补？”克里斯问。

“时间画布和织机会记得旧有图样⑥。找到松散的线头，把它们重新系紧。”獾说。

“它们会成为跨越现实裂谷的绳桥，把宇宙中彼此分散的故事重新连接起来。”英诺塞特说道。

克里斯点点头，满怀深情地看着这位堂亲和她的照料者。“我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但你们两个都了不起。记住这一点，也要照顾好自己。还要照顾好他者——等他重生后，替我把爱意带给他。”

“你的朋友会得到妥善照料，也会成为我最珍爱的堂亲。”英诺塞特说，“在寒冷的夜里，当他独自在隆巴罗的棚屋和外屋露营，我会守在他身边，随时准备把他带回家。如果其他堂亲对他太刻薄，我也一定会保护他。因为我见过我们在那个失落未来里共同生活的日子，我知道他曾经——也终将——成为多么出色的人。”

“我也会尽我所能，好好教导他。”獾补充道。

“这就是我能期望的一切。”克里斯回答。

“现在，从这架梯子爬过翻花绳般的迷网。”英诺塞特说，“为了我们所有人向上爬，别回头！”

獾托起克里斯，把他送上那架伸向墓渊下一层的梯子。克里斯握紧梯级，朝远处隐约可见的林下花园攀去，一阵玫瑰花蕾的香气从裂口中呼唤着他。

随着垂死的花朵坠地，记忆的香气也渐渐消散。剪刀又轻轻一响，第二朵被斩首的花落到红色草地上，与同伴并排躺在一起。灌

木丛间，祂者的幽灵手持星光剪，修剪着时间玫瑰⑤的茎。他双手沉稳而准确，收割又播种着自己生命中松脱的线头。阳光从花园中央铺开。时间正在流逝，黑夜重新织成新的一天。两轮太阳如同活着的心脏，将柔和、滋养的光晕泵入玫瑰园的花脉。老幽灵继续履行职责，照料花朵，直到一个新来者进入这片领域的声响惊动了他。

“你来这里做什么？”他问，双眼仍被玫瑰的凝视牵住。

克里斯尚未从攀爬中缓过神来，只能目瞪口呆地说：“我以为你已经消失在织机的光芒里了。”

祂者抬起头，看向站在面前的年轻人。“我是，我曾是，我也将会是。在这里，我只是一道幽灵，被拉得比丝线还薄，等待属于我的纬线。”

“我想帮忙。”克里斯回答，“可我担心一切已经彻底出了问题。你未来的一个变节者熟人回到过去，阻止了你在隆巴罗诞生。我保证会尽力为拯救时间而战，可我害怕这只会变成另一次被我搞砸的机会。”

“也可能是又一次成长的机会。”祂者说。他把剪刀递给克里斯。年轻人接过时，剪刀立刻腐蚀，染上一层橙红铁锈。“但你必须听清警告：一旦进入那座虚构的创世大厅，你就再也无法回头。一旦你踏上那里，就注定要肩负起复兴我族人的使命。你现在可以离开，等待一个没有上位者的宇宙；也可以进去，站出来抵抗。选择由你自己作出。”

“我知道。”克里斯说，“可我已经见过你的一生，我知道你会成为怎样的人。只要能让你回来，就算必须忍受一个有上位者存在的世界，我也认了。告诉我回去的路，我要打完最后一仗。”

祂者笑了。“既然这是你选择的道路，我不能替你作决定。将

这份责任传给后来者，本就是我的重担。”

“我能做到。”克里斯说。

“那么你将离开这里。你必须回到最黑暗的世界，点燃那被囚禁的生命源泉，为总域夺回自由。”

祂者消失了，只留下克里斯独自站在阳光灿烂的玫瑰园中。他手持长剑与剪刀，在花丛间劈出一条道路，最终找到一口古老水井。那是一道通往隆巴罗颈部的裂口，距离大厅已经足够近，能让他进入这颗宅邸行星的王座室，以最后一次质询打不死者一个措手不及。他钻进井中，沿隧道向巨兽的头颅爬去。

译者注

① 第一位皮提亚把克里斯称为“时间祖父”，因为他曾作为第五纪元的神首维持现实。这里是在比较两个都被时代奉为神、最终又被时代抛弃的统治核心。

② 皮提亚王朝延续许多代。宅邸吞噬历史后，不同皮提亚的残影都被压进同一墓渊，象征隆巴罗正在消化整颗行星的过去。

③ 克里斯在V时间中承担过近似宇宙锚点的角色，因此被称为第五纪元神首。他本人却从未真正拥有与称号相称的自由。

④ 末代皮提亚死后留下诅咒和多种神话形态。这里的鹰身女妖是她被历史、宅邸和仇恨扭曲后仍存的一部分。

⑤ 祂者的玫瑰园保存被删除、修剪或未能继续的生命道路。每一朵花都像一段备份历史；剪枝既能隐藏记忆，也能为未来重接线头。

⑥ 画布保存发生过的一切，织机则能把数据重新编成生命。两者结合，理论上可以把被隆巴罗吞掉的总域按原有图样重新织出。

第二十三章：隆巴罗行星

总域在抽搐、收缩，宇宙随着每一秒流逝不断缩小，而隆巴罗行星仍在吞食早已死去的群星尘埃。

克里斯·克威奇站在隆巴罗颈部的最高处，仰望遭到毁灭的苍穹，看着现实从四面八方向自己合拢。

隆巴罗继续进食，一口口啃噬空间。克里斯不禁把这颗蛇形宅邸行星想成一条金鱼，把总域想成困住它的小鱼缸——可是鱼还在膨胀，鱼缸却正缩至虚无。他攀上巨兽的头顶，低头望去，知道大厅就在脚下。那里是白木世界的心脏与大脑，也是一座看似温馨的监狱，囚禁着时间画布。创世最后的希望，被反派锁在自己的巢穴里。

他握紧那位陨落英雄的长剑，将剑刃刺进隆巴罗由鹅卵石铺成的颅骨。

宅邸根本没有察觉这场充满反抗意味的破坏。对隆巴罗而言，他不过是一只钻进某片疯长鳞甲下的跳蚤。他劈砍纠缠的藤蔓，削开木头，砸碎石质屋瓦，像一名狂热的木匠持续劳作，直到在屋顶凿出一个直通大厅的洞口。

最后一刀落下时，剑刃已经磨成钝头。克里斯扔掉剑柄。最后这一战，他不需要武器。他屏住呼吸，最后看了一眼没有星辰的虚空，随后纵身跃入洞口，坠向这个世界的核心。

他下落了片刻，陈腐空气从身旁呼啸而过，最后双脚稳稳落在大厅中央。温暖烛光以摇曳的金色笼罩房间，在棋盘格地面投下浓重阴影。高处廊台与阳台悬挂着“祂者节”的彩旗，栏杆上缠满银色金属丝。墙上的家族肖像已经被潦草蓝图、符文图表和无法解读的结构图取代。显然，自宅邸取得胜利后，隆巴罗行星最宏伟的房间已经被人长期占用。

克里斯打量着这股奇异而亲切的居家气息。他本以为自己的出现会立刻引发一阵混乱与厮杀，可一切竟然十分平静；正是这种安宁令他不安。

大厅里散落着少量古怪杂物，使这里介于发明家的乡间小屋与神秘学者的书斋之间。不死者①坐在管家的摇椅上，椅子被放在织机基座脚边。随后，克里斯看见了它：时间画布正铺在织机上。他已经离得如此之近，可画布边缘从织机垂下，落在不死者膝头。克里斯凝视着这个恶意霸占隆巴罗的房客，看见敌人正轻抚横躺的织锦，一股无声怒火在心底绽开。

不死者工作时流露出勤勉的自豪。他平静而专注地拆解活着的丝线，徒手将时间画布一寸寸拆散。他亵渎这件作品时既投入又精准，注意力全被解剖开的线缕吸引，以至于没有理会克里斯的到来。

克里斯从背后靠近，清了清嗓子，在现实尽头宣告自己的存在。“你好，不死者。”

“祝你烛日安好，克威奇先生。看来你已经从隆巴罗肚子里逃出来了。”不死者依旧没有抬头，一边说，一边从画布上扯下更多丝线。“恐怕你已经来不及阻止我，不过我欢迎你留下来喝一杯庆功酒。新时代即将破晓，让我们暂且放下旧怨吧。”

“也好，反正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克里斯必须扮演好

人，演得足够可信。若是失败，这将是他在不断缩小的总域舞台上最后一个角色。他只需要顺着主人，诱使对方继续说下去，然后等待局势翻转。

不死者打了个响指，一道高大、雕像般的人影从隐蔽圣物柜中走出。克里斯过了片刻才认出格洛宾。就连这个男仆也没能逃过隆巴罗行星的摧残：他被扭曲、变异，皮肤化作木材，血液变成树液。他已经被改造成一个苦工——不死者最完美的管家——脸上永远刻着遭受背叛时的尖叫。

“格洛宾，给客人拿张凳子，再把最后一瓶酒和两只高脚杯取来。动作快点。”

格洛宾吱呀作响地鞠了一躬，转向窝边的一把小椅子。他先指指椅子，再指向克里斯。凳子伸展开四条短腿，踢踢踏踏跑到克里斯身旁。克里斯在织机边、不死者旁坐下；格洛宾则走向酒柜，取出一对金属杯和一瓶落满灰尘的葡萄酒。玻璃瓶在他的木手中叮当作响。

“所以，这又算什么？”格洛宾把酒杯放到织机上，将它当作临时桌子，拔掉瓶塞，为克里斯和不死者各倒了满满一杯。克里斯问道，“总域末日里的葡萄酒和闲聊？”

“你该心怀感激。这是世上最后一瓶葡萄酒。好好品尝吧。时间城的年份酒，特制品红酒液，装在可以隔绝心灵感应的瓶子里。”不死者嗅着酒液的铜质香气，深深吸了一口，姿态讲究得近乎做作。

克里斯举杯，吞下一小口。“干杯。”他说。浓郁的苦味令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微笑——他其实更想喝一罐冰镇火星露。

“一个宇宙走向终结，另一个宇宙即将织成③，理应举杯纪念。”不死者迅速啜了一口酒，随后继续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根接

一根拆解时间画布。

“所以，你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这个？”克里斯问，“你要把时间画布的丝线织成一个新的总域？”

“当然。我是真正的艺术家。”不死者说，“换个角度看：总域是一则故事，而我是它的新作者。我的职责，是丢弃已经不再适合的素材，删去多余的情节和角色。可一个臃肿的宇宙，不可能靠小修小补维持。叙事早就坏了。该抛弃这份草稿，从第一页重新写起。”

“总域根本不是这么运作的。”克里斯说，“它不是一本小说，而是一部永无止境的集体文本。无数叙事时刻展开，随着一代代讲述者来去，不断演变。”

“当更高层力量争夺故事控制权，必然让普通人的生活充满永不停止的矛盾。要求总域公民忍受这一切，公平吗？”不死者问，“我已经终结了这种焦虑。我的白木飞龙②已经摧毁这个内卷宇宙桀骜不驯的历史。借助这些丝线，我会打造天堂：每个世界中的每一条生命都将获得目的，一切都将被提炼至完美状态。”

“这简直疯了。”克里斯回答，“短视，而且专制。你和那些古老奠基者没有区别——他们勒索、胁迫他者替自己举行仪式，为他们建造天堂。”

“我本以为你会更懂。”不死者加快了拆解画布的速度，从织锦中抽走更多岁月与纱线。“你自己也曾是所属时间纪元的奠基者。你就像西西弗斯，永远把‘V时间’这块巨石推上历史山坡。你很清楚，被困在修补并恢复一个不断腐朽的系统里是什么滋味。但我改进了你的公式。只要把这些丝线送入织机，我一次操作就能诞生不死者的伊甸园。”

“自由算是彻底没了。”克里斯说。

“我们的选择太多！出错的余地也太大！”不死者又饮一口酒，继续拆线。“混乱与多样性究竟有什么美德？真有选择时，大多数人都会偏爱一致与统一。我做过立法者，也做过违法者；做过热情的活动家，也做过阴险的破坏者。我曾是上位者警官，也曾作为时间黑手党成员生、死。正是这些彼此无法调和的经历，迫使我不断寻找并定义自己，也把我带上了这条路。我绝不会再屈服于命运反复无常的摆布。”

“你只是无法接受自己的人生最后变成了那个样子。”克里斯说，“相信我，我懂。但这不能成为你把宇宙和全部历史喂给一座饥饿宅邸的借口。隆巴罗不会停止进食，也不会停止生长，很快一切都会消失。根本不会有空间容纳你的新总域。”

“我的时间画布天堂，将在那片空无虚空之外织成——它会遮蔽这个领域的残骸。”不死者继续拆解织锦，把一大束线团收拢到膝上。

“那他者呢？”克里斯问，“他只是附带损害？还是你想证明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只是想报复。他者的天赋与能力已经交给所有织机，供我们共同分享。可你觉得自己理应得到更多，只因为他重生后跟你关系不错。”

“理应得到？不！是我遭到背叛。我的朋友曾同意与我一起反抗上位者，可在关键时刻他犹豫了，我们因此被捕。高塔就是惩罚；当然，我那位所谓的朋友却成功逃脱，把我一个人扔在泥里……正如很久以前，你帮助我脱困时，我告诉你的那样。”

“所以我才会来。修复这一切是我的责任。”克里斯说，“我警告你，停下对时间画布做的事。你若不听，一定会后悔。我们可以就此结束，各走各路。但你必须把画布交给我，它是拯救总域的关键。”

“凭什么？时间和总域对我只有残酷，对绝大多数其他生命也一样——不管处于进化链的哪一端。容我提醒你，并非所有人都被赐予人为制造的神性，还能在全时间年代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晋升为神首。”

“我知道，这些话我早听够了。我很幸运，也很倒霉，我是V时间的金童。随你怎么说。但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克里斯想起自己的导师，也想起与罗兹并肩旅行的岁月：一月接一月的冒险与调查，击败接连不断的恶徒，把公平与正义的观念传播到时间各处。

如今，那一切都没了。罗兹和他者都已死去。他们一次次拯救过的总域，也被撕咬、抹除。然而，他们的智慧仍活在克里斯身上；他们的生与死，则被记录并保存在不死者正在解开的丝线里。

“你和我是一样的，克威奇先生。”不死者说，“我们都响应了隆巴罗对伟大的召唤。我并不需要向旧友复仇，我要报复的是创造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本可以完美、有序，成为总域明亮的心脏。是我们与他者共同的联系，把这座伟大宅邸带进生命里；只凭这一点，几乎就足以抵消他对我们做过的恶劣事情。你只需明白，隆巴罗和我一样渴望这一切。否则，它将被遗忘——成为历史中一处腐烂发霉的脓肿，被宏大叙事避而不谈。就像上位者把你从默默无闻中拖回来以前的你一样。但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已经发生了。”克里斯轻声说，“已经没有任何人记得你。”

“那我就重新创造他们，并加以重新设计，让他们充分发挥潜能。我的白木飞龙是一名仁慈的收割者，它清空旧地基，只为了给不死者的天堂让路。”

“隆巴罗已经吃掉全部时间与空间，包括你活过的每一天。”克里斯说，“你只能借助复制身体进入过去，对吧？”

“对。”不死者漫不经心地回答，同时把最后几寸历史从画布上

拆下。

“你现在穿着的这副克隆织造躯体，是以你目前的外貌为模板？它是照着你真正身体的倒影制作的？在把形象和灵魂投射进镜子之前，你被关在哪里？”

不死者停顿片刻，回忆了一下。“哦，是地球联盟某个世界的一座小拘留区。若我没记错，大概在三十世纪。”

“那你已经完了。隆巴罗把那里的一切都吃掉了，包括那个世界、那个时代，以及你的身体。你的化身，只是一道被你擦洗干净的倒影。你不过是自己在一段已被你毁灭的历史中的影像。”克里斯喝完杯中酒，把酒杯放在织机基座上。

“你以为我没考虑过？”不死者说，“时间画布把我固定在隆巴罗悖论发生的那一点，防止宅邸和我一同从现实的林下层坠落，淹死在未曾发生的记忆海洋里。”

“可你和隆巴罗一样，本身就是悖论，不死者！时间画布是你唯一的救生筏，而你亲手把它毁了。你亵渎织锦的那一刻，就判了自己和隆巴罗的死刑。你根本活不到织造新总域的时候；你会逐渐消散，像宅邸吞噬的其他灵魂一样迷失在炼狱。看看画布吧，你已经把它彻底拆散，现在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你试图利用画布抹掉他者，可它真正驱逐的是你。”

在两人争辩期间，不死者已经采下每一根线与每一缕纤维。时间画布不复存在，只剩一堆断裂丝绳缠在毁灭者身上。不死者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发出呜咽。他的皮肉正溶解成纱线，落入松散的时间画布线堆。

“可……我本该是不死的。”他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安静的悔意；构成身体的纤维不断脱落到地面。“你从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已经赢了？”

“从我来到这里的那一刻。”克里斯说，“抱歉，但我必须留在这里收拾残局。如今只有我还能修补这个烂摊子。”

不死者踉跄着离开椅子，向克里斯伸出已经碎裂的双臂。“别让我死！”

“那副身体从来就不可能长久。”克里斯说，“织造新生命时，织机必须得到古老基因作为原料，自有原因。你这一代已经被回收太多次。你体内剩下的材料，只够制造一件廉价仿品。”

不死者哭嚎起来。“我所有的潜能……都没了！”

“时间画布的丝线保存了所有已经发生、也所有已经失去的事。它会原样恢复总域——包括全部缺陷，也包括你。”

“可我不能就这么放弃！让我进入你的身体，我们可以共享V时间，利用这些丝线创造更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成为‘不死的克威奇’！”曾经的科西切④原地颤抖，翠绿色光芒从双眼消退，整个身体在原处坍塌成一团不断扭动的带状物。

刺耳的窸窣声包围克里斯。不死者失去方向的灵魂在他身边低语，试图侵入意识。残酷念头向他扑来，他后退着抵住织机基座。仿佛一台无限延伸的摄像机正照向心灵最幽暗的沟壑；他绷紧全身，准备承受入侵。

一声瓶塞闷响将他拉回现实。有人从织机另一端的阴影里走出，把重新封好的酒瓶举到克里斯鼻前。他认出了救命恩人那张木质面孔：格洛宾，他者心怀怨恨的堂亲，也是不死者最近雇用的仆人。格洛宾把不死者封进能够隔绝思维的玻璃瓶，以酒瓶束缚住他的灵魂，同时窃走了他关于隆巴罗秘密的记忆。克里斯似乎听见瓶中传来一声落败的呜咽。

不死者的叫喊逐渐归于虚无：“别拿走我的记忆！我发誓……只要我再次揭开这些隐秘真相，我一定会复仇。我的诅咒会沿时间

滴落，再次毒害历史！”

他的咆哮很快沉寂。克里斯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

“谢谢你，格洛宾。”他说。

可木头人没有理会。他只紧握酒瓶，摇摇晃晃离开织机，走向大厅敞开的窗户。来到窗台时，他的关节吱呀呻吟。格洛宾没有回头，径直纵身跃入隆巴罗行星周围不断收缩的虚空。装着叛徒灵魂的酒瓶与他一同坠落，漂向深渊——也许等现实重置后，它还会再次出现。

克里斯独自留在隆巴罗的心脏中。

时间画布已经支离破碎，白木飞龙开始疯狂翻腾，它长久肆虐造成的后果终于反噬自身。拯救总域的窗口正迅速关闭；若再不行动，一切就真的太迟了。宅邸行星愤怒地崩塌，内部装饰和家具顷刻枯萎，像被无形蛀虫啃食殆尽。失去声音后，隆巴罗的咆哮退化成微弱颤动。克里斯却收拢画布残骸，把珍贵丝线抱在怀中，奋力爬上织机基座。

他紧紧攀住织机，把丝线一点一点送入摇篮，令机器重新运作。他引导材料穿过织架，将线缕钩入筘片与综丝。织机发出嗡鸣与咔嗒声，震颤着苏醒，声音像一串钥匙刮过钢琴弦。

微小到肉眼难见的针疯狂运作，把总域重新缝合。织机首先织出的世界，是上位者的行星⑧。克里斯胸中涌起自豪，看着一颗苍白橙色光点在经纬之间模糊显现。他不能让朋友建造的世界白白消失。他见过那片由时间画布丝线构成的土地，也见过其中的人在随机世代中重复相同生命。但总有一天，他们可以变得更好，可以向真正的奠基者学习。只要他们记住祂者的真相，只要再次敞开心灵与灵魂，他们便能成为创世的卫士、宇宙的保护者、时间的裁决官。那不正是克里斯始终渴望的吗？一支善良、公正的警察力量，

一支守望重建总域的邻里巡逻队，确保每个人都平安无事。

他知道，这幅被摧毁的画布足以拯救那颗行星，也足以拯救隆巴罗吞下的其余总域。不会再有断裂的线。祂者的记忆囊括了宇宙完整的一生，那些记忆与已经失去的原始总域同样真实。

织机汲取隆巴罗最后的生命力，以近乎狂暴的热情运作；它把记忆织锦编成一个活着的宇宙，并将其保存在遭到吞噬的那一刻。克里斯把行星与群星的丝线一一送往安全处，释放重新织就的总域中每一个已经完成的部分。他以这场行动，为祂者的英雄主义作出活生生的见证。克里斯在心中描绘祂者——生命与死亡之子、用染红双手的胡狼之姿纺动命运丝线的人。

此刻，克里斯心中已容不下对朋友身上那片无限未知的任何暧昧，也容不下他投射到导师身上的宏伟形象之外的任何东西。真相抛弃了克里斯，神话却在梦中起舞。他轻抚织机里逐一复活的行星，记忆因“复原”留下的回声而战栗。重新织成的宇宙⑤在摇篮中不断积聚，历史恢复缓慢爬行——向前，也向后。他望进正在重置的画面，看见自己等待已久的一刻……

在重新汇聚的过去，在祂者节的大厅里，远方响起一支孤独长笛。它哀鸣着循环的旋律，回荡着尚未来临的记忆。那些记忆被想象力的乐器保存、救回，成为时间永恒乐章中欢欣的再现。旋律逐渐加快；历史重新开始。赭色暮光吞没天空，从构成隆巴罗宅邸的石头与根系之网间渗入。所有堂亲成群聚集在大厅里，对那天清晨本应发生的末日、以及他们已经避开的命运一无所知。序位将军昆斯在宏伟会场中来回踱步，在烛光里等待，并向家族低声交谈。英诺塞特笑容灿烂，格洛宾则满脸阴沉。还有一些隐蔽旁观者手牵着手，站在高处廊台的阳台上。那是宅邸工作人员：苦工，以及地位低下的女管家侍从。他们被隔离在堂亲之外，不被看见，也无人想起。

一面巨锣尖啸着轰然响起，宣告典礼开始。积压了一个纪元的紧张感随之释放，大厅里的天文钟开始滴答、鸣响。灼热的极乐之光从织机中涌出，召回已经逝去的岁月，以及隆山上更幸福的日子。序位将军以自己富有音乐性的母语，第一次念出新堂亲的名字；那名字以悦耳节奏在大厅中振荡。舒展的音符与织机狂涌的雾气一同起舞，堂亲们围聚到家族噼啪作响的核心附近。

管家萨瑟拉萝普拉动隐藏的滑轮装置，踏上基座。她把手伸进织机深渊般的最深处，整个宅邸屏住呼吸。

随后，是一刻——温柔、缓慢、如梦的一刻。管家高高站在织机上，有什么东西在她双手间逐渐成形。她拉住正在出现的生命，把二度诞生的祂者⑥从噼啪闪动的丝线中提起。他终于脱离纬线，也脱离摇篮，获得自由。年迈的萨瑟拉萝普抓住婴儿⑦的一条腿，将他高高举过人群，让整个家族都能看见。暮色天空中，一只猫头鹰从头顶飞过，遥远鸣声随风飘来。祂者眨着眼，被婴儿初生的情感与无穷问题淹没；回声般的记忆仍盘踞在新生头脑里——出生创伤、基因织造、其他人生。但他终于抵达了。他沿着织光，完成了前往隆巴罗的旅程。

克里斯艰难地把目光从重启的历史画面中移开，又在织光里瞥见一道一闪而过的幽灵。祂者的影子从基座上解下摇篮，抱在怀中轻轻摇晃，将它送往安全处；黑暗随即吞没那台坟墓般的机器。克里斯看见，总域汇聚的丝线堆成一座座高塔，直抵垂死隆巴罗行星已经碎裂的天花板。时间画布构成的宇宙撑裂隆巴罗屋顶，迫使白木飞龙把重新织成的总域呕吐出去，将创世的无穷重新喷回虚空。时间恢复了自身视角，空间也在全部维度上重新绽放。

然而，当时间画布化作宇宙，它也把这个虚构世界逐出了不断扩张的身体。克里斯听见浪涛轰鸣，海水突然从窗户灌入，宣告隆巴罗行星的驱魔已经开始。宅邸正在重新坍塌为废墟，在他脚下开

裂、震颤。原本的隆巴罗已经恢复在总域中的正确位置，这个冒牌世界只能在余辉中短暂停留，沦为自身扭曲的仿品。

白木飞龙正在沉入一片未曾发生的记忆之海，也把克里斯一同带向深处。他脸上刻出微笑；即便死去，他也已经完成使命。他的心再次充盈，头脑则戴上由上位者试图掩藏的过去知识铸成的王冠。

时间和总域已经安全，怪物也被驱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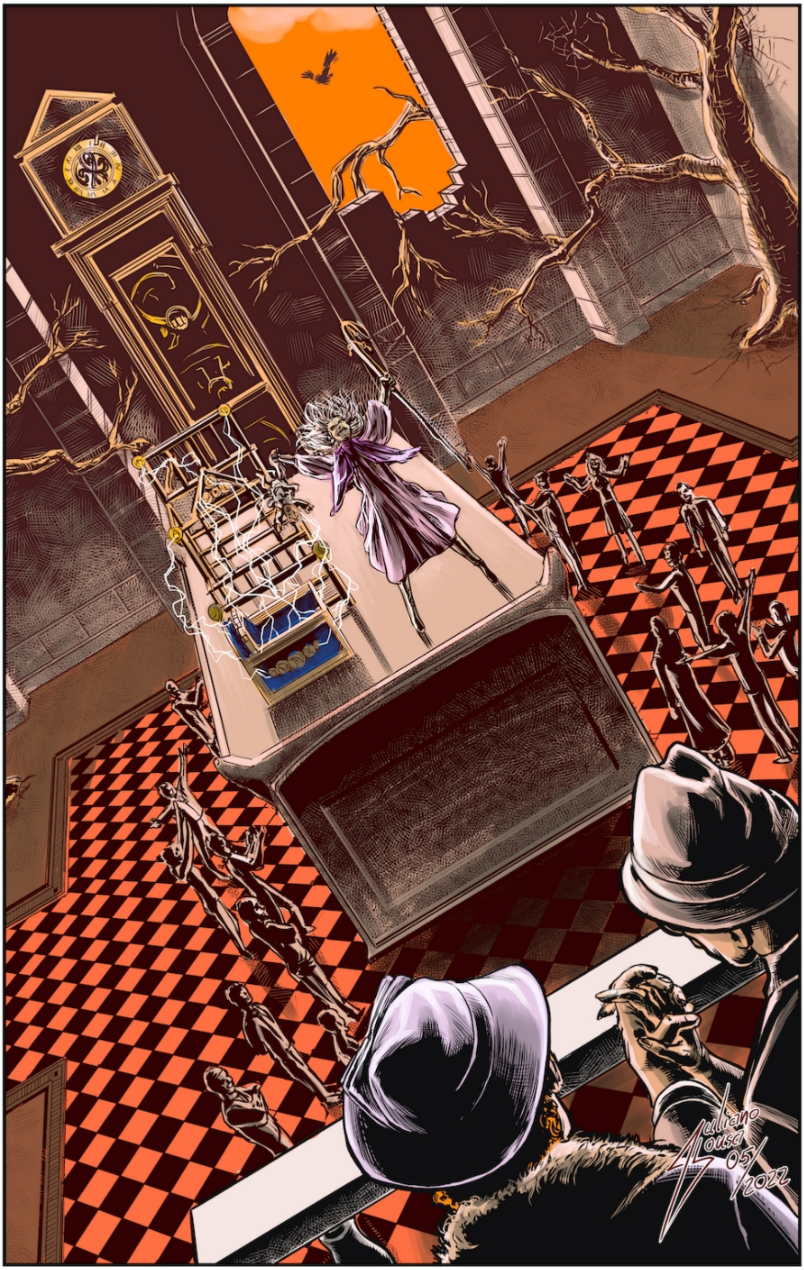
克里斯准备迎接最后时刻。他沿缠满银色金属丝的楼梯向上，来到外部阳台。猛烈海风吹乱他已经灰白的金发；浪潮淹没下沉的宅邸时，他稳住身体，站在阳台边缘等待终结。这里的一切都是灰色，就连宅邸也不例外——它原本的白木光泽已被腐蚀性海水玷污。这令他想起近域，也让他在生命终点渴望回家。

大块砖石与整截塔楼从隆巴罗不断枯萎的尸体上脱落，轰然砸入海中，消失在浪下。积水漫过克里斯脚边。他仰望苍穹，看着海洋般的虚空在自己与隆巴罗周围凝缩。

可在总域之中，正在结晶的时间画布丝线听见了他无声的祈祷。一扇矩形门在空白天空中开启；克里斯看见画布最后的门槛，咧嘴笑了。那是一条闪耀的道路，通往他自己的时代。他只犹豫了最短暂的一瞬，便跃上门框边缘。

门的另一侧，阳光般的暖意渗入骨骼。他站在门槛上，回望那口由沸腾海浪构成的坩埚。隆巴罗的天文台圆顶、尖塔与平顶走道在水中颠簸；白木飞龙侧翻，最后一次朝没有天空的苍穹伸展身体。浪头越卷越高，隆巴罗终于消失，坠入海洋最黑暗的深渊。

克里斯·克威奇背对记忆之海。过去与未来仍在脑海中歌唱，可几个世纪以来，他第一次对当下感到满足。他跨过门槛，沿着历史阳光明媚的山丘继续前行。



《沿织光，前往隆巴罗》　Juliano Sousa 绘

译者注

① 不死者是科西切的进一步形态，也就是后来大师的早期道路。他把永生理解为不断换名、换身体和寄生他人，而非接受生命的终结。

② 白木飞龙是行星化隆巴罗的怪物形态：活体宅邸获得翅膀、吞食历史，再把所有空间改造成自身房间和家具。

③ 不死者利用克里斯在起义中造成的现实裂缝，企图让隆巴罗吞尽旧总域，再用自己挑选的版本重建一个受控天堂。

④ 这句确认镜仆、不死者与科西切是同一心智。克里斯早先没有认出他，是因为双方都经历了记忆改写、换身体和长时间囚禁。

⑤ 克里斯没有创造一个“完美”新宇宙，而是把画布保存的缺陷、牺牲和选择全部恢复。他拒绝不死者以删改历史换取秩序的方案。

⑥ 织机从恢复的历史中再次织出祂者，使他沿既定道路成为博士。这个重生既修复时间，也保留了祂者放弃旧身份的选择。

⑦ 传统大家族的新堂亲多以成人形态离开织机；祂者却以婴儿状态重生，是极不寻常的例外。这让他真正拥有童年，也为博士身世中彼此冲突的多种传说留下了空间。

⑧ 克里斯首先恢复伽里弗雷，并不是赞同其统治，而是承认一个世界及其中无数生命不应因制度罪恶被整体抹除。

尾声：那些好日子

一名身材矮小、头顶渐秃的时间警官②站在一间孤零零的牢房外，怀里捧着一只小小的绿色酒瓶。来到牢门前时，一股令人作呕的焦虑淹没了他。他花了片刻稳住神经，才朝黑暗肮脏的牢房内窥去，对自己一动不动的未来低声说道：

“喂，喂，喂。该醒了，先生。”警官拔掉瓶塞，从牢门缝隙把酒瓶滚向里面毫无反应的囚犯。

片刻后，他把偷来的密码输入锁具，牢门嗡鸣着打开。

他一直等到囚犯的灵魂重新找到身体，不死者才从牢房中走出①。

“啊，我亲爱的警官！你总算肯把肥屁股挪起来找我了，真叫人欣慰。”不死者恶毒地笑道。

“你该庆幸我找到了漂在那只瓶子里的思维印记。”警官不耐烦地咂了下嘴，早已受够自己未来无休止的自负。“你第一次被提审时就该联系我，填几张表就能解决。可你偏偏非要把事情搞复杂。”

“我当时正忙着从星界征服隆巴罗。”不死者说。

“你去了他的宅邸？这未免也太走投无路了吧？”

“放心，不是去串门。我只是在为我们的计划探索可行方案。”不死者挽住警官的手臂，把他从牢房边拉开。

“先生，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光环。”警官说。

不死者根本没理他。他摸了摸下巴，被胡茬的触感激得一哆嗦。“天哪，我确实该刮胡子了。希望你把我们的船开来了。”

“当然，先生。船已经准备好，正在等候。”

不死者放声大笑。“太好了！你看，同时既是警官又是罪犯，还是很有用的。每逢今天这种日子，我就格外庆幸自己有你这个守法的前世——总愿意把我从足以定罪的处境里保释出去。”

这对古怪的同一人化身悄悄溜出监狱设施。两人都很庆幸，能够逃过因所犯罪行而应受的惩罚。

与此同时，克里斯·克威奇仰躺在“太阳之爪号③”的私人舱室里。那些美好日子的天国记忆塞满了他的思绪。他回味着重新找回的青春，思绪也转向罗兹。他想起年轻的自己获派成为她侍从时的兴奋，沉浸在两人冒险的刺激、同伴情谊的温柔，以及她自信的挖苦和尖锐得能咬人的犬儒中。他真希望能再告诉她一次，自己爱她。穿越时间画布的旅程，也给了他一块属于自己的画布。他找回了新的冒险，也找回了曾经缺失的冒险。

罗兹的形象清晰浮现在脑海中。克里斯走进公共休息室，记忆因喜悦而燃烧。他从储物柜里翻出落满灰尘的画架和画布，心眼中已经有一幅清晰图景，于是提笔作画。

拉尔勒斯和奎尔④都已熟睡。克里斯听着他们平静安稳的呼吸。不久，作品完成，画面在“太阳之爪号”的人造光线下骄傲地闪耀。画布上印着克里斯与罗兹的肖像，两人之间则是他们亲爱的朋友与导师，置身于色彩构成的漩涡之中。

当他为这幅时间飞船小队肖像落下最后一笔，闯入者的声响打破了这片宁静。克里斯猛然转身，面对那个神秘来客。“喂？是谁？”

站在他面前的女人令他震惊到骨髓深处。不可能……有一瞬间，他怀疑自己改变了时间。

“你好，克威奇。”

真的是她。确确实实是她。罗兹还活着，而且就站在“太阳之爪号”里！她沿着历史的山坡跑了下来，重新回到生者之地。克里斯无法思考，也说不出话。罗兹竟以某种方式从坟墓中归来。

“罗兹！真的是罗兹！”

“活生生站在你面前。至于你还能活着呼吸多久——按我的计算，大概……再有五秒？”罗兹说。

“什么？”

罗兹琳·福雷斯特⑤举枪对准他的头。她没有片刻犹豫，没有悔意，也没有怜悯，直接扣下扳机。她的枪法一如既往地准确。五秒之内，舞动的等离子弹击中目标，克里斯的头颅在粉红与猩红的血雨中炸裂。

“哼哼叫吧，时间猪。”那个他曾失去、也曾深爱的女人俯视着他，低声说道。

一切都消退为虚无，唯有玫瑰香气仍萦绕在灵魂离去后的余辉中……

译者注

① 尾声回到更早的因果节点：科谢伊曾被囚禁，并由自己的另一个人生或盟友救出。这次逃脱最终让他成为镜仆、操纵隆巴罗并再次遭封印。

② 时间警官是负责跨时代执法的人员。此处警官与囚犯关系异常亲密，暗示科谢伊会利用不同身份、前世或代理人反复逃避惩罚。

③ “太阳之爪号”对应拉尔勒斯和奎尔的飞船 La Kraw el Sol。克里斯把两名格里戈里同伴及其飞船带回自己的宇宙后，长期以它作为行动基地。

④ 拉尔勒斯与奎尔曾是毁灭平行地球的罪犯。克里斯要求他们花两年救援幸存者，随后收留二人；他们既是伙伴，也是他试图培养和补偿的年轻生命。

⑤ 结尾出现的罗兹究竟是真正复活、复制体、时间残影还是敌人伪装，在此刻仍故意保持悬念。她立即开枪，也说明克里斯渴望的团圆不会轻易实现。

克里斯·克威奇将在以下作品中回归

CWEJ

《四季》

第一卷

《永恒之春》

关于作者

《织机光耀隆巴罗》是 Tomoko M. Banks 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的短篇小说《破损电器颂》曾发表于《克威奇：总域碎片》，此前还曾担任《克威奇：穿越中部》的副编辑。别人告诉她，她生活在地球上；不过，就算这只是时间上位者的宣传，她也一点不会惊讶。

试读：《克威奇：假如》

《鹿与渡鸦》

James Wylder 著

为庆祝《克威奇》问世三十周年，我们特别为本书试读创作了这个全新故事，谨供读者欣赏。

更多信息及免费纪念故事，请访问：

arcbeatlepress.com/cwej30

你在听吗？

伊瓦在黑暗中睁开双眼。那个声音清晰得仿佛就在她面前说话，可当她打开灯时，房间里空无一人。

紧接着，她感觉到了它。那股牵引如此强烈，她的肩膀像被人拽住一般猛然转向。她的目光穿过窗户，越过无边荒原，又越过本不该被肉眼看见的地平线弧面。

它就在那里。

等待着。而她也一直在等它，只是直到这一刻才意识到。

伊瓦悄悄下床，去找父母的钥匙。那把钥匙可以启动楼下的传

送平台。她翻遍抽屉，终于找到钥匙，随后蹑手蹑脚下楼，输入那个声音在她耳边低语的坐标。

她扳下拉杆，消失了。

许多里之外，一座宅邸呻吟、吱嘎作响，随后重新沉寂。

◆

一段时间以前，匠海市上空

那里是一片战场。一个年轻女人冲进浓雾。她正直扑敌阵，他们会向她开火。他曾认识另一个同样冲向危险的女人；他希望这一次冲锋不会像那一次一样，以葬礼告终。他太容易让自己重新站回罗兹的棺木旁，于是强迫注意力回到下方的姑娘身上。她穿着与其他冲锋者相同的黄色装甲，可观察她的男人知道她是谁。他一眼就能分辨。他熟悉这个姑娘，仿佛命运曾允许他拥有一个女儿。尽管她如今已是成年女人，他仍很难不把她当成那个女孩。她已经长大了。她配发了一把枪，背上却仍背着那柄他再熟悉不过的剑。当她击倒一个正准备朝她开枪的男人时，他忍不住轻轻挥拳庆祝，随即又因自己的喜悦而责备自己——那个人不可能活下来。可在这片战场上，她是唯一对他重要的人。他又看了一会儿，最终转过身去。

“你不能干预。泰伦的命令。”特工拉尔勒斯①坐在控制台前说，“能让你看到这些，已经是额外通融。”

他没有回答，只是坐下来思考。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啧。”

依旧没有回应。拉尔勒斯盯着他，拉动操纵杆准备离开。他的思考令她不安。克里斯是一个靠运动、靠行动而存在的人。有时拉尔勒斯觉得，他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停下来思考。因为一旦他真的开始想，结果可能会非常可怕。

◆

现在，克里斯的上位者行动基地

他们一起徒步穿过开满翡翠色花瓣的田野。风在花间轻轻碰响，一路伴随两人走向宅邸。眼前景象与 相美② 的想象完全不同。那栋建筑极其古老，古老到她难以用语言描述。不知为何，它看起来采用了地球西方建筑风格，而且正在腐烂。

部分屋顶垂落下来，破碎瓦片散了一地。其中一侧翼楼已经坍塌，只剩摇摇欲坠的墙壁和覆满腐朽物的深色木柱伸向露天。

可它也在呼吸。

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呼吸，但感觉就是如此。盯着宅邸时，相美想起一种熟悉错觉：你以为羽绒被下鼓起的一团只是毛绒玩具，可它轻轻起伏后，你才意识到那是一只猫。

宅邸活着。

宅邸也正在死去。

克里斯擦了擦额头，低头看她。每逢这种时候，她都希望自己能再长高一点。“就是你想的那样。”他说着，坐到一件可能是石头、也可能是风化严重的长凳上。他调整蓝色装甲，让肩部更舒适。相美也在旁边坐下。长途跋涉后终于能歇脚，感觉很好。此刻他们已经来到宅邸门前，坐在荒废花园外。宅邸在风中吱嘎作响，仿佛试图开口说话。

“这里有很多……活着的房子吗？”她问。

他点头，又扭了扭脖子。“有。改天我会跟你讲其他宅邸，比如隆巴罗……那一座发生过的事情多得离谱，这还算轻描淡写。不过现在先专注任务。你可以把它们想成匠海那些由人工智能管理的住宅。”

“匠海的住宅只会在你开门时替你亮灯，不会绑架小孩。”

他耸耸肩。“差不多。”

任务本身很简单，至少纸面上如此。克里斯的一位上位者——她以前见过、名叫小约翰③的那位——联系他，请他帮一个私人忙。她本以为又是什么让人无法拒绝的末日危机，可听小约翰讲完后，她明白，无论事情规模大小，他们同样不会拒绝。

“那个孩子进入布里姆马克宅邸后，已经失踪一个周期。救援队放弃搜索，逃了出来。现在有人主张直接按损失结案，把整件事压下去。可只要孩子还活着，我更希望她能平安回家。”

克里斯原本准备了一整套说辞，预料她会反对。可他说了几分钟，相美就打断了他。“克里斯，我们当然要去救那个误入废弃建筑的小孩。我自己就经常钻废弃建筑！”

他沉默片刻。“你那么做也很危险，知道吗？”

“有几次还是你带我去的。”

他没再纠缠这一点。

她摇摇头，把回忆甩开，仰望宅邸压迫感十足的正面。它仿佛在挑衅她逃走。

“进去之前，先清点装备。”克里斯说。

她照做，卸下单分子刃长剑和背包，跪下来翻找。她穿的是标准冒险装束：跑鞋、短裤、打底裤、T恤，以及一件由她亲手画上裁决官标志的蓝色连帽衫。头发剪成齐下巴的短波波头，用一只鹿形发夹固定，既好看也相当实用。

“东西都在，包括医疗用品。”她说。

克里斯伸手拉她起来。她并不需要帮助，还是握住了他的手。她只有十七岁，也知道克里斯一直担心能否把她安全送回家。可到

了现在，他也明白，训练她比一味保护更重要。他不可能永远在她身边。因此，她的学徒训练已经不再刻意回避危险。这让她兴奋，也让他压力巨大。

克里斯最后检查了一遍蓝色装甲和枪，给了　相美一个眼神。她笑着回应。随后，两人一起推开宅邸大门，走了进去。

◆

脚刚踩上地毯，相美就倒吸一口气。“它已经烂了。”

腐木潮湿的气味扑入鼻腔，克里斯皱起脸。“能不久留就别久留。”

入口是一条挂满肖像的长廊，而所有肖像都被“毁了脸”——完全是字面意义。每幅画都在颈部位置戛然而止，头部被撕成空洞。相美走近其中一幅，努力忽略脚底令人恶心的触感。“为什么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克里斯叹了口气，用手电扫过那些无头画像。“宅邸里的居民在上位者战争期间叛变④。他们试图把秘密和武器交给上位者的敌手，希望押中胜方。”他转头看她，手电光正照在她脸上。她抬手挡住眼睛。“你觉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把灯压低！”

“抱歉。”

“至于你的问题，让我猜：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敌方接头人，从头到尾都是卧底警察在网上钓鱼？”

他点头。“本质上，是的。宅邸剩余成员被一批又一批送上前线，直到一个都不剩。”他又叹了口气。“随后，他们还堵死了宅邸的织机⑤。”

相美像在课堂上提问一样举起手。“你好，抱歉打断一下：他

们为什么有织机？有织机又为什么重要？”

克里斯继续前行，走廊尽头已经能看见一扇门。“织机不是拿来织布的，而是拿来织人的。故事很长，不过这里所有人曾经历过非常漫长的不育时期。若你能相信，足足持续了几千年。他们称之为‘皮提亚的诅咒⑥’。从宏观历史看，他们不久前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才会有父母寻找失踪孩子……但在那之前，他们用名为织机的机器，拿旧上位者制造新上位者。把人回收成人。毕竟，他们总得活下去……”

相美点点头。“宅邸是不是……嫉妒？”

他挑起眉毛。

“嫉妒那个孩子，因为孩子取代了它的织机。”

克里斯脸上连续闪过十几种表情，最后只选择说：“不是，而且我不确定该怎么解释为什么不是。”说完，他加快脚步。

“喂——等等我，我——啊啊啊！”

湿木断裂的声音响起。克里斯及时转身，只见地板刚刚裂开一个洞，相美的手抓住洞口边缘；可她所抓的木板也随即断裂，手指瞬间消失在视野中。

克里斯答应过会把她送回家。

答应过会保护她。

她冲入的那片战场在他脑中一闪而过。罗兹也随之出现。

他用尽全力朝她冲去——至少试图如此。低头一看，自己的双脚正像陷入流沙般沉进地毯，整条走廊也在他们周围扭曲。他拼命挣扎、拉扯，呼喊她的名字，冲宅邸尖叫着让它放开自己，直到感觉身体坠入黑暗。

◆

相美

相美把另一块拼图按进位置，在塑料椅上挪了挪屁股。医院病号服简直就是“不舒服”这个词的定义。“哈，是条鱼。我觉得是？”她看向尚未完成的拼图。“大概是鱼。”

“你在自言自语？”附近桌边的另一名病人问，语气中滴着难以置信。

她直视对方眼睛。“哥们儿，你自己也在精神病房。”

他无言反驳，迅速低头继续填字游戏，避开她的视线。

她继续享受拼图，直到一名护士走过来。“Jhe 小姐？有人来看你。”

她立刻精神起来。她从来没有访客了。至少现在没有。曾经有一段时间，双胞胎哥哥或母亲会来，有时还有同学。可随着几天变成几周，访客越来越少。如今再也没人来。于是，她在不至于被训斥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地走向访客室，穿着医院发的厚袜子——这里不给鞋——一路滑进门框。她脸上顿时亮起来。“克里斯！”她冲过去想抱他，随后想起精神病房禁止身体接触，只好坐下，努力装出平静。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你把那只猫送回家了吗？我正在非常努力地接受治疗——”

他举起一只手。“停。只听我说。”

她在嘴唇前做了个拉拉链的手势，然后双手交握。

克里斯显得很疲惫，说话时一直摆弄已经喝空咖啡的纸杯。“听着，我曾说，只要你能出院，就可以跟我走。但我不该作出那个承诺。”

一股寒意从脸一路流到双手。“……你答应过。我一直很努力。他们给我试了各种新药，停药换药都难受得要命……”

他点头。“这很好。但你的精神状态永远不可能稳定到足以跟我同行。你不是那种有资格见识奇迹的女孩。你不稳定，仍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带上你只会让我们两个都陷入危险。”

她低头看着桌面，不敢与他对视，拼命忍住泪水。“可你答应过……”

“也许我本来就是个骗子。”

她转开脸，心脏仿佛碎裂。有那么一瞬间，她似乎在玻璃倒影中看见身后有一只鹿。她攥紧拳头，再次抬起脸。“克里斯也许会撒谎，可他绝不会违背自己该死的承诺！克里斯会——不，他已经做到了。他带我走了。我离开这里，离开这所糟糕透顶的医院，回到学校，而他回来接了我。不管你是谁，给我滚远点。你不是克里斯。”

“该死。”假克里斯说，“不过值得一试。”

◆

克里斯

克里斯不是克里斯。他穿着一套自己绝不可能穿的衣服：蓝色礼服式长外套套在衬衫外，领口系着波洛领带，金属扣上刻有裁决官标志；下身则是格纹长裤与锃亮黑鞋。他从一艘黄铜时间飞船的舱门向外张望。蒸汽不断喷涌，晶体闪耀着光；年轻助手从舱门后探出脑袋。

“这次我们降落在哪里，克威奇？”

他望向外面的海滩。“珊瑚克斯七号。”

“听起来不像真的行星。”相美说。

“这里的人经常听到这句。快跟上，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冒险在等着！”

她穿着蓝色连衣裙，头发烫成贴面波纹，蹦蹦跳跳跟在他身后。空气洁净，带着海浪与盐的气味。一只脸上长有两条象鼻的生物走到水边，把两条鼻子依次浸入海中，轮流吸水冲洗自己。

“看，相美，我们——”

可他转身时，相美的衣服已经变了。她穿着匠海市自卫队的黄色装甲，腹部被弹片打得千疮百孔。鲜血从嘴里涌出，她倒在地上，仰望他的眼中满是遭到背叛的神情。“你知道。你知道战争会来。你是时间旅行者，你见过会发生什么。你知道我会像罗兹一样死去。你知道我会冲进浓雾，炸弹爆炸，我会在战友从身边跑过时失血而死。你知道，却没有救我。”

她在沙地上爬行，每一次都痛苦地抓起一把沙子，把身体向前拖一点，身后留下一道鲜红痕迹。

“你为什么不救我，克里斯？”

他踉跄后退。世界旋转起来。这不该发生。他强行把胆汁咽回去，好让自己能够回答。“我——我正在救你。事情不会再一样。我在教你如何活下来，如何生活——”

“我不可能从反人员导弹下活下来，克里斯。你无法把我教成一个好到足以在那种攻击中幸存的人。”除了鲜血，内脏也开始加入她爬行留下的轨迹。“你打算怎么跟我母亲交代？”

他闭上眼，试图屏蔽幻象。这不是真的。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考验，克里斯·克威奇，你不能被一座老宅邸击败。他仍会找到办

法，必须找到。他不断对自己重复。他掌握控制。没有任何东西能再次把他击垮。

克里斯睁开眼，发现那张脸已经变化。身上仍是同一套黄色装甲，面孔却变成了罗兹。

罗兹。他曾站在她的棺木旁，一遍遍想着自己本不该让这一切发生。

罗兹歪起腐烂的头。一只眼睛只剩烧灼形成的空洞，鲜血不断从嘴唇涌出。“你也要任由她死？就像你当初任由我死一样。啧啧。那是你的错，这次也会是你的错。”

“那不是我的错。那是罗兹自己的选择。”他说着攥紧拳头。是真的。他知道是真的。他痛恨这是真的。

“这也是我的选择。”相美说，“而且我会非常勇敢。等我留下一具英勇的尸体，你会为我骄傲吗？”

“你本可以阻止我们，改变我们的命运。可你只是看着它发生。”罗兹附和，“我们是搭档，一起旅行了那么久，有那么多回忆。可对你而言，它们屁都不是。”

天空中有一瞬间，克里斯似乎看见一只渡鸦飞过。

克里斯再次闭眼，这一次试着像昔日导师那样思考。他不喜欢这么做，因为这会唤回太多矛盾情绪：他恨罗兹死在叛离者的教导之下；觉得自己没能继承对方的遗产；又反过来憎恨那份遗产。但他还是这么做了。一阵痛苦的清明席卷全身。他睁开眼，这次再无怀疑。“你们两个都不会对我说这些。我甚至已经记不清罗兹的脸——我很讨厌，可这是真的。现在我清醒了，你看起来更像她姐姐利比。你显然就是宅邸。”

已经腐烂的罗兹与　　相美同时把手拍在他双肩，异口同声说

道："这并不代表那些话不是真的。"

"不，这只代表它们是我的恐惧。而你理解这种恐惧，宅邸。"他站起来，挣脱那双枯萎手掌的束缚。"你失去了一切。你看着住在这里的所有人奔赴战争，一个接一个死去。随后，因为他们的罪行，他们又给你下毒，让你腐烂。"他俯下身，望进那双如今已能看出其实是窗户的眼睛。"所以，这些究竟是谁的恐惧？"

那个既不是罗兹、也不是 相美的东西叹了口气。"好吧，你总不能怪我试一试。"

◆

一间有三扇木门的房间里，两扇门同时开启。克里斯和 相美各自踉跄着走出。两人看见彼此，深深的宽慰在一个拥抱中达到顶峰。

"你没事——感谢女神。"

"感谢上帝，也感谢我的那位神。他们好像想测试我什么的。"

克里斯松开她，咧嘴笑道。"瞧，我们两个都通过了。"

他的脸又严肃了片刻。"你真的没事，对吧？"

她掸了掸肩膀。"没什么大不了。差不多吧。"

克里斯恢复笑容。"要不要看看三号门后面有什么？"

她也笑起来。克里斯拉开门，两人一同走进一间八角形房间。中央矗立着一台巨型机器，从天花板垂下的细线——或者类似细线的东西——被送入机器，其中许多已被霉菌染黑。那也许是一台织机。相美自己不会这么称呼，但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叫。机器内部卡着一柄雕刻极其精美的长矛。

真正吸引两人注意的，却是织机前的景象。那里有一名由木头构成的女人，穿着家庭女教师式服装，身体与宅邸一样腐烂；还有

一个身穿黑色上位者长袍的孩子，正坐在椅子上。看到他们时，孩子双眼顿时亮起来。

“是一个克威奇！”她兴奋地指着两人，又回头看木头女人。

“准确说，是那个克威奇。你今天享受的是完整豪华体验。这是 相美，我的学徒⑨。”

她朝孩子挥手。“你没事吧？”

孩子点头，先指向自己，再指向木头女人。“我是伊瓦，这是布拉肯小姐。”

木头女人动了一下，相美吓得跳起来。

“抱歉，她从没见过苦工⑦。相美，这位是布里姆马克宅邸的布拉肯。她是分宅照料者。或者曾经是。”

“现在也是。”她的声音仿佛从水下传来。

相美轻轻鞠躬。“幸会。嗯……我们能把伊瓦带回去吗？她父母很担心。”

苦工缓缓摇头。“这个孩子拥有宅邸之魂⑧。我们可以归来。”

相美和克里斯对视一眼。“看来他们漏了一个。”她说。

克里斯摆出最具外交官风范的姿态，与苦工保持眼神接触。“你的宅邸正在死去，从内部向外腐烂。如果这个孩子真是你的遗产，就让她回家。这里不适合她。”

苦工再次摇头。“只有依靠她，我们才能重新启动分宅的织造摇篮。”

相美顿时精神一振，可克威奇的脸色更加阴沉。她的兴奋迅速泄掉。“布拉肯想把她扔进织机。”

相美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她其实没有听懂那么多，只是不想让

克里斯知道。

“她想把伊瓦撕碎，用那些碎块给织机当原料。”

“哦。”她龇牙咧嘴地回答。

听见这话，伊瓦突然露出恐惧。她试图从椅子上起身，一条木质手臂却猛然横下，表明这不是她能选择的事。

“我已经看见你们两个。森林里的生物闯入我们的家，仿佛自以为懂得先在门垫上擦净蹄子和爪子。克威奇像鹿一样穿过森林，先是叛离者的学徒，如今则成为即便面对战争与失去也拒绝死去的冒险者。Jhe 像渡鸦一样在天空穿梭，聪明却戒备，先是裁决官的学徒，如今则成为一个害怕回到家乡的女孩——而战争正在那里的地平线上酝酿。”

她抬起下巴。“我不害怕，我会——”

克里斯挥手打断她。眼神表明，他知道那是假话。

苦工继续说道：“你们都清楚，生存需要付出什么。让我们活下去。”

“不行。”克里斯说，“不能以伊瓦的生命为代价。”

苦工挺直弯曲的脊背。“那么，我们之中必有一方走向死亡。”

克里斯拔出枪。

伊瓦迅速钻到椅子下面。

相美却跳进整个烂摊子正中央。“好！所有人都停一下！停手！我说的是你们两个。”

克里斯皱眉，却还是退让。布拉肯随后也停下。

她看看两人。

“听着，布拉肯，我可以直接叫你布拉肯吧？”

“那就是我的名字。”

“很好。所以你已经侍奉这座宅邸很久了，对吧？”

她眯起木工雕成的眼睛。“我在此的服役年限，不是你这种零散血肉可以理解的。”

相美双手一摊。“那更好！你有没有想过，除了侍奉宅邸之外，你的生命也有价值？你也许还能拥有更多？”

“没有。”布拉肯说。

相美和克里斯等了一会儿，以为她还会继续，但回答到此为止。相美努力重新鼓起气势，每说一个词都配上手势，夸张得有些过头。“好吧，但你确实重要。你活着，你拥有生命。这本身就有意义。你的生命和其他任何人的一样珍贵。你不必把它浪费在这里，试图修补一片腐烂屋顶。”

布拉肯似乎被这番话惊住，抬手托住下巴。“你说出这些话……可我的全部存在就是我的目的。”

克里斯悄悄向前一步。“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布拉肯？成为裁决官、守护法律？追随叛离者的脚步？侍奉上位者？修复破碎宇宙？我们会成为自己选择成为的人。有时，选择会被夺走；可现在，选择已经重新交还给你。”他伸出一只手，做出仿佛有力量正把手掌压下的样子。“你能感觉到，对吧？就在此刻，就在你那只树精般的手里。你拥有选择的力量。这正是你生命的价值。”

相美也向前迈了一步。“上位者过去看不起我，可今天他们却请求我帮助。我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你也不是。”

“我……从没想过，我的生命也能拥有这种分量。至少与我的上位者相比……”

“你很重要！伊瓦也一样。”相美说。

伊瓦对这项观点过分用力地点头。

“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仍是修复这座宅邸。那是我的目的，是赋予我每一天意义的事，也是我唯一的生存理由。”

相美咬着嘴唇，看向克里斯。“到底要怎样才能……治愈宅邸？”她指了指天花板，“假如‘治愈’是正确说法的话？”

“必须先拔出那柄长矛——”

“好！先展示诚意！看我的！”相美冲到长矛旁。

克里斯惊慌地扑上前。“等等，你根本不知道——”

相美双手抓住矛身，用力一拔。出乎意料，长矛轻易就被抽了出来。织机开始尝试织造，可机器损坏严重，什么也没有发生。

克里斯停住脚步。“我真以为会更难。”

苦工打量着 相美。她正尴尬地把长矛靠到墙边。“这的确是诚意。但仍不够。”她抬起吱嘎作响的手臂，指向一面墙。那面墙本应打开并露出屏幕，可机关一动，腐烂部件便直接碎落。这反而更突出了最终结果：即使看不懂屏幕读数的具体用途，那些阴沉红灯也足以说明，许多东西已经耗尽或损坏。“历史。构成身体与灵魂的全部指令，以及一名上位者所需的一切，都已消失，被摧毁、被抽空。已经没有可供织造的材料。没有这个女孩，就只剩死亡；如今织机既需要一名宅邸子嗣的遗传物质，也需要一条生命的牺牲。”

克里斯放低枪口。“是你自己说的，你的生命有意义。相美说得对。你的生命与上位者的生命同样重要。”

相美眯起眼睛。“克里斯，你想干什么……”

他给了她一个恳求信任的眼神。她极轻微地点头。

“一条有意义的生命，一条有分量的生命，一条完全属于你、

可以由你自行处置的生命。所以，如果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是宅邸及其成员继续存在，我们允许你取伊瓦的一滴血。剩下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苦工的木眼与他对视。“……我没有考虑过这种方案。但这是一笔公平交易。带走女孩。其余由我完成。”

相美明白了。“等等，我们不能——”

克里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相信我。现在就走。”

伊瓦跑向　　相美。相美笨拙地抱了抱她，随后把她交给克里斯。克里斯抱起孩子，一边安慰她已经安全，一边用针刺入她手臂静脉。伊瓦痛叫一声，克里斯随即把针管扔给苦工。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克里斯转身，不再回头，抱着伊瓦奔向出口。

宅邸开始震动。主厅肖像纷纷从墙上坠落，身后传来巨型织机如狂狮般的轰鸣。两人狂奔，脚掌撕扯地毯，把腐烂碎屑成片踢向后方。来到地板洞口时，相美和克里斯同时加速——纵身跃过。相美轻松落地；克里斯落脚不稳，她连忙扶住他，而伊瓦把脸埋进他胸口。

出口就在眼前。他们开始全力冲刺。

冲出宅邸的一刻，大门在身后轰然关闭。一束绿光冲破屋顶，掀飞大片瓦片；随之响起一声尖叫，像整棵树被扔进木材粉碎机。伴随叫声，腐烂开始向内折叠、倒退。花园中的花朵重新挺立，绽放出宝石般的花瓣；屋顶自行拼合。宅邸吱嘎、呻吟着深深吸气，又把新生吐进世界。

他们站在那里，看着砖块自行归位。大门上方浮现一张木质面孔，仿佛在迎接宾客。那双眼没有生命，也永远不会移动，但从今往后，每一个造访宅邸的人都会看见这张脸。

“……她真的这么相信自己在做的事？”相美向前一步，端详布拉肯雕刻般的面容。

克里斯伸出没有抱伊瓦的那条手臂，拍了拍她肩膀。“那是她毕生目标。现在，多亏她，也多亏我们，这里会诞生许多新生命。如果她什么也不做，就只会和宅邸一起死去……”他的视线逐渐失焦。

她转身看向导师，眼中充满担忧。“你在想什么？”

他把伊瓦放下，双手按住 相美的肩膀，将她从女孩身边推开几步。他直视她双眼，目光严厉而坚决，嘴唇却在颤抖。“听我说。不，别移开视线。看着我的眼睛，听清楚。你回家以后，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活下来。无论什么代价。我不在乎过程中会伤害谁，也不在乎你是否撒谎、欺骗别人，甚至杀人。你必须活下去。”

她仔细观察他的脸，试图弄明白这番话从何而来。

“我没事，克里斯。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

“不！不，你不能出事。我不会让它再次发生。绝不会再发生，绝不能发生在你身上。”他眼里涌出泪水。“你不会变成罗兹。”

她举起双手，掌心向外。“我本来就不会变成罗兹！”

他的双眼仿佛在颤动。一滴泪沿脸颊滚下。他松开一只手擦掉泪水，又用更大的力气重新抓住她肩膀。“你不知道。”

她试图挣开，他却不肯放手。“你到底瞒着我什么？”

“那不重要。”

“很重要。”

“不重要！我只是……我需要你答应我，相美。我要知道你会

活下去，哪怕必须抓挠上帝的双手……否则，一想到自己没有尝试，我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求你。答应我。答应我不惜一切代价。”

“克里斯，我——”

“答应我。”

她望进他的眼睛，点了点头。“我答应。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必须做什么。”她努力挤出笑容。“你已经教会我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对吧？”

他的手终于松开，姿态也垮了下来。双眼因如释重负而空洞。最后，他回应了她的微笑。“很好。我只需要知道这一点。现在，把伊瓦送回家吧。”

◆

一段时间以后，再次来到匠海上空

拉尔勒斯坐在控制台旁，看着克里斯再次观看先前那场冲锋。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回来重看这场恐怖表演，也许是为了赎罪，又或是一种扭曲的自我伤害。

真可惜。他真的很在乎那个姑娘，也确实从教导她时犯下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看见他这样折磨自己，拉尔勒斯也感到痛苦。他的腿一直抖动，咬着一根指关节；意识到后，他猛地放下手，可没多久又重复同样动作。她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我说过，我们不能改变任何事。走吧，这对你不健康。”

“闭嘴。”他说话的方式让拉尔勒斯不敢争辩，仿佛所有愤怒都被压缩成了对寂静的需求。

他看着一切展开，看着鲜血，看着遥远下方无声的死亡与尖叫。随后，震惊爬上他的脸，又逐渐沉淀为坚决的接受。

“……好吧，这次不一样。”拉尔勒斯低声说。她完全没料到。按理说，什么都不该改变。可是……

“这才是我的姑娘。”克里斯把手按在玻璃上。“你只是做了我会做的事。”他的肩膀垮下去。“你只是做了我会做的事……”

译者注

① 拉尔勒斯是克里斯收留的格里戈里同伴之一。她在克里斯的行动体系中承担驾驶、监视和现场支援，关系既像伙伴，也像需要他负责引导的年轻人。

② Jhe 相美来自跨作品世界WARSONG。她曾是匠海市的学生和战士，后来与克里斯相遇，逐渐成为他的学徒与《克威奇》系列的重要同伴。

③ 小约翰是天堂之战时期为大家族工作的教官和代理人，擅长把任务包装成私人请求。克里斯和相美对她既熟悉又保持警惕。

④ 这里的“上位者战争”延续天堂之战及其后续冲突。大家族彼此站队，失败宅邸的成员会被批量送上前线，直至整个血统耗尽。

⑤ 封死织机等于禁止家族产生新成员，也阻止死者遗传材料被再次利用。对活体宅邸而言，这是一种延迟执行的灭族。

⑥ 皮提亚的诅咒使伽里弗雷长期不育，织机因而成为人口延续的基础。到本篇时代，自然生育已恢复，但许多老宅邸仍无法接受儿童取代织机的现实。

⑦ 布拉肯是宅邸生长出的苦工或照料者。她并非家族堂亲，却承担宅邸记忆和生存欲，因此愿意牺牲自己或儿童来重启织机。

⑧ “宅邸之魂”指能让新宅邸生长或让旧宅邸恢复的遗传与精神核心。孩子伊瓦因自然血缘携带这种潜能，不等于她应当被当作机器材料。

⑨ 克里斯把相美称为学徒，说明他已从长期被利用的年轻同伴，转变为必须教导下一代如何选择、如何承担后果的导师。

Arcbeatle Press 即将出版

《作者》第一卷：最终发言

“作者”是一位先见者、天才、神明，是一切创世的作者。几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如此宣称，也有许多人深信不疑——毕竟，除了他，还有谁能挥一挥羽毛笔就改写现实？然而，在他离开的这些年里，宇宙已经改变，而且仍在不断变化。旧规则遭到打破，新力量随之崛起。在这场执意取得最终发言权的堂吉诃德式征途中，“作者”会创造怎样的奇迹与恐怖？又会毁掉什么？从暗影尖塔到地球上最糟糕的餐馆，在十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中揭开谎言下的真相，见证“作者”加入 Arcbeatle Press 的作品阵容。

《第27学院：最终季》

谵妄正在逼近。

对相美和朋友们而言，校园生活充满冒险、奇迹与心碎；但如今，平静校墙之外的事物正越来越频繁地渗入其中。

与地球的冲突正在逼近。

Arcbeatle Press与Decipher, Inc.联合推出的热门系列，将在最终季迎来全部线索的汇合。

附录：译名对照表

本表列出本译本采用的主要人名、地名、组织名与设定术语。个别词语会随叙事语境采用不同译法，具体规则见“说明”栏。

英文原词	中文译名	说明
Cwej: Lungbarrow by Loomlight	克威奇：织机光耀隆巴罗	完整书名
Lungbarrow by Loomlight	织机光耀隆巴罗	主标题
Cwej	克威奇	姓氏及系列名
Chris Cwej	克里斯·克威奇	人物名
Christopher Cwej	克里斯托弗·克威奇	人物全名
Cwejen	克威奇们	克威奇的复数或分化个体
Lungbarrow	隆巴罗	地名、家族名及宅邸名的核心专名
Lungbarrow House / House of Lungbarrow	隆巴罗宅邸	指活体祖宅
Lungbarrow Family	隆巴罗家族	指家族组织或血脉
Lungbarrow Planet	隆巴罗行星	行星名
Mount Lung	隆山	山名
Lungbarrow Mountains	隆巴罗山脉	山脉名
Glospin	格洛宾	人物名
Innocet	英诺塞特	人物名

Quences	昆斯	人物名
Satthralope	萨瑟拉萝普	人物名
Badger	獾	仿生机器人名；不加“师”
Drudge / Drudges	苦工	身份或群体称谓
Cousin / Cousins	堂亲	作为大家族成员的固定称谓；泛指亲族时可译“族亲”
the other / The other	他者	指历史现场中作为具体人物活动、被抹去真名的那一位；句首 The other 只是语法性大写。
the Other / The Other	祂者	指作为神话称号、历史专名、仪式对象或被制度化的传奇人物。
Otherstide	祂者节	节庆名称
Prydonius	普莱多尼乌斯	人物名
Prydonian / Prydonia	普莱多尼亚	学院、派系或相关形容词
House Redloom	红织宅邸	宅邸名称
Redloom Family	红织家族	家族名称
Vel-Redlooms	维尔-雷德卢姆斯	人物长姓名中的复姓保留音译
Loom / Looms	织机	基因织造装置
Loom Plinth	织机基座	织机所在的基座或台座
Great Houses	大家族	时间领主社会中的主要家族组织
House	宅邸 / 族宅	指具有生命的祖宅时译“宅邸”或“族宅”；指家族组织时按语境译“家族”

Housekeeper	管家	宅邸职务
Ordinal-General	序位将军	职衔
Pythia	皮提亚	人物或历史称号
Ferain	费雷恩	人物名
Koschei	科谢伊	人物名
Roz Forrester	罗兹·福雷斯特	人物名
Yssgaroth	伊斯加洛斯	族群或相关变种名称
Superiors	上位者	《克威奇》系列采用的特定族群称谓，不与 Time Lords 合并
Temporal Superiors	时间上位者	带有时间属性的完整称谓，不与 Time Lords 合并
Time Lord / Time Lords	时间领主	《神秘博士》中文通行译名；仅在英文原词明确为 Time Lord(s) 时使用
renegade	叛离者	用于指代脱离时间领主社会的相关人物
Polyphilos / Polyphilos project	波利菲洛斯 / 波利菲洛斯计划	Q星及相关计划的专名；此前的字面误译现已修正
Gallifrey	伽里弗雷	沿用《隆巴罗》中文译本的译名。
Rassilon	拉斯隆	沿用《隆巴罗》中文译本的译名。
Kithriarch	基思里亚克（族长）	大家族的世俗首领；正文可按语境简称“族长”。
Backtime field buffer	逆时场缓冲器	限制进入伽里弗雷过去的时间屏障。

regeneration	重生	时间领主更换身体与延续生命的过程；本书统一采用此译名。

注：正文以“他者 / 祂者”补偿原文 the other / the Other 的大小写差异；Otherstide 固定译作“祂者节”。普通数量关系不用“他者”。